

殺人者唐斬（新穎脫俗殺手故事） 溫涼玉・著

「殺人者唐斬」描寫殺手心理和手段，可以說是同類小說之冠。從故事開始第一場伏擊暗殺，到終場兩大殺手決戰，氣氛詭異，氣勢逼人，令人非一口氣讀完不可。

$4.00

第26年

7

編者話

不論古今中外，殺手都是永遠存在的，他們只是分別用甚麼犀利武器，或者是那種最兇狠手段進行吧了。今期我們選刋一部以殺手爲題材的巨型小說——乚殺人者唐斬㇅。是乚四大名捕㇅作者溫凉玉作品，取材不但新穎脫俗，動作火爆場面迭出不窮，內容描述一個殺手的心理戰術和兇狠手段，由開首佈局至終場兩大殺手肉搏決鬥，連串驚險緊張場面，躍然紙上，可以說是同類小說之冠，愛好這類閱讀的讀者們，千萬不要錯過，詳情請參閱今期本刋的第3頁。

＊＊　　＊＊　　＊＊

騙中有騙，奇之又奇。大千世界，光怪陸離。今期的騙中騙奇案實錄——乚寶刀未老㇅，是一部描寫世界巨騙案的一環，騙子們不惜用盡機心，詭謀百出，巧佈奇局，遂其所願。然而，一山還有一山高，到底鹿死誰手，未到終局，難以逆料……

＊＊　　＊＊　　＊＊

馬騰下期又一巨著刋出，是一篇聞所未聞的故事：乚白璧人皮㇅。講述一個青年人遇上一宗女逼男婚的怪事，到底內中有甚麼乾坤？下期告訴你！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14.00
一年港幣$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35.00
一年港幣$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武俠世界

第26年
第 7 期
（總號1295）
1959年3月創刋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四元 ·
H.K.$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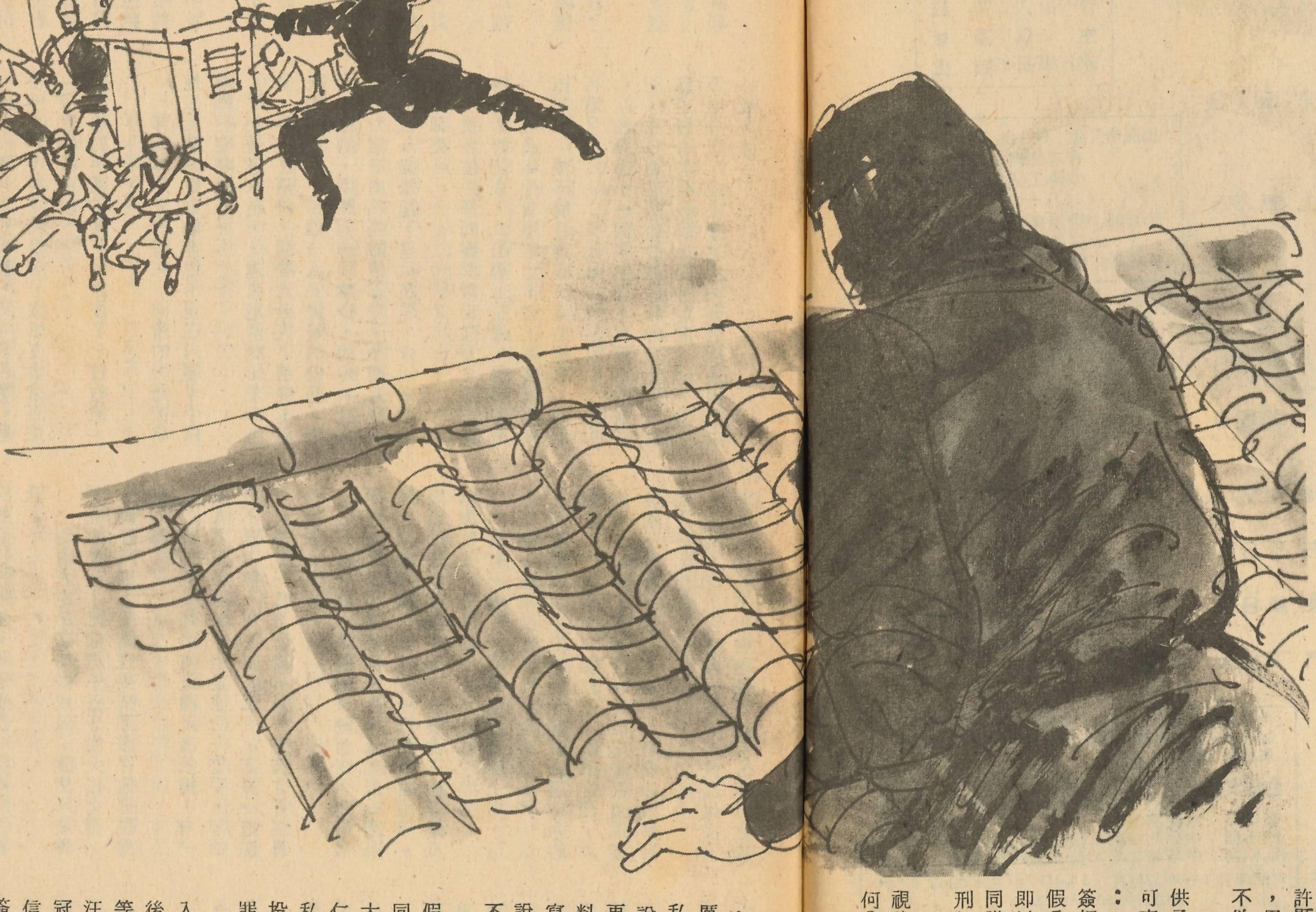
Printed in Hong Kong



殺人者唐斬

新穎脫俗殺手故事

溫涼玉・文
可　飛・圖



殺手生涯　陰險詭詐

燈籠

屋頂上的年輕人伏在屋簷暗處。是夜，無星、無月。他完全可以感覺到天上的風雲起變化，捲伏着、翻湧着、變幻着，而他的心跳也並不調勻，平伏在屋瓦上的身軀，就像飛簷翹起後的暗影，就算運足目力，也不會察覺他躲藏的地方。

剛才有兩個人，一個喝得酩酊蹣跚、一個哼着褻調艷曲，剛走過去。他却知道，這兩人既沒有喝醉，也無心唱歌。這兩人是錦衣衛，而且是錦衣衛中的好手！

可是這兩人沒有發現他，他就在他們頭上的飛簷下，隨時可以探身下來擷掉他們的腦袋瓜子。

他們兩人同樣也沒有發現除他以外，還有八個人。八個跟他一樣的人，玄衣勁裝，身懷利器，自八方趕來，匿伏在黑暗處為了赴一場刺殺任務。

那八個人也跟他一樣，藏在這街道不同的地方，在那兩個錦衣衛頭領經過的時候，都沒有動手。

他很瞭解，如果沒有那一聲暗號，任誰也不會先動手的。因為這一次刺殺的行動，殺的是可震動朝野的一個宦官，這宦官本身也是一個殺人王。所以這次刺殺，絕不能失手，而且寧可戰死，不能就擒，在閹黨私刑下，是生不如死的。

長街寂寂。

遠處偶爾响起了幾聲幽悽的犬鳴。

他平伏在光滑硬凍的瓦上，緩緩地右手自腰脅下平伸出去，就摸到了一柄冰涼但又帶韌性的皮鞘。

那是他的鯊皮匕首。匕首還在，時機一到，他就要從這裏一躍而下，半空拔刀，撲向轎輿。他的對象是守在轎子四角的前左方的檔頭以及步輦前的轎夫。

這裏八個人，每個人都有每個人負責的任務。他們必須完成他們每一人的任務，否則，最終目標就不能達成，這場暗殺就變得全無意義。

而每個人的任務都是艱巨的。他知道對方的錦衣衛檔頭，叫武知仁，外號「趕盡殺絕」，是許顯純部下的三張「三不留」的刀之一。這武知仁殺人如蔴，在許顯純部下作事三月不到，心狠手辣，巳人所皆知，其中較為人知的一樁，便是在獄中殘殺內閣中書汪文言。

汪文言原歙縣人，任俠有智，以布衣遊京師，輸貲為監生，黨附東林，計破他黨，與朝中幾個在內孽驕橫以致朝政日非中敢上疏忠諫的忠臣，左光斗、韓爌、趙南星、魏大中等交遊甚密，志氣相投。魏忠賢深恨東林黨人，聽從大理寺丞徐大化獻策，硬誣汪文言納楊鎬、熊廷弼等賄賂坐贓，藉此誅連艮將熊廷弼、左光斗等名將重臣。

最初阮大成、傅槐劾奏汪文言，幸得鎮撫司劉橋，從御史黃厚素、葉向高言，只將汪文言廷杖除名。魏忠賢即起用爪牙許顯純處理此案。御史梁夢環巴結魏忠賢，上疏誣劾汪文言。汪文言再度下獄，飽受私刑，三日後已不成人形。

是汪文言再度受審，許顯純嚴鞫汪文言，迭加慘刑，要他拔誣楊漣、左光斗諸人。汪文言是有骨氣的好漢，始終不承，許顯純下令用刑，用針刺破汪之右耳耳膜，用鐵鉗拔除其左手五指指甲，汪文言痛不欲生，但依舊不認罪。

許顯純便假意和顏悅色，語以彼若肯供承左光斗、楊漣等罪狀，即可釋放，並可享富貴榮華，否則株連全家。汪文言道：「你要我承担何罪，只管寫便是，我願簽押，但誣賴他人，我決不從。」許顯純假意答允，先書供狀，騙汪文言簽押後，即以此為據，恣肆磨難汪文言，令其供認同謀之人，汪文言當然不肯，許顯純下令刑加於其身，即令汪文言下肢盡殘。

到了最後，汪文言不勝榜掠，眇目仰視許顯純道：「我口總不似你心，汝欲如何？我便依你。」許顯純以為汪文言招供，便乃令鬆刑，汪文言勉力撲至案前仰首厲叱：「天乎寃哉！楊、左諸賢，坦白無私，寧有受贓情弊？我寧死不敢誣人！」說畢，仆倒奄然。許顯純被這一嚇，便不再迫供，心生一計，自檢紙揑寫供狀。豈料汪文言悠悠轉醒，悲憤道：「你休得妄寫！他日我當與你對質！」許顯純被這一說，「格得」一聲，筆掉了地，一時倒寫不下手，當下令獄卒牽退汪文言。

是夕，許顯純仍偽造供詞，令武知仁假意探監。武知仁原本是汪文言友好，一同投師學藝，一學劍法，一習刀法，汪得大學士葉向高賞識，同時也提攜同門武知仁。惟武知仁但見魏忠賢東廠得勢，暗相私通，待汪文言案發武知仁恐受連累，即投効許顯純，許顯純令其誘使汪簽押，戴罪立功。

武知仁故意將自己弄得處處傷痕，投入牢中，與汪文言同囚，極盡勉慰之情，後藉其案情較輕，被御史高攀龍、黃厚素等掌權正臣所救；臨行時不勝依依。故遵汪文言意寫遺書告家室及告誡揚，左等掛冠避禍，汪文言因被薑椒水浸瞎雙目，又信任武知仁，以為其所書仍遵照所囑，便簽下押號，豈料那正是誣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之供詞，出自許顯純手筆。許一得此書，呈將入宮，魏忠賢得此偽證，堂而皇之，飛騎逮之入獄，仍由許顯純拷掠，血肉狼藉，極盡慘刑，並道明是汪文言所作之證供。

武知仁待汪文言畫罷花押，即露出本來面目，對已瞎的汪文言大肆嘲訕凌辱了一番，才將之生生剖腔切肺，武知仁之所

以這麼做，係想取得許顯純信任，自己一片耿耿忠心。

許顯純對武知仁的表現，確也相當滿意，而武知仁的快刀，許顯純也極需借重，於是武知仁就成了許顯純座下三名刀手之一，而今屋頂上年輕人要對付的就是這個武知仁。

× × ×

他很明白自己一行九人，每人都各司其職，絕對不容一絲淆亂，他掠下去是要吃住武知仁，使前邊抬轎者進退陷成癱瘓，其他的八名高手，有兩名是專門對付許顯純的兩個刀手，另外三人，格殺其他錦衣衞，造成混亂，兩名則全力行刺許顯純，一人專門以暗器打熄燈籠，在黑暗中掠陣。

燈籠一旦被打熄，全場必陷入一片黑暗，但他們這九人，平時都受過嚴格的訓練，在黑暗中依稀可以辨別事物，而且他們一出手就認準了方位，係佔在絕對有利的地位。

要打熄火光是因爲自己人少，對方却有三倍之多，而且這裏離衙門並不遠，對方援軍很快就會到來。

所以他們一定要在刹那間下手，片刻間得手，頃刻間撤走。

這一次暗殺，要乾淨俐落，要準確無誤，他們已算定了出手的方式，也訂好了撤走的退路。

他們甚至測準了天氣時序，選擇了這樣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下手。

——等待暗號，打熄燈籠，刺殺許顯純！

他們這項行動就叫做：「燈籠」。

暗號

遠處黑路上，亮起一團微光。

街角轉彎處本來有一盞紅燈籠，有一個大大的「酒」字，却忽然被拿進去了，那酒帘裏的燈，也自灰白布蓬熄了。

遠處不知那裏，響起一聲野犬的長嗥，叫了一聲，歇了一歇，又叫了兩聲，還想再叫，只半聲就嗚咽，像黑夜悽涼而荒涼帶原始的遺韻。

他的手緊了緊，已抓住了匕首的柄。

——來了。

那犬嗥是來的前兆。酒帘的燈籠被拿進去是準備行動的意思。現在只等——只等那一聲暗號了。

光蓬越來越大，越來越淸晰，走到近來，分成了兩排，兩排人分成了前後，原來的兩行人，每隔一人就提着個燈籠，約十七八個，中間有一頂轎子，前六人後六人吃力地咿咿嘎嘎的抬着走，後面大概也有十七八個燈籠，星星點點，合起來照得通街都亮。

很多住戶都聞聲探首出來看，惟一見錦衣衞的裝束，及燈籠上左邊「見者旁跪」，右邊「近者叩首」，輦上橫匾「許鎮撫司」，無不觸目驚心，慌忙掩窗，那敢再看？

別看小小一個鎮撫司，百姓可沒有忘記，三日前泥塑店的泥人麥的三兒子，就爲了好奇多看幾眼，而被疑爲行刺，當衆不由分說，剜去雙目，並要老泥人硬生生吞食下去。

這隊人馬緩緩走近了，只見轎輿十分華貴，漆朱紅，楠木桿，四處掛滿了波斯式的流蘇，轎輿綉了隻長翅的麒麟，氣派十分華貴，由十二人前後抬着走。看來對方人數比估計中更多了些！

人馬很齊整的已走到屋簷下，他淸楚地看見三個人。這三個人，服飾跟別的人不一樣。但教人一眼就看見他們，倒不是因爲他們的服飾，而是他們一種特別的氣態。

別的人走起來都很威風，雖然只是許顯純的兵卒，但仰鼻子露牙齒大搖大擺，一副好像別人千萬雙眼睛都該往他那裏瞧似的樣子。

這三個人却沒有這種趾高氣揚，有一個人看來很神氣，但是他的一隻手，却始終不離刀柄，每一步跨出去，都像一把鎚子釘穩了一枚釘子後，另一隻脚才肯跟着跨過去。

另外一個人，却看來消沉。人也散散漫漫的，滿臉通紅、滿身酒氣，但一雙眼睛，精光烱烱，不但連一絲醉意都沒有，簡直就好像剛剛一天一夜後洗了個熱水澡的眼睛！

還有一個人，連模樣都說不上來，這人實際上並不高大，可是看來很高大。這人衣著很隨便，但給人感覺到一股迫人的氣派，這人眉心一顆紅痣，顧盼之間，稜然有威，臉上常帶笑容，但是誰都可以從他輪廓臉容上分曉：他不笑時有多威嚴好看！

這人身上沒有刀。連一把武器也沒有，甚至也看不出有鏢囊、袖箭、匣弩之類的東西，他只是平平和和地走着。

他在上面看着，手一握緊，已抽出了匕首。他所看到的第三個人，便是指定要他對付的人，也就是外號被叫做「趕盡殺絕」的武知仁。

這樣的一個人，沒有武器，沒有特別，也沒有弱點，甚至沒有下手的地方——他現在就要向這樣的一個人下手。

如果叫他向第一個高手下手，他會馬上先考慮打斷那高手的腿；如果向第二個高手出手，他會先挑掉那高手的雙眼。

可是對武知仁，彷彿攻擊他任何一處都可以——但也可能都不生效。

如今他要對付的，却是這個人。

他記得十幾歲的時候，跟一羣師兄弟，要經過師門的「歷煉」。師父請回來了十幾個外派高手，由他們自己挑選來對決。同門裏有些專挑難對付的，有些專挑好對付的，輪到他，站了起來，却挑了一個沒有人敢挑的人：他的師父！

他的師父在怒笑中擊倒了他三次，但在第四次，第四次他就擊中了他的師父，他師父在憤怒痛疾中，失去高手對決時最重要的冷靜沉着，所以他共連續四次擊敗他的師父。

那一次「磨煉」，把他「熬」了出來，他也不能再在那師門中呆下去，他收拾了包袱背負了劍，以江湖作爲下一個「磨煉」的場所，後來同門也紛紛投到險惡江湖來，但他的名氣早已使很多江湖上的人震訝和注意，所以才讓他參與這場刺殺的行動。

這時，轎輿已過屋下。

然而，暗號尚未响起。

他握匕首的手，已滲出了冷汗，另一隻手却是抓了一包胡椒粉，那是摧毁敵人戰鬥意志的武器，他竭力鎮定自己，便深長地吸了一口氣。

暗號再不來，那隊伍就要過去了。

錯過了這最好的時機，下一次是不是還有這種絕妙良機呢？

如果暗號始終不發，他是不是該不管一切，下手再說？——而他們，是不是也在想着這個問題？

就在這時，突聽轎裏一陣濃咳，「咯吐」一聲，似在吐痰，只聽一人說了一句話：

「風涼露重，請自保重！」

× × ×

來了！

——這就是暗號！

× × ×

這暗號一起，匿伏在這街上的九個人，連他自己，不管是藏在張阿四竹籠店前兩隻大籮筐中的嚴虬，還是躲在陰溝裏彷彿與臭水化成一體的風半瘋，還是染布鋪晾布棚裏的桂鐵楞，總共九人，立刻而且同時動手，誰也不可有片刻遲疑。

在三大刀手、數十名護衞面前刺殺許顯純，是一件難至極點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攻其不備，配合精確，旨在一觸即發，一擊得手。

他却稍微楞了一楞。

因爲他聽到了那句暗號，是從他要對付的人：武知仁嘴中說出來的。

在這刹那間，他腦中迅快地浮現了幾件事：

——武知仁是許顯純新引入的得力助手，與許顯純狠狽爲奸。

——武知仁親手剖殺自己同門汪文言，慘無人道，喪盡天良。

——武知仁是許顯純新近起用之護衞，成了許顯純身邊的第三張刀。

——武知仁怎麼能預先算準許顯純會在此時咳嗽，而及時說出了這句暗號。

這四個意念，如雲吞殘月，在他腦海裏一明即滅，但這四點事實却有一個令他萌生了一個結論：

——武知仁怎會是要殺許顯純的人？

他稍一遲疑，胡哨聲中，八個人影同時現形。

八個同他一般的黑衣人，有的自木桶碎裂中現身，有的裹着茅草滾地而來，有的自茅屋鞭馬狂嘯挺槍衝入陣中！

只見白茫茫一陣粉雨，有人撒出了石灰！

石灰漫天裏，「嗖嗖」連聲不絕，有人發出了如蝗般密集的暗器！

一切都在刹那間進行！

一切都照計劃進行！

他在屋瓦上，雖覺有些不妥，但又不想在這足以震動天下——東林黨人對閹宦作出第一次不光明的反擊裏——的行動中沒有參與。

他剛要掠出，但貼身的兩塊瓦片，夾住了他的衣衾。

無疑的是他與瓦簷貼伏得太緊，以致衣襟被夾進去了他猶一無所知。

他怔了一怔，「刷」地一刀，割下衣襟，再想躍下，場中却已生了更驚人的變化。

這變化使他決定仍伏在陰影裏。

× × ×

這個「燈籠」刺殺計劃，最主要的一環，不是在刺殺，而是在「燈籠」。

只要將燈籠打熄，對刺客而言，便大大有利，刺殺不成問題。

石灰是撒下去了，全場迷濛一片，但燈籠並沒有熄滅掉，甚至也沒有燃燒。

暗器也沒有打偏，幾乎每一枚暗器，都能正中鵠的——但當暗器射中燈籠時，並不是發出「噗」地一聲燭火熄滅的聲音，或「啪」地一聲燈籠燃燒的聲音。

而是發出一陣「叮叮」的聲音。

跟着下來，便是暗器自燈籠處彈開。

那些燈籠外殼，罩着一層極難分辨的紗網——暗器射至全都反彈出來，分明是專爲保護燈籠被打熄而製的。

所以這一輪暗器都是白費了的，如果它是往錦衣衞的身上招呼而不是射向燈籠，至少還可以減少幾個敵人。

但是暗器已經出手，約好的人也同時躍了出去，一場廝殺已經開始。

石灰濛濛，那八個人，亮出了兵刃，殺了過去。

錦衣衞身上都沾有石灰，在黑夜羣戰中，是不容絲毫失誤的，那些石灰沾衣衫的人便是刺客剪除的對象，而全不必顧慮到錯殺。

那些石灰本來是要令錦衣衞眼睛受障礙，造成混亂，以便刺客一擊得手的，只是這些錦衣衞就在石灰撒下時，都閉上了雙眼，刺客衝殺過來時，都拔出了兵刃截擊。

格鬥異常兇險，而且悽厲，但十分短暫。

八名刺客，被一干錦衣衞迎上包圍，只聽刀剁在骨骼上的聲音，兵刃落地的噹啷聲，鮮血噴濺的聲音，負傷倒地的哀呼聲，很快就倒下兩個刺客，也倒了十數名錦衣衞。

七個刺客，分出了兩名，殺出一條血路，衝向轎輿。

七去其二，剩下五名，奮力抵擋數十名錦衣衞圍勦，就顯得十分吃力。因爲燈籠並未被打黑，所以刺客一切行動，均可被看得清楚的。

那兩名刺客，殺到了轎前，只不過是刹那間多一點的功夫，那時候石灰猶未全都落盡，很多灰濛濛的粉末，猶在風中飄飛。

那大眼睛的酒鬼刀手眼睛仍是緊閉着的。兩名刺客，立刻認準了這個虛隙。一個刺客的九節金鞭，呼呼旋舞，「嗖」地打入轎裏去，另一個在馬上刺客方天戟一挺，就要把那揉眼睛的刀手刺於馬下。

但是在這刹那間，大眼睛的人忽然一幌，戟未刺到，戟風襲至，他就順着戟風飄飛出去，一揮手，抓住九節金鞭的鍊子，低頭衝入，反手一送，「嗤」地一聲，尖端全刺入刺客的腹腔裏去。

他殺了那使金鞭的刺客之時，眼睛仍是閉着的。

他的武功原來在極其狡敏的身手身法，而不是那雙眼睛

那挺戟的刺客一見如此，見戟就走，但馬步極沉穩的刀手就金刀大馬的攔在他前面。

挺戟的刺客一咬牙，全力策馬，要把這刀手的沉橋穩馬衝開！

馬嘶人吼，那刀客却拔天而起，半空手起刀落，如電光一擊，馬衝過了那刀客原來站立的地方時，馬上的人已分開兩爿，分左右落下，馬也自頸部裂開，首尾兩截，血雨激濺。

這一刀之力不可謂不畏人至怖；但可怕的是這每一步如釘犂地的刀客，馬步非但並不沉健，反而如飛鷂一般輕盈敏捷！

刺殺

他居高臨下，一旦看見這種情形，就沒有掠身下去了。

這時被困殺的五名刺客，又倒下了一人，但錦衣衞也踣地近十人，剩下四名刺客，越戰越勇，都知道如果此刻不奮力抗鬥，將死無葬身之地，又有一名刺客，雙刀環舞，殺向轎輿裏來！

擒賊先擒王，只要殺了許顯純，錦衣衞羣龍無首，就會大亂，而且任務是必須要完成的。

這使雙刀的名叫嚴虬，是「雙刀舞蝶」派的名宗師，他曾叫人驟開匣子，放出蝴蝶一十九雙，他以風快般的雙刀，切下十九雙蝴蝶觸鬚，而不傷蝴蝶分毫而名噪一時。

這當下他刀光如雪，滾向轎輿，三名要截擊的錦衣衞，紛紛慘呼踣地，嚴虬這一下，是志在必得；另外兩名刺客，爲了要嚴虬得手，不惜殺將出來，一人纏上那大眼睛的檔頭，另一個絆上看似馬步雄穩的檔頭，搏戰起來，讓他們都分不開身去救援。

只是刀光滾至轎下，由下而上掠入轎中，雙刀一遞直入簾裏，「叮叮」三响，却似刺入鐵板之上，嚴虬反被震得雙腕一抖，那一直沒有動手的武知仁，就在這刹那驀然動手。

他空手搶進嚴虬的刀光中去。

在屋頂上也能清楚地看見，那閃光火石的功夫，武知仁已用奪來的雙刀，將嚴虬剁成了一十九塊。

就跟嚴虬自己切掉那些蝴蝶觸鬚的數目一樣多。

× × ×

情況急遽直下，兵敗如山倒。

纏住大眼睛的客刀之刺客，旋即被殺，跟着似馬步穩健的刀客相搏的刺客，且戰且退，却被一名錦衣衞從後刺死。

剩下兩名刺客，却十分勇猛，足足殺了二十幾人，然後一個被亂刀分屍；剩下一個，血披全身，錦衣衞都呼叱：「要留活口！」那刺客左衝右突，殺得一會，知無法衝出重圍，長嘆一聲，反手橫刀往脖子一抹，就此了賬。

他在屋瓦上看得清清楚楚，眼見一個個同伴被殺，他雙唇緊閤着，一隻手握拳，一隻手揸住匕首之柄，都是緊緊地，讓自己鎭定下來。他知道局面如此，自己掠下去也不過多一人枉死。

現在看來，剩下的行動只有悄悄地溜走一途。

但就在這時，轎子裏傳出了呵呵笑聲：「武知仁、曹無愧、平越珊，你們三人，剪除亂黨，這次立了大功。」

說罷又呵呵笑了起來。那三名在轎子旁不遠的刀客，都低垂着頭，雙手靠腿，樣子十分恭謹。這時又一陣輕咳，一陣機簧聲過後，似一道鐵板剛被扳開，轎子裏跨出一隻脚來。

這脚穿藏青高靴，錦袍下擺，十分華貴。他伏在屋瓦上，本待要走，却見這人自轎中出來，想必是許顯純，他心中不禁一陣樸樸亂跳：他出來了，他出來了。

他只要這樣飛越下去，正在許顯純頭頂，一刀砍落，就完成了這一樁可以使他足以揚威中土的暗殺——只要，只要他這一刀能命中無誤！

他一想到這一擊足以名揚天下，成爲當代如同蕭佛狸、顧曲周、唐斬一般的一流殺手時，呼息也不禁有些急促起來，究竟要不要發出這一刀呢？——下面還有十幾名錦衣衞雖不足畏，但自己得手後，又怎能逃過那三名檔頭的追擊呢？

就在這時，他看見那許顯純已經出得轎裏來了，由於錦衣衞死了多人，很多燈籠都因此熄滅，或燒作灰燼，那許顯純的樣子，很是模糊不清，只聽他低沉的道：「武知仁，你這次假報叛賊，探得聯絡訊號，一網打盡，居功不少……看這些小毛賊，也敢來太歲頭上動土？哼哼、嘿嘿……」許顯純的笑聲似從鼻孔裏哼出來一般，又道：「你很能幹，我會重用你。」

武知仁頓即伏前跪下，叩首道：「謝鎭撫大人栽培。」

許顯純笑道：「你也要拿點眞本領我才能栽培。」武知仁額上的痣奇大，在黑暗中猶見分明，忽然大聲叱道：「簷上有人！」

衆人大吃一驚，在屋簷上的他，也大吃一驚，只見曹無愧、平越珊一大一小兩雙眼，如冷電般的厲芒望向自己藏身之處射來！

他一時不知如何是好？走？拚？還是伏着不動好？

接下來的變化，却令他當堂呆住。

原來就在曹無愧、平越珊四目往上望之際，刷地一道刀光掠起，攔腰斬中許顯純。許顯純慘叫一聲：「你——」武知仁運力一抹，許顯純便攔腰分爲兩截！

這下變化非常，曹無愧飛撲而至，武知仁左手一掌，右足一蹴，將許顯純兩段身體，撞向曹無愧！

曹無愧一下見兩截血淋淋的屍體迎臉撞到，這下可慌了手脚，又知是許顯純軀體，不敢不接，接得下來，却被血水洒得一頭一臉，一時忙不過來。

平越珊却大吼一聲，金刀直斫而下。

武知仁以許顯純兩截屍身，迫退曹無愧，爲的就是專心對付平越珊而無旁騖。

武知仁在這時倏然一撒手，一股白灰直撲平越珊，平越珊被撒得通臉白堊，武知仁就在這刹那反擊一刀，兩人在電光火石間一照面，都施出了全力。

兩人交錯而過，平越珊的身體，自胸臂遽然裂開，血水噴迸，只聽曹無愧駭然叫道：「你是誰？」

目覩情形的錦衣衞，都毛骨悚然地呼

嚷：「是『一刀兩段』！」

「『一刀兩段』唐斬！」

「是唐斬！」

待驚呼稍平時，場中已多了兩具被斬爲兩截的死屍，一具是鎭撫司許顯純的屍體，一具是殺手刀客平越珊的屍首。

那「武知仁」早已在各人驚懼中，神不知，鬼不覺地消失了。

× × ×

但却仍然有一人知道。

他在「武知仁」殺許顯純後，已稍定神來，又見其殺平越珊後，即乘亂掠出，他也展開了輕功，在屋瓦上飛掠，緊躡而去。

兩人一在屋脊，一在巷街飛馳，平行而逸，奔得一會，已近荒郊，屋頂不再綿延，他「颼」地斜斜掠落地面，那「武知仁」當即站住。

兩人前掠之身法，何等之快，只聞耳畔嘩嘩生風，眼前事物疾逝，但屋宇一盡，他藉前掠之勢轉落草地，姿態莊練無瑕，但「武知仁」却是說停就停，猛然止住，像一隻本來激旋中的陀螺突被釘入泥土裏！

兩人相對，他還未來得及開口，「武知仁」即道：「你都看見了？」

他有些心虛，囁嚅地道：「前輩是唐斬？」

那人哈哈笑道：「難道我也是『武知仁』？」

他恍然大悟：「原來『武知仁』是『無此人』！那……汪文言跟你……他……不是被你所殺嗎？」

唐斬沒回答他的話，却反問了一句：「你怎麼活下來的？」

他一怔，不知如何回答，唐斬冷冷地道：「『燈籠』計劃共十個人行事，一個主殺，九個犧牲，現刻九個犧牲者死了八個，你倒是好好的，並不是你武功比他們好，而是號令下了，你却並沒有動手，所以能得苟存，是也不是？」

唐斬的話字字如錘，擊打得年輕好勝的他，呆立當堂，「我要達成黃大人的指令，暗殺許顯純，首先便得接近他，取得他的信任，這你明不明白？」

他心裏一陣翻騰，雖是事實，但一下子竟無法接受。「可是……汪文言汪大人是你的同門至交啊。」

「至交又怎樣？」唐斬眉心上的痣隨着他剔眉而跳動：「你指我殺他的事？反正他已落在魏忠賢黨人手裏，死是死定了，由我殺他，又有什麼關係？反正別人也一定殺他！那張供狀他不肯押又怎樣？許顯純自會包辦。不如哄他簽上名字，再解決他，然後取得許顯純信任，以便今晚之行刺，不是更妙嗎？」

「可是……這些犧牲的人……」

「一將功成萬骨枯，做大事那能沒有犧牲的人，只是，於其我犧牲不如你犧牲罷了。」唐斬淡淡地道。

「沒有你們『燈籠』的八條人命，許顯純這老狐狸又怎會從他機關重重，鐵板匡護下的轎輿裏走出來？又怎能在曹快刀，平大刀護衞下一擊搏殺這老匹夫？」

唐斬雙目平視他對面的年輕人，道：「我跟你講了那末多，是因爲我覺你還有可爲之處，日後，說不定，能跟我一樣出名。」

「我欣賞不是你的輕功，而是在同伴出手後相繼被殘殺時，能够忍得下心不出手。」

「我走了。」唐斬轉身欲走，一面說：「你不要再跟來。我是殺手，你知道，殺手是不能被人跟蹤的。」

他沒有再跟，只是唐斬那一番話，在他腦海中掀起了百千浪，翻湧洶洶，似把他以往對待人事的看法全打翻從頭做起。

唐斬要走，忽又加了一句。

「你將來會是很好的一個殺手，一個人要殺人而不被人所殺，不但要無此人，還要是個無恥的人。」

說罷轉過身來，那一顆紅痣在眉心上很明顯的一點黑，眼神有一種教人說不出來的感情，就像一個主人看着自己豢養心愛的小貓要溺斃的神情。

「你叫什麼名字？」

他用一種自己平常不是這樣的聲音，答：「王寇，成者爲王的王，敗者爲寇的寇。」

「王寇。」

× × ×

這是王寇第一次遇見江湖上名震八方的殺手唐斬！

× × ×

殺手的夜宴

王寇再次見到唐斬，是在過了幾個月之後，那是在被魏忠賢削籍休官讓許顯純繼任鎭撫司之職的劉橋夜宴上，由於這夜宴非常秘密，所以在宴的廳上擺好了酒菜之後，除了與宴者，就再沒有其他的人。

與宴的殺手有六名，「殺手之王」顧曲周也在場，每種行業，都有那行業的領袖，綢匹行、五金行、商賈行、洋辦行甚至妓院以至殺手，任何一種行業，都有個領頭。

無論誰也承認，包括殺手們自己，都認爲顧曲周是他們的「殺手之王」。

很多殺手都能有足够的武功和勇氣，胆大和細心，準確和殘忍地殺死他們要殺的人，但只有顧曲周能使一大羣桀傲不馴的殺手，去做同樣的一件事，去殺同樣一個人，甚至要這一羣冷血殺手去救人。

殺手們都服膺顧曲周，不僅是因爲他最懂殺人的方法，以及駭人聽聞的武功，更加重要的是，在謀刺凶淫客氏之役中，八十三刺客，被九千多名錦衣衞包圍，但居然仍能有四十二人逃得性命，便是因爲顧曲周披汗浴血，領導他們苦苦衝出重圍，來回三次救援，直至猶有一口氣存着的殺手全部救走爲止。

那一役顧曲周受創大小二十四處，但救出來的四十二人，從今以後變作了顧曲周的死士，殺手們對這個「殺手之王」，也再無異議！

顧曲周在場，顯然劉橋這次請客有着非同小可的事，那五個殺手，都是顧曲周百中選一的好手，譬如紐玉樞，外號「無名殺手」，他最出名的是他十九歲以前殺人的事蹟。

他十九歲就殺了無人能殺得了，防備森嚴的「幽州龍王」，但紐玉樞十九歲以

後，再不出名，因爲一個眞正的殺手，都是無名的。

名是給予一個人的記號，但只要有名，有共同點，這個人就等於有了記號，就很容易找得着這個人，或者殺掉這個人，亦或防範他的暗殺，一個無名的人，教人無從防範，因爲他就像一個普通人，他現今巳廿九歲。

一個好的殺人者，是無名的，他巳「無名」了十年。甚至人們只能猜臆某件案子可能是他幹的，但不能確知係他所殺。

另外一個叫貝玄衣的殺手，最著名的不是殺人成功，而是他殺人失敗。他殺的是「武林三大殺手」中的蕭佛狸，殺了九次，失敗了九次，居然能九次逃生。

而他還不死心，準備第十次謀殺蕭佛狸。

武林中人是敬重好漢的，人人都知道，能在「無敵殺手」蕭佛狸手下逃過九次命的人，是不得了的事，所以貝玄衣第一次去殺蕭佛狸時，他的朋友都離開了他，連女友也投入他人懷抱！

只是到了貝玄衣第二次逃得性命後，他的朋友，女友，比以前足足多了十倍，名聲也响了十倍，雖然還是人人都認爲他逃不過下一次蕭佛狸的反擊。

連蕭笑也敬重他。

蕭笑就是這五個座上刺客之一，瞇着眼，摸着用劍把鬍子刮得精光的下巴。

蕭笑也是蕭佛狸的徒弟，也是蕭佛狸唯一的兒子。

還有一個刺客是幪面的，終年都以紫巾包住了臉部，只留下眼以下的部份，額中有一塊青記。

誰也不知道他是誰，只知道他叫廖碎，雖然沒幹過什麼大案子，但每次單獨行刺，從未失手過一次。

× × ×

王寇是第六個座上刺客，自從刺許顯純一役後，他就變得非常有名。

劉橋瞇着眼睛，撫髯打量着他，然後對他說：「了不起，比我想像中還要年輕，眞是英雄出少年，長江後浪推前浪。」

說罷呷了一口酒，笑道：「『燈籠』去了九人，就只有你一人回來，了不起，來來來，我敬你一杯。」

王寇舉杯喝了，他站起來舉杯的時候，用杯子擋住了臉孔，因爲那時他心中一直在翻覆在想：我該不該承認呢？我該不該坦承呢？

「燈籠」一役中，我根本沒有出手。

我只是在屋簷上，不敢下來。

當酒液潤濕了唇，灌到喉裏，一陣溫暖，直透下了心肺，然後混身熱騰騰了起來，他待劉橋坐下去後才坐下，坐下的時候巳決定了一件事：

——旣然沒有人知道，他又何必自挖瘡疤。

——正如喝下去的酒，溫暖了自己，沸騰了自己，就要勝酒力，像個男子漢，不讓它吐出來。

「謀殺許顯純」之役後，他無疑是身價百倍，雖然許顯純的頭是唐斬斫的，但九大高手，只有他一人生還，亦是不爭之事實。

「可惜，」劉橋道：「可惜『鬼殺手』唐斬今晚沒有來。」「武林三大殺手」本向以蕭、顧、唐爲序的，但刺殺許顯純一役後，唐斬又一連串殺了幾個大名鼎鼎的人，聲名變得在蕭佛狸顧曲周之上。

「蕭佛狸也沒有來。」顧曲周說。他也沒有見過行動詭異的蕭佛狸，是他畢生遺憾。顧曲周巳是年近六十的老人，但週身肌肉，沒有一塊是鬆弛的，滿臉紅光，坦胸露臂，讓人看見他一身三十歲年輕小伙子的羡慕的肌骨，以及身經百戰留下的傷痕纍纍。

對顧曲周來說，這些傷痕便是他一生的碑鏤！

「蕭佛狸是『武林三大殺手』中最神出鬼沒，神秘莫測的一個，要請動他來，似比登天還難。」劉橋笑道。

蕭笑忽然一笑，笑得很洒脫狡黠，問道：「劉大人難道認爲要辦的事，非要我師父來不可麼？」此言一出，座上有幾人頗不以爲然。

劉橋也一笑道：「蕭老弟言重了，有顧兄以及六位在，我劉某人再說這種話，豈不是瞧扁了諸位？」

那額有青記的幪臉殺手接道：「劉大人請我們來，酒也喝過了，菜也吃飽了，要做的事，就待劉大人指示了。」說話的人是廖碎，他終年以紫巾幪臉，沒有人知道他的武功身世，他沒有幹過什麼驚天動地的刺殺，但是他的刺殺，却從未失手過一次。

劉橋笑道：「廖老弟不必心急，這次召集諸位來，還是爲了許顯純的事。」

衆人一呆，顧曲周道：「許顯純？不是巳被腰斬長街了麼？」

劉橋搖首道：「他沒有死。」

王寇也動容道：「我是親眼看見他死了。」

劉橋笑着說道：「死的只是他替身，那晚烏雲蔽月，根本就看不清楚，他死了倒好，他死了『六君子』就不致如此下場了。」

衆人心中震愕，紐玉樞靜靜地道：「劉大人係指左光斗、楊漣、魏大中、袁化中、周瑞朝、顧大章六位大人慘死獄中的事？」

劉橋黯然頷首：「是。」原來左、楊、魏、袁、周、顧，世稱「六君子」，六位清吏廉臣，同汪文言誣服案被執，迭加慘刑，致髮禿齒落，後來左光斗爲保存一口氣，以圖將來，免邦國殄瘁，朝野人空，便在獄中議道：「魏閹等欲殺我們，不外二法：我若不肯誣供，掠我至死，或夜半潛令獄卒，將我等謀斃，僞以病歿報國，據我所思，同是一死，不如權且誣供，俟移交法司定罪，再陳虛實，或得一見天日，也未可知。」

議後諸人均以爲然，俟再訊時，便一同誣服！

顧曲周嘆道：「『六君子』誣服一事，確是失策至極，魏閹何等奸詐，那讓左大人等交法司托出眞相？唉……」

「便是如此。」劉橋道：「魏閹得到誣供，即緝熊廷弼經略大人歸案，又飭令許顯純這奸賊五日一比，刑杖無算，要嚴行追臟……左大人等乃是清官，那有銀両可賠？諸人始悔失計，奈巳無及。幾月下

來，六位大人先後慘死，唉……他們身爲朝廷命官，爲百姓功德無算，但却死得體無完膚，連獄卒也慘不忍聞，楊漣楊大人死得尤慘，土囊壓身，鐵鈴貫耳，僅以血衣置棺中，軀肉不全，塡屍牢獄，血髀交橫……」

顧曲周「砰」地一掌，擊在桌上，罵道：「可恨！」廖碎霍然站起，手握成拳，怒吼：「可殺！」座上唯一的一名女子，身着天竺綢質蔚藍衣，也忍不住自貝齒出了兩個字：「可惡！」

這女子叫水小倩，座上六名刺客殺手，都是男子，女子却只有她一人，她原來是王寇師父幼女，王寇擊敗師父後，這一向佩服他至深的小師妹跟他的一段情，也告無疾而終，但一門雖衆，在刺客行列裏除王寇享得盛名外，成名的就只有這水小倩一人。

水小倩罵了這兩個字，王寇心中怦地一動，想起昔日在清溪畔他逗小師妹玩，在背後唬她一下，結果她墮入水中，他急忙抱起，水小倩佯怒嗔叱：「可惡！」那一身窄衣沾水後的曲綫玲瓏……想到這裏，他不禁直勾勾地瞧着水小倩，腦裏想着當日的情愫。

水小倩本來對魏忠賢許顯純殘殺忠良，極感憤慨，却覺得有一雙眼睛在注視着她，她輕抬美眸，正與王寇雙眼打了個照面……她急忙又低下頭去，心頭如小鹿怦怦地跳着。

這不是談情的時候，也沒有說愛的時間。

可是兩人都有些不經意的迷茫。他們巳曾經滄海，在很多年前，陽光下，細雨裏，他們曾很爲對方一顰一笑，渡過無數思念的晨昏，但是，人只要在江湖上眞正的混過了年歲，就會知道人世間的情薄，不容許陽光細雨下的迷茫的。

爲了殺一個人，她曾經假意假心地依偎在多少男子的懷抱裏。而殺了一個人之後，他又夢醒在多少個萍水相逢女子的寒臂裏？

他曾經迷戀過她，她也曾經崇拜過他，但彼此都瞭解對方也是脆弱無助的一面時，他們都沒有相處下去，毅然離開了對方。

可是這一刹間，他們都爲過去而一陣迷茫。

「劉大人，今日叫我們來，却是爲了什麼？」然後他驀然聽到這一問，他立刻以雙指力扣自己的腿肌，只覺一陣劇痛，指甲巳陷入肉裏，他心裏不斷的警告着自己：

——王寇，你在做什麼？一個殺手，這樣痴迷是瘋狂愚昧的！

——王寇，你今日是負重任而來，怎可如此？

只聽劉橋答道：「本人見孫文基顧同實，編修陳仁錫、修撰文雲孟，而今魏閹當權，恣橫霸道，無惡不作，葉大人仍關心國事，與御史黃厚素黃大人議定，要剪除魏閹羽翼，要先剷除許顯純！」

貝玄衣切齒道：「許顯純這等人，早該碎屍萬段！」

王寇却淡淡地道：「一切奸究都始自於魏忠賢，爲何不先除禍根，却要來對付爪牙？」

劉橋道：「國法綱常，不可或廢，魏忠賢是皇上寵幸，不能說殺就殺。」却聽廖碎仰天打了個「哈啾」。

王寇徐徐道：「若說魏忠賢不可殺，應依天理國法行事，則許顯純也是朝廷命官，怎又可殺？」

劉橋一愕。顧曲周笑着道：「朝廷中的國典綱紀，不是我們這些凡夫俗子可知的。」

王寇冷冷地說道：「我學劍殺人，不知朝章典法，只知人若殺我，我就先殺人，今日我等不殺魏閹，難道等魏閹來殺我嗎？」

顧曲周正想說話，劉橋却笑着截道：「王少俠，長街一役，許顯純未授首，但天下人所皆知，你與唐斬誅殺奸孽，現刻許顯純再現，雖怪不得你，是他機智狡詐，但爲免江湖人口舌之非，許顯純還是一個非殺不可的。」這句話說得平淡，但隱帶威脅，王寇閉上了口。

劉橋又道：「一旦萬惡能除，以王少俠身手，葉、黃二位大人早想結交，王少俠當可大顯身手，葉、黃大人求才若渴，定必重用……」說着大笑，向顧曲周拍膊笑道：

「顧老屆時必要在場，相爺、尙書和御史大人，早想面謝顧兄勞苦功高呢！」

顧曲周伏首拜道：「多謝大人提蒐。」又轉向王寇說道：「還不快來謝過劉大人？」

王寇很快地把形勢想了想，擺在他面前是一道梯，上去是浮靡是富貴，下去是傲氣是孤寂，中間儘是烏烟瘴氣，他微一咬牙，道：「謝劉大人。」

劉橋捋髯哈哈道：「肯上進的青年，我一向願意竭力提拔的。」

却聽紐玉樞冷哼了一聲。劉橋即道：「謁見葉大人正事，待事情辦好，人人有份，我自然安排。」

蕭笑忽道：「大人今日召集我們來，爲的是刺殺許顯純的事？」

劉橋說道：「正是。許顯純現下正要追殺熊廷弼，熊指揮是韃子的尅星，鎭守遼東，不可或缺，我們要制止許顯純下毒手。」

紐玉樞即問：「獄中的事，劉大人怎地都知道得如此一清二楚？」

劉橋即答：「魏黨之中，自然也有我們的人，譬如沈濯——」忽想起一事，噤口不語。

紐玉樞立即追問下去：「沈濯只是魏忠賢黨羽，閣臣之職，刑部大獄裏的事，他沒理由如此清楚，莫非葉大人等早在獄中設有安排？」

劉橋正待說話，顧曲周忽然一使眼色，劉橋欲言又止，這時一向沉默寡言的貝玄衣厲聲道：「紐玉樞，你問這個，是什麼意思？」

紐玉樞「嚇」地怪笑一聲，反問道：「我問這些，也犯了明廷國法麼？我犯了法，也要貝兄你來行刑鞫問嗎？」

貝玄衣冷笑道：「若這話是你自己無意無心問出來，我自然管你不着，但若是別人教你有心有意來問，我貝某就有理由嚴鞫你！」

紐玉樞忽然站起來，「有道是：道不同不相爲謀，」轉身向顧曲周抱拳道：「顧老爺子，告辭了。」

顧曲周端坐不動，淡淡道：「紐少俠，有話好說，何必不歡而散。」

紐玉樞見顧曲周並不起身，心中更氣，向劉橋也一揖道：「劉大人，就此辭別。」劉橋慌亂站起身道：「啊，這個，」驟然之間，紐玉樞的手已按在腰間刀柄上，迅速地越過顧曲周位置，掩至劉橋身後，左手已鎖住劉橋咽喉，這幾下動作，快得不可思議，而且巧得連桌上一盃酒都未打翻，各人端坐未及有所動，只有顧曲周似乎揚了揚手，但紐玉樞已扣住了劉橋，在瞬息間控制了大局。

王寇的刀

衆人看着紐玉樞，有的已站了起來，有的端坐未動。

蕭笑笑笑，摸摸下巴道：「紐玉樞，你也無名得太久了。」

紐玉樞的手仍然按在刀柄上，另一隻手環摍劉橋的咽喉，臉對衆人，眼睛也不眨一下。

「是啊，所以我要做點出名的事。」

他緊緊摍住劉橋的脖子，一隻手搭在刀柄上，面對顧曲周、王寇、蕭笑、貝玄衣、廖碎、水小倩等六大殺手，他知道他只要稍有疏失，就非死不可。

顧曲周慢條斯理地道：「出名的方法，有很多種，這樣並不好。」

紐玉樞淡淡地道：「這樣很好。」臉色一沉，手臂用力，劉橋額上青筋暴露，瞳孔睜大，呼息困難：「這樣他可以帶我平安出去。」

貝玄衣跳起來叱道：「放下劉大人，我們放你一條生路！」

「你忘了，這裏我是贏家，」紐玉樞臉上有一種殘忍的笑容，「贏家才有權說話。」

水小倩禁不住戟指道：「你——你是魏忠賢派出來的人？」

紐玉樞臉上，有一種很奇怪的表情，像要說什麼話，但終於沒有說出來，只堅持說了一句。

「現在劉大人性命在我手中，我要離開，只要你們之中任何一人要動手，或者跟踪，我都會殺了劉橋，你們懂不懂？」

沒有人答話。紐玉樞咬了咬牙，手臂再運力，劉橋整個人就像一隻鵝被摍住了頭：「你們讓不讓路？要不要他死？」

顧曲周仍然坐着，氣定神閒的說：「我們不能放你。」

紐玉樞瞳孔收縮，顧曲周繼續道：「劉大人落在你們手裏，生不如死，我放你走，等於害了他，而且，」顧曲周淡淡地道：「你手臂運力摍死劉大人前，我們還來得及出手；如果你用刀，你的刀根本殺不死人。」

一說完話，顧曲周驀然站起，他身高七尺，威猛無比，紅光滿臉，銀髮戟張，直如天神一樣！

紐玉樞已別無選擇，拔刀，他沒想到這些人竟會冒險，現在劉橋已不是護盾，而是負累，他只好先殺了劉橋。

可是他的刀一拔出來，只有柄，沒有刀，刀還留在鞘中，刀只有柄，自含口部份起，已被截斷。

這刹那間，紐玉樞心中的震惶，遠甚于失去了他的刀。

就在這一刹那，一切已成定局。

廖碎、水小倩、蕭笑、貝玄衣一齊掠起。

顧曲周出手最遲，但他一伸手，已將劉橋攫了過來，另一隻手已拗斷了紐玉樞環在劉橋脖子上的手腕。

水小倩纏住了紐玉樞的所有動作和反應，廖碎手中寒芒一閃，紐玉樞的頭飛在半空。但是紐玉樞倒下時，廖碎也倒下了去，嘴角流出了鮮血，呼吸也斷了。

他們畢竟是殺手。

一流的殺手。

只在刹那間，兩個一流的殺手已倒了下去。

當水小倩回頭時，局面的變化並不是這個一流的女殺手中的殺手所能預料的。

× × ×

顧曲周救了劉橋，但在這電光火石刹間，蕭笑的劍已至顧曲周的眉梢！

顧曲周甚至可以感到眉上一陣砭骨的寒澈！

顧曲周是殺手之王、他左手護住劉橋，右手一抬，在千鈞一髮間，挾住劍尖！

他就是這樣一挾，在紐玉樞攫得劉橋前，比閃電還快般的挾斷紐玉樞離鞘不過半分的刀。

就在這時，另一道急風掠起！

這道厲風撲斬而來，彷彿這武器所捲起的鋒芒不及肉也可把人切成兩截！

——貝玄衣的斧頭！

貝玄衣不但喜歡用巨斧殺人，而且還酷愛在殺人之後將人切成肉粒。

顧曲周大吼一聲，驟然坐下去。

他左手護劉橋，右手挾蕭笑奪命劍，進退不得，但在此刻，他居然坐了下去！

「砰」地一聲，一張檀木椅，被他坐得四分五裂，如紙製的一般。

所以他和劉橋等於是一齊倒下去的。

「呼」地一聲，斧頭斬空！

顧曲周、劉橋兩人已在地上。

蕭笑的劍被挾，貝玄衣的斧斬空，兩大殺手的殺手鐧，皆告落空，顧曲周畢竟是殺手之王。

只要他能再躍起來，蕭笑和貝玄衣都沒有辦法殺得了他，而他要殺蕭、貝二人，却有九成的把握。

要是在他五十歲的時候，則有十成十的把握。

可是顧曲周倒下去後，沒有再起來。

顧曲周臉上還有一個極怪異的表情，輕輕地喘息着，劉橋壓在他身上，現在已緩緩地站了起來。

× × ×

顧曲周慘笑道：「我早該想到，他們……要殺的不是你……是我。」

劉橋站起來，舒了舒身子，拍了拍袍子，微笑道：「不能怪你。因爲你不知道我就是蕭佛狸。」

顧曲周瞳孔收縮，道：「那我死在你手上，也算不寃……蕭佛狸本來一直排名在我之上的。」

劉橋也點點頭道：「我排名一直在你

之上。」

顧曲周眼睛噴發出一種永無法消解的仇恨：「但你當殺手的品行，却遠在我之下。」

劉僑居然也同意的點頭，不過他道：「一個殺手若要無敵，是不能有人格的，而我是『無敵殺手』。」

顧曲周猝然躍起，狂吼的向着蕭佛狸發出一擊！

這一擊乃蓄他平生之力，瀕死一發，勢不可當！

蕭佛狸向後疾退，他似乎還未找到適當的抵擋這一招的方法，但刀光一掠，閃電般釘入顧曲周胸膛中，顧曲周一聲狂吼截然而啞，他也如脫水的魚半空一勒，「砰」地掉落地上，再也沒有了氣息。

蕭佛狸望着顧曲周的屍體，望着顧曲周胸前的匕首，道：「好刀！」

唐斬的刀

發刀的人是王寇。

這件事從頭到尾，他都沒有動手。

「無名殺手」紐玉樞偷襲劉橋時，他沒有出手；顧曲周救走劉橋、廖碎、水小倩雙攻紐玉樞等，他也沒有相助；直至紐玉樞被殺，而蕭笑，貝玄衣對顧曲周猛下殺手時，他也沒有任何舉動，直至劉橋計傷顧曲周，道明身份後，他才站了起來。

直等到顧曲周瀕死怒撲蕭佛狸，他才發出了這一刀。

蕭佛狸也沒想到王寇會發出這一刀。

這時「無名殺手」紐玉樞和「殺手之王」顧曲周已死，場裏只剩下了王寇、蕭佛狸、蕭笑、貝玄衣、水小倩等五人。

蕭佛狸笑了：「今晚在場的，都是名動江湖的殺手。」他一面笑，一面撫髯。

王寇點點頭道：「是，但不知那個能活着出去，那個躺在地上。」

蕭佛狸笑聲一遏，他的眼睛只完全注視一人：王寇。

「我以前的確低估了你。」

王寇沒有答話，他樣子、容貌、神態，完全保留原狀，甚至有些僵硬。

蕭佛狸瞳仁收縮，他可以看得出這年輕人絕對不容易對付：「你以前只是一個小殺手，小到不能再小的殺手，但是『燈籠』一役中，比你大到不能再大的殺手都死了，你却仍活着；另外活着的只有唐斬而已。」他笑笑又道：「那時候我以爲只是你幸運。

「今天看來，你成功確不只是因爲運氣。」

王寇却說了一句跟這完全無關的話。

「蕭笑笑的時候，跟你完全一樣；你常常撫髯，他不斷支下頤，顧曲周早該看得出來，你們是父子。」

蕭佛狸哈哈大笑：「顧曲周也早該知道，貝玄衣九次殺我不遂而可逃命，若不是我故意放他，使他成名，貝玄衣早死了九百次了！」

王寇點點頭道：「他成名了，今晚方才能列席，助你殺了顧曲周。」

蕭佛狸滿臉笑意：「是呀，否則我兒子怎敢帮着他老子的敵人？」說着一把把他兒子拉過來，大力拍着他肩膀，父子倆一起大笑起來。

水小倩驚愕莫已，到現刻才清醒了一些，震詫叱道：

「你們……究竟是誰？……爲什麼……要殺顧老爺子？」

蕭佛狸和蕭笑逕自在笑。貝玄衣却冷冷地道：「黃厚素、葉向高這些老匹夫，常使殺手來殺魏公公的部下，這些殺手都聽顧曲周這老賊的指令，老賊不除，魏公公如何安寢？」

水小倩囁嚅道：「……你們原來是魏閹手下刺客！」

蕭笑停止了笑，說道：「連葉向高這等人也豢養了一羣殺手，魏公公怎會反而沒有呢？」說着又臉露淫笑，道：「妳很美麗，死前給我享用一番，我或可請爹饒妳。」

水小倩翻了臉叱道：「你這無恥的東西！」又指伏屍地上的紐玉樞問：「……他又是誰？」

蕭佛狸漫聲道：「他？他麼……只是枉死城裏的寃死鬼。他才是許顯純的部下，許顯純命他來探知那個閹臣替葉向高、黃厚素連絡殺手，他便以爲是我，要取我性命，抓我歸案，哈哈哈……許顯純向魏公公稟報後，便令我用這場衝突，引顧曲周入彀，除此大患……否則，要殺顧曲周，也眞沒那麼容易呢。」

王寇冷冷地道：「魏公公自然不肯斷送許顯純性命了，所以我們的刺殺，只是殺了個替身，根本就是枉自送死而已。」

蕭佛狸滿目笑意，「當然，這本來就是我策劃的，一個眞正無敵的殺手，借刀殺人，兵不刄血，才算無敵。」

王寇沉聲道：「你告訴我們這些做什麼？」

蕭佛狸道：「因爲現在擺在你們前面只有兩條路：一，拿起武器來拚命，替顧老爺子報仇；二，放下武器來投誠，替魏公公賣命。」

「魏公公在朝權勢，誰可與比？你們是聰明人，當知怎麼選擇。」蕭佛狸瞇着眼笑道：「我們這裏有三個人，你們只有兩個人，你不笨；」他指指地上的顧曲周，接道：

「你要是笨的話，就不會替我殺了顧曲周。」

三人都沒有作聲，半晌，王寇才說：「我們根本沒有選擇。」

蕭佛狸笑道：「其實是沒有。」

王寇道：「你告訴了我們這些，就不會容我們不加入你們而活着出去。所以放下武器，死得更快。」

蕭佛狸道：「你果然聰明。」

頓了一頓又說：「至少，我這個『劉橋』的角色還要扮演下去，不被人揭穿，才能一一剪除葉向高等人之羽翼。」

王寇笑了：「可是你算錯了一點。」

蕭佛狸瞇着眼，仍保持笑意：「對你可能會算錯，你是個不可估計的人。」

王寇一字一句地道：「你算錯的是：我才是魏公公手邊的人！」

「是魏公公派我來勘察你們是否忠心，執行任務，否則，我怎會替你發出那一刀，殺了顧曲周？」

這次水小倩也喃喃自聲：「你……你也是魏忠賢的番子？」她已不敢再揚聲發

問，因爲她感覺到自己已孤立，已完全的孤立。

蕭佛狸瞇着眼睛，臉上已全無笑意：「魏公公不信任我們，要派你來監察我們麼？」

王寇冷冷地道：「許顯純的替身，十分不易找，却給唐斬殺了，你身爲魏公公密使，居然無法阻止此事，許鎭撫司跟魏公公說了，也會參信半疑。」

蕭佛狸打從鼻子裏哼道：「我替魏公公賣命十年，他老人家會不信我？」遂而强笑道：「如果眞是如此，老夫倒看走眼了；不過，魏公公要派閣下的印鑑密樞，還得先讓我過目過目。」

王寇冷冷地道：「你沒有資格看。」

蕭佛狸笑了一聲，再笑了一聲，又似忍不住一般，擠出了一連串忍俊不住的笑聲。

「我沒有資格看？」說到這裏像已上氣不接下氣：「還是你根本沒有東西讓我看？」

王寇道：「你其實已經笑不出了。」

蕭佛狸笑得更大聲：「我笑不出還是你笑不出？我笑不出？我爲什麼要笑不出呢？」

王寇道：「因爲你有負魏公公。」

葉佛狸忽然沒有了聲音。王寇道：「萬變不離其宗，沒有什麼事是毫無原因的，你適才在席上痛陳獄中慘史，又辱罵魏公公，你完成使命便了，又何必說了那麼多獄中秘辛，透露給外人知道？」

蕭佛狸搶着說：「因爲我是要你們取信於我……」

「取信！」王寇截斷：「取信就可以辱及魏公公嗎？」

蕭佛狸不覺打了個寒噤，魏忠賢稍遭拂逆，動輒取人性命，株連全家的手段，他是耳熟能詳的。當下橫心道：

「別忘了，這裏聽到的人，不一定能說得出去。」

王寇冷笑道：「魏公公派我來，怎會沒有接應！」

蕭佛狸臉若死灰：「就算有接應，也先殺了你，死無對證！」

「對證？」王寇忽探手入懷，道：「這就是魏公公給我的密令！」

蕭佛狸心情震盪，張目望去，便在此時，王寇手上一揚，一蓬灰色粉霧，對準蕭佛狸臉上撒去！

——胡椒粉！

蕭佛狸怒吼、急退，口水鼻涕齊湧了出來。

但是在他身周五尺之內，變作一團劍光。

他已拔劍出鞘。

這條狐狸縱然受創，但也無人能近其身。

何況他受創的時間奇短——只要他恢復視綫和呼吸正常，就沒有人能够傷得了他！

王寇撒出了胡椒粉，並沒有撲向蕭佛狸，却大叫了一聲：「你該出手！」

他撲向貝玄衣，蕭笑，在貝玄衣措手不及時，擊倒了他，但蕭笑的劍，已把他如一座鐵桶般罩住。

他撲向貝玄衣時，再發出第二聲大吼：「快動手！」

人人都以爲他這一聲大吼是對水小倩發出的。

連水小倩都是這樣想。

這幾下兔起鶻落，水小倩反應，已不可謂不快，飛索雙劍捲向蕭笑時，蕭笑的劍已傷了王寇身上三處。

蕭笑甫被水小倩的雙劍接下，一長劍二短劍鬥在一起，快得莫可形容，又煞是好看。

王寇這時却面臨另一個強敵。

貝玄衣已躍起。他的嘴唇被打裂，鼻樑被打歪，但他戰鬥力依然存在。

而在這時，蕭佛狸已快恢復過來了。

——居然中了這樣一個後生小子的詭計！

蕭佛狸眼淚滾滾而流，視力也快恢復，知貝玄衣、蕭笑已跟王寇、水小倩鬥在一起，護身劍法便緩了下來。

這時却驀然掠起一道刀光，地上的廖碎驟然掠起。

半空刀光化作電光，霹靂擊下！

這刀光，切入了蕭佛狸的劍網之中，捲入了劍氣，切斷了劍芒，粉碎了劍的本身！

劍碎千百片，刀光一閃而沒。

蕭佛狸自左肩至右脇，衣裂而開，他搖擺了一下，嘶聲道：

「唐……斬……」

聲嘶力竭，自膊至脅的裂口，突然大量溢出鮮血，只見「已死的」廖碎淡淡道：「你殺顧曲周，我殺你。」

蕭佛狸發出了一聲如狠嘶嗥：「我……好……恨……」身自創口處裂爲兩爿，血濺當堂，死而瞑目。

殺人者的對白

貝玄衣雖然並不是眞的九次謀殺蕭佛狸不遂，却能逃生的殺手，但是他的武功，絕對可以當得上一流殺手之列。他的巨斧，舞將起來，連一隻蚊蠅也休想飛得進去。

王寇的匕首，一寸短、一寸險、不斷地欺入搶攻，可以說是棋逢敵手。

他倆若在平時交手，情況如何，沒有人知道，但這一戰，却很快有了結果。

蕭佛狸慘死的時候，貝玄衣馬上覺察了。

一個殺手殺人時當然比任何人都能集中精神，殺手是要求一擊必殺，毫不耗費時間、精力的。可是一個好殺手更能眼看四面，耳聽八方的。

不幸貝玄衣就看見蕭佛狸的死亡。

而且更不幸的是聽見了「廖碎」就是唐斬。

這下他可謂「魂飛魄散」——王寇也立刻讓他眞箇「魂飛魄散」。

他殺了他。

貝玄衣死的時候，蕭笑忽然拋下了劍，跪地叩頭：「饒命！」

水小倩不由得怔了一下。唐斬却喝道：「饒不得，殺！」此語一出，蕭笑已撲起！

蕭笑這一下，無疑是想抓水小倩爲人質。水小倩退了三步，蕭笑正待再攻，王寇已迎了上來，蕭笑半空一折，掠出了大

門！

就在這時，一聲怒喝，半空雷霆，電殛而下！

蕭笑的上身雙手，已抓住了門，但下身已奔了出去，就在他開門掠出的刹那，他的腰已被那淩厲的一斬爲兩截！

何等可怕的魔刀！

何等厲害的人！

——唐斬！

× × ×

唐斬執刀，緩緩回身，他紫色的臉紗依然沒有除下，第一句就問：「你怎麼知道我就是唐斬？」

王寇這時摟着仍在驚惶中的水小倩，却淡淡地道：「因爲我見過你。我認得出你的眼神，恰好，你的青記又在眉心，你眉心有痣，部位相同，而我又不相信有什麼高手是憑虛而來的，況且，你殺紐玉樞那一刀，似曾相識，我畢竟見識過你的刀法。」

王寇說話的語調鎭定、自信、冷靜，像眼前一切意外發生的事，皆在他預算之內一般的。可是水小倩因緊貼着他，所以很明顯的感覺出，王寇摟她的手用力太大，握得太緊，而心跳得那麼快……

就像那如春水抹過庭園的夜晚，他們瞞着師父，在草地上，赤裸着，聽着彼此的心跳，那麼快，那麼劇烈……

可是王寇的樣子，却似一點都不緊張。唐斬有一種逼人的魄力，使她現在所依賴的人的心跳加快？

她是個好勝的女子，更是個好奇的女子。

她很想上去撕掉這男子臉上的覆巾。

唐斬哈哈大笑：「因爲你認定廖碎就是我，知道我沒那末容易死，所以蕭佛狸取得絕對優勢時，你根本不怕。」

王寇却搖頭。

唐斬雙眉一揚：「你不承認？」他揚眉的時候，似乎感覺到額角不舒服，便隨手擷去了那塊「青記」，現出了原在眉心的一粒痣。

王寇道：「不是不承認，而是那時我怕。」

唐斬忽然道：「你可知我在『燈籠』之役，爲何讓你活着，還跟你談話，以致你可以隨時認出我的眞面目？」

王寇搖首道：「不知道。」

唐斬一個字一個字地道：「因爲你奸詐，也因爲你誠實。」

「你忍心見八個同門身死，而不參與刺殺，是殘忍欺詐。」

水小倩聽到這裏，失聲道：「那一役……你沒有出手？」心中大感失望，却惑覺到王寇摟她肩膊的手，又緊了一緊。

「但你坦白承認你不敢，兩次都如此，也是你坦誠的一面。你不是魏忠賢的密探，只是要用話來亂人心而已，你不動手是因爲你在還沒有把事情完全弄清楚之前，決不妄動，因爲那時你徬徨極了，所以反而故作鎭定。」

唐斬的眉似兩道劍閘一般，往眉心的紅痣一鎖，冷沉地道：「也幸好你都承認，因爲我根本就很清楚，只不過……這兩個月來，」唐斬笑了一笑，那笑容有說不出的譏誚，又似自嘲。

「你殺人處世，都進步得很快。尤其是殺蔡狗王的一役，尤其漂亮。」

王寇低首緩緩地道：「殺蔡狗王的那一役，都很少人知道是我幹的……實在不好……」

唐斬哈哈笑道：「蔡狗王武功不高，但徒衆滿天下，若讓人知道殺蔡狗王是你，你今日連出門一步都成問題了！殺人就如做事，有的人做事，雷聲大雨點小，有的人做事，神不知鬼不覺，有些人殺了應該吹擂半天响，有些人殺了，最好不與外人說。拿今日時局來說，閹黨可恨，殺人如麻，但所謂忠臣良將，猶疑不決，婦人之仁，屢上彈劾，結果被魏忠賢肆行掊擊，釀成大獄，他日縱得明君，恐忠臣也死光死絕，朝野盡完了罷？既不能行仁道，又莫能奪權執法，再而不暫圈潛迹以存身，此乃揚左學『六君子』招滅門之禍因也！明哲保身，待機而起，也是做人的方法，而殺人如做人，都是一樣。」

王寇很專注的聽着，又問：「我曾在『十字坡』斬殺萬里狂和千里痴，這一役較爲滿意……」

唐斬即截道：「你這一仗，較爲人知，但我認爲盡皆模倣，缺乏了風格。每個人殺人，都有自格的風格，殺每個不同的人，也有專對他的特殊風格。」

王寇急道：「可是……我先斬殺千里痴，再掃殺萬里狂，却正是你慣用的手法啊。」

「壞就壞在這裏，」唐斬的頭搖似博浪鼓一般，「你是你，我是我，你學我，或我學你，只是畫虎不成反類犬，一個眞正的宗師，一定要建立自己的風格，你胆子不够大，但不輕易動手，正是你的好風格；」唐斬傲然道：「我只向人學習，但從不模倣別人。因爲我自己的最好。」

唐斬意興風發，忽又問：「我這次也可以遲一些兒出手——只要我遲一點出手，你就是死定了。你知道我爲甚麼要救你麼？」

王寇搖搖頭。他還在回味着適才唐斬那番話的意思。「因爲我知道好的殺手太少了。我在沒有殺顧曲周、蕭佛狸之前，已經在担心，他們死後，沒有人可以再迫使我努力成爲一個更好的刺客。」

「所以我救你。」

聽了這句話，王寇不知怎的，渾身都熱了起來。

水小倩禁不住問：「你究竟是誰？爲什麼要殺蕭佛狸，又要殺顧曲周？」

唐斬淡淡笑道：「一個女子，可以適合做一個暗殺者，因爲容易使人不加防範，但要做一個以行動爲主的刺客，是不容易成功的，妳做得已不錯，但仍根本不能入流。」

「顧曲周是東林黨必要時才動用的殺手頭頭，他甚受葉向高、黃厚素等器重，但一般來說，行動聽劉橋調度；劉橋是一隻腳踏兩條船的人，但眞正身份，確是魏忠賢手下的殺手，亦即是武林人稱『神龍見首不見尾』的蕭佛狸，他見顧曲周坐大，爲公爲私，爲名爲利，都要把他幹掉，所以計誘我們來，圖一網打盡，更以一番言辭，換取座中信任，再借許顯純手下紐玉樞的莽撞，一擊而重創顧曲周……」

說着向王寇笑道：「顧曲周說來是你們殺的。」

王寇有些惶恐道：「那時我見顧曲周瀕死一擊，也萬萬不可能命中戒備全神的劉橋，便先殺了他，以取得劉橋信任，好反敗爲勝。」

「殺手原是賭徒本色，只不過賭徒賭的是錢，我們賭的是命。」唐斬似對王寇這人十分欣賞：「不要緊，你殺了顧曲周，別人也不知箇中恩怨，只要你活着，而且讓人感覺到你仍站在正義的一面，人們仍會爲你喝采，你會聲名大噪。」

王寇遽然放開摟水小倩的手，急促地問：「那你呢？你又究竟是誰？」

唐斬微笑道：「我？劉橋是蕭佛狸，我是唐斬，唐斬是廖碎。」他笑着又補充了一句：「廖碎是個殺手。」

王寇忽然厲聲道：「你是不是……」

唐斬問：「是不是什麼？」

王寇的臉色更緊張了：「你才是魏忠賢派出來監視蕭佛狸的密探？」

唐斬沒有作聲，一刹那，三個人站在三個方向，都靜了下來，像一個籠子裏有：一條老鼠、一隻狼一頭犬。

× × ×

唐斬終於笑了。

「你說對了。」

王寇的心沉下去了——他知道又免不了一場殊死戰，而唐斬目前是他心目中模擬的對象，他們贏不了的人。

——這一場賭注，別人已掀開了底牌，他已知道自己幾乎輸定了。

「你的話只說對了一半——我是別人派來的特使，但並不是魏忠賢，也不是許顯純。」

「我原屬楊漣楊大人培携引進，後來是葉向高葉大人的親信；蕭佛狸是當日許顯純逮楊大人的人，我殺了他，也算是爲死去的主人復仇了。現在葉大人也擬掛冠回鄉，魏忠賢必命蕭佛狸半途截殺，我先殺了他們，也算是爲舊主報了恩。便是這個意思而已。」言罷，又抬頭望天，嘆道：「人生在世，該當作些驚天地、泣鬼神，而又能以功名取富貴的事，才算夙願得償。」

水小倩、王寇均沒有說話。唐斬忽道：「我告訴你們這麼多，按照殺手慣例，殺人滅口，是免不了的事，但是我不會殺你們的。

「我自己也不知道爲了什麼，可能是因爲我喜歡你們。」唐斬大步跨出去，一面道：「你們兩個小子放心，你們很快，很快就會在江湖上很著名、很著名起來，我們那時再碰面。」

唐斬似乎很喜歡在臨走之前留下幾句教人銘刻於心的話，他的人已快走了出去，水小倩忽然叫道：「唐大哥。」

唐斬回頭，眼睛裏有一種殺手的殘忍，情人的溫柔。水小倩雙手摺疊着衣襟，咬咬濕潤的唇，鼓起勇氣問了一句：「唐大哥，能不能把你面紗掀開，我要看看你眞面目？」

唐斬的眼睛有笑意：「哦？」很快地看了王寇一眼。

王寇沒有表情。

唐斬大笑道：「有什麼好看，我又不是唱弋陽彈餘姚的戲子？」又擠眉板着臉孔道：「可知道你們認出我樣子才後患無窮呢。」

王寇淡淡地道：「既然唐大哥不方便，小倩不要強人所難。」

唐斬忽然掀開臉紗，向王寇抱拳道：「咱們也算是忘年之交了，別時總該以眞面目見你。」

水小倩眼前出現一張臉孔，雖然堆滿了笑容，但可猜測其不笑時很威嚴，不是英俊，而教人心折，那眉心的痣跟整張臉部配上去，像一顆發亮發光的星。她稍微一怔，已聽唐斬道：「江湖風險多，各自珍重。」

聲音從外傳來，外面風大，唐斬已去，場中只留下王寇和她。

× × ×

唐斬離去的時候，王寇緊握着拳頭，良久，他緩緩地走過去，水小倩開始以爲王寇會走過來要擁抱她，她期待，但他不是。

他過去自顧曲周胸膛裏，拔出了他的刀，他的臉被刀鋒映成慘青，他的兩隻手指，挾抹去刀鋒上的血跡。血染紅他的手指。但不是他的血，是別人的血。

水小倩看着他慘綠的臉色，試探的問：「你有心事？」

王寇並沒有立刻答她的話。他把刀鋒上的血跡擦乾淨了之後，然後把刀口再在他衣擺上拭抹一陣，直至完全乾淨，才收入鯊皮刀鞘中。然後說道：「他上次說『珍重』的時候，就殺了他要他『珍重』的人。」

水小倩不明白王寇這句話的意思，她也不明白王寇的臉色爲何這般凝重。外面轟隆一聲，打了一個悶雷，她聽見王寇沉聲道：「唐斬沒有說眞話。他不殺妳是因爲妳漂亮。」

水小倩心中一陣驚詫：眞的嗎？一個冷血無情殺人不眨眼的刺客也會……？她忽然想到荊軻和夷姞的故事。但她嫣然一笑說：「唐大哥名動江湖，第一殺手，他這種人，怎會喜歡人，你在說笑。」

王寇忽然抬起頭來，只淡淡望了她一眼，又低下頭去。

水小倩覺得他神色有異，想到王寇在唐斬面前承認害怕，便道：「你還怕嗎？剛才我聽到你心跳得好快。」

王寇忽然大聲道：「我從來沒有怕過！」他虎地站起來，他對敵的冷靜在他女孩子的面前一掃而空。

「我騙他的，我要讓他低估我，低估才能活命！妳懂不懂？」他咆哮。

水小倩腦中忽然掠過一些景象，很多年前，他爲了一個人在追求她，而挑衅對方，與對方動武起來，但是他輸了，但是在當天晚上，他成功地暗殺了那人，不久後她向他提起此事，他憤怒，咆哮而去，從今以後，他們各在天涯江湖的陌路上獨渡……

王寇忽然平靜下來了，說：「沒事了，咱們離開這兒罷。」他想到她從前在衆多師兄弟追求中，獨挑上他的那天，是因爲他在台上，擊敗了她的父親。她在台下罵他，啐他，踢他，咬他，而最後抱他，吻他，她佩服他，求他不要再難爲他年老

力弱的父親。

外面淅瀝瀝一陣雨急，水小倩展顏笑道：「外邊下雨了……我們……我們一齊弄得一身濕透，是幾年前的事了？」她說着，紅着臉。

「嗯，」王寇望着外頭的滂沱大雨，道：「下雨了，小心暗算，雨中是下手的好庇護。」

殺人的手段：老子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那「道」究竟是什麼？朱國禎一面讀着「道德經」，一面苦思吟哦，想不出「道」的道理來，要知道其時已是魏閹天下，屠盡忠良，毀天下書院，改築魏公祠，將魏閹比作孔子。閣臣朱國禎情知魏黨勢大，不可拂逆，惟有掛冠回鄉，苦讀老子，不問國事。此際他秉燭夜讀，苦苦思索「道」之不行，而致天下無道，朱國禎本好詩書，尤其在這苦悶之際，更浸淫其中，自得其樂。

既是「不見，不聞，不得，不可致詰」，那「道」究竟是什麼？「道尚無名」，難道「無名」就是「道」嗎？此際已夜深，他拿着古籍細看，燭火已燃至一半，就在這時，窗外人影一抹而過。

由於經過的人影着實太快了，就算是雙眼一直看着窗口，也未必及時看到，何況朱老爺子的雙眼正深埋在古書的字裏行間。

朱國禎位爲閣臣，生平極好讀書，他對魏閹行爲，不肯趨奉，自知難逃毒手，但又自慶生平從無一語在人前斥及魏閹政事，也向無錯失，便也自不去理會時局，只沉迷在書籍之中。

這時「砰」地一聲，木門四分五裂，三名幪面人破門而入，朱國禎正讀到：「……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這玄之又玄的法門，朱國禎自然求之若渴，只後悔從前在朝中多管閒事，沒有好好的切磋琢磨，博覽羣經。

那三個幪面人破門而入，見到朱國禎依然端坐，一人戟指喝道：「朱國禎，你橫豎伸頭也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死前還是認罪吧！」

朱國禎依然雙眼不離書本，只嘆道：「魏公殺人，有什麼罪不罪的？我朱國禎殘軀一殼，侍死便是了。」又吟道：「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當先的幪面人「嗄」了一聲，叱道：「老匹夫，你哈八狗上轎不識抬擧，拿着本破書到十王殿去背罷！」

「刷」地拔刀，喝了一聲道：「給我殺！」

朱國禎揉揉眼睛，喃喃道：「就算要殺我，也要明刑令法，我朱國禎要死就死在公庭國法下，怎能就這般殺我？就算道不行天下無道，也不該如此辱我啊。」

那些幪面人怎容他囉嗦，「錚錚」二聲，左右兩名幪面人，一掄斬馬刀，一自前而後，掠過書桌，一自後而前，撲斬過椅背，要兩刀將朱國禎斬爲三段！

朱國禎雙眼仍然不離開書本，忽然一仰身，椅子向後翻，雙腳腳尖依然勾住桌子底下，所以椅背僅離地尺餘，却並不仆倒。

兩刀用力極猛，平貼朱國禎背部而過，眼看要中，却在最後刹那間陡失目標，兩人收勢不及，「噗噗」兩聲，血腥四濺。兩人被對方斬馬刀所砍，刀嵌入身，哀呼倒地。

「呼」地一聲，朱國禎白鬚銀髮，破刀風微微吹起，椅子又扳回原地，只不過轉眼工夫，兩人已落地不起。朱國禎依舊埋首讀書，漫聲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

爲首的幪面人忽見眼前一花，自己的兩個手下就互戕而歿，心中震動，莫可形容，但見這糟老頭子仍在唸書，心頭火起，罵道：「老匹夫，我看你往那兒跑？」

「跑？」朱國禎瞇着眼埋在書裏，他眼睛非貼近書面看不清楚：「大道未臨，我不逃跑。」

「虎」的一刀，幪面人已迎頭劈下！燭焰被急風激起突地一晃，暗了下來，朱國禎伸長了脖子，要看清楚文字，喃喃自語道：「哎，怎麼越看越模糊了……」他此際長脖子等於送上去捱幪面人這一刀。

幪面人笑了，這一刀下去，他就可以淨得紋銀兩百兩去買醉狂歡宿妓三十天。

想到這裏，他的刀勢更唯恐不及，一刀要將朱國禎的腦袋瓜子劈下來。

就在這時，朱國禎忽將書一闔，「啪！」地一聲地擲到桌上，用拳重重一擊桌面，忿道：「找來找去，道是什麼，却全篇闕如！」

這書一壓，恰好壓住刀尖，然後再一拳打在書面上，「崩」地一聲，刀自書本外的刀身折斷，幪面人大驚，斷刀一抽，見朱國禎似痴似迷，喃喃自語，並不追擊，心中一陣驚疑，但惡向胆邊生，掄起斷刀，直刺向朱國禎臉門！

朱國禎忽又拿起桌上殘書，遮到臉上，自言自語：「咳，說不定是我老眼昏花，找不着罷了。」這書一攔，剛好擋住那一刀，刀勢凌厲，却刺不破殘書，朱國禎左手在桌上一拍，喝道：

「我再找看看！縱教青絲成霜，齒搖目瞽，也要找出道理來！」

這在桌上一拍，「砰」地一震，「颼」地一聲，桌上的斷刃一彈而起。閃電般沒入幪面人咽喉。

幪面人抛了斷刀，斷刀落在朱國禎膝上，朱國禎似無所覺，也不去理會，幪面人反手抓住了自己的脖子，意圖拔出斷刃來，只聽喉嚨一陣格格連聲，終於不支倒下。

只聽朱國禎唸道：「夫唯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然後外面有掌聲起，進來了一高一矮兩個幪面人。

朱國禎也不以爲意，繼續唸他的書，高的人說：「朱學士的定力，眞是令人佩服得五體投地。」矮的人也嘖嘖地讚道：「內力尤爲了不起。」

朱國禎嘆道：「這些旁門雜技，實屬小巧，今我研讀大道未通，實是慚愧。」

高瘦的人說道：「如此實太過謙，朱

學士通了武道便可，其他的道只要能打便通。」

朱國禎大不以爲然：「說笑了，大道豈是邪魔小道可比！」

矮的說：「而今天下行的是此道。」

朱國禎淡淡地道：「黃鐘毀棄，瓦釜雷鳴，那就無怪乎小人當道了。」說罷似話不投機，又專心專意的讀他的書去。

矮的走前一步道：「朱學士。」朱國禎專心讀書，便沒有應，矮的逕自說下去：「朱學士這番身手，何不報效魏公，自有重用。」

朱國禎仍是不應。高的行前一步，接道：「魏公確是惜重朱學士才學。」

朱國禎忽朗聲讀：「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足既……」

矮的臉色倏變，罵道：「你這關門做皇帝起來了，魏公瞧得起你，是給你老頭兒面子，要是不給，哼嘿嘿——」

朱國禎忽自書本裏抬頭問：「要是不給怎樣？」

矮子一呆，高個子便道：「今日便要你見你老子去！」

朱國禎大喜道：「那好極了，見老子，正好我要去，我正想問他何謂道？天下因何無道？如何大道方得以行天下呢！」

高個子也變了臉色，叱道：「道你媽的！這是你自己找死，怨不得我！」「錚」地拔出鐮刀，但是矮子手一揚，後發先至，三枚黑點，帶着腥臭的尖嘯，分上、中、下三路直襲朱國禎！

這三道暗器極快，劃過半空之尖嘯更令人驚心動魄，朱國禎猛一抬頭，「唰！唰！唰！」三聲，三頁書紙似刀一般平平飛出，竟截住三枚黑點，飄送出窗外，窗外轟隆，轟隆，轟隆三聲，竟炸起三响火光，一陣焦辣之味襲鼻而入！

朱國禎在撕書送頁之際，高個子的鐮刀，喀啷連响，九環串動，划了一個大弧型直向朱國禎的後頸劈了下來，刀光斬下時一片雪亮眩目，刀未至，刀風及，燭火終於頂受不住激風，「噗」地熄滅了。

這時外間暗器炸起火光未熄。

室內已驟然一團黑暗。

只聽「嗖，嗖」連聲，夾雜着刀風與叱喝聲，未久便完全歸於沉寂。

隔了一會，忽然有「卜卜」二聲，黑暗裏幾下星火，打着了火石，點起了紙頭，正是其中九張撕下來的書頁，着火的書頁點着了燭火，點火的手，修長，鎮定，骨節露。

只聽一個蒼老的聲音笑聲嘆息道：「唉，我竟爲了送走這三件暗器，毀了三頁『老子』……枉爲聖人之徒，眞是慚愧，無怪乎我一直得不到道了！」

這時燭火漸漸亮了起來，從一點綠焰變作了火光，那點火的人道：「老人家無需傷心，老子謄本『道德經』，在下也有一正本，絕非僞作，老人家要不要參考一下？」

朱國禎本來雙目遲滯地看着漸盛的火光，此刻眼睛又變得如火舌一般地閃動着歡悅。「你有正本『道德經』？」

這時燭火已燃着了蕊，火光也告安定，點火的人又是一個幪面人，不高不矮，但雙眼自有一種人莫測高深的威勢，這時除這幪面人外，室內倒着五個人。

這個幪面人道：「老人家好快的身手，一出手便殺人。」

朱國禎笑道：「死了也是要他們好，他們活着脆弱，死了更好，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强，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腕，其死也枯槁。」

幪面人搖首道：「老子的『死』，不是這個意思。」

朱國禎湊前去問：「是什麼意思？請教。」

幪面人道：「不敢當，老子經裏『死』的意思，是指僵硬的，沒有活力，沒有生命的東西，所以愈强易敗，愈柔反勝，這『死』是與『生』對立的，而『天下莫柔於水，而故堅强者莫之能勝』，所以反而『堅强處下，柔弱處上』，『死』是僵化的一種，『生』才是好的，要生得順其自然，永爲不爭，反之，爭鋒逞强，舍後自先，方才是大死。」

朱國禎「啊」了一聲，一陣恍惚竊冥，頃刻一拍前額，喜極湊前：「今日幸得見先生，多蒙指點，解我多日迷津。」又問：「何謂道？」

幪面人即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朱國禎拔掉了幾絲白髮，苦惱地說道：「道之爲物，惟恍惟惚，但我實在滲不透這所謂夷、希、微的眞義啊。」

幪面人道：「老人家問的甚麼道？」

朱國禎道：「當然是正道。」

幪面人笑着說：「眞正的道，人見人殊，不可說的，說了就落言論，測不透、道不盡的。」

朱國禎唉呀道：「那又何謂天道？」

幪面人答：「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朱國禎又問：「何謂聖人之道？」

幪面人答：「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朱國禎怔了半晌，喃喃苦思，恍如夢中，越想越迷糊，忽一醒問：「你是魏忠賢派來殺我的？」

幪面人淡淡地道：「大辯若訥。」

朱國禎一拍大腿，長嘆道：「好！若你是刺客，是魏忠賢派你來的，故意使我迷昏糊塗，再一舉殺我。如你能眞教我朝聞道而夕死，我也甘心。我明知中計，還是中計，我着實給老子迷住了。不過要殺我，也不容易。」他指一指地上：

「你最好還是不要出手，因爲我不忍殺你。」趨前低聲問道：「你可眞有老子眞本？」

幪面人頷首道：「老子西出函谷關，留書千言於關冷尹喜，此眞本天下唯我一人獨有。」朱國禎引頸喜道：「那末，可否供我一閱？」

幪面人笑道：「我帶來就是爲了給先生看。」說着便自懷襟裏掏出一本以舊黃絹帛摺成的書，雙手遞給朱國禎。

朱國禎接過之後，翻得幾頁，因書過於殘舊，扉頁黏在一起，他便用手指醮口水來掀翻書頁。過得一會，他「啊」了一聲，頓足道：「原來如此！這都是僞本不錄之過。」這時蠟燭幌搖，火舌顫動，窗外風急，很難看清書上模糊的字體。朱國禎眼睛視物不清，便湊近細看，越看越入

迷，拍案道：「咄！大道記兮，其可左右！執大象，天下往……通常無爲而不爲，要是朝廷不約制人們那麼嚴緊，才是好朝廷……」他時而捋鬚，時而支頤，反覆苦思，似忘了旁人存在。燭火明幌搖顫，他深埋入書內，只見字影跳動，恰似一個個魅影躍出一般，而且黑跡隱現虹霓之彩，朱國禎微微一驚道：「我知道你是誰！」

幪面人一直靜靜地觀看朱國禎忽喜忽嘆之苦讀，此時却反問：「我既未除下面罩，又還沒出手，老人家又如何知道我是誰？」

朱國禎眼不離書，大笑道：「我當然知道你是誰。當今刺客中，能刀斷馳駒，橫掃天下的殺手，自得唐斬一人耳；固不知唐斬如何棄良從惡，投入魏黨旗下？」

幪面人連眼都不多眨一下，「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個殺手，當知如何才不被殺，趨炎附勢，在所難免。」

朱國禎大笑點頭：「痛快，答得好！」又問：「你自度是不是我敵手？」

唐斬恭答：「老人家未入宦前，是陝湘一帶『鐵書大俠』，以書爲神兵，天下莫可破之，我唐斬的刀，斬不開老人家鐵書的『過千仞峯行萬里路』八式。」

朱國禎又點點頭，燭火青焰映得他臉色有些青白可怖，他道：「你該有自知之明……却又爲何來惹這趟渾水？」

唐斬仍恭敬地道：「因在下自有對付老人家之法。」

朱國禎一呆，道：「你用甚麼法子，鬥得過我？你一進來，我就防着你了。」

唐斬道：「我用計。」

朱國禎一怔，遂而哈哈大笑道：「計？我怕你用不過我。」

唐斬徐徐除下面罩道：「我用毒。」

朱國禎淡淡道：「你在那裏下毒？」

唐斬不答。

朱國禎望着書本大笑不已，邊趁隙道：「你以爲我不知你在燭火點燃時洒下『高山一把青』的烈毒麼？你藉燭火燃它時的無嗅氣味，來使我中毒，那有這般便宜事，我早已閉住了呼吸，待『高山一把青』燃盡，才正常吐納。」

唐斬道：「老人家果然名不虛傳！」

朱國禎笑道：「也沒甚麼，只是我一生好讀書，正史既讀，野史也讀，前人曾記下『毒手藥王』之女弟子程靈素以『七心海棠』製之燭蕊施毒的傳說，令人驚心動魄，後人當生戒心、便多了防備，是故讀書博，即閱歷廣，足可延壽活命，所以讀書實吾之至樂也。」

唐斬答：「是。」

朱國禎又道：「你也不用沮喪。你第二度在書頁上下的毒，誘我以唾液融解書扉黏合處，而書頁早已浸有『黑崖斷水』，口舌沾上了，自是非死不可……」

唐斬仍答：「是。」

朱國禎笑道：「你可別失望，我用食指沾口水，却用中、無名指翻書，所以根本沒沾在舌上。我見你送我眞本『老子』，不忍殺你，爲免妄動才告訴你這些。」

唐斬肅然道：「多謝。」

朱國禎眼睛低垂，注視書中，燭光映得他額前青筋躍動。

「你又知不知道我何以知道你書中浸毒？」

唐斬老老實實搖首道：「不知。」

朱國禎道：「讀書能活人，這句話一點也不錯。朱延禧好食，我却好書，還是我聰明。書中豈止顏如玉，黃金屋而已？前人好心，早已把書頁浸毒之法記於野史之中，昔年江湖上『金蛇郎君』即以此在死後多年仍毒斃大敵，實是非凡智略。你跟人之後用這手段，却是不入流了。」

唐斬畢恭畢敬地道：「是。」

朱國禎笑容一斂，道：「既知，還不去？」

唐斬即道：「老人家，你何以不轉頭看我？」

朱國禎正要擰頭，但頸子僵住，只見他額前、鼻樑、頸項儘是青筋浮動，靜脈賁張凸露、瞳孔張大，一片惶懼迷茫，臉容甚是可怖。

半晌，朱國禎作不得聲。他用盡辦法，視綫始終不能從書本裏移目出來，只見書頁上影影綽綽，儘如刀光劍影、魅影幢幢，他頓時大汗涔涔而下，嘶聲道：「你……你用甚麼毒計……」

唐斬沉靜地問：「老人家可知道創『若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一說的公孫綽。」

朱國禎訝懼道：「那是初唐『禮記注疏』裏的話！」

唐斬點點頭道：「是。他說了這句話後近四百五十年，才有孫彥先和沈括才有『虹乃雨中日影』之說。」

朱國禎尖聲道：「……你提他……作甚麼？」

唐斬道：「孔穎達是通才，除文史皆有高深造詣外，其他方面，亦有精采創製，這便是他所傳下來，以峨嵋山產之『菩薩石』研製成墨粉之『逗天虹霓書』，以特殊方式變成，加上浸過『黑崖斷水』的書頁，和『高山一把青』的燭光，合起來，偏生你又注目其中，不肯移視，你這一雙招子，便算是廢了，只定在書中，而痲痺也會從你眼中的幻影，蝕入你身上各處，你……」唐斬一笑，冷冷加了後一句：

「你已經痲木不仁，任憑宰割了。」

朱國禎這時才感覺到全身酥痲，而且死亡跟他全身肌肉的感覺如此貼近，彷彿他的心跳就此停止，可是，他還是沒有把自己從書本裏移出來。

唐斬嘆息，徐徐站起，道：「老人家，我奉魏忠賢之命，不得不殺你。」

他說着，看着驚駭莫已的朱國禎，緩緩的解下了刀鞘，徐徐抽出了刀，帶着一串尖銳但又沙嘎難聽鐵器鋸動的聲音。

「老人家……魏公有命，你殺幾人，便將你斬爲幾段，怪不得我……你今日並非死於我手，而是食古不化，世局如此，還尋索甚麼大道呢？」

說着二指掐熄了燭火。室內登時一片黑暗，只聞「嗆」地一聲尖响，刀已全出鞘，接下便是五下急促尖銳刀風之聲。

殺人的手段：荊花

朱延禧與朱國禎同是閣臣，也因積忤權閹，相繼罷官。朱國禎堅持不逃，好書如命；朱延禧的好食是天下知名的。但爲人倒不似朱國禎腐迂。

他逃到夏鎮一帶，炎夏熱不可當，他腹飢若雷鳴，想找東西吃，見路邊有人賣馬蹄，餑餑、米糰和魚鮮羹，他都叫了一碗，付了碎錢，坐在大樹下，便要好好的吃它一頓。

他每樣都嚐了一點，沾在舌上，便搖頭置於地上，賣魚鮮羹的，賣餛飩的，賣馬蹄的、賣米糰的，都頗覺奇怪，賣鮮魚羹的青年問：「老丈爲何不吃？是嫌煮得不好麼？」

朱延禧看看地上落花，不經意似的道：「不是不好吃，而是吃死人。」

青年吃了一驚，問：「吃了會死人？您老是說，有人下毒？」

其他幾個賣東西的，也變了臉色。朱延禧道：「這米糰裏的毒藥，叫『大象倒』，大象吃了也倒，人吃了，當然非倒不可了；餛飩的湯裏有毒，叫『蟻螻糖』，好像一滴滲毒的糖殺死數百十隻螞蟻一般，一隻餛飩也足以殺死這麼多的人；還有馬蹄裏沒有毒，毒在碗上，叫做『一層光』，有道是『一層光，吃了人死清光』……這三種毒，足够毒死三十三個人，却用來要老我朱，實承諸位瞧得起！」

青年大笑道：「毒？都有毒？……那我……我的魚羹呢？……」

朱延禧淡淡道：「你的魚羹倒沒有毒。」說着眉頭一皺道：「但是你腰靴藏七首，是啥意思？」

青年一怔，道：「是用來防身的。」

朱延禧雙眉一剔，冷笑道：「普通鄉下人，防身也有那麼利的七首？」

賣馬蹄、賣餛飩、賣米糰的三人一齊丟掉担挑，各自拔出兵器，叱道：「既然事機敗露，動手吧！」

朱延禧冷冷笑道：「我正肚餓，殺了你們再吃魚羹未遲！」隨即解下肩膊橫掛的弓，反手搭箭，罵道：「我要動手了，樹上的三人也給我滾下來！」

只聽嗖嗖連响，三人自樹上跳落，掠動繁花如雨落，有些還落到四碗食物裏去，花落到地上、碗中，都煞是好看，朱延禧笑道：「好花，可惜沒酒，拿來送酒，風味必佳！」

賣餛飩的喝道：「姓朱的，你好厲害，竟然識破我們用毒……」一個剛從樹上躍落的東廠番子罵道：「你這狗耳朵鼻子，也嗅出你爺爺在樹上涼快着哩！」

朱延禧眼一翻，箭巳反手取了下來，眞快如閃電，只要一霎眼間便只來得及看到他的箭巳扣在弦上了。

「憑你們年紀輕輕，入閹黨未久，不知我老朱昔日在江湖上的名號罷？」

賣米糰的冷笑道：「倒有聽公公提起：閣下就是以前江湖上人稱『神耳神舌神箭手』朱大將軍。」朱延禧哈哈大笑：「魏閹也算有見識。既知我名，還敢躲在我頭上，還敢在食物中下毒？」

那被這場面嚇得手足無措的青年問道：「人躲在樹上，難免有呼息，你老能聽得出來，巳神乎其技……但置毒食物中，老丈又從何得知呢？」

朱延禧冷哼道：「我是師古魯人巫師之學，任何人製毒物，一入我口，便可分辨出來……還有你！」朱延禧叱道：「你雖未在食物下毒，也不是好東西，給我站開點，若假意佯作，我一併把你殺了！」

賣馬蹄的沉聲道：「你用的是箭，至多只射出一箭，我們七個人便教你搭不上第二枝箭！」

朱延禧嘻嘻一笑道：「那你試試看！」「呼」地一箭射去，正中賣馬蹄的胸口，那人慘呼一聲，其他五人，一起向朱延禧撲去，只有那青年並未動手。

五人撲到一半，其中一名東廠番子「喔」一聲，伸手反掠背後，「砰」地自半空摔下，背上竟插了一箭，其他四人相顧失色，不明白這無聲無息而來的一箭，賣餛飩的叱道：「你有同黨，伏在暗處！」

朱延禧笑道：「你瞧淸楚了！」一指地上伏屍的賣馬蹄猛漢，只見他胸前有一灘鮮血，却不見了箭羽，朱延禧冷笑道：「我的箭穿過他的身體，迴弧射中第二人，這就是我的箭法叫『一箭雙鵰』！」

四人盡皆失色，朱延禧張弓喝道：「看我『一波三折』射法！」他快如閃電搭上了箭，張滿了弩，其快的程度令四人不及出手阻攔，「呼」地一聲又一箭射出！

這一箭射出，四人各急退凝神愼防，但朱延禧的箭並不射向任何人，只漫無目的地射出一箭而巳。

四人一陣惶惑，忽箭嘯尖銳，一個大折，巳「噗」地射入一名番子心口，「唰」地自其背心穿出，剩下三人，驚魂未定，那箭又連皮帶血，「嗖」地射出，再射入另一名在後面的番子，竟在脖子上對穿而過，半空又一折返，餘勢未盡，急射賣餑餑的漢子。

那漢子反應較快，急躍而起，但未及時避開一箭，「噗」地射入他的小腹，這時箭勁巳盡，未能透腹而過，但箭鏃沒入腰間，這漢子抱腹打滾一陣終於斷了氣。

剩下兩個賣米糰的大漢嚇青了臉，賣魚羹的青年也目定口呆，朱延禧十分得意，道：「你們這班狗腿子，平日也迫人太甚，今日教你見識爺爺的厲害……剩下兩個，試試我的『一石二鳥』吧！」

那青年突然躍前一步，一手拍在賣米糰的肩膊上，賣米糰的漢子擰頭一看，青年抽出短七，全捅進賣米糰漢子肚裏去。

朱延禧一楞，解下了箭，靜觀其變，賣米糰的捂腹蹲下，痛苦嘶聲道：「你這……畜生！」

青年嘴角一撇，帶些許的冷笑，猛拔出七首，鮮血狂噴，賣米糰的大漢掙扎一陣，終於斃命，那青年狠狠罵道：「我被你們威逼利誘，加入魏黨，殘害忠良，今日便是我重生之日！」

說罷收回七首，向朱延禧跪下，恭聲道：「我加入魏黨，就是爲這干兔崽子所逼，今日得老人家之助，宰他一個，心中大爲舒暢，我對老人家心中敬仰，故未敢在食物下毒。」

朱延禧用鼻子冷哼一聲道：「你少來假惺惺，人到最後關頭，不惜賣友求存，亦不以爲奇，便何況你是閹黨的人，你殺他，只不過是要我饒了你罷了。也罷，而今我也殺不下手，你既未在食物中對我下毒，也未曾對我出手，你雖然閹黨，難保眞的不是虛與委蛇，而今憤圖思過……我要是無故殺你，也算愧讀聖賢書了。」

說罷又一笑，說道：「聖賢書……我

讀的倒不像國禎兄那麼多，我平生之好，是食盡天下佳餚……」說着收弓插箭，過去端起了那碗魚羹，只見上面飄有幾朶小花，朱延禧輕唸：「繁花如雨，落了滿地……怎奈它前時枝頭，後時掃帚……」

那青年逕自遠遠坐開去，旣不敢逃，也不敢走近。

朱延禧也不去理他，勻去殘花，把魚羹三扒兩撥，吃個乾淨，抹抹嘴巴，道：「你們斗胆，竟敢在食物中下毒，我朱大將軍除了耳靈箭快，這根舌頭，任何人下的毒，一試就試出來，你們也不打聽打聽，以前我還是當今天子的試毒國師哩！」

那青年道：「上得山多終遇虎，玩火焚身，作法自斃，這些情形自古以來多的是。」

朱延禧臉色一沉：「你教訓我麼？看你年紀輕輕的，也學那朱國禎一般老氣橫秋訓人麼？你要想活着，就少出聲。」

青年神色不變，又緩緩拔出七首，歎息道：「只不論我多說少說，活不了的是你。」

朱延禧道：「你旣然非尋死不可，那我就留一枝箭給你。」說着緩緩抽出一枝箭，要搭在弓弩上。

青年冷冷地道：「剛才你搭箭射我，我確是難逃一死，現在要射殺我，你巳經沒有這種能耐了。」

朱延禧怒道：「好！你就接我一箭試試……」眞氣一動，腹痛如絞，宛似一把小鋸子在腸裏割着，而且全身的血脈都似教木栓塞住一般，朱延禧狂吼一聲，奮起搭箭上弦，勉力射去。

那青年遽然衝前，貼地撲來！「嘯」地一聲，一箭夾着極強無比的勁道，射入青年頭上髮髻，「呼」地髮髻散在空中。然而青年也巳撲到朱延禧身前，平射而出的身體一翹首，冲天而起，刀光一抹，在朱延禧還未搭上第二支箭前，「崩」地割斷了箭弦，同時雙脚飛起，左踢小腹，右踢下頦。朱延禧腹痛不堪，全身血脈閉塞，苦痛至極，出手遲鈍，一箭未中，弓弦巳斷，青年先踢其小腹，他正肚痛如刀割，那裏避得開去，「蓬」地中了一脚，第二脚又正中下巴，「格勒勒」一聲，他完全失去了重心，只覺得頭腦一空，往後倒飛，也不知自己飛到那裏去，跌到什麼地方，只聽到那青年冷笑道：「殺你者，是當今第一殺手王寇。」

他猶如在浮雲空中飄浮的身軀却仍昇起了一個疑惑，王寇？這人不是曾專跟閹黨作對的殺手嗎？」

然後他砰地倒在一處，全身骨骼，都似被拔了綫的木偶似的，散了，而且頭部和腹部，都空蕩蕩地，不屬於他的一般，他的頭無力地埋在土裏，腹部也癟了下去，只有胸膛急促地起伏着：「王寇……」

王冠緩緩地上前，笑着：「你想知道何時中毒是不是？」他溫文地笑着蹲下來，貼近頭頸無力但睚眦欲裂的朱延禧：「你的舌頭的確沒有錯，沒有人下的毒瞞得過你。」他說着輕輕地，小心翼翼地把七首的鋒口放在朱延禧喘伏不停的脖子上：「可惜我也沒有下毒，是樹上這些花下的毒。」他說着指了指上面的樹椏，繁花如雨，飄飄而落。

朱延禧的白鬍子，都是鮮血珠子，有些落花，竟飄到他臉上去。

王寇唏唏搖頭，道：「荊花滲魚羹，是劇毒，你周身血脈，爲之栓塞，但這毒乃是滲合到了你的喉裏才形成，到胃裏才發作，所以你再神通，也不知有毒。」

朱延禧全身似脫水快僵死的魚，打起抖來，嘶聲如瘂弦：「你……你王寇……不是我的人……嗎……」

王寇搖頭，嘆了一聲，道：「你又何須多此一問呢？」說着將刀鋒一捺……

投靠魏公公的人

「我不是東林黨的人，」王寇恭恭謹謹奉上朱延禧的人頭，向那着深藏青色綢袍，胸綉白緞龍首，火雲四綴，腰佩玉帶，冠帶紅紗的中年人。這中年人臉頰窄長，鬚長及胸，似笑非笑，自有一股威嚴，身旁站有兩個木無表情的人。

「賤民現奉獻賊匪首級，只求一謁公公。」

那大官淡淡地道：「見魏公作甚？」

王寇當即跪下，恭敬地道：「我冒大艱大險，爲的只求見魏公一面……」

那官員道：「大艱大險？待我部下全都拚乾拚淨，你再悠哉悠哉出手下毒，割下人頭討個大功回來，這叫大艱大險？」

王寇不覺一陣驚悚，他出道以來，暗殺無不成功，聞者相見莫不大誇特誇，讚他冒險犯難，胆氣過人，而今這人却持不同之見，王寇即道：「要殺朱延禧這老賊也不容易，要毒倒他更難。」

那中年人點點頭道：「也是。朱延禧這老匹夫是不好惹的，否則，魏公又怎容他至今。」王寇道：「賤民能毒倒他，確也費了一番功夫。」

中年人笑道：「好功夫，那昔日你們在城中夜刺我時怎麼又只有你不出手？」

王寇心頭一震，他怎知道此事，外表却全不動聲色，「賤民虛與委蛇，怎肯同流合污，眞的刺殺大人？請大人明察。」

原來這大官便是魏忠賢手下，「五虎十狗十孩兒四十孫」中「五虎」之一許顯純，他主理鞫刑，慘死無數，忠良殆盡，在魏忠賢手下極之得力。

「是麼？」許顯純淡淡地道：「要是我眞的在轎中，那麼唐斬和你，今日也沒有你來投靠了許某。」王寇笑着應和道：「大人吉人天相，就算我輩違天行事，大人也必逢凶化吉的。」心中却轉念極快：看來，「燈籠計劃」行刺一事，便是唐斬洩露出去的……乖乖，這可洩露不得！

許顯純道：「你想見魏公作甚麼？」這是他第二次再問，王寇知不答不行，即道：「小人想以自己一腔熱血，一副身手，跟隨魏公左右，謀得一官半職。」

許顯純搖搖頭，王寇心中涼了半截，未待他開口，即道：「小人一身本領，雖不能作大事，但剪除異己，却非小人手段不可。」

許顯純哈哈大笑道：「你急什麼？要是人人立了點小功，就能晉見魏公，魏公不是給你們煩死……不不不，煩得龍體欠安了麼？況且……你殺得了朱延禧，難保不像荊軻以樊大將軍大頭謁見秦王，圖窮七現，嘿嘿，那時我又如何担當得起。」

王寇聽出了一身冷汗，慌忙道：「小人是誠心誠意，怎敢生有異心……」

許顯純截道：「我知你沒有，否則，又怎會設宴在此後園欵待你？來人啊，替壯士斟酒。」幾個婢女便盈盈過來，為王寇殷勤添酒。

王寇原本一聽許顯純叫：「來人啊！」心裏打了一個突，後來知是叫人來服侍自己添酒佈菜，才放了心，但暗地裏仍提高驚惕。

許顯純笑道：「你也不用担心，魏公手下，唯才是用……今正是用人之際，逆黨未除盡，正要依仗壯士處猶多……」

王寇即道：「小人便是為盡忠効死而來，欲見魏公求准侍其左右……」

許顯純搖手道：「魏公身邊，自有一流高手保護，這是你大可放心，而你想謀一官半職，我許某人也承担得起，只要你拿得出胆魄來，忠心耿耿，包管你平步青雲，不憂福祿……哈哈……」

王寇聽得大喜，慌忙謝過，許顯純笑道：「可惜的是……」

王寇忙問：「可惜什麼？」

許顯純略作猶疑道：「壯士雖然有心，但是有心人並不止壯士一個。」

王寇強作哂笑道：「有心人雖不只我一個，但刺客講究的是眞才實力，這點有誰如我？」

許顯純哈哈大笑，端起酒杯相敬，王寇忙起身乾盡，許顯純喝了杯中酒，用手揩了揩髯髭，道：「來人，斟酒。」一女子施施而出，髮戴珠花，盈盈步出，為王寇添酒。

王寇忽有所覺，抬頭一看，猛地一震，失聲道：「小倩，妳也來了這裏？」

水小倩柔柔一笑道：「天下那麼大，盡都是魏公公的，我們做殺手的，不來這裏又能到那裏去呢？」王寇情懷激盪，執住了水小倩的手，道：「這些年來，我沒了妳的訊息……」

水小倩抽回手嬌笑道：「我倒有你的訊息，這些年來……你好出名，除唐大哥外，就數你最有名了。」

王寇眼神一散道：「唐斬他——」

許顯純笑截道：「水女俠是女子，這裏內殿倒需要幾個女子高手，男子守衞却已太多……」王寇心中登時有被侮辱的感覺，正要發作，但想到許顯純係魏忠賢旗下當令之人，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得罪他在五湖四海間不用混了，當下强忍一口怒氣，冷然道：「有些人，十個百個也抵不上一個。」

此語一出，許顯純身旁的兩個人中的一個，露出極之忿怒的表情來，另一人倒臉不改色，只是眼中隱隱透露一股殺氣。

許顯純雖沒有轉身，却似巳知背後情景，笑道：「羅彭，你要是不服，可以去試試？」

那憤怒的大漢一步跨出來，王寇不慌不忙道：「『南殺』羅彭，遇者骨折，當年關西大力鷹爪王王素我，便是給你捏得渾身骨裂而死……」那怒漢聽了，火氣才似乎息了一些，王寇却一手拍蓋在酒盃上，接着道：「可惜……這一戰不必打……誰都知道，你輸定了，這一戰只襯托了我的武功而已，正如王素我武功之差反映出你的長處一樣。」

羅彭怒得渾身骨骼似剪刀交剪一般，拍拍作响，虎吼一聲攫了過來，所帶起之急風，使得桌上盃盤碟筷為之翻倒傾側，聲威實是驚人。

可是水小倩在偷偷搖頭，連許顯純也嘆了一口氣。

王寇沒有出手，也沒有避，他一伸手，「呼」地一道酒箭，迎面直噴羅彭；羅彭也不可小覷，半空手一翻，掣出一面籐牌，擋住酒箭。

可是酒箭半空驀然散開，變作漫天花雨，飛洒羅彭。

那些酒雨有一陣濃烈的腥臭之味，羅彭心中大驚：這小子竟在手心蓋在酒盃上剎那間下了毒不成？他情知這些酒是沾不得的，忙以籐牌護住面門。

另一個在許顯純身後的人，急欲扶走許顯純，但許顯純一幌身，已躍開六尺開外，笑吟吟注視場中。

就在羅彭以籐牌罩臉，另一護衞頓失許顯純踪影時，水小倩「呀」了一聲，原來王寇就在這一瞬間，趁羅彭籐牌遮目，拔刀，出刀，一刀搠入羅彭鼠蹊中去。

「彭」地一聲，羅彭巨大而笨重的身軀，墮在桌上，桌子粉碎。

王寇躬身道：「小人毀擾了大人酒宴，乞請恕罪。」月光下，他雙手全不染一點血跡。

許顯純却大笑道：「能者相搏，不死不休，若毀壞區區之物，見出上上之材，何罪之有？」向左右呼道：「來人，再擺筵席。」又笑問另一名護衞道：「黃昧元，你服他未？」

王寇心中一震，原來另一人竟是殺手中規定每年只作一案，但每案皆殺盡滿門的「北殺」黃昧元！却聽黃昧元畢恭畢敬地答道：「屬下心服，口服。」

王寇忙施禮道：「不知『北殺』在此，區區雕虫小技，慚愧至極。」

黃昧元道：「在下佩服得心悅誠服。」竟眞的垂頭鞠躬下去。

王寇也跟着回禮，雙眼却釘着黃昧元牢牢不放，暗自提防他低背時發出背弩暗箭，黃昧元却畢恭畢敬地眞正向他作了三個鞠躬。

王寇決定要試他一試，忽然左手一抬，右手一橫，成抱拳狀，黃昧元立即挺身而起，巧妙地一轉身，向許顯純一揖道：「稟大人，屬下有一個想法，不知可不可行？」

許顯純道：「你說。」

王寇見黃昧元擰身挺胸，心知若果自己一拱手間發出袖箭，對方也必然能接得下去，心裏一驚，知此人斷不像羅彭那般好對付。只聽黃昧元又道：「兩人相搏，必有一傷，反而不能償替大人鞠躬盡瘁，生死微末事也，不能為大人効勞，總是終身之憾，不如由我們兩個勞駕大人作個仲裁，三場技藝比試，以決勝負，不傷性命，豈不更好？」

王寇心裏暗罵一聲：這懦夫好一番道理！許顯純哈哈笑道：「黃教頭說的甚是。本來高手比武競技，死傷難免，本官絕不在乎——不過，留着有用之身為朝廷效力，倒也是好事，哈哈哈，本官是魚與熊

掌皆欲兼得之人，不過，本官對武學一道，甚無識見……」

王寇即道：「大人過謙，大人這般說，折煞我了。」黃昧元說了幾句話，大意也是如此，許顯純流盼兩人，目光極是威嚴，但咀角却略帶笑意，笑道：「我不是合適的人選，合適的人選倒有一個。」

王寇、黃昧元心中都大是震訝，問：「不知是誰？」

許顯純笑着向王寇看了一眼；王寇心中突地一跳，暗忖：莫非他指的是我？隨即又想到正是自己要和人比武，怎麼可能指定自己，不禁暗罵自己一聲，這時許顯純道：「我剛才巳跟你提起過，這段日子，很多高手來投效我們，而且都是你們這一行中的好手，譬如唐斬唐大俠——他無德無能，却足以作個仲裁了。」

王寇和黃昧元心中大震，但都點頭道：「是，是。」王寇心中想：怎麼唐斬也投入了這裏？黃昧元心中也忖：唐斬在這裏未免聲名太响，欺人太甚，事事都是他居首功，兩人心中都大為不服。

王寇禁不住說：「我要為魏公公效死，是誠心眞意的，桌上的人頭，是朱延禧首級，這人絕不好對付。」許顯純撫髯道：「朱延禧素以毒不倒稱著江湖，未陞官前，還是個武將，在沙場中百步射人，箭無虛發，能殺掉他，當然了不得。」

黃昧元忍不住也說：「正如王兄，在下來時，也曾獻上張長空的人頭！」王寇一聽，臉色不禁也變了一變，許顯純笑道：「是啊，張長空是悍蠻匪爵戚仇的部屬，向來凶悍，我們曾以三千兵員剿之，尚給他逃脫，而今却教黃教頭宰了烹來餵狗子吃！」王寇聽在耳裏，對眼前這人，重新有了估量。

許顯純道：「至於唐大俠，立功更卓，他殺的是朱延禧之師兄朱國禎，據說朱延禧除天生耳靈舌巧及箭術之外，其他武功還是『神手狀元』朱國禎所授的呢！」

王寇道：「唐大俠來主持，自是公道不過。」心中一陣難受：自己以為殺了朱延禧投效東廠，會備加重用，而今却要過關斬將方得錄用，更不知何時何日才能在聲勢地位上，壓倒唐斬了。

黃昧元也道：「要是唐大俠肯作仲裁，當是再好也沒有了。」

許顯純揚聲道：「那好，有請唐大俠。」旁邊即有人將話傳開去，許顯純道：「兩位不傷和氣，最好較技三項，以定勝負。黃教頭曾在我處屢建奇功，位居一級，王兄弟是名震武林的後起之秀，殺手之中，鋒芒無人可及，這一戰，便定東廠檔頭教練缺位由誰担任。」

這時外面守戍喊道：「唐大俠到！」」許顯純笑說：「唐大俠在這裏身份只是客卿。」這時一人大步踏入，向許顯純見禮笑道：

「大人不好？昨晚一罈『雪中蓮』喝得我七葷八素，今箇兒見大人，却精神奕奕，眞是海量。」

許顯純撫髯笑道：「還說醉倒？看你來如一陣風，可沒慢了半步。」唐斬大笑：「這是我看家本領，不跑得快些，殺了人不要賠上性命。」他一面大笑一面說話，眉心的痣紅得發亮。

只見他遊目一掃，見水小倩即展顏道：「妳昨日佩戴纏臂，還在我那處呢，這株花兒好美。」水小倩有些慌惶，迅速遊目流盼。唐斬這才掃了王寇一眼，略有詫愕，許顯純道：「王寇王兄弟，黃昧元黃教頭，唐大俠都巳見過面罷？」

唐斬大笑如常：「見過了，我早料到二人，會加盟許大人麾下，哈哈哈。」

王寇每聽他笑一聲，心裏有氣，又見水小倩若得若失神容，心中更怒，纏臂原是女子繫在臂上鐲子之類的飾物，唐斬居然瞭然水小倩所佩，王寇知道這下是禿子頭上的虱子，擺明了。只聽許顯純淡淡道：「天下英豪，盡歸我……魏公公轂中魚。」說罷大笑三聲，故意顯得豪氣干雲。

唐斬即湊近斟酒，兩人舉杯，一口乾盡。黃昧元、王寇站在一旁，不是味道。

黃昧元便道：「許大人眞是海量。」

唐斬偏首道：「我呢？我就窄量麼？」

許顯純哈哈大笑，顯得與唐斬十分熟絡。

王寇接道：「大人肚量可撐船，我則三盃便醉。」

唐斬道：「那也不用貶低自己來抬高別人。」王寇、黃昧元均氣為之頂住。

唐斬也不去理他們。王寇本以為這些年來，他巳獨創下江湖上一番聲名功業，不料現刻跟唐斬一比，好像沒了着落，心中又急又沮。

許顯純笑道：「前天魏公叫你去，可有……」唐斬故作神秘低聲說：「魏公又怎會看上我這滿身野毛的……」然後低聲在許顯純耳邊說了幾句，許顯純呵呵大笑，幾乎把喝下去的酒都吐出來。

唐斬也笑得古古怪怪地道：「……看來魏公口味又變啦……」許顯純笑道：「城裏有孕婦人，以為是取『紫河車』的淫盜幹案啦，叫衙役們頭痛死。」許顯純原是高官，長相極為威嚴，而今說這些話時，許顯純却變得跟普通人並無二樣，令王寇看了一呆。

唐斬忽把臉色一變道：「魏公的癖好，崔公公說過，不要張揚出去，否則任誰也要問斬。」許顯純微微一怔，拍着唐斬肩腹笑道：「得啦，做老公公的在魏公手下十幾年，還不知言多必失……」唐斬忙笑道：「不過魏公崔公，太多……那個也傷身不好……」兩人又嘻嘻哈哈地笑了起來，狀態十分親暱。

但王寇瞧在眼裏，不覺一陣心寒，原來他曾見許顯純這時雖滿臉笑容，但眼睛之中，却連一點笑意也沒有，只光掛着個笑臉皮，心中七上八下，不知這高官在想着什麼。

只聽許顯純臉色一整，道：「今兒叫唐大俠來，是這兒兩位高手較競分勝負，大檔頭一職，正好閑着……便請唐大俠作個裁判。」

唐斬「哦」了一聲，笑道：「大檔頭麼？我也求個一官半職來討飯吃。」

許顯純笑道：「唐大俠是公公手邊紅人，近人護衞，作個檔頭兒瞧上眼麼？」

唐斬道：「瞧不上眼，是瞧不上眼。」說着哈哈大笑。王寇又一次見到許顯純大笑而眼中全無笑意。只聽唐斬忽笑聲一竭，問道：「你們要比什麼？」

王寇、黃昧元在唐斬出現之後，一直插不上嘴，有些話想說不敢說，有些話說了又怕說錯，說出來的話都給唐斬言辭迫住了，便都不說了，而今唐斬這一問，兩人都不由自主怔了一怔。

鬥力鬥快鬥暗器

唐斬冷冷地道：「這樣好了，三場兩勝，三場比武，誰輸誰讓出個大檔頭的缺。」王寇、黃昧元聽唐斬一句就替他們決定了，心中很是不快。

許顥純接道：「我也想如此最好。三場比試定勝敗，不過，兩位是殺手，萬一不講規則殺了對方，我也不見怪；刺客爲達目的，不擇手段，自是千該萬該的，不必怕有手尾跟。」

唐斬笑道：「如此拚個你死我活便好，何必要我來仲裁，碍手碍脚？」

許顥純忙道：「仲裁定是要的，不管用什麼手段，有你這殺手之王在，那怕裁判不了？」

唐斬笑道：「其實世間哪一件殺法大人會瞧不破的，大人才是好判決。」

許顥純笑道：「你快別在我臉上貼金了。我是文官一個，手無縛鷄之力。」

唐斬截道：「大人那裏話，我就會狙殺大人不着了。」兩人相顧大笑起來，王寇見許顥純眼神越來越凌厲起來，又一口仰頸子乾淨盃中酒，道：「少不得唐大俠作個仲裁人，兩位殺手在等着你呢。」笑向王寇、黃昧元問：「是不是啊？」

黃昧元當即道：「是，是，唐大俠是道高龍虎伏，許大人是德重鬼神驚……都作仲裁好了。」

王寇不甘示弱，只得說：「我們都在等候大俠裁決——」唐斬笑罵道：「那來那末多廢話，我答應便是了。」兩人都臉露歡容。

水小倩瞧得王寇側臉頰頰之處青筋一閃，尖骨突露，心想起王寇昔日與她相處，每對人動眞怒時，都露頰筋，心中不禁一悸。她的師兄，便是如此死於王寇手中的。只聽唐斬道：「這樣好了，你們各列比鬥一樣，我說一樣，總共三樣，王寇是來客，你先來說。」

王寇道：「黃兄是主，還是由他先說吧。」

唐斬喝道：「那有這麼多臭規矩，待會兒便搏個你死我活，現在還來假惺惺做什麼！」

黃昧元應接道：「就是啊。王兄還是不要客套，先說罷。」

王寇情知自己不能發怒，高手相搏，一旦激動，必敗無疑，便强忍恚怒，道：「那先比輕功好了。」

唐斬點點頭。道：「做殺手的，果然未學會殺人前，先會使脚底抹油——嘿！」唐斬說着，用手一比，迸攏五指翹首作平飛狀，許顥純與黃昧元都大笑——王寇心中却不覺得有什麼可笑的。

唐斬笑完之後，便向黃昧元問：「你呢？」

黃昧元道：「比暗器。」唐斬道：「刺客跟暗器是分不開的。」

王寇冷冷地說道：「不管那是不是劣等刺客。」

唐斬大笑道：「刺客不分等級。殺人的事都是劣等的，要做一流的事，勸你改行，當生孩子的婦人，救病人性命的醫生去！」

許顥純打岔道：「該到你說罷，唐大俠。」

唐斬道：「我要他們比內力。」

許顥純說道：「內力才是練武者的正道。」

唐斬即道：「一個殺手內功不足，殺人變成了花巧，死期將屆了。」王寇心中大不以爲然，因許顥純所言，唐斬迎合，但要是換作自己說，唐斬定必要駁自己。

王寇心裏嫉恨，也許別人都沒看出來，水小倩却一一歷歷在目。她自小與王寇玩到大，王寇是不是在怒，她比任何人都知道，她也不知怎的，她也是見過大風大浪的人了，但心裏仍有點發慌，想起那日在劉橋庭院中王寇在雨中閃電光下的臉色，便偷偷把唐斬送她的纏臂，悄悄地脫下扔到花叢裏去。

她扔的時候，原以爲神不知，鬼不覺，但剛丟入花叢中時，許顥純忽向這裏望了一眼，目光如兩道冷電，並點了點頭。水小倩微吃一驚，但知他之意何謂，又見許顥純立時浮起了滿臉笑容，向唐斬道：「還不開始，要等幾時？」

許顥純目注王寇與黃昧元兩人，道：「先從輕功開始。」

唐斬突然抓起桌上一瓷碟，嘩啦嘩啦將花生都倒了出來，叱道：「誰搶得此碟，誰就算勝！」話甫說完，「呼」地一聲，碟子飛旋而出，帶起一陣急嘯，絕快無倫地掠過了王寇、黃昧元之間。

同時間，黃昧元、王寇兩人的身子，也如飛鳥一般掠了出去，兩人急追飛碟之後，同時伸手，跟着觸及碟子，但誰都不讓對方先抓着便動手對了一掌。

「砰！」地一聲，兩人微微一幌，碟子又飛了七八丈遠，只聽唐斬喝道：「若要交手，就不是比輕功！」

兩人同時竄出，碟子才又飛了丈遠，兩人都已抓住了碟子，「喀登」一聲，碟子從中脆裂爲二。

這一下，碟子雖是搶到了，但明顯是同時奪得，且一裂爲二，兩人算是功力相仿，但碟飛如矢，兩人居然輕而易舉追上，而且還交手拆了一招後，再度追上，搶奪飛碟，輕功之高，可謂匪夷所思。

唐斬驀又大喝道：「比暗器，就用此碟！」

王寇雙手一拍，半隻碟子擊成千百碎片，當雙手一開，掌心捲起巨飆，向黃昧元激射而來！

這一下黃昧元若被射中，身上必被射得千瘡百孔，黃昧元如何不曉，他大喝一聲，執碟的手青筋畢現但穩如磐石，他驀地低身一撞，「乒」地一聲，竟以頭頂撞得片片碎裂，激噴了回去！

只聽「叮叮」，「格格」，「乒乒」地連響如驟雨，許多瓷塊碎片，都撞在一起，爆成了無數細片，墜落地上，但猶各有少部份的瓷片，畢竟沒有說巧到了片片抵消的地步，有些仍在空中劃着尖銳的呼嘯，迸射向二人身上。

這時唐斬又倏地一聲大喝：「不要避，比內功！」

兩人本來一捲下長衫，一掀起桌布，要將瓷碟碎片盡數掃落或裹住，但唐斬這一聲斷喝，兩人都長吸一口氣，說時遲，那時快，瓷片已射到了兩人身上。

這些瓷片都是王寇、黃昧元手上發出的，殺傷力非同小可，但兩人在輕功、暗器上眼看都只拚了個和局，要想獲勝，非要硬受不可，是以兩人都沒有閃開。

只聽「繃、繃、繃」連聲，瓷片尖嘯着打入黃昧元身上；黃昧元的身子却似鐵鑄一般，硬得直似一面石牆，瓷片打到他身上，釘都釘不住，紛紛反彈數尺，「叮叮」盡落地上。

但射向王寇的瓷片，却全嵌入王寇身上去。

水小倩不禁「啊」了一聲，却見瓷片雖嵌入王寇身上，但未入體，而王寇身上肌肉，直似麵團一般，稍戮即陷，全不受力，反把瓷片夾在柔軟的肌膚上。

黃昧元開始以爲王寇着了他的道兒，心頭一喜，猛聽王寇「喝」一聲，目光大盛，銳如刀斧，身上肌肉，如水之柔化作冰之型，肌肉一繃，瓷片紛紛「嗤嗤」倒射過來！

這下變起遽然，黃昧元內功再高，也在刹時間運轉不及，忙化着千手千臂，待停下時，雙手十指之間，竟夾住四五十小碎瓷片，一塊也未能射到他身上。

許顥純笑道：「論內功，黃教頭却是輸了給王少俠半籌。」

黃昧元垂下頭去，隱見耳根通紅，狀甚赧然。

水小倩欣笑道：「我以爲你……」拍手喜道：「你勝了……」王寇淡淡一笑。

唐斬道：「王兄弟那有這般容易被人放倒之理。」

許顥純道：「我原本說，拳脚刀槍無眼，眞傷了人也沒法子的事……而今落得箇兩無損傷自是更好了。」

黃昧元忽問道：「大人眞不介意流血污寶地？」

許顥純道：「血是人身之寶，所謂血盡人亡，人既可企得此處，血流有何不可呢？」

黃昧元忽道：「我聽命了。」倏向衆人揖道：「我既已敗，亦無面目逗留此處，與諸位就此拜別。」許顥純道：「這又何必……」言下甚是淡然，絲毫沒有堅挽之意。

三個小販圍着朱延禧道：「既然事敗，就動手吧！」

黃昧元長嘆一聲，行前三步，向王寇抱拳道：「佩服佩服，就此別過。」

王寇道：「在下僥倖，閣下相讓，黃兄又何苦辭別。」黃昧元道：「我沒辭別，是送別。」王寇奇道：「送別？誰人要走？」黃昧元森然道：「你。」此語一出，雙手一分，千百點燦然星花遽打王寇！暗器甫出，黃昧元已如鬼影附身，閃到了王寇背後，一掌擊出！

這一掌劈出，空氣中發出一陣裂帛的悶響，隱有蟄雷劈殛之勢！

這一下，不但出乎猝然，而且暗器之精巧迅絕，比適才兩人互射瓷片，强上十倍，而黃昧元竄出的身法，更在剛才顯露輕功之上數倍，那一掌內力上更至臻峯，遠勝所顯示的震落瓷片的內力修爲！

這次猝擊可謂又毒又絕，既攻其不備，且輕功，內力，暗器程度大增，更且前以暗器突襲，復又截斷王寇退路，那一掌更是勢若開山裂石，要一擊摧毀王寇六腑五臟。

就算王寇能接下或硬受暗器，也斷無辦法應付得過黃昧元這背後一擊，黃昧元故意在適才三項比試中，只使出四成功力，使王寇生輕敵之心，也試出王寇武功以內力最高，他便以精厲的暗器奪其心魄，再以飄忽之輕功斷他退路，以渾宏凌厲的掌力令他無一綫生機。

反正許大人的意思已道明了，成者爲王，敗者爲寇，只要能贏得了人，死活他不致怪責。

所以黃昧元寧可在前面受辱，而摸清王寇底細，一擊狙殺之！

×　×　×

這下猝擊，既攻其不備，又前後夾攻，王寇可以說是死定了。

但就是在這緊急關頭，王寇驀然不見了。

王寇當然不是眞的消失了，而是沖天而起，一躍五丈，半空雙手疾揚，數十點寒星直射向黃昧元。

黃昧元一掌猝然打空，乍見王寇在半空宛似一張白傘，心中大驚，那時本向王寇打來的暗器，已等於全向黃昧元打了回來！

黃昧元情急生智，不但不撤掌力，且全力一吐，掌心捲起狂飆，將自己的暗器全皆捲落。

但是王寇半空發出的暗器，也尖哨射到！

黃昧元吃虧在「居高臨下」，就算退避閃躲，也抖不出暗器攻襲的範圍，可是他另一隻手，也疾揚了起來，閃電一般抖動起來。

他每抖動一下，就彈出一指，每彈出一指，就聽到「錚」地一聲，一枚暗器被彈落。

他竟在刹那間彈出三十多指，將打來之暗器一一彈落，只是王寇這時衣衫鼓如風帆，曳然斜落，離他頭頂三尺處一幌而過，在他頭頂上按了一掌，然後飄然落到黃昧元背後十尺之遙，冷然站定。

這時只聽唐斬竟發出一聲輕微的嘆息，淡淡地道：「王寇果然進步了。」

黃昧元只覺自己頭上被按了一掌，猛回頭，只見王寇遙對自己而立，心頭火起，使指着王寇斥喝：「你故意引我下手——」但發現自己的手，並沒有如自己所想中舉起了手。

——難道我的手臂竟不聽我指使了！他驚詫地想，但隨即又發覺自己沒有發出任何聲音來。

——難道我已失去聲音了？

他發覺自己的喉嚨乾燥欲裂，更可怕的是，他看見許顯純、唐斬、王寇、水小倩的嘴巴在動，似乎他們是在對王寇恭賀道喜，王寇作謙還禮，而且他們正向自己這邊同情的注目——這些殺人不眨眼的人向我同情的看！天……難道我……我的臉色……

然後他發現他自己竟一句都聽不到別人在說什麼，只聽到自己體內每一根骨骼都在激烈狂抖。

然後他更發現自己已看不清人，只見幾團模糊的身形，不知誰是許顯純，誰是唐斬、誰是王寇……眼前只有一張昇空而降的白傘，冉冉浮動……

他不知道那是什麼，因爲他已失去思考的能力。

這正是他倒下去的時候。

×　×　×

許顯純這時正皺着濃眉向王寇仔細問道：「你那一拍是不是中指按在他絡却、食指按在浮白、姆指按在曲鬢、無名指按在陽白、尾指按在眉心穴上？」

王寇答：「是的。」眼裏已有敬佩之色。

許顯純點點頭道：「難怪他死前已失去了聽、說、動、視、思的能力了，這一掌按得雖輕，但內力極霸道。」

王寇道：「是。屬下失手殺了黃教頭，向大人請罪。」

許顯純撫髯哈哈大笑道：「你看我會不會見責？難道我說過的話，是不算數的？向來勝者爲雄，沒有用的敗將，留着做什麼？」

王寇不知怎地，聽得由背脊骨裏生起一種寒意，只聽許顯純繼續笑道：「難得你工心計，居然誘使黃昧元先暗狙你，你才以自衛的情形下把他殺掉，這就不只是一個殺手一個刺客的謀慮而已了。」

王寇慌忙道：「但屬下確只是一個殺手，一名刺客而已。」殺黃昧元後，他已直接改稱自己爲「屬下」了。

許顯純笑道：「這怪不得你，這怪不得你，我也沒有怪你的意思。」

唐斬忽道：「你很好啊，黃昧元故意將自己暗器、內力、輕功只施三、四成，來使你輕敵，却不知你將計就計，也只用了一、二成之力，他以爲找出你的弱點，是暗器最弱、輕功中等，內力最強，所以故意先以暗器傷你，再以內力、輕功爲輔，却不知剛好中了你的計，你其實反而是暗器、輕功比內力強。你適才一掌，若無前面的暗器、輕功先亂了黃昧元心神，那一掌是萬難奏效的……這些日子來，你的確是進步了許多。」

你憑什麼評我？故意在許大人面前品評，無非是想讓許大人知你高人一等！王寇心想。却不去和他說話，倒向許顯純道：「大人，前時屬下因不明是非，曾結夥暗殺大人，尚請大人恕罪，前嫌不究。」他想到唐斬與許顯純如此熟絡，這件事與其讓唐斬在許顯純面前挑撥，不如是自己當面說出來的好。

許顯純「嗯」了一聲，道：「此事我早已知道，唐斬也是暗殺過我的，而今不是一樣在這兒撈得風生水起麼？我說過，魏公不嫌舊惡，惟才是用，而且……你們殺我，也不過是爲了流芳百世而已，其實，做人如不能流芳百世，便是圖個遺臭萬年。」

許顯純頓了一頓又道：「俗語有道：「人死留名，虎死留皮」；又說：人往高處，水往低流，偏偏一些自命正人君子，說什麼：寸心不昧，萬法分明，明，明，如今不是明明白白地在獄中冤死。」

王寇心中又是一悚。他起先以爲許顯純「久入鮑魚之肆不聞其臭」，與魏忠賢等同流合汚，一手製造了如許多冤獄；而今聽他如此說來，却是紙糊的燈籠心裏明，却正是下得了手，殘殺嚴刑而不愧，王寇本見時勢不妙，東林黨人星散，那裏扳得過魏忠賢等人，爲顧全眼前，還是屈膝加入閹黨，不料區區魏閹座下「五虎」之一，就有這等本事，王寇心中暗爲震悚。

唐斬笑道：「你現在已入許大人麾下，就要學會別嘮叨嚕唆，吊處文沒意思得緊。」

王寇道：「這個當然。」

許顯純笑道：「不過，我性子愛熱鬧，有時來聊聊也無妨。」

王寇喜道：「我有一干手足，合作慣了，武功也高，他日帶人拜謁大人；他們仰慕大人已久……」所謂水漲船高，王寇自度既已任命教頭之職，也正要安排自己手邊的班底，作事才能立竿見影。

許顯純笑道：「好，好……」

唐斬也笑道：「不過許大人貴人事忙，你萬勿多擾大人清幽……」

王寇聽出唐斬自見許顯純擢升他爲禁軍教頭之職後，言語特別尖酸，但見許、唐二人神態甚是親暱，不知兩人交情如何，只得强忍心中怒火，道：「是。多謝唐大俠教誨。」

唐斬嘖嘖煩道：「你瞧，又是鬧虛文起來了。」

王寇心頭火起，喝了一聲：「唐大俠是不是也有興趣於『大檔頭』之職，若是，王寇可以相讓，何必在那裏搧風撥火的，拿着活人當能耍！」

這一聲喝，大犯「忍一時之氣，免百日之憂」的殺手風度，許顯純、唐斬、水小倩爲之呆了一呆。

鳳洲山、平台上、棕樹下

三人一怔，許顯純首先恢復，笑道：「唐大俠說話跟你鬧着玩哩，我那裏忙着了？所謂求閑不得閑，偸閑即是閑，你兄弟但必各有所長，來找我，當是帮忙我偸閒，我求之不得哩。」

王寇知脾氣既已發作，此際萬萬不能畏縮，否則反教許顯純瞧不起，當下說：「蜜蜂螫人，也不過教人給逼急了，許大人對我君子不念舊惡，屬下深感恩厚，但唐大使對我鷄蛋裏找骨頭，動不動來訓說一番，好教屬下對『大檔頭』之職，受之有愧。」王寇說着心裏也分明：許顯純是主人，打狗還須看主人，一定要先分箇淸楚，封住別人的口，而且而今索性冲着唐斬，一個統帥本身反而容易對敢於衝撞自己身邊得力手下的人而注重。

唐斬却滿不在乎，嘻嘻笑道：「對了，小兄弟，我就要你這樣，你本就是三分錢買一碗兎子血——不是好東西，又何必裝腔作態？」

王寇冷笑道：「我不是好東西，你又好到那裏去？」

心裏却知道唐斬要抖他之成名，因他根本沒有出手的糗事出來，這幾年來，他的武功非昔可比，發狠要追過唐斬，大不了跟他放手一搏。

唐斬冷笑，眉毛一揚，額心紅痣幾似赤珠躍額而出：「你適才說『大檔頭』之職，當之有愧，何不讓了給我？」

王寇冷笑：「要我讓位，我絕不多吭一聲，只要另有能人勝得了我。」這下擺明是挑戰。

水小倩望向許顯純，這時候也唯有許顯純才能制住這場紛爭，只聽許顯純道：「兩位又何必……唐大俠是公公座前紅人，王教頭是公公禁軍教頭，何必傷了和氣？不過……全憑火煉方出色，人與財交便見心，兩位都是當今殺手中一時之選，較量較量也好，本官奉行公公之旨，唯才是用，唐大俠若技高一籌，在禁軍兼個差事也好，王兄弟若是青出於藍，則也好在公公面前作個貼身人。」

許顯純這一番話，聽得王寇、唐斬兩人俱是一怔一慄。

王寇心中一怔：聽來許顯純並不偏帮唐斬，自己爲名爲利，早該與唐斬一戰，隨即又想到唐斬是當今最負盛名的殺手，而自己也目覩過他行刺時的威勢，念及要和這人決一死戰，心中不免忐忑。

唐斬却是一驚：他自知在魏忠賢跟前，雖所謂「紅人」，但一直未能獲一官半職，實權並不操在手，跟許顯純雖熟絡，但各懷心事，唐斬知許顯純近來甚得魏忠賢信任，掌有生殺大權，便過來巴結，今日見王寇也來投效，他有意要挫他的鋒銳，一是爲了在許顯純面前賣忠心，故意打個衝鋒陷陣，使王寇鋒芒向着他，以俾讓許顯純趁機觀察。二是他自己見王寇近來竄起太快，也要挫挫他的銳氣。

却不料許顯純這一番下來，顯然鼓勵自己和王寇比試，以爭禁軍教頭這職位；許顯純這般做法，用意叵測，令唐斬心頭一陣悸然。

唯唐斬深入一想，與其在魏忠賢帳下做個始終有名無實的「紅人」，不如當個禁軍教頭，官位不著但掌有實力的武夫還好。而且如今騎在虎背上，跟王寇一決雌雄，恐怕遲早都是難免的。

只聽王寇道：「我早想大胆妄爲，求唐大俠賜教。」

唐斬笑道：「殺手殺人，可從不用『胆大妄爲』四字的。」

王寇臉色一沉：「你長我幾年，也不須天天板着臉孔說教。」

唐斬淡淡地說道：「世間都怕我用刀殺人，却不怕我用口傷人，你却連這都害怕。」

王寇冷冷地回答道：「我却不怕你的刀。」

唐斬笑道：「你的匕首呢？」

王寇手一翻，匕首已在手上：「你的刀呢？」

唐斬傲然道：「我的刀很長。」

王寇也傲然道：「世上高手武器，不比長短，只分高下。」

唐斬大笑道：「好！不過長總比短的妙，你去問她。」說着一種很淫邪的笑容，向水小倩看了一眼，又向王寇道：「她最清楚，你不妨向她探聽一下。」

王寇只覺混身的血液都被炸了起來，冲到腦門去了，明知高手對峙時，絕不可憤怒，但忍不住怒道：「枉你爲刺客前輩，居然出口汚濁，卑惡不堪！」

唐斬笑道：「這教寧可在眞人面前議長，切忌在小人背後議短。」

王寇却向許顯純問道：「這次，就煩大人作個仲裁了。」語音平淡，無一絲激動，原來他明知唐斬激怒自己的用意，便在短短的時間內平息了激動，强壓了忿怒，冷靜如一潭深水，不起波瀾。

唐斬臉色變了變，水小倩猶在尷尬中，許顯純眼裏已大有讚揚之色。

「我不會成功，怎能作仲裁？」

王寇笑說：「剛才屬下無禮！以毒酒攻擊羅彭之際，幾波及大人，惟大人聳肩間已逸丈遠，身法之快，爲屬下罕所未見，佩服至極。」

許顯純笑道：「這只是些不能跟人交手，只好學會些逃命功夫，登不了大雅之堂。」這句話是呼應原先唐斬揶揄王寇向黃昧元倡議要比輕功一項諷語的。唐斬即

道：「大人過謙了，我曾三次下手刺殺大人，一次大人找了個替身，一次我在動手前即教人發現，一次我與大人搏了三招，知取不下，免自遭辱，趕緊脚底抹油溜了，大人說不會武功，這教人信麼？何況，」唐斬故意頓了一頓，又說：「……昔年東林黨有一個逆黨叫殷高額的，投効魏公，但又一脚踏兩船，便是給大人親自逮着了殺了……殷高額在江湖上外號『無敵飛屍』，武功可想而知，但據說在大人手中，還走不過六招……」

「據說，便只是據說而已，何必當眞。」許顯純笑着說，他的神態令人不知他聽了是歡喜還是不悅。

唐斬說：「一人傳虛，百人傳實。」

王寇忽然說道：「許大人武功如何，不讚自明……只求大人當我們比武作個仲裁……」

許顯純笑道：「仲裁我是萬萬不作的了，我不是武林人，這一旦担上了，就甩不脫身了。我寧願做官，不欲捲入江湖是非。」

唐斬道：「是。」

王寇道：「可是——」

許顯純道：「你們也不是在今時今日，此刻此地交手。」

王寇奇道：「哦？」

許顯純道：「你們是武林中殺手裏二大巨頭，一方之雄，這一戰必驚天動地，應選好良辰吉日，地點方式，才好好一較高下，一爭長短。」

兩人靜了一會，許顯純道：「我看就這樣好了，我是主，由我定地方，你們一訂日期，一訂方式。」

隔了半晌，唐斬道：「好，那就煩大人訂下地點，王兄訂下日期時分。」

許顯純稍爲想了一下便道：「這裏附近有一座山，叫鳳洲山，頂上空幌幌，七十來丈一處平台，只有孤伶伶一棵大榕樹，你們就在那兒比個勝負吧。」

王寇、唐斬二人臉上皆有疑惑之色，許顯純又說道：「至於爲啥選那兒，理由很簡單，你們都是拳頭上立得起人，臂膊上跑得過馬的英雄好漢，能活到今天，能掙下名聲，自不會是獃子，我這般任由你們格鬥，爲的雖只是『禁軍教頭』外加『東廠檔頭』的位置空懸，需要實至名歸，魏公面前也有個好帮差，但你們可能會疑我有意挑撥你們幹個兩敗俱傷，這樣就不好了……」

王寇慌忙道：「這……怎麼會呢！」

唐斬也說：「大人這樣說，折煞我們兩個要疤癩眼照鏡子自找難看的了！」

許顯純笑道：「就當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好了。但到了鳳洲山，可以遠眺山下四處方圓數十里，盡入眼簾，不可能佈一兵一卒，而你們居高臨下，隨時發覺有人意圖不軌，皆可罷鬥，殺出重圍，憑兩位身手，又有誰阻攔得住呢？哈哈哈……哈哈……」

王寇道：「其實那裏決戰都是一樣，又何須如此使大人費心？」心中却思量：他本也懷疑許顯純居心何在，而今一聽，安排得倒很周善，不似有歹意，否則自己也未必眞願意打這一仗。

唐斬心裏却在盤算，許顯純的建議聽來倒光明磊落，奇就奇在不像臨時想出來的，倒像早有安排；然而許顯純又怎麼知道自己會與王寇一戰？若果不是，許顯純居然能在那麼短促的時間內想到這絕對安全的鳳洲山巔，實在也很令人費解。

唐斬當下道：「大人既然如此安排，也是一番周慮，我雖從無此想法，但拒之反而不美，就聽從大人的意見。」

許顯純撫髯笑道：「如此甚好。」

王寇心中暗暗後悔，自己爲什麼不早先說那番爽朗的話，却叫唐斬先說了，實是慢了一着，於是哼了一聲道：「那我就訂下日期了，我們在這裏走出去算起，第五天日落前，在鳳洲山頂榕樹下決一死戰。」心裏却另有計算。

唐斬大笑道：「王兄的時間定得好含糊。」眉心的紅痣一剔一揚，似蒼龍吐珠一般閃耀不定。

王寇瞇着眼道：「怎麼？唐兄不敢接納麼？」

唐斬傲笑道：「有我不敢接納的挑戰麼？」

王寇冷笑道：「那用何種武功交手，你劃下道兒罷。」

唐斬道：「道兒？我們是殺手，愛怎麼殺，便怎麼殺，能殺得了人不被人所殺便可。」

王寇道：「那是非有人死不可了！」

唐斬道：「正叫不死不散。」

王寇道：「好，就不死不散。」

唐斬道：「你叫王寇，成王成寇，只看今朝。」

王寇道：「你叫唐斬，不要被人斬劈下才好。」王寇說話，十足冷臉殺手模樣，每一句話都是冷而不帶感情的，唐斬偏裝作沒聽見，側耳以手遮耳背故意問：「你說什麼？」王寇爲之氣結！

許顯純截道：「既已議定，兩位且去歇息，以養精蓄銳，好作一番震動江湖的比劃。」

唐斬向許顯純一揖，深深地向水小倩看了一眼，然後向王寇說：「你若死了，這女子歸我。」

這一下又氣炸了王寇，還未答話，唐斬已哈哈大笑，揚長而去。

× × ×

唐斬一路笑着出庭院，笑着出水閣，笑着出內園，笑着出廳堂，還笑着出大門，更笑着下石階，笑着走到街上，許邸的家人奴僕，都不知這客人爲什麼這般開心好笑。

可是等唐斬肯定自己已遠離許邸時，臉上的笑容，立時全都不見了。

他已激怒了王寇，因爲他知道，年輕人，憤怒時會作出些荒謬的事兒，或者一步行差踏錯，都足以致命。

而且他知道，他的敵人不只是王寇，更重要的敵人，是許顯純以及他後面的實力，甚至連他都招惹不起的陰影，正向他幢幢壓來，他發現自己在魏黨中一無所用，而且隨時可能有殺身之禍，閹黨未眞箇信任他，可是無論他要與誰對敵，首先還是要殺掉王寇。

——因爲這個年輕人還不懂得這些。

如果他不殺王寇，有朝一日，甚至現在開始，王寇已經要殺他，而且是非殺不

可，令他可以感覺到，如果他不及早殺了王寇，就會遲早喪命在這年青人手中。

王寇已給了他這種壓力。

這個青年懂得怎樣殺人，却不知道，江湖上很多事，不是靠殺人，有名，爬上去就可以順利得到的，但他無法跟他說清楚這些，他也不會相信，自己爲了保命，先得殺了這個追殺者，唐斬這樣地想，在脫離這個淵藪前，他還得殺了王寇。

他心裏忽然有了個決定，聳身躍上了屋頂。

× × ×

當唐斬揚長大笑，踏步離去之際，王寇又把一腔怒火，壓抑了下來。

許顯純搖首笑笑，用一種敦厚平靜的聲音跟他說：「這人一直沒有對手，他太驕恣了，你很能忍，我希望你能活着。」

這句話等於是說「你給我殺了他」一樣，而且給了王寇很有力的鼓勵，許顯純道：「他曾把你懦怯不敢出手的事，都告訴我，也告訴魏公了。」

王寇腦中轟地一聲，臉也脹紅了。「那件事……」

他想分辯，許顯純伸手道：「你不必分辯，唯有戰勝，才是最好證明。」

王寇肅然道：「是。」

許顯純拍拍他肩膀，笑道：「你好好把命留着，多點休息，要花銀子，便跟帳房取用。」他溫厚地笑着拉起王寇的手，「記住，要留下一條活命回來。」他這句話也無疑等於是說：「提唐斬的首級來見我。」

王寇十分激動，道：「屬下必不忘大人栽培大恩。」許顯純笑道：「那裏的話，我要助你，也要你來助我，不必言謝。」許顯純如果說「提携後進是應當之事。」等話，王寇便姑且聽之，但許顯純這般說，却十分切實，誠摯，聽得王寇衷心感動。

王寇心中仍有些迷惑：「大人，屬下有一事相談。」

許顯純故作訝異狀，乃顯得王寇太客氣了。「不必見外，儘管問吧。」

王寇便問：「屬下有一種感覺……」許顯純問：「什麼感覺？」王寇終於道：「屬下感覺到大人有心要殺唐斬，却不知爲何？」

這個問題，不單是問唐斬，也是王寇問自己，若許顯純殺唐斬乃爲「狡兎盡，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的話，日後自己——豈不也同樣下場？

暗殺後的暗殺

許顯純立刻答道：「我們正値用人之際，根本不想除掉唐斬，只是爲你不値，而你本領又那末好，犯不着讓他，我對你很好感，他成名太早太易，未免托大了一點。」

許顯純這番話，說得王寇更爲感動。但他心中仍有幾分清醒，想到了兩點，許顯純這般擺明了偏向自己，鼓勵自己殺唐斬，但萬一有一天自己失寵了，會不會也像唐斬一般遭遇？另外唐斬因態度倨傲顯然使許顯純不快，自己有一日能平步青雲，名噪一時，也切切不可以重蹈覆轍。他想到這點，便深以爲戒。

許顯純道：「要殺唐斬，你要多加準備，這人不好對付，必須要料敵機先，養精蓄銳，以萬鈞之一擊殺之，否則，很容易爲他所趁……」

王寇站起來說：「我這就告辭了。」他想想臨走前說幾句話來表示壯士氣概，便道：「三天後，我携唐斬首級來見。」

恰好許顯純也想在他告退前說幾句丈夫氣概的話，便道：「願你三天內提唐斬之頭來見。」兩人的話夾雜一起，幾乎是同時間說出來，兩人均是一笑，有些訕訕然。

水小倩忽趨前拉了拉王寇的衣襟，怯聲道：「……我也願你大功告成，爲我報仇。」

王寇一愣道：「爲妳報甚麼仇？」

水小倩咬咬下唇，終於道：「……我跟他……我是被迫的。」

王寇一揚眉道：「這我看得出來。」

水小倩抬起了頭，眼眶泛起了一層淚光：「……你……原諒我？」

王寇冷冷地道：「我先殺他，然後再殺妳。」說話斬釘截鐵，絕無挽回餘地，水小倩一震，兩顆淚球，這才從眼眶裏掉落到頰邊。

許顯純撫髯笑道：「看來如果你勝了，你殺人的一生，才算是剛剛開始。」

王寇向許顯純一點頭，大步行了出去，許顯純看着他背影消失後，仍然微笑着，直至一個番子喘着氣來報：「王寇的確已離開，一直往東街去遠了。」東街是遠離許府的一條相反街道，這時許顯純臉上的笑容才告消失，和唐斬的笑容幾乎是同樣的要收就收，笑容一收，便剩下一張威嚴的臉！

然後他說：「這兩個人早死早好。」他是跟水小倩說的。

水小倩道：「魏公高謀遠矚，早已看出唐斬腦有反骨，他跟王寇一樣，開始帮東林黨人，而今東林失勢，逐一被我們殲滅，他又獻朱國禎首級來投靠我們，這種人是牆頭草，王寇跟他是一個模子出來的人。」她說話的時候，眼淚仍在她腮邊，她臉上的神情，很像一個剛掐死丈夫的女巫，那兩顆眼淚，像跟她連一點關係也沒有。

許顯純領首道：「魏公說過：用人莫疑，疑人莫用……而天下人，居心不良者衆，能殺就殺，不過殺唐斬這等殺手，非用王寇不可，殺王寇這等刺客，也非要唐斬不可，這叫殺人須借刀。」

水小倩冷笑：「你請了他們來，先用王寇，宰了羅彭，再殺黃昧元，使王寇地位直接威脅到唐斬，唐斬爲了保持他固有的地位，也非殺王寇不可了。」

許顯純笑道：「可惜唐斬並不是易上當之人，好笑的是，他在公手下掛個有名無實，只好在我面前套關係，蓄意令王寇知難而退，我也藉勢給他利用……」

水小倩道：「你這兩下能逃得過我眼睛麼？你這是要替王寇遷怒於唐斬，引發他取而代之，而你正好作個好人。使王寇感謝你『知遇之恩』，另外方面，也可以讓王寇信你忌於唐斬在魏公面前大紅大紫，是故才除掉他，不虞有詐……」

許顯純笑道：「這兩個人，都是扭計

師爺，輕易取之不得，必須要周慮些方行，要知道，打蛇不死，後患無窮，這兩人魏公正要除掉，而今他們天堂有路不走，地獄無門進來，也要他們拚個兩敗俱傷，我們省時省力……嘿嘿嘿，他們也不想想，咱們東廠訓練出多少人才，怎會想用外人來指揮！」

水小倩嗤嗤笑出聲：「那是他們拉着老虎尾喊救命——自找危險。」

許顯純道：「不過我怎麼作，都沒逃出水姑娘您的法眼。」說着涎笑走近去，用手捏水小倩粉臉調笑，水小倩眼波如水，也不知變得有多嫵媚：「死相。」如此啐罵道。

「我可沒死相。」許顯純淫笑道：「我知道唐斬，王寇都跟妳有一手，妳以前也是殺手，但妳進宮才不到二載，居然心狠手辣，兩個前夫同行都實行不要啦？」

水小倩拎着許顯純耳朵一扯，許顯純立刻「唷」地一聲怪叫：「看妳要滴出水來了，還這麼凶，在唐斬、王寇面前，那般三貞九烈，正經八板，楚楚可憐的模樣兒！」

水小倩咬住許顯純耳朶道：「還說呢，要不然，魏公公，崔公公怎會遣我來這裏，激得王寇唐斬非雙雄對決不可？」

許顯純邪笑又擰水小倩腮邊道：「妳這小妖精，人人都這般信任於妳——」水小倩一掙反問：「好哇，你敢罵魏公麼？」許顯純這下可驚住，他一半在魏忠賢手下，屢戰多少忠良，大都是言談稍有不愼，行爲微有犯忌，文字略有觸及的無辜，往往給整得家破人亡，死不全屍，別的還好，魏公可萬萬不能亂說，當下肅然起立，伸手指天作誓道：「給天我作胆，我許顯純也不敢！」

水小倩嘴兒一撇道：「大許似忠的把戲，我看多了，但我諒你也不敢。」

許顯純心頭還有餘悸，暗忖：這丫頭目前眞的是魏公手邊紅人，烏鴉飛上枝頭變鳳凰，以前還是自己一手保薦上去的，看來作法自弊，容讓不得，有日還是要來個虛隙，要魏公疑忌她，將之消滅的好，他本來早有誅滅水小倩之心，免她坐大，但一直苦無藉口時機……心裏想着，嘴裏却說：「我生平受魏公大恩，方才有今日，怎敢對他老人家有絲毫不敬。」

水小倩媚眼兒一溜，道：「你這般犯賤作甚，人家又沒疑着你。」想想便笑着道：「你說，唐斬對王寇，那個贏？那個輸？」

許顯純道：「我說唐斬，他的刀，不出則已，一出必殺，但沒有出過第二刀，一個殺手要能像他這樣，刀未出前敵人已死定，才能算是無敵的殺手。」

水小倩本想說是，但想到很多年前，很多個夜涼如水的夜晚，王寇那時還是一個未成名的青年高手，而她……還是一個沒有變壞的女孩的時候。

那時候她在乎，什麼都在乎，不像而今，她不在乎，她什麼都不在乎，在那些個黝黑的夜晚，他們的摟抱，親密……然而每次她急劇地需要，他都能挺到她最快樂的時刻過去後，然後才崩倒喘息……這種忍耐力，今後，她有無數個男人，但一直沒有再遇到過，那麼在乎她快樂，並且給她快樂……

所以她說：「我說王寇。他能忍，不到最後關頭，你不會知道他的一刀如何發出來；而且他善佈局，他會讓敵人踩進陷阱裏而不自覺。」

她說着的時候，在她心裏，生起了一種這兩年來的齷齪生活中絕未有過的溫柔，好像荒原上的枯草，有一陣雨輕降……

許顯純冷冷地道：「不管誰勝誰負，或兩敗俱傷，剩下的人，才算開始。」

水小倩一下子及意會過來：「開始什麼？」

這時後面遠處傳來了一聲微嘆，許顯純皺了皺眉，說道：「開始殺人，或被人所殺。」

水小倩一笑，有些微調侃的況味：「我們也不是一樣……害人……或是被人所害。」

這時候後面又傳來一點輕微的雜聲，許顯純笑道：「我倒沒有像妳那末多感觸。」隨即大聲吩咐道：「陳移，去看看有什麼事？」

只聽暗處即有人道：「是。」然後又一聲輕響。許顯純一直有四名東廠高手在暗處護衞他，水小倩也有兩名禁軍高手，匿在遠處。却不知已被許顯純支開。許顯純得意地道：「我手下中，人並不多，但個個都是高手，要不然，魏公上次在荊州遇險，還是我們拚出一條血路來咧。」

水小倩不明白他爲何說這些：「其實，以你武功之高，根本也不需要什麼幫手了。」

許顯純笑笑道：「虎生猶可近，人熟不堪親，多幾個手下，落足眼力，可保平安……」

這時一番子步出，稽首說道：「稟告大人……」聲音混濁，水小倩心頭一動，循聲望去，只見那人在花叢葉下，看不淸臉目。

許顯純擲盃而起，驚呼道：「你！王寇！」

水小倩煞地變了臉色，一下子，不知是驚，是疑、是赧、是怨……但在這刹那間，許顯純的腰刀，「噗」地自桌底刺出，自下透過桌面，朝上直刺入水小倩腹中。

水小倩哀呼，「砰」地掙扎而起，桌子翻倒，「刷」地許顯純抽回了刀，迎風一抖，軟刀筆直，在燈籠之下閃耀着邪惡的光芒。

水小倩嘶聲捂腹：「你敢殺我——」許顯純恭恭敬敬地道：「屬下不敢。」軟刀揮了揮，得意笑道：「不是我殺的，魏公追究起來，便知道是王寇殺的——妳聽！」然後許顯純張着嗓子大喊道：「來人啊，捉刺客，捉刺客啊——是王寇，莫讓王寇逃了！」

那站在暗處的番子應道：「是王寇，抓住他，抓住王寇！」

許顯純大聲吆喝道：「你們都看見了，他從簷牆邊翻出去了——他殺了水姑娘，你們快給我抓住他，捉住王寇呀！」

那番子也大聲應和道：「快，捉住王寇，莫讓兇手給逃了！」

許顯純又向扶着一棵小樹支持着身體的水小倩笑道：「妳看，誰都看到是王寇

殺妳的；誰都聽到兇手是王寇。」伸手往自己的手臂「錚」地抹了一刀，添了一道血口子。「妳看，我爲保護妳，還受了點傷。」

水小倩用左手捂腹，血已浸透指縫。她痛得滿頭大汗，咬牙切齒道：「你爲什麼要這樣做……」許顯純獰笑，「霍」地一刀，前面樹幹多了一道刀痕，許顯純「啪」地一掌，擊在樹幹上，小樹立刻「格勒勒」折倒。

「誰擋我路，便該當如此！」

水小倩咬着嘴唇忍痛，鮮血已浸濕了她雙手，臉色白如粉堊。許顯純冷笑道：「妳應無怨言，要怨，只怨妳自己不自量力，女流之輩，沒吃三天素，就想上西天，若讓妳水鬼陞了城隍，還有許某站的地方……」

水小倩慘笑，許顯純的刀在風中一抖，伸得筆直，亮得邪惡，「妳認命罷。」

水小倩想抵抗，但已無力，血已濕遍重衣。這時燈光漸暗，許顯純刀身上泛起的邪芒也漸黯，許顯純驚覺時，燭火已全滅。

許顯純愕然喝問：「陳移，什麼事？」只覺那在暗處的人，有一種說不出的詭異可怖，不覺倒吸一口涼氣，還沒來得及有任何行動之前，「錚」地一聲，黑暗中精光一閃，一物直打了過來！

許顯純怪叫一聲，全身拔起，已然遲了一步，那東西本是打向他心房，他往上一拔，「噗」地全沒入了他的腹中去！

許顯純只覺腹中一陣劇痛，肚子裏的東西似都被掏空了，那種感覺，就像有一把鋼鏟，在往他腸子一截一截地鑽過去一般。他高聲大叫：「有刺客，來人，來人呀——」

他這時躍起之勢未竭，人已在半空，擰身急扳向庭園假山之後的月洞門去！

同時間他的手已摸到了腹中，只覺濕漉漉，都是血水，他立刻感覺得出射入他肚子去的，是一柄短匕！

那人一擊未能殺之，絕無猶疑，飛竄而來，黑暗中又是精光一亮。

許顯純反手一揮，刀抖而直，「錚」地一聲，迎上來刃，相交之下，金花四濺。那人一刀被架，但許顯純也被迫落了下來。

許顯純一面落下，一面猛吸一口氣，脚甫觸地，即大叫：「捉刺客，來人，捉拿刺客啊！」他爲佈局殺水小倩，待王寇唐斬走後，已暗命親信陳移將大部份護衞支開，剩下小部份高手，又已勒令他們只可聞聲，不必相助，但是，在這庭園之中，仍有四名親信，府邸之中，仍有十數名番子佈伏，所以他竭力大叫，嘶聲大喊，希望這些人發現情狀，趕來相助。

他喊得兩聲，脚下一慢，那人一刀當頭劈下！

許顯純掣刀一架，「噹」地一聲，兩刀相擊，如同電殛，在星花四濺之中，許顯純抬頭望見那人，倉惶退後，澀聲叫：「——王寇？」

王寇不待他第二句話，又一刀斬下！

匕首原來是極短之利器，便於暗殺，昔年荊軻刺秦皇，便是用短匕，宜刺戳投擲，不適斬劈掃掛，但王寇的短刃，偏乘兩者之長，旣短小精打凶猛急迅，又劈斬凌厲力以萬鈞！

許顯純勉力揮刀，又接了一刀，一長一短兩柄刃交在一起，許顯純吃虧在軟刀，便彎了回來，刀尖向着自己脖子，王寇一言不發，繼續運力，直壓過去！

許顯純若是力抗，必死於自己緬刀迴刺之下；若是棄刀，則教王寇一刀兩爿，他竭力抵禦，又狂叫了一聲：「來人——！」但四週仍是靜悄悄地，知道已不必再喊，自己已落入圈套，絕無援手，當下人至死境，退無可退，胆氣頓豪，一脚就踹了出去！

許顯純出脚，王寇旣不欲退，又無法避，也就出一脚。兩人相距極近，「砰砰」二聲，兩脚踢在一起，各悶哼一聲，退了三步。

許顯純甫立穩步樁，身形一矮，一刀掃去。

他這一蹲低，「嗖」地一聲，王寇的飛刀，釘着他的帽子飛入遠處去，但他的一刀，比王寇的短刃長多了，王寇只覺肚子一陣熱辣，已着了一刀！

這一刀傷有多重，他已無暇顧及，「錚」地一聲，又掣出了一刀，直撲向許顯純！許顯純掃中王寇這一刀，本來已掙得了先手，正想躍起，但這一蹲一起，腹中劇痛，幾乎站不起來，這刹那間，王寇又一刀疾刺他背上！

許顯純大喝一聲，就地一滾，長刀上撩，「嗤，嗤」兩聲，兩人都着了一刀。

許顯純大叫一聲，翻身站起，王寇「砰」地跌落地上。

這一起一落，變化極大，只見許顯純雖然挺身而起，但搖搖幌幌，支持不住，地上的王寇驀手一張，一把泥塵，直撲許顯純臉上。

許顯純狂嚎一聲，左手掩臉，右手的長刀，舞起一團精光，「霍、霍、霍」連聲，花園的樹、花全給他刀風斬得木折葉飛。

王寇疾地撲起，在許顯純身邊東倏西忽，但始終無法從嚴密刀風中找到下手之處。就在這時，「噗」地一聲，刀光忽盡皆滅去。

刺客中的刺客

原來許顯純揮舞緬刀，如一張天羅一般，來使自己得以不受人偷襲，恢復視力，但失手一刀斫在假山上！

許顯純的刀是軟的，但力是淸勁至剛，一刀便劈入山石之中，山石堅硬，一時抽不回來，王寇那裏等他把刀扯回，匕首抖動，直挑許顯純手腕筋脈。

但這時許顯純眼已微可視物，及時縮手，長刀便留在岩上，王寇一刀也刺空，待要刺第二刀，許顯純迷矇着雙眼，望着自己背後，臉露狂喜之色，居然對王寇那一刀理也不理，撲地跪地呼道：「公公您老來得正好——」

王寇心裏一懍，知若非高手趕到，許顯純乃貪生怕死之輩，絕不會如此放心，甘冒奇險的，大吃一驚，人未反身，已在背後反刺數刀，回過身來時，已在前身舞起一團護體刀光。

但是背後黑黝黝的，那有半個人在？

這時只聽「咯」地一聲，王寇立時曉得，那是長刀在假山中被拔起的微响！

王寇不及回首，脚下一滑，立刻飛掠而出！

只聞「嗖」地一聲，急風遽過，王寇背後，又着了一刀。

許顯純一刀得手，八步趕蟬，挺刀飛刺王寇！

他在王寇腿上，腰間、背後都斬了一刀，小腹的一刀，入口足有二分，腰上是王寇在半空時所插中的，而背上僅只一分，王寇避得太快，只是抹過，但對方暗殺自己的無畏胆氣，必已摧毀七八，自己乃正可趁此手刄追擊！

但他身形甫動，忽覺背後被一物一冲，衝前兩步，怪叫一聲，反手一摸，指尖觸覺之下，竟是一枚匕首柄鍔，刄身沒入自己體內！

他一面向前衝步，但後脚撐出，「砰」地一聲，接着是女子的一聲哀呼；他這時腦中已亂到了極點，猛扶着石桌子，大口喘息了起來。

他這時也知道自己一時大意，顧着對付王寇，忘了背後還有一個負重傷未死的水小倩。水小倩與王寇同一師門，也是使短刄的。他才喘息數口，猛見王寇已蕩了回來！

王寇背後中刀，便知不妙，一直發足往前奔，以避許顯純追擊，但聞異响，雖未回頭，已知有異，他這時奔勢可謂十分之急，他猛藉勢躍上一棵粗椏，雙手一搭提力一反，「呼」地一聲，身形如一隻狸貓，已到了許顯純面前！

許顯純情知此刻是自己生死之際，左手一抓，抓起棄在地上的桌布，「呼」地蓋向王寇！

王寇驀地瞥見許顯純背上多了一柄匕首，心頭大喜，却不料一面大布，迎頭罩下，他避已無及，眼前一黑，但他把握時機，不退反進，「嘶」地一聲，刀破帛出，在未被罩落前刹那認準許顯純位置，一刀刺出！

許顯純左手抓起桌布同時，右手長刀便要斬出，要將王寇斬殺於布裏，但這時驟發現王寇的刀，已自布裏伸了出來，兩人相距太近，說時遲，那時快，他的刀本已砍中王寇肩膊，尚未入骨，却硬生生收回來，「叮」地架住短刄一擊！

「砰」地一聲，王寇竟布裏出拳，擊中許顯純下頷！

許顯純大喝一聲，翻倒出去！

王寇的短刄，却緊緊扳住長刀，因爲他知道，自己在布罩之下，對方的長刀，是隨時可使自己送命的。

許顯純中拳後仰，右手的刀又被掣住，便鬆手向後跌去，「叭」地一聲，沙塵翻滾，王寇裂帛而出，只見許顯純狂嚎振起，但口吐鮮血，臉若赤金，狀若瘋狂，氣喘如牛，原來他往後跌時，背觸及地，又將背上匕首撞入體內，及至沒柄。

許顯純傷上加傷，一跌再起，在王寇尚未甩掉身上布之前，像一枚彈丸般射入月洞門去！

王寇起身狂追，匆忙之際，竟一脚踩進一隻碗裏，「咔咯」一聲，摔了個仰八叉。這在作爲一流殺手王寇而言，又驚又氣憤，這再接十次八次也傷不了，但是像他們一流殺手，竟然在這骨眼上吃了這一虧，才教人乘虛而入。

身負重創的許顯純，竟然身法仍然快極，只見許顯純「砰」地踢開木門，正要閃入，驀然間，門裂處人影一閃，一縷刀光，好像一座開山的神斧，向許顯純當頭劈落！

這一刀鬼斧神工，天外飛來，當前那人，也如鐵塔巨巖，這一刀凌厲突兀，沛莫可禦。

許顯純忽大喝一聲，這一聲宛若焦雷，那人算準許顯純退路，在他身負重傷之下，奪路逃命之際，一刀劈下，得心應手，也就是他手起刀落之際，身體上每一分每一寸，每一個感應，都是期待一聲慘呼而不是一聲斷喝。

然而許顯純及時半途喝了一聲，這一聲令那人一震，但這一震也只不過像耳朵聽到一個聲音然後立刻分辨出是什麼事物的叫聲的時間一般短促，那人的刀，也不過是稍爲慢了一慢，這一慢，在動作中就算高手也難以看得出來，可是許顯純就在這短之又短的時間險之又險的時機裏，「砰」地一掌擊在那人的胸膛上！

那人一呆，着了一掌，這下擊實，許顯純吃痛負傷，拚死出擊，功力雖只賸下四、五成，但仍如四、五百斤鐵槌之力，敲擊在那人胸膛！

在這一刹那，那人已被打得往後仰去，噴出一口鮮血，但那人脚下功夫極佳，仍如釘子一般吃住地面不退！

許顯純也就在這刹那間，看清楚了來人，而王寇自後叫了一聲：

「唐斬！」

許顯純一聽，聲音已貼近自己背後不到七尺，此時不逃，更待何時，身形一繞，已繞過唐斬，疾奔而去！

這幾下變化交手，當眞是兔起鶻落，迅捷無倫，唐斬驟然出現出刀下斬，許顯純一掌擊中，然後閃了開去，直撲屋內，這時水小倩才叫出一聲：「唐斬——」下面的聲音，已無力微弱難以卒聞。

而就在這刹那間，唐斬大翻身後仰，但他那當頭斬落的刀，仍雙手掇住，倒掛到了後面，許顯純一掌擊得他後仰，身法何等之快，又到了他背後，可是就在這電光火石的瞬息間，唐斬那奪命之一斬，竟倒行逆施，本由上劈下，現由前反兜向許顯純背後飛斬而落。

許顯純雖然身負重傷，但是身法快極，所以在唐斬後仰之勢未彈回之時，已掠到了他後面；或者是唐斬故意保持後仰之勢，要劈出這一刀；又或者是唐斬故意中他一掌，因爲情知對許顯純迎面之一斬，必不能奏效，故把最後殺着，蓄於反兜一斬中……

這一道刀光，宛若白虹過空，唐斬、許顯純同時發出一聲撕心裂肺的大吼，許顯純繼續往裏奔去，只見他奔出七八步，背上隱見一道血口，又奔七八步，血口越來越明顯，還有血泉噴出，再奔七八步，身形一陣蹌踉，竟往左一側，左半邊身子，連腸臟落到地上來。而右半邊身子，居然還跑了一兩步，才蓬然倒下。

這幾個變化發生得極快，唐斬仰天噴

出的一口鮮血，化作一團雨霧，這時才洒落回自己臉上。但這種情形，只有水小倩一人看到。因爲當唐斬劃出那一刀後，他便知道自己得手了。王寇見唐斬倒劈出的紫電穿雲的一刀，也明瞭許顯純是死定了，所以他們都沒有看，當水小倩再望向兩人時，兩人早已發生了可怕的變化！

王寇本來就是苦追許顯純，他殺了許顯純數刀，另加一拳及使其大摔一跤，加重傷勢，但始終未手刄此人，反而受了四道傷。唐斬倒劈出那一斬時，他就在唐斬身邊。這一刹間，他決定了一件事。

唐斬倒劈奏效，正想反彈起身，腰身甫動，「嗤」地一聲，胸部一冷，王寇的刀已刺入他胸膛半寸有餘。

他這下驚駭奪魄，知再失手，必死無疑，刹那間，他的身子完全僵硬，本來往上彈躍之勢，在迅不交睫的瞬息間僵死！

但王寇的刀，又入肉二分，唐斬的肌肉，已由僵轉散，「砰」地倒摔在地上！

這一下巧到巓毫，唐斬由上彈之勢，變作「鐵板橋」式的頭脚成拱型觸地僵直，到完全散脫勁力跌倒落地，這之下轉變，不過霎眼間的事，王寇的刀入唐斬胸膛，始終不及一寸！

王寇手腕一沉，刀已疾刺而下，刀入肉刹時間已逾寸，但他急於求取唐斬之命，也有大弊，唐斬上身完全肌肉鬆弛，來捱王寇之刀，但雙脚已疾踹了出去！

這兩脚一蹴在王寇左脚骨上，一踢中王寇胸前，唐斬踢完這兩脚時，性命宛若在閻羅王面前兜了一轉，因爲以王寇武功，還是可以沉腕力墜刺入他心臟後，他的脚才踢中對方的。

但在這電光火石，生死一髮間，王寇本來以刄待唐斬挺身上來，自己送到刄尖去的，因爲任何方式刺殺唐斬，都不免帶有刀風，惟有等唐斬自己送到刀口上來，方才是萬全之策。

果然唐斬中計，刀入半寸，但唐斬即自行脫勁墜地，王寇急沉肘下刺，但彎身下刺的動作，帶動背、腹兩道創口，一痛之下，動作稍後，唐斬雙脚已先後踢中王寇！

唐斬那兩脚，只求退敵，力道，準頭都不够，但脚踁骨是足部大關節，稍受輕擊，即痛入心脾，腹部一脚，也牽動了王寇的傷口，王寇連中兩脚，登時倒飛丈遠，一時無法再作主動攻擊。場中變化可謂瞬息數變，令人目不暇給，水小倩才轉眼看這邊，而許顯純這時才奔出二丈餘遠，裂身倒下。

然而唐斬那邊更慘，胸膛心臟是人身要害，這一刀幸未深插，傷及心臟，但胸肌肺葉，已傷得不輕，加上適才同樣在胸前着了許顯純一掌，唐斬一個鯉魚打挺起身，刀還明晃晃留在胸前，却不敢用力拔除，怕失血過多，只覺天旋地轉，金星亂飛，他此刻只怕王寇再拚死攻來，便強笑三聲，道：「你好！靑出——於藍，猶勝——於藍，今回我是終年打雁，今箇兒叫雁啄瞎了眼，我帮你手刄許顯純，看來倒係帮錯了忙。」因爲胸疼難當，有幾句話，故意拖長，才不讓王寇聽出忍痛之聲。

王寇着了兩脚，不便於行，背創腹傷，有大量血水湧出，身體只覺漸寒，已不得唐斬不要過來，臉上倒鎭定得如一張不畏火叉的鐵砧，道：「你帮的忙，我心知肚明，許顯純是我傷得他無還手之力的，却教你斬殺他於刀下——成名的還是你，我可不是爲人作嫁衣？沒你一刀，我也殺得了他。」

王寇頓了一頓，又冷冷地加了一句：「我也殺得了你，不信，你過來試試。」心裏却自忖：千萬不要過來！自己渾身發軟，怎抵受得住對方具有大威力的斬刀！

唐斬聞言大笑道：「我們原來就約在三天內，在鳳洲山、榕樹下……咱們不急在此時定出生死。」說着反轉左手，握住刀柄，用力一抽，便將匕首拔出，胸口流血如注，唐斬却臉不改色。

王寇心想：這人體力過人，要是現在跟他交手，準死無疑，但外表裝得一副生恐唐斬跑掉的樣子，「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三天內，鳳洲山、榕樹下，不到者，今生今世，不准踏入江湖一步！」他先用話來擠兌唐斬，以便使唐斬毫無挽回的餘地。

唐斬聽王寇說得如此堅決，而又見他臉色過於蒼白，便有些起疑：這小子跟自己相遇數次，都是以定力鎭靜擅勝，而今莫不是……心裏一動，有些躍躍欲試，但拔刄後，胸口劇疼難當，實無力再戰，只得說：「三天內，榕樹下，鳳洲山之約，誰不到，就是孫子王八蛋，天下武林人士，得而誅之。」

要知當時武林，狡詐無碍，但極重言諾，就算詐謀奸計，也不可以冒然相訛，尤其是江湖上人最重「決鬪」「比武」的「規矩」，這一出口，若然不守，傳出去就一世遭人唾罵，休想再抬得起頭。

王寇冷笑，唐斬也冷笑。這時草叢中忽傳來一聲呻吟，是水小倩的聲音。王寇心中分明：剛才若無水小倩從背後暗算許顯純一刀，只怕他當場就死在許顯純的手下。他一生中殺人無算，但從未遇過像許顯純應變如此敏捷，如此兇狠的人！

唐斬道：「若不是她，你早死了，現在眼見她不活了，還不照料照料去。」

王寇冷笑：「你當我是三歲孩兒麼？我分心於照顧她，你好來下手。」

唐斬搖了搖頭，「別的沒有，殺手的多變無情，你倒是學了個十足十。」

這時水小倩的呻吟聲甚爲低微，唐斬勉力走過去，長吸一口氣，把水小倩橫抱在臂上，道：「你不理她，我來揹這包袱好了。」唐斬這一下，不止因對水小倩畢竟舊愛難忘，而且也要在王寇面前顯示自己確實傷得不重，否則怎敢抱人面對他？還有一方面，是讓水小倩的身子掩飾自己胸膛的大量溢血。

王寇見唐斬將水小倩抱在懷裏，眼看水小倩臉如紫金，奄奄一息，但心頭依然冒火，那怕他所碰過的女子成了屍體，他也不讓人沾上一點。但他眼見唐斬居然有恃無恐，知此刻自己確扳他不過，惟有強忍下來，所以他的臉色，反而好看多了。

「你既要條死屍，就拿去好了。」

水小倩緊閉的眸中，有兩行淚，流落到頰上來，唐斬用臂襟挨近，替她擦去，王寇見了，心中發怒，忽然想到：要是唐斬還有餘力，大可一隻手橫攬水小倩，以

另一隻手袖袍替她揩淚啊，又何必如此費工夫以衣襟來抹淚呢？想到這裏，心頭怦怦跳動起來，蓄力待發。

赴約

唐斬這時冷冷地道：「你別以爲自己變化多端，告訴你，你在席上時，我早已知你會倒回來看看，許顯純是不是眞對你好？你這種人，爲人賣命前，絕不會隨便讓人擺佈，執信不疑的，果然就教你親耳聽到許顯純和她……」他看了懷中水小倩一眼，繼續說：「我在暗中遠處倒折了回來，看你悄無聲息地暗殺了伏在庭院中的陣移等四人，我也返進屋去，把十幾個番子做了……要不然，你跟許顯純打起來，那有這般容易得手！」

他說完這番話，就想抱着水小倩揚長大笑而去，以一個及時趕到的突襲者姿態而來，以一個手刃强敵的挑戰者身份而去，是最好不過的事，但他才走了一步，覺得水小倩身體太重，稍一運力，胸中劇痛不堪便沒有走。

王寇這時却冷冷地說了一句話：「你本來是東林黨的人，而今投靠魏閹，不得重用，便要殺人，如此而已……這件事要傳出去，你根本無處棲身，爲何現在不過來先殺了我滅口。」

唐斬道：「作爲一個殺手，一定要不斷殺更難殺的人，才能證實自己。我要替魏忠賢殺人，魏忠賢却要殺我，我殺他不着，只好殺許顯純。」

王寇道：「那我呢？殺不着許顯純，只有殺你。」

唐斬仰天大笑道：「這樣殺下去，最後只有殺回我們自己。」

王寇冷冷道：「但在沒有自殺之前，一定要殺盡所有該殺的。」

唐斬笑着反問：「什麼才是該殺的？該死的？其實只是擋着我們前路的人！而我們，也擋在他們前面……」

王寇徐徐站起來道：「你現在就擋在我前面……」

唐斬不去理他，低首看水小倩，問：「妳傷怎樣……」他與她畢竟有一夕之情，眼看她要死了，心中也惻然。

王寇見唐斬在這時候居然不看自己，一時躊躇，不知該不該動手，轉念一想：唐斬居然現刻還假裝不知，探看水小倩，豈不是故意誘自己動手……千萬別上了他的當，只聽水小倩勉力睜開眼睛，在唐斬耳邊說了幾句話。他不知她說些什麼。

然後只見水小倩抽搐一下便嚥了氣。

唐斬慢慢將她屍體放下，蹲下來凝視了一陣子，說：「你知道她臨死之前說了些什麼？」

王寇冷冷地道：「不知道。」

唐斬一蹲下去，頭重脚浮，差點摔倒，一時站不起來，但他依然說話，一面暗運氣調息：「她臨終前感激我而恨你，她暗算許顯純那一刀，是救了你，而你那末狠心。」

王寇冷冷道：「我沒有要她救我。」

唐斬說道：「所以她告訴了我你的弱點。」

王寇想問：什麼弱點？却說：「我不想知道。」

唐斬道：「她說你的確能忍、够精明、有毅力，但是自負驕滿，最得意的地方常存敗機。」

王寇哈哈大笑：「她的話沒有用。」

唐斬眉毛一揚，眉心的痣也像青龍吐珠一般躍動了一下：「何以見得？」

王寇道：「如果有用，你就不會把它講出來了。」

唐斬眉毛一高一低：「哦？」他緩緩站了起來，道：「你那末重視我的看法？如此的話，你的判斷豈不是受我意念所左右？」

王寇怒道：「殺手更重要的是武功，不是看法。」

唐斬哈哈大笑，回首，大步踏出，拋下了一句話：「如果武功最重要，許顯純、顧曲周、蕭佛狸、朱國禎、朱延禧都不會死了。」

× × ×

王寇一個人在這幢大宅裏，沒有月沒有星的庭園中。院子裏都是死屍，活人只有他一個。

他緩緩站起來，抱着水小倩的屍體，走了出去，因爲他知道，他再也不能待在這裏，因爲被許顯純支出去的人，很快就會回來。

他把水小倩抱到一處荒郊，輕輕地撫摸她的臉，靜靜的看着她的臉，這時候，他想到很多很多，她在生時與她在一起的情形，那時她年少，他也正少年。陽光雨水，午後的溪邊……那時還沒有出道江湖，沒有爭名，沒有奪權，只有做大事的幻想。

沒有第三者在身邊，沒有他想擁抱她死前最後一臉，而强忍住的無情。

良久，夜漸央，他親手掘好了一個墓穴，輕輕把水小倩的屍身，放到洞裏，然後堆起了黃土，把自己一柄短刃，也埋了進去。

天亮時，他在墓碑刻下：天下至無情夫愛妻水小倩之墓。

然後他站起來，對着早晨天色微明的幽幻長吸一口氣，他決定了一系列的行動，敷藥、充飢、沐浴、抖擻精神，要唐斬葬身在他匕首之下。

他面對微明，拔出了刀；像晨曦對夜幕，作出了破曉！

× × ×

他一路走到山上。凡是他走過一步，即把後面的脚印踩去，然後再走第二步。

未上山前，他已經非常了解這山丘的周遭。上到山來，七十餘丈的平台上，只生有幾叢不及膝的荒草，幾堆亂石，然後就是一棵古榕樹，樹椏粗大，拔天而虬，在黃土平台上，遠看如一朵頂天立地的大傘。

他走到平台上，開始細察這裏每一寸每一分土地。東南方近邊緣處，有三顆怪石，一大兩小，其中兩顆充滿青苔黑斑，只有一顆完全沒有。大的有轎輿那麼大，小的只有石鼓那末小，他也留了心。他走過去，肯定了石後石縫，都沒有藏人，也試推了石塊，知道三顆石頭堆疊的連接情形；跟高手對決時，必要時會不斷更換場地，場中每一事每一物，多熟悉一些，就等於多一分生機。

然後他再細察土質。這些土泥屬紅濁黃泥的顏色，遇到天氣陰雨，就會潮濕，有些蓬鬆，但並不溜脚。自從他在殺許顯純的緊張關頭摔一跤後，對脚下越發小心，有許多紅土結成細粒硬塊，部份含有礫石的，還形成較大的硬粒，小的有如瞳孔那麼小，大的也不過如手掌那末大。土質很鬆，但不致下陷，施展輕功時，要稍留意土上不易藉力，宜足跟發力下踩方能高躍。

而土質潮濕，如用着撒沙蔽眼，並不生什麼效用；若作暗器發勁射出，則殺傷力較大，不可不愼。

這時天邊有幾朵烏雲飄來，有幾縷像狠烟轉折的浮雲，遮住了日光，使得天光撒下來，很是奇詭，有一種幽冥的感覺。王寇舉目看看，遠處烏雲密佈，在遠山巔，彷彿正有一場雷雨。

王寇心忖：哦，待會兒有一場大雨，他往地上看，更證實了這一點：一羣紅螞蟻，列成一條細綫似的，一直向前蜿蜒。王寇循着螞蟻行綫望去，只見螞蟻一直綿延到榕樹根部的一個杯底大的小洞裏，走了進去。

風雨來臨之前，螞蟻是知道迴避的。他本來想跳到樹椏上去，等待那名動江湖的一擊，但他又想深一層，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一個好的殺手，不是逆天行事，而是要替天行道。

若在雷雨之中，自己躲在樹上，那是極危險的事，人算不如天算，一個極厲害的殺手，爲雷電所殛，也是無可抵禦，聽天由命的事，所以他立即遠離了樹。

他先注意到地上的螞蟻，不過指甲般長，咬人倒是挺痛的。一個殺手，任何小事，都要注意。他便聽說過大俠粱斗後人公子襄座下七十一子弟，曾以地上螞蟻以助擊敗一方霸主江傷陽的故事。古人所犯的錯，是一面鏡子；自己所犯的過，是一種教訓。

然後他遊目四顧，在這山丘上，的確可以望見遠處，任何人走近這土丘方圓十里之內，他一定可以居高臨下，先行看見，而土丘下的來人却未必能及時看得見他。何況土丘附近，人無遮蔽之處，環境十分荒蕪，偶有亂石，相隔甚遠，雖有亂草，也只有脚脛那末高，只要自己多加注意，敵人是斷斷欺不進來的。

但而今視野清明，當可看見，要是下雨了怎麼辦？這個問題，王寇很快就找到了答案。因爲此刻他眼簾所見，就有一層似珠簾一般的烟雨，可是視野朦朧，但一切依然可見。

雨簾慢慢成了雨牆。王寇覺得頭上，額上，衣上，有些微寒，有些凉凉，有些微濕，但很快的，他聽見雨的脚步，每一下打在樹上，「卜」地一聲，打在石上，「的」地一聲，打在土上，「篤」地一聲。然後雨勢漸漸急了，「淅瀝」漸成急鼓，緊緊密密，廝廝急急，打在身上衣上額上，到處都是密集的雨聲，他可以看見，從對山那邊，一陣狂風，將雨牆如一排箭林般吹來，一下子，他全濕了。

一下子，身上，身邊、四周、周圍、近遠、遠方，都似被一陣密密的烟水籠罩住。

很遠的山坳那邊，有戶人家，茅屋上昇起做飯的炊烟，給雨一打，濃得像一糊稀飯，好像實體一般凝結又上昇，對山的雨，下到這邊來了。

這時天光已變成一種幽冥的色彩，像古畫絹絲上那一種陳黃一般，而畫上的山水，烟水朦朧，他就在這烟雲之中，他的雙眼清晰而靜定，雖在滂沱大雨的山上，周遭十里任何動靜，他盡收入眼裏。

沒有人來。王寇心裏冷笑。三天之內……這才是第一天的晌午，他就來了。他葬了水小倩，敷了傷藥，睡足了覺，換了新衣，準備好了乾糧，就在這兒，制敵機先，先發制人，只要唐斬一來，就給他一條路——死路。

殺手從來不給敵人第二條路。

他永遠只給人選兩條路：死路和絕路。兩條路是一條路。因爲他也知道，萬一自己要別人給他一條路，那也等於前面沒有了路，無路。

烟雨茫茫，所有的路，都隔千水萬水，隔斷重山。

王寇立在雨中。

雨鎖斷羣山。王寇想起他過去的雲烟，他一生裏，沒有喜，沒有悲，只有一場場對決，他踏着鬆軟的土質，在想：他的對手何時踏上這一塊土地，何時躺在這一塊土地上。

他的傷大致已無礙。腹、背兩道刀傷，入肉不深，不過被雨水濕透，有些疼痛，其他的傷，更屬輕微。一個殺手的肉體，是沒有價值的軀殼，有用的是殺手的性命，他反轉身望那棵大榕樹，似一張巨傘，在雨中山崗上獨撐。

他仔細地數着，已經是第三遍了，一共有九百多枝分岔小椏，六十條粗枝，五條巨幹。這五條巨幹正中兩條，他要在唐斬未來之前，飛身上其中一條，然後等唐斬來到，等他到來赴約之際，他兵從天降，一刀要了他的命！

從此，他就是刺客中第一高手。

可是唐斬幾時來？三天之內，那一天都可以，他必須忍，他必須等，一個殺手，要用忍耐來奪取先機，要用等待來攫取人命。

他盯住那棵樹，就像盯住他的敵人，而這棵樹將會變作了唐斬的敵人。無論何時，只要唐斬一到，他就會撲下奪取他的性命。

他越看越清晰，每一樹幹，每一枝椏，那處滑濕，那處茁壯，那處枯萎。他上去之後，就再也不能失足，他甚至看清楚每一張樹葉的莖脈。

樹葉翠綠，輕滴雨露，原來雨已止歇；天空雲點飛忽，令王寇站在山頭，有一種天地飛去的感覺。忽然當頭一空，柔和且耀人的光芒，像一陣輕紗，洒落在他身上，生起了一種暖洋洋之意，比什麼都歡愉，都舒服。

好像有一個神祇在上面，王寇第一次覺得自己是伏在天地間的滄海一粟。這時風飛雲走，些許烏雲、些許陽光，一切都在急劇的變化着。王寇不喜歡這種感覺，他伸出了手，握起了拳頭，要把命運握在自己的掌裏。

（以下轉入第62頁）

短篇武俠故事

江湖浪子

麥上飄·文
可飛·圖

月圓之夜　慘案頻生

黃昏，朔風怒吼，風沙狂飄，天地間一片灰黯。

風沙中有個鎮，鎮上每到此刻，都有狂風飛沙，故被稱爲金沙鎮。

此時，鎮上的人都躲在家裏去享受他們歡樂的人生，使鎮上只留下寧靜、寂寞，只有風沙聲。

金沙鎮的南邊，有一個規模宏大，佔鎮上面積三分一而陳舊的集賢莊。

集賢莊雖並不十分堂煌壯麗，但在江湖上的武林豪傑，無不頂上姆指稱好。

莊裏是爲結義四兄弟仁義四俠所管，大哥蕭風，他所習的武功只是一雙手，被人稱爲「鐵拳」，他拳上的功力，練得有相當的火候。武林人議論紛紛，有人說他能一拳打死一頭牛。但事實上並沒有人見過。見過他出手的人，巳不存在人間，江湖上的人也不想惹他這個强敵，也不敢。

二哥唐柱，他手持三百斤重的雙鎚，許多高手巳喪在此雙鎚下，而能死在此鎚的人，也感到光榮。

楊璇是排行第三，他用一把「木劍」，也享譽江湖。

四弟畢平凡，他是最年輕的一個，只有二十多歲的小伙子，他的三位義兄，都有四旬以上。

他到處流浪，江湖上的人能見他眞面目，只有他的三位義兄，而他又被傳說武功最高的一個，但沒有人見過，只是傳說而巳。

主管集賢莊的只有蕭風，其他三位義弟，巳經遊歷江湖。

鎮上來往經過的人，只要看到莊上的匾牌，被武林人士所封的集賢莊三個大金字，無不投下些羡慕，尊重的眼光。

× × ×

一天，一匹快馬狂奔而入金沙鎮，那人年紀有四旬，裝束是位武林人物，他到集賢莊外，只輕輕一縱便入莊內。

他，並非別人，是仁義四俠排行第三的三俠楊璇。

楊璇大叫道：「大哥可在？」

莊內閃出一人，沒有人能看見他是怎樣來的。

楊璇道：「幾年不見，大哥的輕功，巳無人能比了。」

蕭風道：「三弟是你！」

楊璇道：「大哥可接到血帖？」

蕭風聽了臉色微變道：「沒有……沒有……」

楊璇道：「很好，今天是正月十五，是月圓之夜，是『血帖』出現害人之時，大哥無事，我要夜趕出鎮去。」

蕭風道：「血帖出現江湖以來，在月圓之夜，許多武林英雄，都死在此帖之下，三弟如此奔波，也是枉然。」

楊璇道：「血帖雖以無聲無息的暗器，中者胸前血肉模糊，但我們决要找出這帖的來源……」

蕭風只有嘆息。

楊璇道：「大哥保重，我去了。」人巳飛出莊外。

風縱上牆頭叫道：「三弟……」

楊璇的身影巳經消失在寂寞的月夜之中。

蕭風仰望天空感慨的道：「被稱爲義者，當眞不易也。」

蕭風往莊內看去，莊內顯得很安靜，他一生漂泊，雖無子女。但此莊是他四兄弟用生命換取來的，它就是他的唯一的產業，他唯一的生命。他有此成就，他露出滿意的笑了。

× × ×

楊璇馳奔到一鏢局，裏面人聲吵雜，婦人的哭聲，孩子的呼號，傳出數里之外，他巳經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他本想離開，這是唯一的綫索，有時能在死者極之微小的綫索中，查出兇手，他是從不放過極細微的機會。

冷靜、細心，這本就是他厲害殺人的武器，所以他才能活得很好，才能活到現在。

他慢慢的擠開人羣，走上前去，眼前的事情，又使他呆住了。躺在地上的人，除了金鏢頭金勝之外，還有他的義兄唐柱。他衝上前去，跪在他的旁邊，他也不流淚，只是在看，目不轉睛的看。

哭！只是一種發洩，他能忍住不流淚，往往比哭來得更加痛苦，是別人不能領略到的。

唐柱的胸前血肉模糊，雙眼凸出，他是受到恐懼，他不相信唐柱會死去。金勝也是同樣胸前受擊，雙眼也凸出，他們是同樣被殺，可以想像兇手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人。

楊璇只好吩咐人把他們厚葬之後，就飛身上馬，等鏢局的人跟出來時，他的身影巳消失了。

楊璇一陣風的馳回集賢莊，他衝進莊內，裏面一片冷清，他只見蕭風倒坐在椅子上，胸前受的是同樣致命的傷，而雙眼凸出，身旁插着一張帖子——「血帖」。

往日的集賢莊，莊上的英雄豪傑來往不絕，非常熱鬧，而往日來往的好朋友，也不來慰問，他們爲了自己，好像蕭風是患上嚴重的傳染病似的，他們要遠遠的離開，只要靠近他，就有被染上的可能，他們想到自己的生命畢竟是可貴，又何必爲死者而惹上麻煩呢？

楊璇無限感慨，人畢竟是自私自利的，他們的好友，巳經遠遠的逃避。楊璇覺得他們走得越遠越好，不想再見到他們那張虛僞的臉，他見到就想吐，但，在武林中能肝胆相照的朋友，又有幾人呢？

楊璇在集賢莊住了三日，辦完蕭風的後事後，他决定要去找兇手，他知道「血帖」只不過是兇手在月圓之夜出來殺人的標記，每在月圓之夜，就有武林豪傑被殺，他要找的是兇手，要把他除去，爲義兄報仇，爲了千千萬萬的武林人的安全。

楊璇來到江南，江南畢竟是一個風景優美的地方，城裏的生意非常好，酒店差不多全都擠滿了客人，掌櫃的露出滿臉笑容，這些客人的裝束，多數是武林人物。

楊璇並不覺得奇怪，江南這地方是武林人遊玩的地方，許多深藏不露的高手，也來此地，所以江南就是藏龍臥虎的地方。

夜，月圓之夜。

楊璇獨自在喝酒，他覺得下喉的酒不但苦，而且令人易醉，他認爲易醉的酒，就是好酒，能使他麻木。現在仁義四俠，只剩下四弟畢平凡，而畢平凡又不知道流落到什麼地方，想當年仁義四俠的威風，現在巳一掃無存，他覺得俠名是不能長久的。

突然，一張帖子插在他酒桌上。

「血帖！」他大驚，往窗外黑影追去，他追進林裏，他看見那人站在他的面前，滿身都是黑衣。

楊璇的手緊握着木劍，手上的筋巳暴突起來。

黑衣人道：「你就是楊璇？」

楊璇道：「不錯，你是血帖兇手？」

黑衣人並不回答，他巳經在默認。

楊璇冷靜，冷靜往往就是制敵的方法，他在找黑衣人的弱點，他覺得黑衣人無處不是空門，又彷彿守得很嚴密，無處可擊。

黑衣人露出銳利的眼光，而楊璇的心巳冷下來，他的信心開始動搖了。

楊璇的手緊握着木劍，準備做最後一擊。

黑衣人問道：「這木劍就是你的兵器嗎？」

楊璇道：「木劍也一樣可以殺人。」

黑衣人並不把他看在眼裏，只是在冷笑。

這時，楊璇的木劍巳出鞘。

劍光一閃，好快的劍。

快、準、狠，的確是一把殺人的劍，可是，楊璇却開始後悔了，他不該先動手，他應該冷靜，冷靜往往就是他制敵的方

法。

楊璇的木劍雖快，但黑衣人的動作比他更快，他的出手令楊璇無可閃避，當楊璇的木劍離黑衣人的喉嚨不到兩吋的時候，他覺得自己的胸前如萬刀刺割，他渾身無力，手臂已下垂了。他嗅到自己胸前的血腥，他看到自己的胸膛已血肉模糊，他現在知道對方是誰。

楊璇的雙眼凸出，恐懼的道：「你是……」但是還沒說完，已如爛泥般癱下去了。

黑衣人冷冷的看着地上的屍體，原本是仁義四俠之一，現在已變成一堆爛泥，黑衣人一轉身，已消失在夜林中，林裏只留下恐怖的寂寞。

× × ×

江南。

早晨，在朝陽普照之下的江南，更顯得美麗，住在城裏的人，都爲江南的美麗、出名而榮幸、驕傲。

城裏街上，此時很少人來往，只有少數較貧窮的人家，在大清早來幹活，他們逃避不了貧窮的魔掌。而酒店，客棧，而是他們爲了想做多一點生意，所以很早便開始做生意了。

霧朦朧的街上，出現了一個青年，他只有二十歲出外，裝束非常平庸，只是他嘴上永遠掛着微笑，他永遠都是那麼愉快的，當別人說他是無憂無慮的浪子，他看看自己，而笑了，他承認，他是喜歡浪子，因爲浪子就是他的名字，沒有人是不喜歡自己的，如果有這樣的人，那人就是瘋子。

他來到大悅客棧，他選一個靠近街道的房間，雖然，掌櫃的堆着滿臉笑容，浪子知道他的心裏並不是如此，而是爲了做生意，店小二的臉色更難看，因爲他不是闊佬，一個浪子是容易令人討厭的，但他已習慣了，他不在乎，因爲他是浪子，浪子永遠是歡笑的。

浪子在初來江南的時候，就有人跟踪他，他也不在乎，這個浪子是身無長物的，他也就讓他跟踪下去。

在陽光普照的江南城，突然發出一片喧嘩，胆大的人，只在遠遠的圍看，胆小的婦孺，已遠遠的走開不敢觀看。

浪子排開人羣，走上前去看那屍體，原來那屍體並非別人，正是仁義四俠之一的楊璇。

這時浪子的臉上沒有一點表情，拿出銀票吩咐店小二把他好好的安葬，他就默默無言的走了。

圍看的人，議論紛紛，又是血帖殺人，現在只要提起「血帖」，就令武林人仕聞帖喪胆。

此時，江南城的門口，出現一匹快馬往城裏衝，街上的人都往兩邊散開。

馬鞍上是一位姑娘，她的衣服紅得像一團火，手拿着一把劍，不知多少武林豪傑都敗在這把劍下，劍是她的伯父送給她的劍。

「太極劍！」

她雖然只學得她伯父五六成功夫，但在江湖上許多有名劍手，也自嘆不如她。

伍豪雄已有七十多歲，但能在他太極劍一百零八招中走過半數的人，在江湖上不超出七人。所以他在江湖上也是一個响噹噹的人物，她也不例外，只要提起紅衣俠女伍鳳凰，誰不知曉。

浪子也不閃避，馬直衝他而來，幸好伍鳳凰的騎術不太差，堪堪地閃過，浪子却不當一回事。

伍鳳凰怒道：「你在找死！」

浪子不回答，却笑了，世上像他這樣的浪子並不多，他也不理她，慢慢的走出城外，傲氣的伍鳳凰也拿他沒辦法，因爲他是浪子，誰遇到他這樣的浪子，誰就倒霉。

幸好這裏浪子還不多。

浪子走到城外的林裏停下，跟在他後面的黑衣人也停下。

浪子道：「既然還有人喜歡我，做浪子並不是一件壞事。」

黑衣人道：「我並不喜歡你。」

浪子道：「那你喜歡誰？」

黑衣人道：「我自己。」

是的，誰不喜歡自己呢？

浪子道：「你想跟我做朋友？」

黑衣人道：「不是。」

浪子道：「那麼你爲什麼跟踪我？」

黑衣人道：「想殺你。」

浪子道：「爲什麼？」

黑衣人道：「不爲什麼。」

浪子道：「但殺人總要有個理由。」

黑衣人道：「我殺人不必講理由。」

浪子覺得他簡直是個瘋子，不可理喻的瘋子。但他看來並不像，瘋子沒有這樣高的武功。

浪子道：「你跟踪我很久，爲什麼到現在才現身？」

黑衣人並不回答，他從不回答不必要的問題。

浪子道：「你不動手，因爲你沒有把握？」

那黑衣人並不否認。

他不但沒有把握，而對信心亦開始動搖。

浪子此時不必帶兵器，他渾身都是殺人的武器。

浪子道：「你要殺我，爲什麼還不動手？」

黑衣人道：「現在我又不想殺你。」

浪子道：「爲什麼？」

黑衣人道：「不爲什麼。」

浪子道：「因爲現在你才知道沒把握殺得我？」他接着又道：「你不但沒有把握，連信心都已開始動搖。」

黑衣人的手掌心在淌汗，是的，現在他一點把握及信心都沒有。

黑衣人突然猛一擰轉身子，接着便已消失了踪跡。

浪子嘆息道：「他的確是一個可怕的人。」

浪子跟着自言自語的道：「但要殺我浪子也並不容易。」

因爲像他這樣的浪子，世上找不出第二個，他說到浪子。

他笑了。

× × ×

伍鳳凰進入一座莊院，院門上有「太極門」三個大字。

太極門响譽武林已有三十多年，所以

豎立在武林中已不少年代。

伍鳳凰進入莊內叫道：「伯父！」裏面走出一個老頭，雖然歲月不留人，名震江湖的太極門主，已滿頭白髮，但他還是那樣健碩威武。

伍鳳凰的父母早死，是靠她伯父撫養大。

伍豪雄沒有兒女，對她如自己親生的女兒。

他對伍鳳凰問道：「外面的情形怎樣，有沒有生面人來往？」

「伯伯，我在城的周圍巡邏一週，並沒有發現有可疑的人。」

「我總覺得，血帖兇手也來到江南城中！」

伍鳳凰突然有所悟的道：「我進城的時候，遇到一個陌生人。」

「哦，是怎樣的人？」

「是一個浪子。」

「浪子？」

「是的，他不但可疑，而且碰到我時快馬也不閃避，差點兒就讓我撞上了，好像我的馬撞不死人。」

「你有沒有調查清楚？」

「還沒有。」

「你要對他調查特別清楚，浪子有時也是個危險人物。」

「是，伯父。」

「唉，血帖的出現，使整個武林沒有安寧的日子。」

伍鳳凰來到城外的小林裏，這小樹林也是江南城邊唯一的樹林，也是浪子常出現的地方。

這地方的確不錯，不但風景優美，而林裏一陣陣的野花香，令人陶醉。

她舒展身子，正要躍上樹上藏起來的時候，她發現前面一個影子，她大吃一驚，她本想跟踪別人，沒想到反被人跟踪，她猛擰回身子，她看見一個人，不是浪子，而是一個身穿着黑衣的人。

「黑衣人」！

她接着鬆了口氣。

這時她想起太極門的輕功也是獨步武林，也不能無聲無息的站在她身後，連她的伯父也不能，但站在面前的這個黑衣人却能，而不令她發覺，如此高的輕功，她從未遇見過，她想不到會遇到這樣的人。

她開始感到恐懼，她開始感到背上冷汗簌簌而下，她遇到這樣的人，連動手的信心都沒有。

那黑衣人冷冷的看了她許久，道：「你就是伍豪雄的姪女，伍鳳凰？」

伍鳳凰道：「不錯。」

黑衣人道：「你要找血帖兇手？」

伍鳳凰道：「不錯。」

黑衣人道：「現在你不必去找他。」

伍鳳凰道：「爲什麼？」

黑衣人道：「因爲你找到了血帖的兇手，你會活不久。」

伍鳳凰道：「那麼你是誰？」

黑衣人道：「是妳要找的人。」

伍鳳凰道：「你就是血帖兇手？」

黑衣人道：「是。」

伍鳳凰這時才眞正的呆了。她接着怔怔的道：「你爲什麼告訴我，不怕我傳揚出去？」

黑衣人道：「不怕，因爲你將變成死人，死人是不會說話的。」

伍鳳凰道：「我並不是怕你。」

黑衣人道：「但你的心正在害怕。」

是的，她已開始發抖，口雖說不怕，但心裏却害怕，怕得要命。

伍鳳凰道：「你雖殺了我，你不怕我伯父找你，爲我復仇，能够在太極門主劍下過招而不死的人，在江湖上是沒都幾人的。」

黑衣人道：「伍豪雄在我的眼裏並不算什麼，我就是能在太極劍下過招而能活的幾人之一。」

伍鳳凰笑了，而捧着肚子大笑。

黑衣人道：「你不相信嗎？」

伍鳳凰强忍住笑，道：「我知道你的武功很高，但我還是不相信，如果有誰相信你的話，那人就是瘋子。」

「我相信！」在林裏沉沉的傳出一句話。

黑衣人怔住。

伍鳳凰更驚訝得說不出話來。

林裏慢慢的走出一個人來。

浪子。

伍鳳凰望住他道：「原來是你這個瘋子，只有瘋子才會相信他的話。」

黑衣人道：「他並不是瘋子，而是個可怕的浪子。」

浪子笑了。

伍鳳凰道：「我覺得他並不可怕。」

黑衣人道：「不覺得可怕的人，才眞正的可怕。」

伍鳳凰道：「我不懂。」

黑衣人道：「妳將來就會明白。」

浪子道：「我並不是個可怕的人，我只是一個天涯流浪的浪子。」

伍鳳凰道：「浪子不但不可怕，有時却很可愛。」

浪子大笑，而伍鳳凰也在笑。

黑衣人在他們笑的時候，一擰身像一陣風似得已消失在林裏。

伍鳳凰道：「你爲什麼不追？」

浪子道：「他要走的時候，誰也追不上，除了一個人。」

伍鳳凰道：「那個人是誰？」

浪子道：「你可知道當今天下輕功最好的是誰？」

伍鳳凰道：「你說黑燕子白柳？」

浪子道：「除了他之外，相信也沒有人能夠追得上他。」

伍鳳凰道：「他眞如此可怕？」

浪子只點點頭。

伍鳳凰道：「你相信他的話？」

浪子還是只點點頭。

伍鳳凰道：「你知道他是誰？」

浪子道：「不知道。」

伍鳳凰道：「但他爲什麼會怕你？」

浪子道：「他並不是怕我。」

伍鳳凰道：「那他爲什麼要走？」

浪子道：「因爲我的運氣好，因爲此時不是月圓之夜。」

伍鳳凰道：「嗯！像你這樣的人並不多。」

浪子道：「像我這樣的浪子本來只有一個。」

浪子笑了。

伍鳳凰也笑了。

伍鳳凰道：「你就是住宿在那大悅客棧？」

浪子道：「是。」

伍鳳凰道：「你是從那裏來的？」

浪子道：「從來的地方來。」

伍鳳凰道：「你要去什麼地方？」

浪子道：「要去的地方去。」

伍鳳凰問道：「你不打算去別的地方嗎？」

浪子道：「我還沒有打算要去別的地方，也不打算走。」

伍鳳凰道：「現在江南是個危險的地方，你爲什麼不離開？」

浪子道：「越危險的地方，我越感到興趣。」

他仰望着天空，接着嘆息的道：「反正這樣的場面我已見慣了。」

伍鳳凰看天色道：「現在天色已不早，我得回去，免得令我伯父掛心。」

浪子道：「我們大家都累了，都應該回去休息。」

伍鳳凰道道：「我以後可以在什麼地方能找到你？」

浪子道：「我將在江南逗留很久，你在什麼地方都可以找到我。」

× × ×

伍鳳凰回到太極門，已是傍晚了。

太極劍伍豪雄正在練他的太極劍，只見那劍影重重，連他的身形都被劍影所罩住。

伍鳳凰剛入門口，伍豪雄站住問道：「是誰？」

伍鳳凰應道：「是我，伯父。」她實在想不透，像他這樣高的武功，在江湖上已算是頂尖高，爲什麼要怕「血帖」，而且還要先找他。

「妳跟踪得怎樣？」伍豪雄焦急的問道。

「我本來想跟踪他，但是反而被人跟踪。」

「他跟踪妳？」

「是的。我在他常出現的地方，準備跟踪他。」

「後來怎樣？」

「後來我才發現被一個人跟踪。」

「是誰？浪子？」

「不是他，是黑衣人。」

「黑衣人？」他接着又問道：「他的服裝及外形怎樣？」

「他穿的滿身黑衣，一張瘦而黃色的臉，好像營養不足，但雙眼却露出鋒利的眼光。」

「他的手怎樣？輕功又如何？」

「他的手很瘦，好像只有一層皮包着，他的輕功很高，只轉身，就像一陣風似的消失了。」她接着又說道：「在他出現的時候，他本想殺我，我提起伯父的名頭，他說他並不怕你，我根本就不相信他的話。」

「他說的是實話。」

「難道連你也怕他？」

伍豪雄嘆道：「如你形容他的外表，我覺得是他。」

伍鳳凰問道：「是誰？」

「白無影。」

「白無影？」

「不錯，如果兇手眞的是他，江湖上不怕他的只有幾人。」

伍鳳凰忍不住問道：「那幾個人？」

「據我所知，能與他對抗的只有江南大俠江鶴，白公子和畢平凡。」

「他們眞的能與兇手對敵？」

「江鶴的武功登峯造極，我想他能與兇手對敵。」

「那白公子和畢平凡又是什麼？」

「白公子，看上去只有二十多歲，皮膚白嫩得像少女，而有一雙修長白嫩如女人的手，但是他實在的年齡已經有七十多歲。」

「伯父，你曾見過他？」

「沒有，沒有人敢見到他，誰遇到他，誰就倒霉。」

「他眞的和你說得那麼可怕？」

「他不但可怕，而且十分之邪惡。」

「他的武功怎樣？」

「聽說他的武功並不在江南大俠之下，如果你下次遇到他，最好還是遠遠的避開他。」

「那麼畢平凡呢？」

「他是仁義四俠中最小的一個，而聽說四俠之中，三個已被血帖所害，只剩下他一個。」

伍鳳凰道：「我不明白，他爲什麼不會被害。」

「因爲他一直流浪在外，連他的三個盟兄也很少見到他，所以他才不會被血帖兇手所殺害。」

他不讓伍鳳凰打斷他的話，接着又道：「傳說他的武功在仁義四俠中最高的一個，而高到深不可測。」

「這只是傳說而已。」

「所以現在只有靠江南大俠了。」

伍鳳凰突然道：「我想起一個人，我想他能與兇手對敵。」

「這人是誰？」

「左手劍小秦。」

伍豪雄搖了搖頭道：「他只不過是新崛起江湖，是個後起的劍手。」

伍鳳凰搶着說道：「但聽他的劍招很快。」

「但他們沒有對過手，高手過招，誰也不能決定誰有把握。」

「那浪子呢？」

「你說剛從外地來了不久的浪子？」

「是的。」

「你不是說他很可疑嗎？」

「起初我覺得他很可疑，但在兇手出現之後，他却救了我一命，我想他不會是兇手吧。」

「只因爲他救過你？」

「如果他是兇手，他便不會救我。」

「那並不是很正確的理由，江湖的詭計奸險是層出不窮的。」

「總之，我覺得他並不像那種人。」

伍豪雄把窗推門，望着那將被黑夜所侵的大地而嘆息。

伍鳳凰也爲她伯父担憂。

伍鳳凰突然高興的道：「我記起一件事來了。」

伍豪雄問道：「你記起什麼事情如此高興？」

「但浪子突然出現的時候，那黑衣人似乎很怕他。」

「你是說他出現的時候，那黑衣人就不敢殺妳而遠走高飛。」

「是的。」

「你錯了。」

「我錯了？」

「是的，那黑衣人並不怕他，只是不想殺他而已。」

「爲什麼？」

「那時候只是白天，不是十五月圓之夜。」

「月圓之夜。」

「他眞的如此可怕？」

「他威震武林的時候，你還沒有出世，你當然不知道可怕。」他不等伍鳳凰問，接着又道：「他的輕功非常高，而用的是毒沙暗器，他的暗器可算是武林暗器之鼻祖。」

「難道說他出手快，就沒有辦法逃避嗎？」

「對付他的方法是有的，只要對付他的那個人，出手要比他更快，就能制住他，否則就只有死。」

「難道就沒有別的方法？」

「沒有。」

× × ×

陽光，顯出燦爛的金光。

浪子站在城外的林裏，吸收有新鮮自然的空氣，他似乎每天都來此一次，這已成爲他日常的習慣了。

他正準備躺下去的時候，他發覺有人從他後面走過來，發出輕微的聲响，他肯定那絕不是黑衣人，黑衣人走路時是不發出聲音的。

那人到浪子的後面停下。

浪子慢慢轉回頭，他看到那張熟悉的臉道：「是你！」

伍鳳凰道：「本來就是我。」

浪子道：「你來這裏，不怕黑衣人找你？」

伍鳳凰道：「不怕。」

浪子道：「你不怕？」

伍鳳凰道：「因爲此時有你在，所以他並不敢找我。」

浪子嘆道：「他並不是怕我，只說過還沒有到月圓之夜。」

伍鳳凰說道：「我的伯父也是這麼說的。」

浪子道：「妳伯父可是太極門主伍豪雄？」

伍鳳凰道：「是，但你怎知道我伯父是太極門主伍豪雄？」

浪子道：「在江湖上闖過的人，不知道太極門主伍豪雄的人很少。」

浪子又道：「你伯父也在打探兇手的來歷吧！」

伍鳳凰道：「不錯，我伯父懷疑他可能是在幾十年前名震武林的黑道魔頭白無影，是無人敢惹的暗器高手。」

浪子道：「伍門主還說些什麼給妳聽呢？」

伍鳳凰道：「我伯父說他出手很快，他的暗器毒沙令人無可閃避，而中者必死，無藥可救。」

浪子道：「哦。」

伍鳳凰道：「你不相信？」

浪子道：「我相信。」

伍鳳凰跟着道：「我聽伯父說，能與他爲敵的只有三人。」

浪子問道：「那三個人？」

伍鳳凰道：「那三個人一是江鶴，二是白公子，三是畢平凡，」她接着又道：「可是最有實力的只有江鶴？」

浪子道：「是江南大俠江鶴？」

伍鳳凰道：「你也知道？」

浪子道：「除了三歲小孩，誰不知道江南大俠江鶴的名字。」

伍鳳凰道：「他就是三人之一。」

浪子道：「那白公子呢？」

伍鳳凰道：「我伯父說他的武功很高，不在江鶴之下，但他爲人非常邪惡，他也是三個人中的一個。」

浪子道：「他居住在白虎谷中，很少出來，兇手不去惹他，他也不會去對付兇手的。」

伍鳳凰道：「所以現在只有靠江南大俠了。」

浪子默默的不說話，在林裏走了一段路，他突然問道：「那第三個呢？」

伍鳳凰說道：「第三個是畢平凡，是仁義四俠中的最小的一個，傳說他的武功深不可測，但是在他的三個義兄被殺之後，始終躲着不露面，所以人們對他的武功也就有了懷疑，而其他的只不過是傳說而已。」

浪子道：「我想他並不是躲着，可能，是等待時機成熟，找出兇手時一舉把他除去。」

伍鳳凰道：「你是怎樣知道他不是躲着，而是等待機會？」

浪子道：「我只是在猜想。」

伍鳳凰道：「那只是猜想，而不是事實。」

浪子又說道：「有時猜想却能成爲事實。」

伍鳳凰似乎想起一件事，問道：「我有一件事不明白。」

浪子道：「什麼事？」

伍鳳凰道：「我不明白，他爲什麼不在月圓之夜找你，而見到你後爲什麼要走呢？」

浪子道：「因爲他不想殺我。」他怕她不明白，接着又解釋道：「他殺的是英雄俠士，我却不是。」

伍鳳凰道：「那你是什麼？」

浪子道：「浪子。」

伍鳳凰說道：「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浪子？」

浪子笑了，伍鳳凰也笑了，他們笑得那麼開朗，愉快。

伍鳳凰忍住笑道：「我眞不明白你爲什麼要做浪子？」

浪子道：「只有浪子才自由自在，做我喜歡做的事，不像出了名的大俠，別人都認識他，受到各種的約束。」

伍鳳凰道：「這就是你的理由？」

浪子回答道：「是的，總之，我喜歡浪子。」

伍鳳凰道：「你我說了這麼多的話，爲什麼不問我的名字？」

浪子道：「我不必問，我看你裝束，

自傲，在江南除了紅衣女俠伍鳳凰，還有誰？」

伍鳳凰也說道：「我也不必問你的名字，我一看就知道你是不折不扣的江湖浪子。」

浪子道：「只要看到我這樣子就不難便會知道。」

伍鳳凰道：「不折不扣的浪子？」

浪子在笑，伍鳳凰也笑了，他們都笑得那麼愉快。

此時，正是朝陽普照着大地，大地也露出微笑，但又有誰知道江南將有什麼事情發生呢？

浪子仰首而嘆息。

伍鳳凰跟浪子在一起，她覺得只要跟浪子在一起時，才會感到很開心。

維護武林　揭露真相

春濃的江南城外，忽然間不知誰在呼喊：「江大俠回來了。」

人羣立刻向城門擁了過去，成名的英雄本就是人人都想一見的。

浪子從客店的窗口望下去，他看到一個威武的中年人，但臉上生滿了鬍子，他的臉永遠是那麼的慈祥。

祇見江鶴抱拳微笑道：「承蒙各位鄉親父老愛戴，大俠二字實在愧不敢當。」

伍鳳凰此時也望着他們，對浪子道：「仁義、鋤奸、扶弱、謙虛，就是他能做到的，所以他應該被稱爲大俠。」

浪子並不同意的道：「並不見得。」他知道伍鳳凰會反對他的想法，他就跟着解釋道：「在江湖上，有許多被稱爲大俠的名士，那只不過是他的一層假面具，他們暗地裏幹的壞事，可能比別人更多，只是還沒有被揭穿，只要能除去他的假面具，就能顯出他醜惡的一面，在還沒有被揭穿之前，他還是一個人人尊敬的大俠。」

伍鳳凰說道：「我想，他不會是這種人。」

浪子道：「但願如此。」

在城裏的人圍擁下，江鶴經過伍鳳凰和浪子在喝酒的客店，直走到他自己的家園。

江鶴是江南一代大俠，他所住的地方，也是一個相當大是莊院，建在江南城中央，佔江南城裏的地方幾達十份之一。

莊中陳設得非常華麗，整個莊是用最好的大理石砌成的，在莊中的莊丁也有數百個，也能顯出江鶴的富有。

江鶴的妻子因難產早死，只有個三十歲的兒子江郎，他的武功並不很高，只得他父親的五成，但也能威盡整個江南。

江郎所到的地方，人們也對他尊敬，但並不是怕他，只不過看在他父親的面子，不想得罪他父親而已。因而使他變成子假父威，性子非常驕傲，時常在城裏壓迫百姓，人們對他只是敢怒不敢言。

× × ×

一日，伍鳳凰出來找浪子時，只離那客店不遠，正是江郎喝醉酒，搖搖擺擺的了出來，正好遇到伍鳳凰，他撲向伍鳳凰懷中，想調戲她。

伍鳳凰見他撲來，已知道情勢不妙，正要拔劍時，但已太慢了，她的穴道已被他點了。

江郎雖然只得他父親的五成武功，這就足夠制住她了。伍鳳凰的臉色大變，但她動彈不得，只有大叫救命。

此事的發生，道上的行人，只能袖手旁觀，他們沒有能力帮助她，誰也不敢得罪這個江大少爺。

突然，有人喝道：「放開她。」

江郎一怔，在那一刹那間，人影一閃，伍鳳凰已落在那人的手中，跟着她的穴道也被解。

伍鳳凰鬆了口氣，道：「多謝伯父相救。」

「妳沒事吧！」

「幸得伯父來得快，否則……」

「既然沒事，我們走吧！」

「伯父，難道你不教訓他？」

「他只不過喝得太多酒，喝醉酒的人往往會做出令人想不到的事。」

伍豪雄正拖着他的姪女走的時候，江郎大聲喝道：「站住！」

伍豪雄道：「什麼事？」

江郎道：「把她留下，你可以走。」

伍豪雄說道：「你已喝得太多，喝醉了。」

江郎道：「我並沒有喝醉，我很清醒的。」

伍豪雄道：「她留下，我也留下，我走，她也走。」

伍豪雄頭也不回的拉着伍鳳凰走了。

江郎的臉脹紅，他一扭身，掠過伍豪雄他們的頭頂，攔在他們的前面。

江郎道：「把她放下。」

伍豪雄此時也有點怒道：「江南大俠是位仁慈講理的英雄，怎麼會有這樣不講理的兒子。」

江郎道：「你說什麼？」

伍豪雄道：「我罵江鶴爲什麼會有這樣不講理邪惡的兒子。」

江郎大怒出手，他出手非常狠毒，想致伍豪雄於死地。

伍豪雄此時也出手，他的手並不比江郎慢。

江郎此時招已用老，要收已太遲了，只聽到自己骨頭裂開的聲音，他的手臂已下垂，是被伍豪雄一拳打斷。他的臉色蒼白，痛得全身發抖，他的冷汗已流濕他的衣服，他知道是伍豪雄手下留情，如果他再多一成功力的話，他的右臂必然早就廢了。

在那緊張的氣氛中，有人高聲叫道：「江大俠來了。」一片喧嘩中，都靜了下來，每個人都想看他怎樣處理這場是非。

江鶴走了過去，擠得水洩不通的人羣，已讓開一條路。

他來到前面，怒摑他的兒子一掌道：「畜牲。」然後向伍豪雄道：「伍兄，犬子在此作惡胡爲，是江某管教不嚴，有所疏忽，在此特向伍兄請罪。」

伍豪雄忙道：「不敢。」

江鶴道：「我要把他帶回去重重的教訓，江某不奉陪了。」

伍豪雄道：「江大俠請便！」

江鶴走的時候，江郎用左手握着右臂，垂頭喪氣的跟在後面，慢慢的消失在街

上。

伍鳳凰回莊後，已是中午，她知道在這段時間內，是不可能找到浪子。

她也覺得奇怪，在江鶴回來之後，除了上午一段時間能找到浪子之外，其他的時間根本就找不到他，好像消失在江南城，她覺得他是個怪人，也很神秘。

此事發生之後，心裏對江鶴更加敬佩，讚他大公無私，連他自己的兒子也不庇護，說只有他才配被稱爲大俠，至此之後，江鶴的名頭更加爲人樂道。

× × ×

四月十五，是個不祥之夜晚。

「月圓之夜。」

江南城的英雄豪傑覺得它來得太快了，更恨不得這一個月裏沒有這一晚上就好了。

伍豪雄往窗外望去，他自言自語的嘆道：「此夜正是月圓之夜，是兇手出來行兇的時候，不知又有那一位英雄名士又要遭殃了。」

突然黑影一閃，伍豪雄用兩根手指一夾，他夾住一張帖子。

「血帖！」

伍豪雄大驚，一轉身，原掛在牆壁上的太極劍，已到了他的手中。

太極劍是一柄很輕盈的利劍，不但能使他出劍快，收劍亦快。伍豪雄無非就是懂得這個道理，所以他精練的是這把輕快的太極劍。

他取劍的時候，他看到一條朦朧不清的黑影。

「黑衣人。」

伍豪雄握着劍的手已開始淌汗，他知道自己在取劍的時候，如果黑衣人向他出手，他是無法閃避的。

黑衣人冷冷的看他，他的眼睛就像把鋒利的劍。

伍豪雄鎮定的道：「你就是血帖？」

黑衣人道：「是。」

伍豪雄道：「你來的目的就是要殺我麼？」

黑衣人道：「你還不算太笨。」

伍豪雄道：「剛才我取劍的時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你爲什麼不出手？」

黑衣人道：「我不必要來這一襲，我現在一樣可以殺你。」

伍豪雄相信他說的是實話，但他還是要問，道：「但殺人必定有個理由。」

黑衣人道：「我殺人從不講理由。」

伍豪雄道：「我一直懷疑你是誰，現在我已知道你是誰了。」

黑衣人道：「你知道我是誰？」

伍豪雄道：「不錯，你用的暗器是毒沙，也是被稱爲暗器之鼻祖的白無影。」

黑衣人道：「我太低估了你。」

伍豪雄道：「我不但知道是你，我還知道很多關於你的事蹟。」

白無影道：「知道我太多的人，大都死得早。」

伍豪雄並不說話，他知道此時說話是多餘的。

他靜靜的站在那裏，準備他最後致命的一擊，他知道這一擊，不成功，就失敗，失敗就是死亡。

白無影也不動，只是冷冷的看他，他知道他是死定了。

劍光一閃，伍豪雄手中的劍已出手。好快的劍，可是他的對手不是別人，是出手比他更快的白無影。

劍光只是一閃而逝，他握劍的手已無力再刺出。

白無影站在他的前面，冷冷的道：「我說過，知道我太多的人，就會死得早。」他接着又道：「殺人兇手就是我。」

伍豪雄的雙眼凸出，他這時並不是恐懼，而是死得不甘，他用最後的一口氣道：「我只要出手再快一點，你就……」

白無影知道要說什麼，他跟着道：「你永遠再也沒有機會出手。」

砰的一聲，伍豪雄的笨重的身體已倒在地上，永遠的倒下。

白無影往窗口一掠而去，消失在朦朧月圓之夜。

× × ×

陽光從窗口射進來，伍鳳凰伸伸雙手，她昨晚睡得很甜，她覺得晚上的時間越長越好，她想到這裏，她笑了。夜，永遠不會越來越長的。

她覺得這幾天跟着浪子時常常會笑，浪子的笑有傳染性，現在她已被染上了。

她今天覺得有點奇怪，每天當她睡得太遲的時候，她伯父會催她起牀，可是今日却和往日不一樣。

她叫道：「伯父！」

裏面沒有一點反應，門是開着的，她衝了進去。

她看到她的伯父躺在地上，手中握着太極劍，雙眼凸出，而他胸前血肉模糊。

伍鳳凰衝前去大叫道：「伯父！」

她悲痛的叫道：「伯父，我要爲你報——仇。」但有什麼用呢？她自己是沒有能力的，找誰呢？浪子？畢平凡？抑或白公子？還是江鶴？她已哭得累了，沉沉睡下去了。

× × ×

城裏的人，都爲伍豪雄之死而惋惜，伍鳳凰把她伯父葬在城外東北的墳塲上，設立墓碑，碑上刻着「太極門主伍豪雄之墓」。

伍鳳凰就跪在墳墓前。

圍着的人，也都是爲伍豪雄憑弔而來的。

在墳塲外，有一個人慢慢的走來，他並非別人，是爲人所敬仰的江南大俠，江鶴。他慢慢的向人羣走去。

圍着的人，即刻讓開一條小道，讓江鶴走到前面去。

江鶴站在碑前，拜了三拜，惋惜的道：「沒想到伍兄响譽武林數十年，却被血帖所害，我江某人若不把血帖兇手除去，爲伍兄報仇，誓不爲人。」

伍鳳凰轉身向江鶴拜倒，哀痛道：「江大俠能除去兇手，爲我伯父報仇，姪女感激不盡，永世不忘。」

她的眼光充滿怨毒、仇恨。

連江鶴看到她的眼光，也不寒而慄。

江鶴道：「賢姪女請起，爲武林除害，爲千千萬萬的枉死難者復仇，那是應該的。」

江鶴往伍豪雄之墓再三拜之後，踏着沉重的脚步離開。

江鶴走了之後，人羣有人道：「只有他不計較那天他兒子被打傷的事而來弔喪，只有他才配稱爲江南大俠，爲武林地方除害，我看只有靠他了。」

另一人道：「可不是，除了他之外，還有誰能把兇手捕殺。」

× × ×

太陽正中。

熾熱的陽光照射着整個大地上。

弔喪的人散完之後，在墳前的山丘邊出現一個人，看他的樣子，除了浪子之外，在整個江南城裏，找不出第二個像他這樣的人，這就是他跟別人不同，只要看過他的人，就很容易認出是他。

伍鳳凰一看到他，就滿肚子氣，瞪着眼道：「你爲什麼現在才來？」

浪子並不回答她，走到石碑前行禮三拜，跟着轉身問道：「你伯父是什麼時候被害的？」

伍鳳凰道：「是我早上起身的時候，我走進他房間時，就發現伯父被害躺在地上。」

浪子道：「是不是他雙眼凸出，而胸前血肉模糊？」

伍鳳凰道：「是。」她覺得有點怪，問道：「你怎麼知道？」

浪子說道：「每個被害的人，都是如此。」

伍鳳凰道：「你剛才躲在小山丘後，爲什麼不出來？」

浪子道：「像我這樣子，我不想被他們看見，也不想見他們。」

伍鳳凰道：「這幾天來我總是見不着你。」

浪子道：「是的，這幾天我根本就不在城裏。」

伍鳳凰道：「不在城裏？」

浪子道：「是的，據消息傳說，不久將有更多，更厲害的高手向江南城而來，所以，我到城外打探是否事實。」

伍鳳凰道：「他們爲什麼要來江南城呢？」

浪子道：「自從血帖在江南城出現之後，各地武林高手將不斷的湧進江南。」

伍鳳凰道：「他們爲的是要來捉拿兇手？」

浪子道：「對了，他們有的像你一樣，有的想見識兇手的武功，反正他們來的都是有不同的目的。」

伍鳳凰道：「他們來了沒有？」

浪子道：「有些可能已來了江南，有些還在路上。」他接着又道：「我在城外遇到的那幾人，就是厲害的高手。」

伍鳳凰問道：「是誰？」

浪子道：「我所知道的就有左手劍小秦，黑燕子白柳，其他的我就不清楚。」

伍鳳凰問道：「他們都是來找兇手的嗎？」

浪子道：「應該是。」

伍鳳凰又道：「他們能捕殺那個兇手嗎？」

浪子道：「這就很難說，一件事沒有絕對有把握，或絕對沒把握的。」

浪子沉默了很久，接着又道：「聽說左手劍小秦，是位傑出的用劍年輕高手，他用的劍都很重，只要出手，就一定快而準，自從他出道以來，還沒有人能逃過他追殺的一劍。」

伍鳳凰道：「你能不能逃過他追殺的一劍？」

浪子道：「我不想見他出劍。」

伍鳳凰道：「他眞的如此厲害？」

浪子說道：「以後你見着他就會知道的。」

伍鳳凰道：「那黑燕子白柳呢？」

浪子道：「黑燕子白柳是位輕功極高，在江湖上很少有他那樣高的輕功的，故此因而有黑燕子之稱。」

伍鳳凰道：「他的武功如何？」

浪子道：「他的武功也很高，他用的是一雙短劍，不過在左手劍小秦之下。」

伍鳳凰越聽越感興趣的問道：「那麼他們比起江大俠怎樣？」

浪子道：「江鶴在三十歲的時候，就名聲大噪，現在有五十多歲，而只是在江南而已。」

伍鳳凰道：「那麼左手劍小秦呢？」

浪子道：「他是江湖後起用劍的高手，他很早就闖蕩江湖，他十三歲的時候，就開始殺人，他殺的都是萬惡不赦的惡徒，而從來就沒有失過手，他和白柳可算是極正派的俠士。」

浪子望着那些墳墓而嘆道：「英雄自古誰無死。」

是的，英雄也是人，而不是神。

人，總必要死，只要死去的人，也就變成一堆黃土。

他們跟着離開那墳塲，只剩陽光照着，陽光就是他最親密的朋友。

× × ×

陽光普照大地。

白天的江南永遠是那麼熱鬧。

有一個穿灰色衣服的青年。

他穿的灰袍並不寬大，也不太小，正好配合他身材，只有狹窄的衣服，才能顯露出他腰間的劍，鋒利而又沉重的劍。

他的劍是插在右邊腰間的劍鞘。

用左手的人，他們的劍是插在右邊的，這樣他們拔劍時，不但快，而且順手。

他走在熱烈的陽光下，汗珠從他的頭滾滾而下，他走進大悅客棧。

他的臉彷彿永遠是那麼蒼白。

× × ×

浪子也從外面走入客棧。

當他走進客棧的時候，他微微一怔，跟着笑了。

那灰衣青年也不理他，只是在喝他的酒。

浪子走過去，跟着問道：「我能過來喝一杯嗎？」

灰衣青年道：「我的酒，只有我自己喝，除非你能把我桌上這杯酒奪去。」

這時浪子已出手。

灰衣青年也出手。

兩隻手差不多同樣快，但桌上的那杯酒已不見了。

那杯酒已到一個人的手。是到了浪子的手裏。

浪子一口喝下，道：「好酒。」

浪子喝完，接着又道：「聞傳說左手劍小秦的劍是一把快劍，出手已如此快，何况是劍。」

小秦說道：「看來你出手並不比我慢呢。」

浪子道：「幸好我看到出手的並不是劍。」

浪子的手是不是能比他的劍快呢？他不敢試，連想都不敢想。

小秦道：「我有點奇怪，你怎麼一看就知道是我？」

浪子道：「很簡單，除了左手劍小秦之外，很少人是喜歡穿灰衣，而劍鞘是揷在右邊的。」

小秦道：「你究竟是誰？」

浪子道：「浪子。」

小秦道：「我看你模樣，的確是個浪子。」他接着又道：「而且是個有趣的浪子。」

浪子道：「有趣的浪子往往運氣都不壞，所以才能喝到這樣的好酒。」

小秦大笑，道：「不但有趣，而且是個不折不扣的大混蛋。」

浪子也笑了。

他們在喝，一杯一杯不停的喝。

好酒是不會令人易醉。

但他們已開始醉了。

浪子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大醉過，因爲今天他特別高興，他交到有趣的朋友，像他這樣有趣的朋友往往是不易找的。

小秦也不例外。

他們相對而視，好像要看到對方的骨子裏，接着笑了，他們笑得那麼開朗，那麼愉快。

× × ×

浪子起來的時候，頭覺得痛，他在後悔不該喝得太多的酒。

他來到城外的林子裏，他已看見一個人。

小秦。

他也覺得頭特別痛，他喝得也不比浪子少。

浪子走上前去，道：「早。」

小秦轉過身，道：「是你。」他似乎是在找一樣東西。

浪子道：「你在找甚麼？」

小秦道：「我在找一個人。」

浪子道：「甚麼人？」

小秦道：「當我起身準備下樓的時候，我發現對面的屋脊上站着一個黑衣人，我追上時，他已消失在這裏。」

浪子驚問道：「黑衣人？有多大的年紀？」

小秦道：「看起來很年輕，只有二十多歲。」

浪子這才鬆了口氣，道：「還好不是『血帖』兇手。」

小秦道：「血帖？」

浪子道：「是的，他也是滿身黑衣，不過年紀却有七旬。」

小秦道：「我有點奇怪。」

浪子道：「哦？」

小秦道：「我奇怪他遇到你，爲甚麼不殺你？」

浪子道：「因爲我的運氣好，他殺的是英雄，我却不是英雄。」

有時運氣來的時候，你趕也趕不走。

小秦道：「如果我遇到他，我倒想見識他的武功。」他接着又道：「可惜剛才的那人不是他。」

浪子道：「你可知道剛才你追的是甚麼人？」

小秦道：「不知道。」

浪子道：「你追他的時候，是不是好像隨風消失？」

小秦道：「不錯。」

浪子嘆道：「幸好你沒有一直追下去，否則你將會後悔終生。」

小秦道：「哦？」

浪子道：「你可知道當今天下輕功最高的是誰？」

小秦道：「你是指黑燕子白柳？」

浪子道：「除了他，沒有第二人有這樣高的輕功。」

小秦也嘆道：「幸好我沒追下去。」

突然林裏有人也嘆應道：「幸好你追不上我！」

林裏走出一個人，穿着滿身黑衣的青年。

「黑燕子白柳」。

小秦有些氣道：「你爲甚麼要逃？」

白柳道：「很簡單，我不想看到你出劍。」他接着對浪子道：「你又怎知道是我？」

浪子也學他的語氣道：「很簡單，輕功獨步武林的黑衣青年，除了黑燕子白柳，當今武林就沒有第二人。」

白柳道：「你很聰明。」

浪子道：「我本來就不笨。」

白柳道：「他是不是很笨？」

浪子道：「你是說小秦？」

白柳道：「嗯。」

小秦差不多跳了起道：「嘿！你說我笨？」

白柳道：「不錯。」

小秦氣得滿臉脹紅，接着却笑道：「至少我還沒有一直追下去。」

白柳道：「所以你還是一個笨蛋。」

小秦忍不住問道：「你爲甚麼要跟踪我？」

白柳道：「我看你像一個人。」

小秦有些氣道：「所以你就把我引出來？」

白柳道：「不錯。」

小秦道：「現在呢？」

白柳道：「現在我已經知道你是誰。」他接着又道：「因爲那個人就是你，你也就是那個人。」

小秦道：「原來你要找的是我。」

白柳道：「對了。」

小秦又問道：「你來找我的目的是甚麼？」

白柳道：「並沒有甚麼，只是和你來的目的一樣。」

小秦道：「你也是要找血帖兇手？」

白柳並不回答他，只是點了點頭。

浪子這時也沉不住氣，問道：「你有把握？」

白柳道：「我打不過他，但我自信能逃得了。」

是的，他要逃誰也追不上，「黑燕子」這個名號得來也不是容易的。

他們進入城裏，人們看到他們三人不平凡的服裝，也體會到他們身份，對於他們的在一起也感到奇怪，所以各投下特別

的眼光。

脾氣怪的人，往往和他一樣性情怪的人交往，所謂，「物以類聚」，也就是這個原故，而怪事往往就如是發生。

× × ×

伍鳳凰自從她伯父被害之後，她發誓要報仇，她想到自己的能力時，她的心就巳涼了大半截了。

雖然，她曾經哀求過江大俠——江鶴。江大俠也答應過非捕殺那兇手不可，但兇手神出鬼沒，無奈一點辦法都沒有，就這樣一月一月的拖下去，終於兇手還是逍遙法外。

江鶴不但武功高，他經歷過的江湖風險，大大小小的也不知道多少。他的經驗也相當高，所以他辦事最重要的是細心，而且慢，到現在他還不行動，只不過是不想打草驚蛇罷了。

對於其他的武林人士，對他也充滿了信心，他所說過的話，他也是做得到的。

然而，伍鳳凰想到他的兒子江郎的無禮，就感到非常生氣。目前她的生活全是江大俠供給的，想到江大俠的令人敬佩的俠義精神，滿肚子的氣也就跟着消失了。

她經過考慮之後，還是去找浪子。他雖然不能替她報仇，因爲她相信他的武功並不高，但能跟他在一起，她會覺得永遠是那麼快樂，而且能夠消磨時間和寂寞。

伍鳳凰來到大悅客棧。

她看到大悅的匾牌，她的心情非常興奮，因爲她即刻就可以見到浪子，那張永遠帶着微笑而令人感到愉快的臉。

她正要走進客棧，她怔住了。

她看到一張從來沒看見過的臉。蒼白，木一般的沒表情而陌生的臉。

小秦的臉。

伍鳳凰走過他身邊的時候，她心裏害怕，但她還是走了過去。

他並不理她，慢慢的走出客棧，從他蒼白的臉，可以看得出他是非常自傲的。

她自己呢？在她伯父未死之前，是不是也如此自傲？

不，我跟他不同，我走路和臉上的表情根本就沒有他這樣自傲的。

她笑了。

她有理由爲自己解釋，她覺得自己理由永遠是對的。

她上到樓上，一個人從她的身邊擦過，她嚇了一跳，當她看清那人之後，她才鬆了一口氣，他並不是血帖兇手。

「白無影」。

只不過是一個黑衣青年，兇手並沒有如此年輕的。

這時，她却感到奇怪，大白天也穿着黑衣，她亦覺得他好像很冷，冷得有點發抖。她想回頭再看一眼時，那黑衣青年巳不見了，好像是鬼，只有鬼才會像被風一吹就消失的，她想到這樣，心裏又覺得害怕。

她怕的時候，又開始安慰自己道：「——怕甚麼，大白天是沒有鬼的。」她又笑了，而是笑自己太幼稚。

她回頭時，發覺一人站在她後面，那人微笑着看她，她永遠不會忘記那張臉。

「浪子。」

浪子看着她道：「你是否對剛才那兩人的舉動而感到奇怪？」

伍鳳凰道：「的確有點奇怪，他是甚麼人？」

浪子道：「我的朋友。」

伍鳳凰道：「你的朋友？」

浪子道：「妳不相信？」

伍鳳凰道：「像你這樣的人，奇怪的朋友一定不少。」

浪子說道：「他們的行動脾氣的確很怪，但是武林中的英雄豪傑，大多都是如此。」

伍鳳凰道：「尤其是第一個，他的臉色蒼白，走起路來好像是個活殭屍。」

浪子道：「你是說劍鞘在右邊的那一個？」

伍鳳凰道：「不錯，他很自傲，好像其他的人根本就不看在他的眼裏。」

浪子不在乎的道：「他是值得驕傲的。」他又接着問道：「你可知道當今天下最快的劍是甚麼劍？」

伍鳳凰毫不猶疑的回答道：「是左手劍。」

浪子道：「如果你是天下最快的劍，應不應該覺得驕傲？」

伍鳳凰道：「應該。」

浪子說道：「所以他應該覺得驕傲的了。」

伍鳳凰吃了一驚，問道：「他就是左手劍小秦？」

浪子只點了點頭，但巳經可以給她滿意的答案。

伍鳳凰嘆道：「哦！怪不得他如此驕傲。」

浪子又跟着問道：「你可知在你身邊擦過的黑衣青年又是誰？」

伍鳳凰道：「不知道，難道又是甚麼高手？」

浪子道：「你說對了，他就是武林中輕功最高的一位。」

「黑燕子白柳？」她幾乎叫了出來。

今天好像每樣事都令她吃驚，也顯出她對江湖的事，經驗尚嫩。

伍鳳凰却笑道：「今天我的運氣還算不壞，幾個武林高手都被我遇見。」

浪子却嘆息道：「幸好你遇到的不是他們的劍，否則你就要倒霉，這並不是好運氣。」

伍鳳凰呆了一呆，跟着却笑了。她那紅紅的臉蛋，笑得那麼可愛，那麼的嬌艷，她明白浪子說的話，他並沒騙她，她相信他說的是眞話。

× × ×

小秦走路的姿態永遠是那麼的傲慢，而走路的速度也不快。

他前脚踏出去時，他脚步之間的距離，永遠只有兩呎，雖然並不完全恰好，但相差的距離也不會多少。

他走路的時候，時常向周圍觀看，他並不像浪子，要欣賞城裏的景色，而是他初來江南，他想對江南城裏的情況多加熟悉。

他來到江家莊門口，他怔住不動，就像這江家莊對他有特別的吸引力。

守莊門的人對他特異的行動也感到奇怪，但也不敢觸怒他，怕的是莊主的好友或各地英雄到來拜訪的。

其中的一人即刻入報。

過了一段時間，小秦正當舉步的時候，身後突然有人叫道：「這位英雄，請留步。」

小秦慢慢的轉過身來，好像他轉身也要費去很多的氣力。他轉回身時，有兩個人出現在他的眼裏，一個是中年人和一個青少年，那二個並非別人，正是江家莊的莊主江鶴和他的兒子江郎。

江鶴道：「朋友遠道而來，經過本家莊，江某有失遠迎了，恕罪，恕罪。」

小秦道：「不敢。」

江鶴道：「聽說的左手劍小秦的就是你？」

小秦道：「我是。」

江鶴跟着叫莊內的人準備酒席。

小秦道：「慢着。」

江鶴微微爲之一怔，忙問道：「秦朋友旣然遠道而來，經過敝莊，何不入去一敍呢？」

小秦道：「不必。」

這時江鶴的臉色一變，只是一閃而逝，跟着微笑道：「爲什麼？」

小秦冷冷地道：「因爲你並不是我的朋友。」

小秦慢慢的轉身，慢慢向前走。

江郎見他如此不識抬擧，他忽然正要出手教訓他，但却被他的父親制住。

小秦還是慢慢的轉過身來，冷冷地看他。

江鶴即刻道：「犬子不知天高地厚的，有開罪之處，江某在此陪個不是。」

小秦並不說話，只是冷冷的看他們。

接着轉回身，踏着沉重的脚步向前邁進。

江郎忍不住問道：「爹，他如此無禮，何不讓孩兒上前去教訓他，也好讓他知道江家莊的人也不是好欺的。」

江鶴嘆道：「現在江湖後起的年輕劍手，功力非同小可，像剛才的左手劍小秦，也就是個厲害的高手，而他出劍很快，肯定你並不是他對手。」

江郎對他父親的話有點不服氣，但也只好暫時忍下來。

他父親也不理他，巳轉身進入莊內。

江郎覺得這是個機會，這是個去找那左手劍教訓他的機會。

他不顧一切的向前追去。

小秦慢慢的走，走向大悅客棧！

突然，後面有人喝道：「站住！」

小秦好像根本就沒有聽見，一直向前走。

江郎一掠，從他頭上一掠而過，站在他的前面。

小秦站住，冷冷的看他。

江郎道：「傳說你的劍很快，我倒想見識見識是否和傳說一樣？」

小秦冷冷的回答道：「我的劍並不好看。」

江郎冷冷的笑！

小秦的臉上一點表情都沒有。

他並不理他，繼續向前走。

江郎巳經出手，他並不是用兵器，但他的雙手也就是兵器——「鷹爪」。

「鷹爪」亦是一種厲害的武功，也是一種可以傷人的武器，它隨時可以出手，隨時可以殺人。

只一閃，他的爪巳離小秦的喉嚨不到三吋。

一瞬間，他的手巳落空，小秦突然就消失在他的眼前。

他的心巳往下沉，他想猛轉回身。但還是太遲了，他不禁的打了個冷戰，他覺得滿身冰冷，背後涼了一大截。

一支冰冷的劍巳從他的後背刺入，劍尖從他的胸突出。

小秦是在他出手將到時，從他的頭上掠過，反手一劍刺入江郎的後背。

血，鮮紅的血，一滴滴的從劍尖流下來。

江郎全身都巳冰冷僵硬。

江郎巳倒下，像一堆泥。

小秦的面上還是沒有一點表情，他的臉永遠都是如此蒼白！

他把劍的血往江郎身體上的衣服擦乾淨，收回插在右腰的劍鞘。

雖然有許多人在圍着觀看，有些在發抖，胆小的早巳躲起來不敢觀看。

小秦並不當作是一回事的走回大悅客棧。

他上樓，看見浪子在等他。

浪子問他道：「你殺了江鶴的兒子江郎？」

小秦道：「嗯。」

浪子道：「難道你不怕江鶴？」

小秦冷冷的道：「沒有人能值得我害怕。」

浪子想再問時，他巳走回他的房間。

浪子看着他的背影，搖頭嘆息道：「你殺了他唯一的兒子，他是不會跟你罷休的。」

× × ×

江南本來就是藏龍臥虎的地方，更何況江南也就是兇手出現的地方。

嫉惡如仇的英雄高手，不論是年輕的，和年紀老一輩的，都不斷的湧往江南而來。

他們決定要捕殺爲害武林的兇手，不讓他再危害武林人物。

他們有滿腔的熱血，有犧牲自己而爲大衆的精神，是值得歌頌和讚揚的。

「秦化雨。」

他是個隱居巳久的避世老俠士！

他在年輕時，曾幹過許多轟轟烈烈的事跡，他的名頭並不低於現時的江南大俠江鶴。

他是往江南來的英雄豪傑中最令人注目的一位，其他隱姓埋名往江南而來的，也不知有多少。

午時的江南，非常炎熱。

一騎人馬由城外轉入江南城的街道上。鳳眼、鬚髮花白、穿着深綠色的長袍，這就是他的特徵。

他坐在馬鞍上，眼睛烱烱有光。

他來到江家莊，下馬抱拳道：「請煩入報說秦化雨拜訪。」

家丁聽到秦化雨的名頭，也不敢怠慢，立刻入報。

不久莊內走出一個中年人，江南大俠江鶴。

他迎上道：「不知秦大俠到訪，有失遠迎，恕罪，恕罪！」

秦化雨笑道：「江大俠言重了。」

江鶴道：「秦大俠，請進。」

秦化雨跟着進入江家莊。

江鶴叫人準備好酒席之後，跟着便請秦化雨入席。

入席時，秦化雨奇問道：「怎麼不見令郎？」

江鶴悲痛道：「我兒不幸在幾月前被人殺害。」

秦化雨微微一驚道：「哦？」

江鶴道：「是江湖後起的劍手，左手劍小秦。」

秦化雨又是一驚，道：「是他！」

江鶴道：「難道秦大俠也認識他？」

秦化雨道：「我只在道上聽人談起他而已。」他接着又問道：「但不知他爲什麼要殺令郎？」

江鶴道：「因爲我當時不在場，不知因何事而引起動手。」

秦化雨道：「聽說他的劍很快？」

江鶴道：「江湖上都是這樣傳說，我想不會是假的。」

秦化雨嘆道：「現在眞是長江後浪推前浪，後一輩的更是厲害，眞正是後生可畏。」

江鶴道：「秦大俠太謙虛了，天下誰不知秦大俠的名頭。」

秦化雨道：「不是我謙虛，這確是事實。」

江鶴道：「我們來談談你來江南的目的吧！」

秦化雨道：「我來江南也是爲了找尋殺害武林同道的兇手。」

江鶴道：「也是爲了血帖？」

秦化雨道：「是的，兇手在此間危害武林同道多人，我不能袖手旁觀不理。」

江鶴道：「我也希望如此。」他接着又問道：「但不知秦大俠在江南是逗留多久？」

秦化雨正色道：「直到把兇手除去爲止，不然我一直會留在江南。」

江鶴道：「既然秦大俠要逗留在江南，不如就住在寒舍吧！」

秦化雨說道：「這樣可就打擾江大俠了。」

江鶴道：「那裏，秦大俠能住在敝莊，乃爲敝莊增光不少了。」

秦化雨道：「既然如此，那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秦化雨居住在江家莊，他爲的是等待兇手的出現。

時光還是一日一日不斷的溜過。

他們等的是五月十五，月圓之夜！

× × ×

浪子慢慢的推開了窗，望着窗外的夜色。

朦朧的月光漸漸昇起，銀光照大地。

從新月到月圓，並不是一段很長的日子。今天是十四，明晚便是月圓之夜。

它是不平凡的一夜，也將有不尋常的事情發生。

集在江南的武林人士，都顯得特別緊張，使整個江南都充滿了令人恐懼、緊張的氣氛。

眞正恐懼的人，他們並不是爲了找尋兇手，他們來江南的目的有些是打賭和湊熱鬧而來的。

他們來到江南之後，直到現在他們才開始感到後悔，後悔不該來到這個是非之地。

血帖本來只是在江南出現，他們却專程來江南，這豈不是自己送羊入虎口嗎？

秦化雨、浪子、小秦、白柳及伍鳳凰他們呢？

他們並不怕，他們永遠不會逃避，他們是專程找血帖，決定要爲被害者復仇雪寃。

× × ×

五月十五。

十五，是人們拜神保佑的日子。神，是否眞是能保佑他們？

浪子看到城裏的一切，也覺得感慨萬千。

他走下樓，他在等，等兩個人，小秦和白柳。

樓下很靜，可能居住在城裏的人，他們決定今天不開門，雖然血帖只是在晚上出現，但他們認爲今天總是個不吉祥的日子。

浪子不相信這些，唯一能使他相信的，只有他自己。

不久，小秦、白柳都跟着下來。

浪子在看他們，他們也同樣在看着浪子。

他們在江南幾個月，他們對浪子也十分了解。

浪子若沒有重要的事情，不會用如此嚴厲的眼光看着他們的。

他們也知道浪子是個了不起的人，有時別人想不到的事情，他却能想到。

浪子並不開口，只是轉身走出大悅客棧。

他們只有跟着，他們也知道此地並不是說話的地方。

他們來到郊外的林中，城外唯一的小林。

浪子站着不動。

他們也站着不動。

浪子突然開口問道：「今天是什麼日子？」

小秦聽了毫不考慮的答道：「五月十五。」

白柳站在那裏，他並不回答，他只是在聽。

浪子嘆息一聲道：「五月十五，月圓之夜。」

小秦道：「你說今晚將有不尋常和不幸的事情發生？」

浪子道：「不錯。」

白柳這時也忍不住問道：「你約我們出來，一定是有更重要的事情。」

浪子望着小秦問道：「你今晚有何打算？」

小秦道：「我？」

浪子道：「血帖今晚要找的人，可能就是你。」

小秦道：「你以爲我會怕他？」

浪子道：「我並不是這個意思，我只是不想再讓他逃脫。」

小秦和白柳並沒有說話，他們在聽。

浪子道：「不想再讓他走掉，必須預先安排計劃，才能發揮作用。」

浪子在說他的計劃，他們只在聽，聽

後在點頭，這表示他已贊同他的計劃。

浪子話聲說得非常之低，只有他們三人才聽到而已。

小秦最後還是不放心的問道：「這樣眞的能捉到他嗎？」

浪子道：「這我不敢肯定，但對於我們總必有利。」

小秦覺得他渾身都是神秘、莫測高深的。

他覺得他越是神秘，他越感興趣，所以他決定要照他的計劃去做。

小秦和白柳雖然覺得他神秘，但他有正義的精神，令他們對他尊敬。

他們知道現在用不着站在這裏的必要，跟着離開，走出這江南唯一的小樹林。

浪子看着他們的背影逐漸消失，他知道，他們會照着他的計劃去做，他信任他們。

雖然浪子跟他們相處不久，只有數個月，但他們却是他唯一的好朋友。在你虞我詐的江湖中，要交上一個知心的朋友那是並不容易。

突然，林裏發出一句話道：「好週全的計劃。」

雖然只有簡單的一句話，就已夠使浪子大吃一驚。

在他還沒說出計劃以前，他已經細心觀察過，四週十丈之內並沒有人，但是這裏却有一個人站在他的身後。

能無影無聲的站在他的身後而不令他發覺，輕功之高，武功之强，他連想都不敢想，尤其是他的計劃更不能走漏一點風聲。

他的心已開始下沉，深深的沉下去。

浪子轉過身來，他看見了一個白衣少年。

他穿着滿身都是雪白的長袍，而白得像女人。

浪子幾乎叫了出來。

浪子從他的外表，就知道他是誰。

他知道遇到這個人就倒霉，倒霉得要命。

他並非別人，正是武林中最難惹的一個。

白公子。

浪子道：「白公子！」

白公子道：「好眼力。」

浪子道：「傳說的白公子雖有七旬年紀，看起來却有點像女人，那並不難猜出來。」

白公子道：「你現在知道了，你就死得更快。」

浪子問道：「你來江南不是爲了血帖嗎？」

白公子道：「它和我根本就沒有任何關係。」

浪子道：「哦，那你是爲了什麼？」

白公子銳利的眼光在看他。

浪子的心已冷下來，他從對方的眼光中已經找出答案，知道他是爲了自己而來的。

白公子道：「現在你知道我爲什麼來江南。」他接着又道：「我在找江湖上的高手，我殺的也是高手，而你的武功也不錯，亦可算是江湖中的高手。」

浪子道：「我只是一個流浪的浪子，並不是什麼高手。」

白公子道：「我找到的人，從來不放棄，不論他的武功高低。」

浪子知道此時非動手不可，並沒有其他選擇的餘地。

白公子道：「我找了你之後，還會去找左手劍小秦，繼續的找下去，直至會天下武林高手爲止。」

他好像有十分把握，知道自己會勝，而浪子却非輸不可。

浪子道：「既然你要找的是高手，爲什麼不去找江南大俠江鶴？」

白公子道：「暫時我不想找他。」

浪子道：「你怕他？」

白公子說道：「世上沒有令我害怕的事。」

浪子道：「那你爲什麼不去找他？」

白公子道：「因爲他不配我出手。」

連江南大俠也不配他出手，如果此話傳出去，江湖上的人不笑掉牙才怪。

浪子沒有笑，他覺得此話並不可笑。

因爲他相信，相信白公子說的都是眞話。

白公子站在那裏，他出手從來就沒有失敗過，所以他才能活到現在。

浪子知道這次非有一個倒下去不可，不是對方，就是自己。

白公子在看他時，也同樣看着自己一雙白雪如女人的手。

一雙可怕的手。

它曾沾了不少英雄的鮮血。

浪子在等着，等着他出手。

他用的是以靜制動的方法。

這種方法能在對方出手時，找機會反擊，而效果較高。

白公子悠然的道：「我擅長用的是手，而你又沒有帶兵器，我保證你會遇着不少的險招。」

浪子道：「這樣看來，我是非死不可了。」

白公子道：「是的，你本來就是死定了。」

他的話充滿了自信。

浪子臉上的笑容已消失了。

就在這時，白公子已出手。

他雙手的影子在浪子的雙眼閃耀不停，那奇詭的招式，幾乎封死了浪子，使到浪子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浪子已被逼靠在一棵大樹幹，他幾乎沒有退路。

這時白公子的手有點緩慢，他知道浪子是必死無疑。

這世上根本就沒有永遠勝利，永遠不敗的人。

白公子也是人，所以他也有失敗的時候。

他雙手插向浪子的頭部時，距離只不過三吋之際。

突然浪子的整個身體急速收縮，往下一蹲。

白公子的雙手一發不可收拾，深深的插入樹幹中。

浪子就蹲在他身邊。

這就是他最好的機會，他不會放過這唯一的機會。

幾乎就在同一刹那間，浪子已出手。

更沒有人能形容他這一擊的速度，連白公子也看不清楚他如何出手。

白公子這時只聽到自己胸間骨頭碎裂的聲音。

浪子的一拳打在他的胸口上。

雖然只是一拳，也是致命的一擊。

血，從他的七孔流下，流到身上，雪白的袍已變成鮮紅。

浪子在看他，緩緩道：「我說過我是浪子，並不是英雄，所以你殺不了我。」

白公子銳利的眼光，現已不存在，用微弱的眼光看他，他簡直不敢相信，但事實又令他不能不信。

他的雙眼漸漸變成空洞，他整個人已慢慢的枯萎，慢慢的倒下。

浪子慢慢的走出這迷漫的小林子。

他的心情非常低落——殺人是不能得到歡樂的，有時只有痛苦。

但他不明白，世上有許多人，却偏偏喜歡殺人。

他覺得只有萬不得已之時，才能殺人而保護自己。

雖然覺得痛苦，可是勝利總比失敗好些！

× × ×

月圓之夜。

這並不是代表圓好，只能帶來不幸與死亡。

圓圓的月，懸掛在夜空。

它照亮了充滿寂靜的江南。

大悅客棧中的小秦在等，浪子在等，白柳也在等。他們不是逃避而是在等待。

這時寂寞的江南城，只有狗吠聲，只增加它這個月圓之夜的恐懼。

小秦在房中，他望着窗外，他已準備好一切，他知道他要來的，只是遲早問題而已。

白柳却隱在屋簷下，他的雙眼從不離開小秦所在的範圍。

打更聲敲過三更。

突然，一件東西飛入小秦的窗內。

小秦頭也不抬，只是用手指一夾。他拿下來一看，是一張帖子——血帖。

他慢慢站起來。

黑影一閃，一個黑衣人已站在他的眼前。

小秦的臉上一點表情都沒有，冷冷看着他道：「你就是白無影？」

白無影道：「要死的人，何必要知道得太多。」

小秦道：「哦。」

白無影道：「你不相信？」

小秦道：「我從不相信有人出手能比我更快。」

白無影道：「你想試試？」

小秦道：「想得要命。」

白無影的瞳孔開始收縮。

他知道左手劍的劍不比他的毒砂慢。

他想到這裏，他的信心有些動搖了。

沒有信心，就是失敗的一半。

他的手緊握，準備作致命的一擊，他知道像小秦這樣的劍手，要擊倒他並不容易。

小秦用比刀還鋒利的眼光冷冷看他。

這時，白無影的手開始動。

小秦的劍已出鞘。

劍光一閃，好快的劍，出而又收回劍鞘。

武林獨一無二的快劍。

白無影已消失在黑暗的房裏。

好快的輕功。

小秦也不追，他自知是追不上。

他的房裏只留下一堆鮮血。

這是白無影的血。

白柳這時在屋簷下，他發覺一條黑影從小秦的房裏掠出。

白柳當然不放過他，他展開輕功直追下去。

白無影往後一看，他大吃一驚，他看見一條黑影在追他。

他覺得追他的人的輕功並不比他低，而從數十丈，越拉越近，他知道一直逃下去難免會被對方追上的。

他知道此時受了傷，非浪子之敵，後面追他的人，可能就是浪子。

他知道只有去一個地方，也就是他常出現的地方，離江家莊不遠的破廟。

他來到廟前，一閃身入了廟內。

廟裏突然有人冷冷的道：「我在這裏等你很久了。」

白無影大吃一驚，他用盡氣力往外翻出，但太遲了，裏面出手的人，似乎比他更快，還沒翻出，身上的幾處穴道被對方點封了。

「砰」的一聲，白無影笨重的身體，已從半空掉落在地上。

裏面已出現一個人。

浪子。

這時廟外也閃入一個人。

白柳。

這時，白無影大叫一聲。

浪子他們猛一轉身。

他看見白無影已冰冷僵硬，因爲有柄劍從他靠近的後牆刺入，在他的胸前刺出，一刺一收，是柄快劍。滅口的劍。

浪子和白柳的動作不能算不快。

他們却往上沖，沖出廟頂。

但是一個人影也沒有了。

× × ×

客棧裏的小秦，他看到他們都回來。

他搶上前問道：「怎樣？」

浪子默默道：「死了。」

小秦道：「你們殺了他？」

浪子道：「不是我們，是主兇。」

小秦道：「難道幕後還有主兇？」

浪子說道：「他就是被主兇暗殺滅口的。」

小秦道：「你們何不追究他？」

浪子嘆道：「可惜我們出去時，這個主兇已消失在月夜裏。」

他們在嘆息。

圓月也在嘆息。

它對着整個江南而嘆息。

× × ×

日出，它照耀着整個江南。

它才是代表光明，只有它的照耀着，城裏的人才敢出來幹活。

將近中午時，浪子、小秦與白柳他們在喝酒。

客棧裏的武林人士，在談論血帖兇手已被捕殺，陳屍於野廟。

荒廢的野廟，圍滿了人，他們爭看兇手的眞面目。

江大俠江鶴在吩咐家丁工作，把屍體抬走。

秦化雨對江鶴道：「兇手已被除去，眞是可喜的事。」

江鶴道：「兇手旣除，我們應不應該開一個英雄大會。」

秦化雨道：「應該。」

其他在場的武林人物也覺得應該，是値得慶祝的。

× × ×

浪子他們已收到請帖。

伍鳳凰也收到，她是最高興的一個，尤其是兇手被誅。江南大俠江鶴在江家莊設宴招待羣雄以示慶祝。

此時江家莊非常熱鬧，江家莊擠滿了各地武林人物。

江鶴坐在大廳正中，在他的旁邊是秦化雨老俠。

他們在等四個人，這四個人來了之後，宴會才眞正的開始。

他們正等得不耐煩的時候，有人入報道：「他們來了。」

江鶴急忙起來招待，他們正是小秦、浪子、白柳和伍鳳凰。

宴會開始了不久就有人叫道：「酒裏有毒。」

秦化雨、小秦、白柳和伍鳳凰已伏在酒桌上。

浪子臉上顯出非常的痛苦，他雙手捧着肚子，發出低沉的聲音，道：「你爲什麼要害我們？」

江鶴道：「因爲現在的英雄豪傑實在太多了，所以我要殺盡他們。」

浪子道：「這樣你就永遠是江南大俠了？」

江鶴道：「不錯，我永遠是江南大俠，誰也別想壓倒我。」

浪子道：「所以你就指使白無影每在月圓之夜出來殺人？」

江鶴道：「若非他殺人多，他也不容易被我指使。」他跟着解釋道：「因爲他殺人太多，所以只有我才能保護他，只有江家莊才能讓他躲避仇家。」

浪子道：「在破廟外殺人滅口的也是你？」

江鶴嘆道：「我本不想殺他，但我不得不如此，我不想讓人知道這個秘密。」

浪子嘆道：「做一代大俠，不但要心狠手辣，而且臉皮還要很厚。」

江鶴道：「現在隨便你怎樣罵我也是沒有用，你早該想到今夜是六月十五，月圓之夜。」

浪子道：「我的確該想到，但我現在還是沒死。」

江鶴道：「雖然你喝少些，但你將慢慢也會死，慢死是否來得更痛苦。」

浪子大叫一聲，伏在桌上不動了。

江鶴在浪子後面察看着，跟着大笑，得意的笑。

突然，他的笑聲停止。

他聽到自己骨頭碎裂的聲音。

浪子的肘拳早已擊在他的肋骨上。

浪子跟着點了他幾處穴道。

浪子、小秦、白柳和秦化雨等都站起來，把口中的酒吐出。

江鶴臉色大變道：「你們沒有把毒酒喝下？」

浪子說道：「因爲我們早就對你懷疑了。」

江鶴道：「我太低估你們了。」

浪子道：「我們本來只是懷疑，經過一個人調查你莊內之後，才知道有條地道通到破廟，更肯定你就主兇了。」

江鶴道：「是誰？」

秦化雨道：「是我。」

江鶴滿身抽筋，像被用鞭子狠狠的鞭了一下。

浪子道：「你更不應該選在六月十五，人們對此日子似乎較爲敏感一些。」

江鶴道：「是的，的確不應該選擇這一天。」

此時，伍鳳凰衝上前道：「原來是你殺了我伯父，還說爲我伯父報仇。」

江鶴道：「我的確爲你伯父報了仇，殺你伯父的白無影已死在我的劍下。」

這時充滿仇恨的伍鳳凰，她的劍早已刺入江鶴的胸窩。

浪子沒有阻止她，其他的人也沒有阻止。

他是罪有應得，是不能够被「寬恕」的。

江鶴滿身急顫，痛苦的道：「我一直在找一個人，是仁義四俠之中的畢平凡，可惜到現在我找不到他。」

浪子道：「浪子就是畢平凡，不平凡的人也就是浪子。」

這話比伍鳳凰的劍刺進他身體中還痛苦。

他一顫就不動了。

畢平凡嘆道：「武林中像他這樣的大俠實在不少，眞正的大俠就不多了。」

秦化雨也嘆道：「做一代大俠也不容易。」

畢平凡道：「的確是不容易。」

× × ×

次日。

小秦，白柳和秦化雨早已離開江南，他們各自離開，但他們並不覺得寂寞，因爲他們有朋友。

畢平凡也準備離開江南。

他走到太極門前，準備和伍鳳凰告別，但他看見伍鳳凰拿着已整理好的衣物出來，高興道：「我也準備離開江南。」

畢平凡道：「跟誰？」

伍鳳凰道：「跟一個人，一個流浪天涯的浪子。」她嬌羞的偎依在他懷裏。

畢平凡用手撫着她的秀髮。

伍鳳凰問道：「你到底是不是大俠，是不是英雄？」

畢平凡道：「都不是，是平平凡凡的畢平凡。」

伍鳳凰笑了。

畢平凡也笑了。

只要他們在一起，就會感到愉快而歡笑。

金色的陽光照耀着江南。

也使整個江南充滿了愉快，歡笑、充滿了士氣。

（全文完）

天師遇鬼 金剛折腰

那間古董店的規模眞大，比一般的博物院還大，從陳列着眞正的埃及木乃伊的那一部份轉過去，是一列玻璃長櫃，櫃中陳列着的，全是波斯的古物。

這樣的古董店，顧客自然不可能太多，顧客可能在一個櫃子前，呆立上一個小時，然後才和店員交談，討論一件古物，又可能花上幾小時，所以，在櫃前，都有着舒服的沙發，而且，店員全是彬彬有禮的，有幾個，單從外形看來，簡直就像是考古學的教授。

像那樣的古董店，也很少有無目的走進來閒逛的顧客，大多數的一進門，就有固定的目標，像那三個，在木乃伊前，用放大鏡細心察看包紮木乃伊的麻布的纖維的那三個英國紳士，他們的目的，就是木乃伊，在他們的心目中，乾癟、醜陋又恐怖的乾屍，比那裸體碧姬芭鐸還要動人得多。

所以，當一個人走進來，東張張，西望望，當店員迎上去，問他：「先生，你要什麼？」而他的回答只是：「我隨便看看」之際，這個人一路受到不歡迎的眼光，那是必然的事了。

不過，那人却毫不在乎店員的不歡迎的眼光，還是照樣看來漫無目的地在閒逛，將這間全世界規模最大的古董店，當作是普通的超級市場一樣。

他也不理會跟在他後面的店員，事實上，跟在他後面的店員，雖然盡量維持着禮貌的笑容，可是他的神情，却越來越不耐煩。

這一間是什麼樣的舖子，任何踏進門來的人，都應該明白，從來沒有人敢進這間舖子，所有的顧客，全是有來歷的，例如那邊那個，正在愛不釋手撫摩着一個青銅香爐的老太婆，就是西方世界搜集中國銅器最出名的收藏家。還有，那三個在木乃伊前，不住低聲討論的英國紳士，是古埃及史研究的權威。

可是這個人，看來他的年紀是那麼輕，態度是那麼隨便，衣着也很普通，他決不會是我們店裏的顧客——跟在他身後的店員一面心中在想着，一面向其他的店員和護衞人員，打着眼色。

不過，在轉過了陳列木乃伊的那一個角落之後，跟在年輕人身後的那個店員，看法多少有點不同了。

因爲那年輕人在三個英國紳士的身邊，停了片刻，那時，這三位英國紳士顯然正爲一個問題爭論不下，雖然他們還維持着紳士的風度，不過，講話的聲音，也已經漸漸大起來。

當時那年輕人在這三個英國紳士的身邊經過，停了半分鐘，突然開口道：「毫無疑問，木乃伊是蘇末爾帝國時期的，你們看過這些麻布背面，編結的繩結就知道了，那不可能是另一時期的產品！」

三個英國紳士同時用極其驚愕的眼光，望向年輕人，跟在年輕人後面的店員，正想趁此機會申斥年輕人的不禮貌，而將他趕出去，不過他還沒有開口，就看到那三個英國紳士，翻過麻布，看了看背面，同時以極佩服的眼光，望向那年輕人。那店員立時將要說的話，忍了下去。

而這時，那年輕人又若無其事地走了開去，來到陳列波斯古物的長櫃之前了。

那店員在跟着走過來之際，還回頭看了一眼，看到那三個英國紳士已停止爭論，正在和經理討論價錢，顯然，是那年輕人的一句話，解決了他們心目中的疑惑。

那店員不由自主地搖着頭，那個年輕人，看來三十歲不到，而且態度又是那樣隨便，他實在是不可能對古物有多大的認識的！

店員留意着那年輕人的視綫，他注意到年輕人的眼光，停留在櫃中，一個長方形的絲絨襯墊上的一柄波斯寶刀之上。

店員的心中怦然地一動，他立時想起一個問題，要是那年輕人，竟然要求他將這柄彎刀拿出櫃來看看，那麼，他應該怎樣做才好呢？

這柄彎刀，不過半呎，刀身已經銹得相當厲害，刀鞘在刀身的旁邊，刀鞘上鑲滿了寶石，當然，寶石是值錢的，可是和這柄刀的價值相比，却相差太遠了，這柄刀，已經有好幾十位專家，證明它是著名的波斯王達理阿的佩刀，已有兩千四百多年的歷史，是波斯古物之中，最出名的幾件珍品之一，也是他們店裏，十大珍品之一。

這柄刀和刀鞘，看來只是隨便放在盒子中，陳列在櫃中，但實際上，有着極其複雜的防盜裝置，看不見的射綫，交織成一個網，罩着這柄刀，手一伸進去，立時就會使得警鐘大鳴，而且，盒子的底部，



「騙中騙」奇案實錄之三

寶刀未老（上）

左慈·文
可飛·圖

也有着極其精巧的裝置，只要重量減少或加十分之一盎司，就會使得另一套警鐘發出聲响，那也就是說，就算能伸進手去，只要手一碰到刀，警鐘就會响起來。

除了這兩套不同的警鐘系統之外，櫃面是堅硬的鋼化玻璃，要打開櫃子，需要開動密碼，密碼只有經理才知道。事實上，那店員總共只見過這柄刀從櫃中被取出過來兩次而已。

那兩次，一次是帶着三個隨員的美國人，由經理親自迎進來的，高大，瘦削，他進來時候，口氣大得好像隨便可以將整間古董店買下來一樣，但是結果，當他知道了這柄會是達理阿王的佩刀的價錢之後，他略爲躊躇了一下，沒有再說下去，結果，只是買走了一副十字軍東征時期的一副甲冑，等這位人客離去之後，經理才告訴他們，剛才那個美國人的姓名是侯活·曉士。

第二次，是伊朗王的一個私人代表，和伊朗國家博物館的館長，他們想買回這柄寶刀，回去作爲國寶，結果這柄寶刀，仍然在這間古董店的櫃子裏，自然是因爲價錢談不攏的緣故。

那店員心中在想，要是那年輕人居然不知輕重，要將他那柄刀取出來看看的話，他應該怎麼辦呢？

世間的事情往往是那樣，越是担心它會發生的事情，它就越會來臨。

正當那店員在担心着自己不知道該如何辦之際，那年輕人居然轉過頭來，指着那柄寶刀，道：「請你將這柄刀，拿出來給我看看！」

那店員陡然一震，喉間發出了「咯」地一聲响，臉上的肌肉僵硬，足足有半分鐘之久，一點聲音也沒有，直到那年輕人將這句話，用比較高的聲音，重新說了一遍，那店員才慌忙踏前兩步，毫無意義地作着手勢，咳嗽着，清理着因爲驚惶過度而發不出聲音來的喉嚨，道：「這柄刀，這柄刀——」

年輕人微笑着道：「是的，我想看看這柄刀！」

他的這句話，聲音更高，那已和三個英國紳士打完了交道的副經理，也急急走了過來，他有禮貌地打量着那年輕人，也用一連串的咳嗽，來清理喉嚨，然後道：「你要看看這柄刀？」

年輕人看來很有點不愉快，他道：「我以爲我已經說得很明白了，同一句話，你們要我說多少遍？」

副經理忙道：「是！是！先生，你想看看這柄刀，一定是知道這柄刀的來歷的了？」

年輕人笑了起來，道：「我明白了！」他做着手勢，「不過我沒有想到，你們是世界上最大的古董店，這只不過是一柄達理阿王的佩刀，何必那麼緊張？」

副經理驚訝得張大了口，闔不攏來，甚至於失去了他應有的風度，失聲大叫起來，道：「只不過是達理阿王的佩刀。」

年輕人聳了聳肩，好像沒有覺得什麼不對。

副經理還想說些什麼，年輕人又已笑道：「要是這柄刀已經那麼緊張，那麼，我很難想像，要是中國的毛公鼎到了你們

這裏，你們會怎麼樣！」

副經理定過神來，他的神情變得很嚴肅，道：「先生，我們現在在討論的是古物，是人類文化的結晶，那是一件很嚴肅的事情！」

年輕人攤了攤手，道：「我有什麼地方表示輕佻了？」

副經理還沒有回答，那個剛才鑑賞青銅香爐的老婦人，已經走過來，大聲而且激動地道：「年輕人，你剛才提到中國的毛公鼎，這是人類的瑰寶！」

年輕人笑了笑，向那老婦人微微鞠了一躬，道：「要是我告訴你，我小的時候，曾經將毛公鼎當櫈子坐，你一定不會相信，是不是？」

那老婦人看來差一點昏了過去，她轉過身，急急走了開去，坐了下來，手撐着額，還在不住喘氣！

副經理道：「先生，你是不是堅持要看這柄刀？」

年輕人道：「是的，因爲我想買它，過幾天是我叔叔的生日，我想將它作爲生日禮物！」

副經理又吐了一口氣，道：「先生，你知道它的價格不？請原諒，我的意思是提醒你一下，將這一柄寶刀作爲生日禮物，實在是一件罕見的禮物！」

年輕人揚了揚眉，道：「我不確切知道，它值多少？」

副經理又深深吸了一口氣，然後講出一個數字來。

這個數字，令得在一旁聽着的那個店員，也倒抽了一口涼氣。

年輕人却毫不在乎地道：「不錯，和我知道的一樣，這是我的支票簿——」

年輕人伸手取出支票簿來，放在櫃上，又道：「你們可以先打電話到銀行去，查我戶口裏的存欵，是不是足夠支付，再來和我交易！」

副經理和店員互望了一眼，副經理說了一聲對不起，拿起支票簿，走了進去，年輕人在沙發上坐了下來，那老婦人駭然地望着他，將身子挪遠了一點，這時候，另一個店員，正將包好的銅香爐，交到老婦人的手上，年輕人向老婦人笑了一下，道：「夫人，你買的那隻宣化香爐，只不過是民間的用品，不是宮廷用品！」

老婦人怒道：「你懂得什麼，這香爐上有龍，龍在中國，是帝王的象徵！」

年輕人笑着，道：「如果是帝王用的物品，龍爪是五趾的，而這雙香爐上的龍爪，只是四趾的！」

老婦人陡地呆了一呆，站了起來，立時向外走去，可是她走不了幾步，就停了下來，轉頭向年輕人望來，神情充滿了猶豫。

不過年輕人沒有再望她，因爲副經理已經走了出來，和副經理一起走出來的，還有一個滿頭白髮的老年人，他們兩人是小步奔出來的。

副經理一到了年輕人的面前就將支票簿恭而敬之地還給了年輕人道：「對不起，眞對不起！」

那老年人搶着自我介紹，道：「我是本店的經理，竭誠歡迎你的光臨！」

年輕人淡淡笑了笑，放好了支票簿，道：「我想看看那柄波斯刀，可以麼？」

經理一叠聲地道：「可以，當然可以，請到經理室來，請跟我來。」

年輕人向玻璃櫃望了一眼，神情略有點疑惑，但是他還是跟在經理和副經理的身後，向前走去，經理一面向前走着，一面向兩個護衛員招了招手，在他們走進經理室的時候，那兩個護衛員就站在經理室的門口。

經理室中的陳設很樸實，與其說是一間大古董店的經理室，不如說那是一個考古學家的書齋更來得適合一點，四壁的書櫥中全是書，經理一進來，就道：「先生，我想你一定奇怪，何以要請你到經理室來看這柄刀。」

年輕人笑了笑，道：「當然，這柄刀的價值太高，不宜在大庭廣衆之間拿出來看的！」

經理點頭道：「這是原因之一，另一原因是……」

年輕人不等經理講完，就道：「我想在陳列櫃下，有直通經理室的傳送帶，是不是？」

經理不住地點頭，他先開了一具電視機，電視螢光屏上，立時出現了那柄放在櫃中的波斯寶刀，然後，他又按下了一個掣，在電視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放着盛刀盒子的櫃底，向下沉去，那柄刀消失了，接着，有一陣輕微的聲響傳來。

經理又按動了幾個掣，一個書架移開，現出了一具保險箱來，年輕人轉過身去，看着書架上的書籍，不一會，他聽到經理有點發顫的聲音，道：「先生請看，這是眞正的無價之寶！」

年輕人轉過身來，經理雙手捧着盒子，放在几上，年輕人坐了下來，從盒中取出那柄刀來，細心地看着，放下刀，又察看着刀鞘，他看得很仔細，並且不時說幾句極其內行的話。

年輕人足足看了半小時之久，才將刀和鞘，一起放在盒中，道：「我還想看一看，有關這柄刀的一切資料，包括權威界對它的評定！」

副經理早已捧了一大叠書走過來，也放在几上，年輕人翻閱着，隨後，他闔上了書，點頭道：「我感到很滿意，這是一柄眞正的寶刀！」

經理和副經理都吁了一口氣，年輕人取出支票簿來，簌簌地寫着，簽了字，交給經理，道：「請你立即到銀行去提了欵，我再帶着這把刀走！」

經理站了起來，說道：「先生，你是說，你要帶這件無價之寶走？不要我們派護衛員，護送你將它鎖進保險庫去？這柄刀——」

年輕人揮了揮手，道：「別緊張，這只不過是一柄達理阿王的佩刀！」

年輕人剛剛付出了巨額的支票，而且毫無疑問，他的支票是可以兌現的，而他的態度仍然是一樣的輕鬆，古董店的經理和副經理互望了一眼，經理將年輕人付出的支票，交給了副經理，吩咐道：「你到銀行去辦理手續！」

副經理接過了支票，走了出去，經理打開一個櫃子，取出一隻十分精緻的木盒來。

那隻木盒上的雕刻和所鑲着的寶石，證明這隻木盒本身，也是一件很有價值的古董。

經理打開盒子，盒內有一個雕出來的凹痕，可以看得出，剛好可以放下那柄寶刀。

經理將木盒送到了年青人面前，道：「這柄寶刀，一度曾落在俄國里耶雷夫大公的手上，這隻木盒，就是耶里雷夫大公當時最著名的匠人製造的！」

年青人將刀放進了盒中，讚嘆地道：「果然，手工精緻得很，我想我不必另外再付錢了吧？」

經理忙道：「當然，這算是小禮物，歡迎你再來光顧，而且，如果你有什麼需要，可以通知我們，我們世界各地都有辦事處，專門負責替顧客尋找名貴罕有的古董！」

年輕人盒上闔蓋，道：「我一時之間想不起有甚麼需要的，當然，我想到了，會來找你！」

經理又斟了兩杯酒，遞給年輕人一杯，酒香撲鼻，經理和那年輕人，談着那柄波斯寶刀的歷史，二十分鐘之後，電話鈴響了起來，經理拿起來聽了一聽，就放了下來。

年輕人道：「我可以走了？」

經理連連點頭，神態感激。

年輕人將盒子挾在脅下，向外走去，當他來到經理室的門口之際，經理的聲音又在他的背後響起，道：「先生，你眞的肯定不要人護送？」

年輕人笑了一笑，並沒有轉過身來，只是道：「不用！」他拉開了經理室的門，向外走去，當他又來到店堂中的時候，所有的店員神態和他進來的時候，大不相同了，當他經過的時候，每一個人都恭敬地站着，一直恭送他到門口。

年輕人的車子就停在街角處，他打開了車門，將盒子隨便地向後座一拋，坐上了駕駛座，他的心情很愉快，因爲他知道，這件生日禮物，他叔叔一定會喜歡的。

他也知道，他叔叔會喜歡這柄寶刀，絕不是因爲這柄寶刀的市場價值，而是由於這柄寶刀，是一件眞正的藝術品之故。老實說，金錢對於年輕人和他叔叔而言，實在不算是甚麼，他們實在擁有太多的錢了！

倫敦的街道上很擁擠，天色陰霾而寒冷，車子在一個紅燈前停下來，年輕人向紅燈望了一眼，就在那一刹間，他陡地感到極度的疲倦，使得他打了個呵欠，而且，自然而然地揉了揉眼睛。

可是，當他的手在眼上揉一揉之後，看出去，紅燈變得模糊而擴大，紅燈轉成了綠，他仍然有點發怔地望着，在他車後的那些車子，立時響起了喇叭聲，他下意識地踏下油門，車向前駛去。

情形越來越不對了，不但他覺得更疲倦，而且，他的視綫也越來越模糊，在他前面的那些車子，幾乎的都成了一條一條的虛影。

他竭力想令自己看得清楚一些，可是已經沒有法子做到這一點了，他無法再駕車，他只是盡了他最後一分氣力，將車駛近街邊，停了下來。

而當他肯定車子已經停下來之後，他想好好整頓一下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情，可是，他的頭腦，已然遲鈍得甚麼也不能想，他身子伏向前，壓在駕駛盤之上就睡着了。

年輕人不知自己睡了多久，才感到一陣劇烈的搖撼，彷彿是他置身在大海之中，而海上正吹着狂風，他努力睜開眼來，看到有人在搖他的車子和拍他的臉頰。

足足有一分鐘的時間，他還是看不清在搖他的是甚麼人，然後，像是放映機的鏡頭焦距漸漸校正了一樣，他看清楚了，在急搖着他的，是一個戴着球形帽，神情充滿了訝異的倫敦警察。

年輕人試圖發出聲音來，可是却做不到，他的喉際像是被甚麼東西塞住了一樣，同時，他也發現，那在搖動着他身子的警察的臉上，有紅色的光芒在閃耀，那種紅色的光芒，是來自街頭的霓紅燈光。

天已經黑了！

年輕人陡地一怔，喉際終於發出了一下聲響來，那警察也同時發問道：「先生，你需要帮助麼？」

年輕人清了清喉嚨，他的聲音仍然很嘶啞，道：「我，我……怎麼了？」

那警察道：「你可能是太疲倦了，先生！」

年輕人又揉了揉眼睛，那警察道：「在這裏停車睡覺，是不適宜的！」

年輕人道：「謝謝你提醒我！」

他深深吸一口氣，那警察已經向後退去，年輕人再吸一口氣，他已經在那短短的幾秒鐘之內，將所發生的事情，從頭到尾，想了一遍。

他離開那家古董店的時候，大約是下午三點鐘，而現在——他看了看手表，已經是七點鐘了！

那也就是說，從他突然感到一陣疲倦開始，到現在，已經過了四小時，或者說，他已經伏在駕駛盤上睡了四小時之久！他是不可能就這樣疲倦起來，在車中睡着的。

而他竟然這樣地睡着了四小時，而那只說明了一點：他受了藥物的催眠！

那柄寶刀！年輕人立時想起了那柄寶刀，他回頭向後面的座位，看了一眼，那盒子還在，他忙又欠身，打開盒子，刀也在，他還將刀拉出了刀鞘，看了一看。

他的心中，充滿了疑團，那警察還在車旁道：「那是甚麼！看來像是古董！」

年輕人喃喃地道：「是給我叔叔的生日禮物！」

警察沒有再說甚麼，向後退去，年輕人重又駕着車駛向前，十分鐘之後，他挾着那隻盒子走進了他所居住的酒店，一進房間，他先將自己的頭，在凍水中浸了半分鐘，然後用力擦着臉。

再然後，他來到燈下，仔細察看那柄波斯寶刀，以他對古物的認識能力看來，那柄寶刀並沒有甚麼異樣之處，他放好了寶刀，坐下來發怔。

這眞是太奇怪了，好像甚麼意外也沒有發生過，除了他莫名其妙地昏睡了四小時之外，他何以會在駕車途中，疲倦得非睡着不可呢？

年輕人伸伸手在自己的頭上，輕輕地

敲着，他的身子略挺了一挺，他想起了那杯酒！在古董店經理室中，經理斟給他的那杯酒！

如果他受了藥物的催眠（看來一定是如此），那麼，唯一的可能，就是那杯酒中有古怪。

可是，當年輕人想到這一點之際，他又不由自主地搖了搖頭，當然，他承認，當他在那經理室中，接過那杯酒的時候，他心理上，決沒有任何防範。但就算他根本未曾想到會有意外發生，要是經理在斟酒之際，有甚麼份外的動作，他也一定可以察覺得到的。

現在，他回想起來，經理在櫃中，取出酒瓶，酒杯，一人一杯，同時舉杯，同時喝酒，一切經過，歷歷在目，要是經理當着他的面，在酒裏放了藥，而他竟然未曾覺察的話，那麼，他的感覺實在太遲鈍，而經理的手法也實在太快了！

年輕人心裏的疑團解不開，他又仔細地察看着那柄寶刀，然後，收拾了一下行李，他原定今晚十時離開的，雖然無緣無故損失了四小時，但是還不致於誤行期。

當他離開酒店，上了飛機，一直到了他叔叔居住的城市，和他叔叔見了面，他幾乎都在想解開心中的那個疑團，可是却一直沒有結果。

他叔叔咬着烟斗，燃燒的烟葉，發出濃郁的香味，當年輕人挾着盛載寶刀的盒子走進來的時候，老人家看來容光煥發。

年輕人大聲叫道：「生辰快樂！」

老人家抬起頭來，現出極其高興的笑容來，道：「偏偏你記得，是不是來提醒了我又老了一歲？」

年輕人笑道：「六十五歲，不能算是太老！」

老人家攤了攤手，道：「要記得，當人家連連稱讚你看來年輕的時候，就證明你巳經老了！」

年輕人也笑着，雙手將盒子捧了過去，道：「這是生日禮物！」

老人家接過了盒子，放在桌上，側着頭打量着，年輕人說道：「猜猜看，是甚麼？」

老人家吸着烟，順手拿起一具放大鏡來，湊在盒子上看了看，「唔」地一聲，道：「是十八世紀俄國雷里耶夫大公的徽章！」

年輕人不由自主嘆了一口氣，表示佩服。

老人家又道：「這位大公，是當時世界上最出名的古物收藏家，俄國收藏家，俄國革命之後，他的收藏品有一小部份流到古董市場上，全是著名的寶物，唔，讓我來猜一猜，這盒子裏的是——」

老人家講到這裏，向年輕人望了一眼，年輕人作出了一個表示絕望的神情，老人家笑道：「你從倫敦來，其實我不必猜了，一定是倫敦伊通古董店的十大珍藏之一，那柄波斯王達理阿佩刀！」

年輕人無可奈何地道：「我應該用一塊布將盒子包起來，你就猜不到了！」

老人家呵呵笑着，打開盒子，將刀連鞘拿在手中，端詳了一會。

年輕人知道他叔叔一定喜歡這件禮物的，可是當他望着他叔叔的時候，却看到他叔叔臉上的笑容漸漸地消失，接着，老人家拔出了那柄刀來，又看了一會，才將刀放回盒子之中。

年輕人吸了一口氣，道：「怎麼樣，，你不喜歡？」

老人家却反問道：「多少錢買的？」

年輕人又怔了一怔，說了一個價錢，

老人家忽然笑了起來，道：「你不是來考我的眼力來了吧！」

年輕人又再怔一怔，道：「假的？」

老人家望了他侄兒片刻，像是很難措詞，但是他還是道：「我怕傷了你的自尊心，或者，我應該高高興興，接受禮物，甚麼也不說，反正我們不在乎金錢上的損失。可是——」他略頓了一頓，「我却在乎我的侄兒受了愚弄，對，這是製作得極其精巧的假貨！」

年輕人立時想起莫名其妙的四小時昏睡，但是事後，他也曾詳細察看過那柄寶刀，和他購買的時候，完全一樣，除非購買之際，就是假的，但是那好像不可能，他曾經切實地鑑定過！

老人家一直望着他雙眉緊鎖的侄兒，道：「你有沒有注意到那刀柄上的金絲盤紋，波斯人的嵌金技術——！」

年輕人不等他叔叔說完，就伸手拿過那柄刀來，察看着刀柄部份，又拿起放大鏡來照看。

這時，他也看出來了。刀柄部份鑲嵌着的金絲，整齊、緊密，是高度工藝技巧的作品，他當然還記得，他在經理室中所看的那一柄，也就是他所買的那一柄上鑲嵌的金絲，有少許鬆弛的現象——那是由於當時，波斯工匠的嵌金技術，還未曾登峯造極之故。

現在在他手中的那柄刀是假的！

年輕人慢慢放下了刀，他買了那柄，不折不扣，是一件價值連城的古董，而他帶回來的那一柄，只不過是一柄精巧的仿製品。

他帶着眞貨出店門，帶着假貨回來，當然是叫人掉了包，而掉包是在什麼時候進行的，也再明白不過，他曾睡了四小時之久！四小時之中，可以將刀掉來掉去，掉上幾千回了！

年輕人陡地感到耳根一陣發熱，雖然他的面前沒有鏡子，可是他也可以知道，自己的耳朵一定紅得可以了。正如他叔叔所說，他可以完全不在乎那筆錢，然而，這樣受人愚弄，那却是奇恥大辱，他是幹什麼，怎麼可以栽這樣的一個觔斗？

他抬起頭來，看到他叔叔正盯着他，他有點苦澀地笑了一下，老人家的神情看來很不在乎，道：「怎麼樣，要不要找我帮忙？」

年輕人立時神情堅決地搖着頭，道：「我自己可以解決！」

老人家轉着手上的刀，道：「其實，我對於古董，也沒有什麼眞正的嗜好，這柄刀也製造得很精緻——！」他話沒有說完，年輕人巳經伸手，在他的手中，將刀取了過來，搖頭道：「我會將眞的換回來，我想不必太久，你也不必担心什麼！」

老人家笑了起來，道：「對於你，我從來也沒有担心過什麼！」

兩叔侄笑了起來，年輕人將刀放進盒

中，闔上了盒蓋，順手將刀放在一邊，接下來的時間中，他們談了不少話，可是全然未曾接觸到那柄刀，甚至他們兩人的視綫，也未曾掃及那柄刀，好像那柄刀已經根本不存在了一樣。

直到年輕人告辭離去，在走向門口之際，他才順手拿起了那柄刀來，挾在脅下，當他剛要跨出門口時，老人家忽然問道：「你預算多少時間，才能結束了這件事情？」

年輕人笑着，說道：「我看，幾天是夠了！」

老人家一面點着烟絲，抽着，濃烟自他的口中、鼻中一起噴出來，他緩緩地道：「別太樂觀了，有時候，事情看起來越是簡單，做起來就越是困難！」

年輕人點着頭，老人家又道：「無論如何一個月之後，我有事情要你去做！」

年輕人揚了揚眉，大有興趣地道：「什麼事？」

老人家揮了揮手，道：「到時再說，你去吧！」年輕人伸手輕拍着刀盒，走了出去。

離開了他叔叔的屋子，在兩旁全是白楊樹的小道中，慢慢向前踱着，年輕人的脅下，仍然挾着那隻盒子，而他的另一隻手，在盒上輕輕拍着——那是他的習慣，在他思想的時候，總喜歡作一點有規律的小動作。

虎頭捫虱　龍軀刮鱗

春寒猶在，風吹上來很有點冷，道上有乾枯的樹葉，隨風在打轉。年輕人心中在玩味着他叔叔的話：有時候，看來很簡單，實際上是很複雜的。

現在，他遇到的事，看來眞的很簡單：他買了一件古董，在離開古董店之後不久就昏迷，當他醒來之際，古董變成了假的，叫人掉了包，事情就是那麼的簡單。

而更簡單的是，他沒有接觸過任何人，在古董店的時候，他却曾喝過一杯酒，自然，他的昏迷，是由於那杯酒在作怪。

而古董店的經理，在斟那杯酒時，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動作，這一點也很容易解釋，整瓶酒，根本是早巳下了藥的，在他昏迷不醒之際，古董店的經理，可能同時也在昏迷不醒。反正幾小時的昏迷，對人的健康，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影响，那比臨時在酒中做手腳，安全得多了！

至於古董店的經理爲什麼要那樣做，那更簡單了，爲了錢！

古董店的經理，用一柄仿製的寶刀，換回眞的寶刀去，他又可以將這柄寶刀，再出售一次，得到可觀的金錢！

整件事，看來就是那樣簡單：一個貪婪的古董店經理，愚弄他的顧客。

要應付這樣簡單的事，對這個高大、挺拔、經歷過許多奇怪驚險的事情的年輕人而言，實在太輕而易舉了。

年輕人來到了車房，上了車，駕着車向前駛，儘管他的耳際，還不斷響着他叔叔的告誡，可是他的心情却很輕鬆，他巳經決定要讓那古董店的經理，吃一點苦頭，要他加倍報復，不但要得回那柄波斯的寶刀，而且，還要弄走那古董店中的另一樣最值錢的東西。

當他想到這一點的時候，他心情變得很輕鬆，愉快地笑了起來。

他的車，轉了一個彎，這條路筆直地向前，道上的車很少，年輕人在倒後鏡中，看到一輛黃色的車子，在他的車後，好像是在跟踪着他，可是當他減慢速度之際，那輛車子却立時在他的旁邊，趕了過去，車速十分高，以致年輕人只看到駕駛那輛黃色車子的，是一個女人，他一直再向前駛，那輛車子，也沒有再出現。

兩天之後，倫敦的天氣，仍然是寒冷而陰暗，那家古董店中，依然顧客寥寥，事實上，這樣的古董店，是決不可能和超級市場那樣，擠滿了顧客的。

當年輕人推門走進來之際，雖然他的衣着，神態和上次並沒有多大的分別，可是他所受到的招待，却完全不同了，那個經理一看到了他，立時離開了一個中年人，滿臉堆笑向他走了過來，用極其熱烈的聲音道：「先生，你好，有什麼需要？」

年輕人若無其事地笑着，道：「聽說你們有一頂皇冠，是印度孔雀王朝時代的遺物——」

年輕人的聲音相當大，他的說話，令得店中的幾個顧客，都轉頭向他望了過來。那幾個顧客的反應，是極其自然的，因爲年輕人這時提到的這頂皇冠，就算不是這間古董店的顧客，也全知道的，那是這家古董店，或者說是世界上最出名的寶物之一。

副經理略怔了一怔，要不是年輕人在他們的店裏，已經有過如此高的交易紀錄，他這時一定會皺起眉來，但現在，他却搓着手，興奮得鼻尖有點冒汗，道：「是，是！這正是本店的榮耀！」

當副經理在說話之際，經理也得到了通知，急急的走了出來，來到年輕人的身前，熱烈地和他握着手。

經理滿面笑容，道：「先生，希望你叔叔喜歡那柄波斯寶刀。」

年輕人望着經理巳有很多皺紋、但依然充滿了紅光的臉，心中暗罵了一句老狐狸，他也不動聲色，道：「是的，他很喜歡，且由於那柄刀，引起我對古物的興趣，所以我來看看那頂皇冠！」

經理一疊聲地道：「歡迎！歡迎！」

他一面說着，一面作出請年輕人向前走的手勢，年輕人跟着向前走去，經理一連望了他幾眼，壓低聲音，同時神態顯得很神秘，道：「王子殿下，我或許應該這樣稱呼你才對！」

年輕人陡地一呆，向那經理望去，他發現經理的眼中，閃耀着一絲狡獪的神色，但這種狡獪的神色，你幾乎可以在每一個人的眼光中找到的！

年輕人壓低聲音說道：「這是什麼意思？」

經理的神情，有點惶恐，忙將聲音壓得更低，說道：「對不起，眞是對不起，你不喜歡暴露自己身份，我不應該這樣稱呼你！」

年輕人的心中，疑雲陡生：這老傢伙，究竟在攪什麼鬼？

年輕人還想再追問下去，但這時，他們已經來到了店堂的中央。

在店堂的中央，有一個大約一百方呎的空間，四周全用粗大的鐵鍊圍着，在中間，是一根約有六呎高，直徑兩呎的圓鐵柱，鐵柱上有着古拙的浮雕。

在鐵鍊的四角，有四個護衛人員站着，經理來到了鐵鍊之前，一個護衛員忙走過來，提起鐵鍊，讓經理和年輕人走進去，來到了鐵柱之旁。

另一個護衛員，遞過了一具無綫電筒對講機來，交給經理，經理對着對講機道：「請打開來！」

他講了一句，就將對講機交還給護衛員，護衛員立時又退了開去。

年輕人注意着四週圍的情形，他看到店中所有的店員和護衛員，神態都很緊張，而店內的顧客，全也在向前走來，不過走近來的顧客，都站在鐵鍊之外。

經理轉過頭向年輕人解釋道：「這是特別設計的保安設備，是音波控制的！」

年輕人點着頭，道：「只有你的聲音，才能將之打開來，對不對。」

經理十分滿意地點頭，年輕人笑了一下，指着經理的咽喉，道：「要是你有了什麼意外，那怎麼辦呢？」

經理陪着笑，道：「如果我死亡，在律師處的一個密封的信封會打開，另外可以利用一個密碼打開它。」

年輕人道：「我說的意外，不是死亡那麼嚴重，譬如說，你傷風，聲音的音波的頻率有了改變，那怎麼辦？」

經理笑了起來，道：「傷風是會好的——」他臉上充滿了討好的神情：「畢竟不是每一個人進我們的店來，都夠資格要求看這頂皇冠的！」

年輕人裝出恍然大悟的神情來，道：「我明白了，這頂皇冠，比那柄波斯寶刀，還要名貴！」

經理的神情，有點激動，道：「名貴得多了。」

年輕人滿足地笑了笑，沒有再說什麼，而在他們交談之際，那根鐵柱，正齊中分了開來，分成了兩個半圓柱形，在鐵柱的中間，是一個玻璃柱，柱中，深紫色的絲絨墊上，放着那頂皇冠。

而當那頂皇冠，呈現在衆人眼前的時候，不論是店員還是圍上來的顧客，都不由自主吸了一口氣。這頂皇冠，看來其實一點也不美觀，上面所鑲嵌的那八顆綠寶石，當然價值不菲，但是能引起如此讚嘆聲的原因，自然是因爲它的歷史價值。

圍在四周的人都知道，這頂皇冠，是印度最顯赫時期的東西，在這頂皇冠上，記錄着當時這個東方古國輝煌歷史，凡是愛好古物的人，面對着這樣珍罕的古物，都會不由自主，吸上一口氣的。這時，看古董店經理的神情，簡直是有點虔誠了，反倒是那年輕人的神情，看來比較輕鬆得多。

年輕人湊近去，隔着玻璃，仔細地察看着那頂皇冠。

這時任何人看起來，年輕人都是在專心一致，鑑賞着玻璃柱中的這件古物，但是事實上，他心中卻在急速地轉着念：他受過欺騙，損失了一柄波斯寶刀，要是能將這頂皇冠弄上手，那麼，自然是補償損失有餘了。

一想到這一點，他微笑了起來，道：「我想進一步鑑定一下，我的意思是——」他指着皇冠做着手勢。

經理忙道：「是！是！我明白，請跟我來！」

經理一面說着，一面又自護衛員的手中，接過對講機，道：「關上！」

打開的鐵柱，又闔了攏來，將玻璃柱包在中間。

經理恭敬地陪着年輕人，向經理室走去，幾個顧客在低聲交談着，很顯然，他們在猜測，那態度隨便的年輕人，究竟是何方神聖。

在討論中，一個頭髮花白的中年婦人道：「你們剛才沒有聽到麼？經理稱他爲王子殿下！」

另一個顧客道：「阿拉伯王子？」

又一個顧客搖着頭道：「不像，他看來不像是阿拉伯人，可能是中國王子。」

一個老年人「哈哈」一笑了起來，說道：「中國早就沒有王子了，而且，就算有的話，也決不會有資格來購買這樣的古物的！」

顧客們一面交談着，一面又走了開去，而年輕人和經理，也已經進了經理室。

一切經過，和上次年輕人購買波斯寶刀時沒有什麼不同，經理先按下輸送帶的掣，再打開保險箱，取出那頂皇冠來，然後，找出了很多資料，年輕人也用心地察看着，足足花了將近兩小時。

然後，年輕人挺直身子，望着經理，道：「它的價錢是多少？」

經理有點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像是爲了這頂皇冠的價錢而感到抱歉一樣，然後說出了價錢。這個價錢，就算是費沙爾王聽了，也不能一口答應的，是以年輕人也沉吟了片刻。

經理望着年輕人，神情有點焦急，他也有點結結巴巴，道：「王子殿下，這價錢，聽來是高了一些，可是事實上，一年之前，就是這個訂價，如果我們肯公開將之拍賣，可能得到更高價錢！」

年輕人笑了起來，道：「更高的價錢，賣給誰？」

經理忙陪着笑，這時，年輕人的心中，又奇怪了一下，經理一再稱他爲「王子殿下」，那究竟是甚麼意思呢，然而，他卻沒有去想它，因爲他要開始實行他的計劃了。

他望着那頂皇冠，輕輕地撫摸着，道：「我可以接受這個價錢。」

經理一聽得他那樣講，陡地吁了一口氣，年輕人裝成很高興的樣子，道：「像上次一樣，爲了慶祝交易的成功，我們來喝一杯！」

經理忙道：「自然！自然！」

經理立時走向酒櫃，打開來，取出酒和酒杯來。這一次，年輕人一上來就全神貫注，不錯，還是那酒瓶，也還是那些酒，經理在倒酒的過程中，也沒有絲毫做手脚之處，一如上次。

年輕人心中冷笑了一聲，他知道自己的猜想不錯，酒中是早下了藥的，喝下去之後，經理會和他同時昏睡不醒，所不同的是，他在昏睡中損失寶物，而經理則可以不費一文得回他已經賣出去的寶物的。

不過他的猜想雖然如此，也還要證明一下，他在來之前，曾經拜訪過一個麻醉藥的專家，將他上次昏睡的情形，告訴那位專家，那位專家分析了一下他遭遇的情形，肯定他的情形，不出三種强烈催眠劑的作用，也給了他一種試紙，告訴他如果他的飲料之中，含有那三種藥物的任何一種，白色的試紙就會變色。

所以，年輕人一接了那杯酒在手，半轉身，已經將挾在手指中的一條試紙，浸進了酒中。

他要證明酒中眞的有藥能令他昏睡，那麼也就有辦法對付那狡猾的經理了。

可是，試紙浸在琥珀色的酒液中，却並沒有變色。

年輕人陡地一呆，將酒杯放在唇邊，和經理一起喝了一口酒，酒味是如此之醇，那一定是超級的名釀，在這樣的好酒之中，若是加進了藥物，一定會破壞酒味的，他事實上並不需要試紙，他的舌頭，應該可以分得出酒中是不是有古怪來。

年輕人在剎那間，感到了迷惑，因爲他再度前來，一切全是依據酒中加了藥而計劃的！

年輕人的計劃是，肯定酒中有了藥物，足以令他昏睡之後，就要趁經理不覺，先服上那位專家給他的解藥，然後，繼續和經理一起研究那頂皇冠，他預計到了一定的時間，經理也會因爲酒中藥性的發作而昏睡不醒，剩下來的事，就十分簡單了，他只要在經理睡着之後，將那頂皇冠放進盒中，堂而皇之地帶出去就可以了。

這一切，本來是很簡單的，可是現在，一切計劃全被打亂了，酒中並沒有足以令人昏睡不醒的藥，那也就是說，經理不會睡着，他的計劃完了。

在那一剎那間，他的臉色一定很古怪，是以經理放下了酒杯，看他，道：「王子殿下，可是有甚麼疑問？」

年輕人搖着頭道：「沒有，沒有，我——」他說着，放下酒杯取出支票簿來，簽了支票，撕下來交給經理，經理接了支票在手，手有點發抖，道：「眞對不起，王子殿下我們必需先派人到銀行去——」

年輕人瀟洒地揮着手，說道：「不要緊！」

經理不再說下去了，按下對講機的掣，不一會，副經理走進來，經理將支票交了給他，副經理又恭敬地退了出去，年輕人和經理一面在交談着，一面心中在急速地轉着念：他應該怎麼辦呢？他不能白來一次，他必需戳穿那古董店經理所玩的把戲，他道：「上次，你提議我由你派人護送離開——」

經理失聲道：「天，不是那柄波斯寶刀，出了甚麼意外吧！」

年輕人心中即又暗罵了一聲老狐狸，擺着手，道：「完全不是，一點意外也沒有，只不過我叔叔想知道，那柄波斯寶刀，是不是有仿製品。」

經理驀地漲紅了了臉，像是年輕人的話，給了他以極大的侮辱一樣，自他的口中道出了一連串的「不」字來，道：「絕無可能，像這樣的古物，一到我們的手，平時看到的人也不多，雖然它們的圖片流行，但是你知道，無法根據圖片製造仿製品的，除非是十分粗劣的東西！」

年輕人點着頭，道：「我同意，我又聽說，這柄波斯寶刀有一對，一共是兩柄，如果你們能找到另外一柄的話，我願意出同樣的價錢購買。」

經理的臉上，充滿了訝異的神色，道：「王子殿下，你是從那裏聽到的，那全然是荒謬透頂的說法！」

年輕人吸了一口氣，根據他對事物的判斷力而言，可以肯定，經理是無辜的，但是事實上，他却損失了一柄波斯寶刀，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經理望着年輕人，神情也像是很疑惑，在年輕人又舉杯喝酒之際，他道：「王子殿下，你——」

年輕人陡地一揚手，說道：「你一直稱我爲『王子殿下』可有甚麼特別的意思麼？」

經理的神情更驚訝，瞪着那年輕人，半晌才道：「這裏只有我一個人知道殿下的身份。」

年輕人笑着，道：「我很想知道，是誰將我的身份告訴你的！」

經理的神情，有點爲難，年輕人沉下臉來，明顯地表示出他的不愉快，經理立即滿面堆下笑容來，神情有點神秘，眨着眼，道：「是一位美麗的公主，殿下！」

年輕人陡地一震，立即轉過身去。

一位美麗的公主！

他不必經理形容那位「美麗的公主」是甚麼人，就可以知道那是甚麼人了。

奧麗卡公主！

剎那之間，年輕人的心中，極其混亂，奧麗卡公主，他應該想到奧麗卡公主的，他最後一次見到公主，是在甚麼時候？然而，那好像又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些日子來，他曾經作過極大的努力，試圖去忘記她，他自以爲成功了。

然而現在，事實證明，他顯然沒有成功，幾個月來以爲已被理智克服了的事，其實是再脆弱不過的，就像是紙包不住火一樣，理智包不住感情，這時他一想起奧麗卡公主，他的身子便不自由主地發顫，他的臉色煞白，而他的視綫，也變得模糊了。

是的，他的視綫變得模糊，在他眼中看出來，站在面前的古董店經理的臉，只是朦朧的一團，但是儘管如此，他還是可以看到經理張得很大的口，經理一定是感到了極度的訝異，然而他的口不會張得如此之大的。

是的，經理是感到了極度的訝異，因爲在他面前的「王子殿下」，在剎那之間臉色蒼白，雙眼無神，身子發抖而且搖擺不定，看來像是立刻要倒下去一樣。

經理扶住了年輕人，口吃地道：「你……你覺得怎麼樣，要不要叫醫生來？」

經理的話，在年輕人的耳邊，引起「嗡嗡」的回聲，年輕人勉力定了定神，推開了經理發顫的手，拿過酒瓶來，對住了嘴，大口大口地喝着酒，任由美酒自他的口角淌出來，經理抹着汗，手足無措，年輕人在坐下來之後，看來已經鎮定得多！

年輕人用手背抹了抹口角，抬頭望向經理，經理一臉懊悔的神色，頻頻道：「對不起，就算我知道了你的身份，我也不

應該那樣稱呼你的！」

年輕人無法向經理解釋他震驚的眞正原因，他只好揮了揮手，先打斷了經理的話頭，然後吸了一口氣，這時候，他看來已然完全回復正常了，連他的聲音也聽不出有任何的異樣，他道：「那是甚麼時候的事？」

經理怔了一怔，一時之間弄不明白年輕人這樣問是甚麼意思，只是直着眼望着那年輕人，年輕人又問道：「你見到那位公主，是甚麼時候？」

經理急忙道：「上次，上次你買了那柄寶刀，才出店舖不久，她就進來告訴我，你的身份，而且她還斷言說，你在極短的時間內，一定會再來的！」

年輕人苦笑了一下，奧麗卡公主的預言，當然會實現，因爲他在發現了那柄寶刀是假的之後，一定會懷疑是古董店的經理做了手脚，當然會再來的！

現在，事情已經很明顯了，上次，他在離開了古董店之後，突然間昏睡了四小時，絕不是古董店的經理做的手脚，而是奧麗卡公主！

他在一時之間無法想出公主是用甚麼方法令他昏睡了四小時的，但那是公主的所爲，這一點，却是再沒有疑問的事。

在這四小時之中，公主先用一柄假的佩刀——一想到這裏，年輕人的身子又不禁陡地震動了一下：公主是怎麼知道他一定會來這家古董店，購買這柄寶刀的？

奧麗卡公主沒有理由會知道他的叔叔生日，就算知道了，也不會知道他要買生日禮物送給叔叔，再退一步說，即使她知道自己會買生日禮物送給叔叔，也無法知道他會去買那柄達理阿王的佩刀！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再退一步說，就算奧麗卡公主甚麼都知道了，他上次到倫敦，不過三天時間，在三天時間之中，在他踏進古董店之後，連他自己也無法知道要買點甚麼，而那柄假的寶刀，製作得如此精美，即使是第一流的僞製專家，只怕至少也要一個月的時間才能做得出來！

年輕人的腦中越來越亂，他又深深地吸了一口凉氣，才說道：「公主，她……她可曾說，如果我要見她，她會在甚麼地方？」

經理道：「不知道，王子殿下，看來你和公主正是一對，要是你們之間有甚麼誤會的話——」

年輕人不等經理講完，就揮手打斷了他的話頭，站了起來。

這時，他的心中，雖然還充滿了疑團，但至少已有足夠的鎭定，可以肯定他上次到倫敦時，奧麗卡公主已經在秘密跟踪他，而他一點也沒有發現。而這次，公主既然早已斷定他會再來，自然也在跟踪着他了。

那也就是說，公主一定會現身和他相見的！

年輕人站了起來之後不久，神態已經完全和平時一樣了，只是心中還充滿了一種難以形容的苦澀之感，而那時，副經理也在銀行辦完手續回來了，經理雙手捧着那頂印度皇冠，望着年輕人。

年輕人擺着手道：「我想痲煩你，暫時將這頂皇冠，寄存在你們的保險箱中，是不是可以？」

經理忙道：「可以，當然可以，而且，對我們的熟主顧來說，我們樂於服務，是不收取費用的！」

年輕人笑着，走出了經理室，經理忙於收藏皇冠，副經理恭送了出來。

出了古董店，寒風撲面吹來，年輕人一面走向車子，一面仔細留意着，是不是有人跟踪着自己，可是他隨即放棄了這種留意，因爲他的車子停在街角，他從古董店出來，必然走回他的車子，就算有人跟踪他，何必在他一出古董店時就開始跟踪呢？

而他一想到這一點，脚步却已慢了下來，因爲他同時也想到：跟踪者以爲他一定會走回車子去，如果他不走向車子呢？

這件事，自開始到現在，他一直處在極其不利的被動地位，這時候，稍爲改變一下這種被動的地位，說不定是對他有利的！

他轉了轉身，看來極其自然地走進了一家百貨公司，然後，穿過了百貨公司的店堂，經過了店後一條走廊，從厠所旁的後門，走了出來。

後門外是一條橫街，他截住了一輛的士，上了車，將兩張十鎊的鈔票，交給的士司機，道：「隨便兜個圈子，到二十鎊用完！」

司機用極其詫異的眼光，望了他一眼，立時駕着車，向前駛了出去。

雖然在車中，市塵聲一樣很吵鬧，但是他至少可以靜下來好好想一想了！想甚麼呢？當然是想自己不要去想的奧麗卡公主——那美麗動人，可愛，但是又叫人不該去想的美人兒！

奧麗卡公主上次和他分手，是在什麼時候呢？是他送她上飛機，將她交到玲瓏手的手裏，讓玲瓏手替她安排一個地方，讓她躲起來，躲開印度老虎和金剛。

印度老虎和金剛之間的爭鬥，在過去的半年中，成爲全世界黑社會犯罪份子之間的大新聞，到現在，拚殺還沒有結束，但是也已到了兩敗俱傷的地步了！

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下，奧麗卡公主就算再公開露面，印度老虎和金剛，在手下的精銳部隊損失殆盡，還要不斷預防對方的情形下，自然不會再去顧及她，她倒是相當安全的了！

年輕人也知道，玲瓏手將奧麗卡公主安排在一個要用吊籃才上得去，建築在高崖之巔的修道院之中，問題是：她是什麼時候離開那修道院的？何以她在與世隔絕的修道院中，會知道她已經安全，可以離開了？

這一點，年輕人也不明白。

而且，從已經發生的事情看來，奧麗卡公主一定是準備對付他，那絕不是換走一柄寶刀就算數的，她的下一步行動是什麼呢？

的士在倫敦的街道上兜着圈子，年輕人的思緒，也在不住地兜着圈子。

他又想到，在將奧麗卡公主送進了修道院之後，他和他的叔叔，在約翰尼斯堡，利用了下水道，弄走了印度老虎的那一批黃金，這一大批黃金，在經過了改容之

後，已經不斷在國際市塲上推出，這件事，奧麗卡公主是不是已經知道了？

要是知道了，奧麗卡公主又會採取什麼行動？

年輕人用手撫着臉，他有疲倦的感覺，這種疲倦的感覺，當然不是上次逼得他非昏睡不可的那一種，但是也足以令他想起，上次昏睡的那種情形，他的身子，又不由自主，震動了一下！

上次，他昏睡了四小時之久！

掉換一柄假刀，絕不需要四小時之久！而他的的確確，是昏睡了四小時，那麼，在這四小時之中還發生了一點什麼事？

足足四小時，是可以發生很多事情的了，可是痲煩的是，他一點也想不起來！而且，根本上來說，要不是奧麗卡公主自己向古董店的經理透露，有意讓他知道，他根本不會將事情和公主拉在一起！

年輕人苦澀地笑了起來，他感到自己的失敗，他從來也沒有那樣任人擺佈過！

的士終於停了下來，司機回頭望向年輕人，年輕人吩咐司機，駛向他停車的街角，他在那裏下了車，天色已經開始黑下來，而當他回到酒店門口的時候，街道上的燈光在寒冷的霧中，已經發出迷人的光芒了。

年輕人走進酒店大堂，一直走向電梯，他心中在想，現在他沒有什麼好做的了，奧麗卡公主已經讓他知道，事情是和她有關的，那麼，她就一定會和他見面，現在，只是等她什麼時候露面而已！

年輕人進了電梯，來到了他所住的那一層，他才一跨出電梯，就聽到電梯旁傳來一個甜媚的聲音，說道：「你在逃避什麼？」

年輕人停了下來，可是他却並沒有回頭，因爲他根本不必回頭，也可以知道那是什麼人了！他也沒有回答，只是發出了一下苦笑聲。

接着，一條豐腴滑柔的手臂，已經插進了他的臂彎之中，一股幽香，沁入了他的鼻端，年輕人感到一陣昏眩，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本來他不想轉頭看的，但是他只不過走出了一步就忍不住轉過頭去。

奧麗卡公主並不看他，只是直視着前面，微昂着頭，她側面的綫條，極其優美，比任何的希臘像更美。年輕人不禁在心中暗嘆了一口氣。

來到了房間門口，年輕人打開了房門，他想說一句輕鬆佻皮一點的話，例如「是不是要我抱你進去」之類，可是他却只是咀唇動了一動，未曾發出有任何的聲音來。

有很多男人是那樣的，要是面對着一個自己毫無興趣的女人，可能妙語如珠，但如果面對着一個已經在心底深處，起了微妙感情的女人，他可能一句話也講不出來，看起來木訥笨拙到了極點，而現在，年輕人對於奧麗卡公主的感情、關係，還是如此之微妙，那實在使他講不出任何風趣的話來。

關上了門，奧麗卡公主才轉過身來，她澄澈的雙眼，直視着年輕人，年輕人作了一個無可奈何的手勢，道：「好了，直說吧，你要什麼？」

公主甜甜地一笑，湊過身來，在年輕人的頰邊，輕輕吻了一下，說道：「你說錯了，你騙了我，我應該問：我應該怎麼補償！」

年輕人有點惱怒，道：「我不曾欺騙過你！」

公主的口角向上微翹着，看來很動人，她翩然轉過身去，道：「你騙我說，金剛和印度老虎會對付我，可是事實上，他們在你的安排下，互相殘殺！」

年輕人冷笑一聲，道：「如果你以爲他們不會對付你，那你就錯了！」

公主來到窗前，將窗帘拉開了些，向外看看，道：「你不必再嚇我了，就算他們眞的要對付我，我也不會再回到那墳墓一樣的修道院去，那是一座大墳墓，埋葬活人的大墳墓，比埋葬死人的更可怕！」

年輕人嘆了一聲，他可以想像得到，奧麗卡公主那樣的人，住在那樣與世隔絕的修道院中是如何痛苦的一件事！

他緩緩地道：「安排你躲到那樣的地方，並不是我的主意，是玲瓏手的——」

年輕人才講到這裏，奧麗卡陡地轉過身來，用她的目光打斷了年輕人的話題，她的目光，在那一刹之間，是令人震驚地充滿了怨毒，但隨即又變得凌厲，而且在極短時間之內，就恢復了常態。

她冷冷地說道：「過了多久，你才知道？」

年輕人據實道：「一個月之後！」

公主的聲音變得更嚴厲，道：「那麼，你爲什麼不來找我，甚至於不派人來通知我？」

年輕人攤了攤手，他無法回答這個問題，因爲他心中極其矛盾，他喜歡和公主在一起，因爲公主是一個如此動人的美女，但是他又怕和公主在一起，因爲他無法知道，在美麗的外表之上，她動一些什麼古怪的腦筋！

公主戲劇化地揮了揮手，道：「算了，印度老虎的那批黃金呢？」

年輕人立時道：「如果你以爲我將那兩百八十二個金球運出來，你未免將我看得太本事！」

公主盯着年輕人，年輕人竭力裝出若無其事的神態來，公主發出了「哼」地一聲冷笑，年輕人也無法明白她的冷笑，是什麼意思。

公主坐了下來，昂着頭，道：「我跟蹤你已經很久了！你可知道？」

年輕人也坐下來，道：「現在知道了，還是那句話，你想怎樣，說出來吧！」

公主格格輕笑起來，露出潔白動人的牙齒，說道：「事情眞巧，你知道是誰來通知我，使我知道可以離開修道院的？」

年輕人沒有反應。

公主望着牆上所懸的一幅油畫，道：「哥耶四世！」

年輕人陡地震動一下，他陡地明白了很多事！

哥耶四世，那出色的，但是以犯罪爲業的藝術家，他的看家本領是製造假古董，假得可以亂眞！年輕人立時將他和那柄達理阿王的佩刀，聯繫在一起！他的心中在叫着！原來是那樣！

雖然他仍然一聲也沒有出，但是公主顯然已自他的神情上，看出他心裏在想點

什麼，她湊過頭來，低聲道：「太巧了，是不是？」

年輕人苦笑了一下，喃喃地道：「是的，太巧了！」

是的，眞的太巧了！

現在，年輕人已經完全明白，那是怎麼一回事了，哥耶四世找公主出來，自然不是一片好心，想公主離開寂寞的修道院，而是他想和公主合作做一件事！

哥耶四世和奧麗卡公主所能合作的事，當然是犯罪，而且，一定是需要高度機巧才能達到的犯罪，更而且一定是轟動世界的犯罪！由於哥耶四世的專長，他們計劃的犯罪，也一定與古董藝術品有關。

想到這裏，事情再明白也沒有了，哥耶四世和奧麗卡公主準備打世界上規模最大、收藏珍品最多的伊通古董店的主意！

年輕人甚至可以料到他們兩個人的計劃，哥耶四世製造了贋品，準備將古董店內的眞貨換出來！他帶回去送他叔叔的那柄刀，就是哥耶四世的傑作！

哥耶四世的胃口，當然不會那麼小，他一定不但製造了一柄假刀，而且也製造了假的印度皇冠，和其他八件珍品，他要將伊通古董店中的十大藏珍一起換出來！

而他，就在他們的計劃，還沒有開始實行之際，走進了那間古董店，這時，他甚至還可以肯定，他第一次去買那柄寶刀的時候，不是哥耶四世，就是公主，兩人之中，必定有一個在古董店中，而更可能的是公主！年輕人的笑容，看來更苦澀，道：「那天，你化裝成爲──！」

公主笑了笑，道：「還記得那個買銅香爐的老婦人？」

年輕人伸手在自己的額上，拍了一下，道：「是的，我眞該死！」

公主道：「你全明白了？」

年輕人搖頭：「還有兩點不明白！」

公主聳了聳肩：「第一點，我是怎麼令你昏睡過去的？對不對？」

年輕人道：「是！」

公主站了起來，神情十分興奮，她有理由興奮，因爲她佔了上風。

公主非但神情興奮，而且忍不住笑了起來，道：「其實，也很簡單，我將一種有氣味的强烈痲醉劑，放在你的車中，痲醉劑揮發，使你昏睡過去。」

年輕人攤了攤手道：「第二個──」

公主搶着道：「第二個問題，是我何以令你昏睡了那麼久，對不對？」

年輕人有點無可奈何地道：「看來你在修道院中，學會了不少東西，進步得多了！」

公主冷冷地道：「叫人愚弄得多了，自然會聰明的！」

年輕人望着公主，略皺了皺眉，道：「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公主忽然顯得十分狡獪地笑了起來道：「別心急，這個問題可以暫時等一等，是另一件事！」

年輕人吸了一口氣，道：「不錯，你說吧！」

公主來回走着，步姿美妙，看來令人心曠神怡，看來她並不是在拖延時間，而是她在享受心中的高興。她終於停了下來道：「我的運氣還算是不錯，一件本來看來困難重重的事已經有了順利的開始。」

年輕人立時冷笑了一聲，道：「你必需要明白，伊通古董店裏的那十件珍品，現在，應該說九件珍品──！」

公主側着頭，打斷了年輕人的話頭，道：「八件，你已經買下了那頂印度孔雀王朝時期的皇冠，是不是？」

年輕人沒有與之爭辯，只是道：「好的，八件，那八件珍罕的古物，每一件都有不同的保護系統，根本是無法盜取的！」他伸出手指來，直指着公主，「而且，我也不會替你們去盜取！」

公主張開殷紅豐滿的唇，用整齊潔白的牙齒，在年輕人直指着她的手指上，輕輕咬了一下，年輕人連忙縮回手指來。當然，那輕輕的一咬，不會有任何痛的感覺，可是那一剎間，年輕人却有被毒蛇所噬的感覺。

公主佻皮地笑了起來，道：「如果你看到了我們準備的複製品，或許你就有興趣了！」

年輕人踏前一步，神情十分嚴肅，聲音也很鄭重，道：「你聽着，我不會帮你和哥耶四世做任何事，也勸你們不要做，要是你們做了，唯一的結果就是失手被擒。至於那柄寶刀──！」他略頓了一頓，「我可以送給你，作爲你在修道院中那段日子的補償，你走吧！」

年輕人揮着手，奧麗卡公主現出十分委屈的神情來，拿起手袋向門口走過去。

年輕人心裏知道奧麗卡公主一定不會就這樣離開的，這時他的心中，也重覆着他叔叔的話：表面上看來越是簡單的事，實際上可能越是複雜，不過公主的確是向門口走去，而且已經伸手要打開房門了。

年輕人在那時候，起了一陣莫名的緊張，他必需保護自己，提高警覺，然而對方下一步的棋是甚麼他却全然無法知道！

公主的手在碰及門柄的一剎間，縮了回來，轉過身，打開手袋，一面微笑着，道：「我倒忘了給你看一點東西，你一定有興趣的！」她自手袋中，取出了一隻金光閃閃的方盒子來，手一揚，方盒子已經向年輕人飛了過來。

年輕人的反應十分敏捷，他不是伸手去接，而是身子立時向後翻了出去，翻過了沙發，落在沙發的背後，所以，那隻金光閃閃的盒子，也就落到了地上。

奧麗卡公主輕微的笑聲，立時響了起來，道：「你太緊張了，你以爲那是甚麼？是炸彈？」

年輕人的臉紅了一紅，他多少有點狼狽，這隻金盒子，自然不是炸彈，而他剛才的那種反應，也是一種自然的反應，因爲事情發生得太突然，根本不容許他去多想上一想。

這時，他自然可以看清楚落在地上的那隻金盒子了，那隻扁平的金盒子，看來是像是一具袖珍的可以折叠的小望遠鏡。

奧麗卡公主的臉上，充滿了那種嘲弄的笑容，道：「拾起來看看，我想它不會咬痛你的手！」

年輕人悶哼了一聲，繞過沙發，走向前，當他拾起那像袖珍望遠鏡一樣的東西之前，他又向奧麗卡公主望了一眼，在公主那種狡獪的神情中，他可以肯定那東西一定有古怪，但是爲了弄清楚那東西究竟有甚麼古怪，他還是非拾起來看看不可。

他將那東西拾了起來，公主立時道：「湊上去看看，放心，不會像電影那樣，有兩束長刺彈出來，刺進你雙眼之中。」

年輕人又悶哼了一聲，湊上眼去看。

他雙眼才一湊上去，就明白那是甚麼了，那不是一具袖珍望遠鏡，而是一具製作得十分精巧的小型幻燈片觀察器，就是放上幻燈片，通過凸透鏡，使幻燈片可以看得清楚的那一種東西，而他也立即看到了放在裏面的一張幻燈片，剎那之間，他只覺得血向臉上湧上來。

年輕人所看到的那張幻燈片，是一所宏偉的巨宅的樓梯轉角處，在樓梯轉角處的牆上，掛着好幾幅油畫，其中有一幅是倫勃郎的作品，有一個人，正在用利刀，將畫自畫框中割下來，正割到一半，割破處的畫，已經垂了下來，這表示正有人在偷畫。這一切，本來不稀奇，令得年輕人全身的血向上湧，剎那之間，憤怒得耳根，全都紅了起來的是，他看得極其清楚，那個在割畫的人，正是他自己。

一點也不錯，那人是他！雖然從臉上的神情來看，他十分疲倦，一副昏睡不醒的樣子，雙眼半開半閉，但毫無疑問那是他！年輕人在剎那間，心中的怒意，上升到了頂點，可是那只不過是極短時間之內，他曾想到用力拋出那個盒子，再衝向前去將公主拉過來，狠狠打上她兩個耳光！

但是在幾秒鐘之後，他完全平靜了下來，在那幾秒鐘之間，他想到了許多事，他想到自己就算憤怒得暴跳如雷，也全然是沒有用的。而在現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必需做有用的事，而不能做沒有用的事！

而也在那一剎那間，他感到自己臉上的熱度在消退，他的耳際，也又可以聽到公主動聽的語聲道：「怎麼樣？我有十幾張類似的照片！」

年輕人將盒子緩緩地自眼前移開，這時候，他的神情平常得像是才看過一張風景圖片一樣，他冷冷地道：「曝光不足，如果用大一點的光圈可能效果更好！」

公主略怔了一怔，像是對年輕人的這種鎭定感到很意外，但是，她立即感到，自己正佔着上風，對方的鎭定，可能是假裝出來的。公主望着年輕人，道：「杜拜公爵的家中，失竊了七幅名畫，蘇格蘭塲正在找尋偷畫賊，我相信他們對這些照片，一定有極大的興趣！」

年輕人又裝出不在乎地笑了一下，順手將那盒子一擲，可是不論他表面上看來如何鎭定，他的心中其實是十分緊張，那種緊張，令得他的手部肌肉，也有點不聽使喚，所以他本來是想將盒子擱在几上的，結果，那盒子却落到了地上。

公主走過來，拾起盒子，坐了下來，擱起她修長的腿，輕輕地搖幌着，年輕人也坐了下來，他現在明白，公主何以令他昏迷四小時之久了！

只在他的身邊，用一柄假刀，換走眞的寶刀，絕要不了四小時，只要四秒鐘就夠了，但是帶着他離開，去到杜拜公爵的住宅，拍那些照片，再等哥耶四世下手，將畫全部偷走，那麼，四小時的時間，只不過僅僅夠用而已。（下期待續）

殺人者唐斬

・本文承自34頁・

他走到樹下，樹下落遍了黃葉，枯葉，厚厚的一堆，好像毯子，下面是潮濕的，風輕雨停，樹葉下鑽出許多好奇的小虫，在探頭迅速爬行。

一些蛛網，黏在樹上，正趁風雨過去而重建陣圖。樹葉下也有密縫的白色蛛網，似一織絹的梭子，上面黏着幾條蛛屍。

天地萬物，不過是你捕我捉，你死我活的一場角逐而已，王寇想。他開始去數榕樹下凸露的根鬚。

在交手的時候，決不能誤踏中任何一林樹根，或不小心踏到樹洞裏去，那怕是一小點的失誤，高手相搏，足以致命。

這時雨水都吸進泥層裏去。被雨洗過的山丘。更是黃紅得分外明爽。王寇居然看見，有一些不知名的小花，只比針眼兒大一些些，紫色的、紅色的、白色的，不知何時，竟在土上無聲無息的綻放。

王寇在這頃刻間，感覺到生機是美好的，値得珍惜的。但是他和唐斬之間，只有一人能活，他要用唐斬的鮮血，來染紅這塊地，來滋養這些花。或用自己的血！

正如這山崗上只有這一棵高大的樹！

他筆直走到樹下，肯定山崗上已沒有留下任何他來過的痕跡，然後再抬頭看那棵高大而被雨水洗過的清新的樹。

那樹有兩條巨大的粗幹，他就要飛身上去，然後作一個極度漫長的等待，等到唐斬來，他就撲下來……

就算一擊不中，他也算過，至少可以把唐斬迫到樹根上，絕了退路，他再施殺着──唐斬斬殺敵人，往往只有一刀，但他的匕首，不只一柄，而且每一柄都一樣能殺人。他跟唐斬，沒有什麼特別的仇恨，本來他們殺了許顯純，魏忠賢必定派殺手來找他們兩人算帳，他們好應該聯手應敵，但他們都知道，誰都留誰不得，因爲他們是同樣的人，同樣的殺手。

一條草龍趁雨後「殊」地溜了出來，他一腳踏下去，草龍腦漿迸裂，他用脚將牠撥入枯葉下層，沒有人會發現下面埋了一條虫屍，正如沒有人會發現他來過。

他可以不必踩死草龍，但他踩了。這山崗是他的。現在只有他一人可以威皇的姿態，盤踞在這裏，有任何另一個人上來，他就要殺死他！

他眼神裏流露出一種莫比的剛毅。他咬着嘴唇，年青就已微駝的背影也直了一直，這時雨後的樹，特別清新，斷續地滴下清涼的水珠，他長吸了一口氣：漫長的等待，艱苦的忍耐要開始了，最驚心動魄的一戰，也要在他飛身上樹之後開始。

他終於飛身上樹。也就在要飛上樹幹的刹那，他忽然看見樹幹後伸出一張臉，眉心有一顆如躍動的紅痣，眼睛裏有一種殺手的殘忍、情人的溫柔的一張臉孔，似在奮悅，似在惋惜。然後就是刀光一閃。

× × ×

「呼」地一顆人頭飛上半天，驚愕的臉容在刹那間凝結，他睚眦欲裂的看見了他自己微微佝僂的背影，正「花」的噴洒了百數十點鮮紅的血，落下地來！（完）



俠義中篇傳奇故事

雲飛揚外傳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徐廷封不敢將眞相和傅香君談，他和皇上將心事寄托在寧王身上，希望能够將劉瑾除去，蕭三公子和長樂郡主仍然留在京城，他在斷腸坡居住，無日不思念鍾木蘭，却被郡主朱菁照知道隱私，便暗中爲師傅打主意，叫鍾木蘭來約會，却被南偷窺破，南偷本來想打聽姜紅杏的行踪，錯跟踪了鍾木蘭，正想離開，反被姜紅杏設下陷阱，暗中投石驚醒蕭二公子向他追擊，南偷雖然躲過，却給留下一個不良印象，懷疑他是南宮世家派來的人，然後又暗中將鍾木蘭引走，對鍾大先生謊說南偷是老淫虫，說他調戲鍾木蘭，想二位高手對付南偷……

遭寡婦作弄　老南俠出醜

紫青長裙的少女嚷起來。「年紀大難道就可以動手動脚？」

一部份觀衆這時候已圍攏過來，小子當然已停止了變鷄蛋，上前來湊高興。「是啊，你老人家怎麼突然對這個小姑娘動手動脚？」

他們師徒習慣你一言我一語，可是這一次南偷却沒有跟小子對答，自顧跟那個紫青長裙少女道：「你難道不是偷了那位小姑娘的錢囊？」

他是突然發覺有些不妙，却又沒有發覺不妙在什麼地方，越看紫青長裙的少女在他眼中便越不簡單，現在他甚至已經肯定她絕不是一個普通小偷。

她的眼神實在太銳利，顯然是內功方面也有相當造詣。

「那有這種事。」紫青長裙的少女立即否認。

南偷只好轉向那個錦衣少女問：「那位小姑娘，這個錢囊是不是你的？」

錦衣少女有些恐懼的搖頭，旁邊的小丫環上前道：「我家姑娘一直都是將錢囊放在袖子裏。」

她隨即從錦衣少女的袖子裏將一個錢囊拿出來，南偷意料中事，打了一個「哈哈」。「既然不是她的，就是你的了。」接將錢囊抛向那個紫青長裙的少女。

紫青長裙少女才將錢囊接下便放聲哭起來，南偷一個頭立時彷彿變成兩個。

光天化日當街調戲少女，還有王法的？」人羣不知那一個，突然嚷起來。

另一個接嚷：「抓他見官去！」

其他人跟着嚷成一片，一個大漢當先越衆而出，伸手抓向南偷，南偷大概活到這把年紀，還是第一次遇上這種事，居然亂了手脚，伸手將那個大漢撥開，力道却不覺重了一些，那個大漢竟然給撥翻在地上。

其他人看見更爲激動，呼喝着湧前，七手八脚，南偷知道已犯了衆怒，旣然解釋不來，只有開溜。

他要跑當然容易，人與葫蘆「的溜溜」轉進人叢中，抓向他的手雖然多，沒有一隻能夠抓到他身上，一下子便給他從人羣中鑽出來，落荒而逃。

小子看在眼內，只有苦笑，他知道這個絕對是誤會，也知道這個誤會這個時候已不是南偷能夠解釋得來，就是加上他也起不了作用。

那些人沒有找他麻煩，他已經非常高興，索性轉身低頭去收拾東西。看着方才變出來的那些鷄蛋全部都被踩破在地上，不由又搖頭苦笑。

這一次他收拾得非常仔細，一面是要避開那些人奇怪的目光，一面是知道這一次可以執拾得好一些，經過這一次，他們就是繼續在什刹海賣藝，而一樣仍然有觀衆，也沒有意思的了。

對南偷的安全他反而不担心，以南偷的身手，要擺脫那些人還不容易？他當然不知道那些人之外，還有一個崙崑派的掌門人鍾大先生！

紫衣長裙的少女與那個錦衣少女原就是一夥，這場活劇也原就是做來給鍾大先生看的，安排這個陷阱的也不是別人，正是姜紅杏，這時候也正躲在一角看熱鬧。

看見鍾大先生追前去，姜紅杏便笑了，笑得很開心也很惡毒。

她這樣做並沒有其他目的，只是要報復南偷那天晚上在山神廟的戲弄她，她知道南偷一身本領，却也知道鍾大先生絕不簡單，正所謂人的名兒，樹的影兒，一派掌門人，又在武林中素負盛名，沒有幾下子才奇怪。

至於結果會怎麼樣她並不在乎，南偷的狼狽已足以令她心花怒放。

×　　×　　×

南偷一口氣奔進了附近的一個小樹林，才鬆一口氣，雙眉又打結，高手到底是高手，鍾大先生雖然身形輕快，着地無聲，一接近他還是立即察覺，也立即知道追來的是一個高手。

他轉身同時鍾大先生亦從樹叢中轉過來，面罩寒霜，目光如電，迫視南偷。

「那一個？」南偷居然還能夠露出笑容。

「來教訓你的！」鍾大先生語聲沉重，一聽就不像是說笑，內力的深厚也在語聲中顯露出來。

「老兄，我看你是誤會了。」南偷突然問：「那兩個少女跟你是什麼關係？」

他突然考慮到鍾大先生跟那兩個少女是一夥，但說話出口隨即又考慮到不大會有這種可能。

「沒有關係。」鍾大先生冷笑。「之前一個却是大有關係。」

「你跟她是一夥？」南偷立時省起姜紅杏，在他的記憶中，近來捉弄過的女人亦只有姜紅杏一個。

這句話鍾大先生聽入耳裏，只當南偷承認曾經調戲鍾木蘭，兩條眉毛立即揚起來。

南偷即時打了一個「哈哈」，一個觔斗倒翻出來，正好落在矮樹叢中，一股樹浪隨即在矮樹叢中湧現，迅速的湧向前去，鍾大先生身形展開，很自然的追向那股樹浪。

那股樹浪由快而慢，終於停止，鍾大先生同時掠至，身形凌空，雙掌一齊印下，一陣勁風呼嘯，矮樹叢分開，不見南偷，只見一條枯枝。

鍾大先生一聲「上當」方出口，已聽到一陣急激的破空聲，他冷笑，雙脚踏着矮樹叢轉向那邊追去。

這一次他的身形並不快。

× × ×

南偷也不是向那邊溜走，鍾大先生追到去，只見一條枯枝穿着一塊破布插在地上，那塊破布尤自迎風飄舞，獵獵的不住發出聲响來。

鍾大先生目光一落一轉，身形亦轉，方才他的身形所以放慢，主要就是懷疑南偷也不是溜向這邊，一面走向這邊同時一面凝神傾聽，也所以現在轉身追出絕不是完全沒有根據，問題只是在他的判斷是否正確。

到現在他當然不會再懷疑南偷的身手與溜走的本領。

× × ×

南偷再用了七種方法才從小樹林溜出來，算準了鍾大先生必定爲這七種方法迷惑，在小樹林中不知道往那個方向追下去，甚至連方向也會迷失。

到他發覺人算不如天算的時候，鍾大先生正有如一隻大鳥般從天而降。

他怔在那裏，鍾大先生目光落在他面上，淡然問：「你還有什麼本領，即管使出來。」

「沒有了。」南偷雙手一攤，接問：「你方才那一下凌空翻身落下，是什麼身法？」

不等鍾大先生回答他，又道：「若是我沒有看錯，應該是崑崙派的。」

鍾大先生冷笑。「這又怎樣？」

「能够將這種身法練到這種境界的人相信並不多，閣下高姓大名？」

「姓鍾——」

「鍾大先生——」南偷叫出來。

「正是！」鍾大先生把手一揮。「你還是束手就擒，跟我回去。」

南偷只是問：「聽說閣下有一個女兒嫁進南宮世家？」

鍾大先生點頭道：「就是你昨夜調戲的少女。」

「昨夜？」南偷搖搖頭。「這到底是怎麼回事？」語聲甫落，他突然省起了什麼的睜大眼睛。

昨夜他是追錯了對像，難道昨夜那個偷出南宮世家跟蕭三公子幽會的就是鍾大先生的女兒？

當時他是被別人突然揭破所在引致被蕭三公子追殺，那個人極有可能在他猶在紫竹院外徘徊的時候便已發覺他的存在，那應該就是南宮世家的人。

南宮世家跟他有過節的只有姜紅杏，這時候想到姜紅杏，南偷不由恍然大悟。

好厲害的女人！南偷歎了一口氣，喃喃道：「我現在明白是什麼回事了。」

鍾大先生道：「以你的身手應該不會是無名之輩，以你這種身手這種所爲在江湖上應該早已惡名昭彰，就是你不說，拿到官府去，自然有一個清楚明白。」

「什麼？」南偷不禁啼笑皆非。「老兄，這件事我也不知道應該從何說起。」

「有話到官府說。」

「你是認眞的？」南偷這句話出口，反手便給自己一巴掌。「該死，這個時候還說這種廢話。」

「你自己走還是要我抓着走？」

「老兄，這件事的確是有些誤會。」

「昨夜我沒有在場，今天親眼目睹，還會錯的。」鍾大先生揮手。「走——」

「是你叫我走的。」南偷身形一矮，一旁疾竄了出去，他快，鍾大先生更快，天馬行空般一步跨出，擋在南偷面前。

崑崙派輕功劍術雙絕，南偷方才亦已見識過鍾大先生的輕功，知道溜不了，這一竄其實是誘敵，鍾大先生才接近他半身便疾轉回來，大紅葫蘆迎面撞向鍾大先生，另一隻手却從葫蘆下穿過，點向鍾大先生胸膛穴道。

鍾大先生胸膛一縮，身形倒退三尺，劍出鞘，一劍劃向那個大紅葫蘆。

南偷對那個大紅葫蘆愛惜如命，手一翻，急將大紅葫蘆轉到身後，脚踏醉步，同時讓開劍勢。

劍勢他是讓開了，但仍然感覺劍氣的森寒，一眨眼，又直迫眉睫，忙又再踩醉步讓開。

鍾大先生身形亦展開，劍勢配合身形連連迫向南偷，看他的劍勢身形變化顯然是要將南偷的身形迫死，要令南偷屈服。

以他一派掌門人的身份，以他的武功造詣，在江湖上的聲譽，竟然要動用兵器，若說他的對手是江湖上無名小卒，那實在難以相信。

最低限度他已是第一個不相信。

他所以用劍，完全是因爲有用劍這種需要，崑崙派劍術長於拳脚，若是不用劍他實在懷疑能否赤手空拳接下南偷的大紅葫蘆。連這一點判斷能力若是也沒有，他這個高手也就枉叫的了。

南偷當然也看得出鍾大先生的意圖，醉人仙步法施展至極限，劍勢中閃躍騰挪，看樣子滑稽，却都恰到好處，及時將劍勢讓開。

鍾大先生劍勢越來越快，也越來越驚奇，他看出那是醉八仙步法，就是想不出江湖上有那一個能够將醉八仙步法練到這個地步。

他的鬥志也因而更強烈，武功聲望到他這個地步的人非獨對手難尋，就是要眞眞正正，痛痛快快的打一場也不容易，江湖上差一點的不會來捋虎鬚，差不多本領的大都已變成朋友，平日切磋，無疑彼此都有收益，但既然是切磋，點到即止，實在談不上痛快，休說刺激了。

與鬥志激盪同時，他的心境也變得年青起來，劍勢却反而慢下來。

南偷看在眼內，一點也不高興，他不是朱菁照，以他的經驗修爲又怎會看不出方才鍾大先生的劍勢雖然激烈，只是變化迅速，其間仍然有空隙，只要他抓住空隙，仍然可以閃躲開去，現在劍勢返璞歸眞，劍氣瀰漫，看似空隙很多，實在綿密之極。

他的動作也隨即緩下來，眼睛穩盯在鍾大先生那柄劍的劍尖上。

鍾大先生知道南偷要看透劍勢的變化才作閃避，淡然道：「小心了——」

他的劍勢與他的語聲同樣平淡，一劍再一劍，南偷閃了第一劍，第二劍顯然是閃不開了，但只要將那個大紅葫蘆送出，仍然可以將之擋下，甚至可以將鍾大先生的劍勢撞散，只是這一來他那個大紅葫蘆必然在劍尖下片片破碎。

他無疑也是有這個打算，但大紅葫蘆送到了一半，便又縮回去，身形翻滾，企圖盡最後一分氣力讓開來劍。

沒有將大紅葫蘆送出這個動作也難以閃開，再多了這個動作又怎能够閃開，眼看着他身形才開始翻滾，劍便已到了他脅下！

裂帛一聲，一股血瀑噴出，南偷翻滾的動作一頓，一頭撞落在地上。

鍾大先生劍立即抽回，驚訝的看着南偷。「你怎麼不用葫蘆擋這一劍？」

南偷掙扎着從地上爬起來，張嘴噴出一口鮮血。「這個葫蘆乃是家父留給我的，家父生前視之如寶，臨終千叮萬囑，要我小心珍惜……」

他的語聲已變得衰弱，說來鬚髮皆顫，神態難以言喻的可憐。

鍾大先生嘟喃道：「聽你這樣說，也不是一個太壞的人，我原以爲這一劍你應該可以化解得來的。」

言下之意，對這一劍他實在有些後悔，他算準了南偷只要將大紅葫蘆往劍尖一送便可以化解，也準備在劍勢一散之後便改用天龍八式。

南偷竟然寧可不要命也不願那個大紅葫蘆受損，實在大出他意料之外，而大紅葫蘆送到一半才收回，他雖然驚覺，劍術也到了化境，可是那刹那要將劍收回已經是他能力以外的事。

南偷若非一個這樣的高手，他劍上必然會留有分寸，就因爲高手過招，勝負往往決定於分寸，這分寸他難免算盡，縱然心劍已合一，心轉同時劍却已刺進了南偷體內。

南偷居然還笑得出來，這笑容當然凄涼之極。「能够死在一個你這樣的劍客劍下，也不枉此生。」

「你……」鍾大先生舉步上前，要看南偷的傷勢，却給南偷搖手截下。

「若是連自己傷得有多重也不知，也是白活了。」南偷喘息着：「不管是否誤會，我是怎樣的一個人，希望你能够答應我一個要求。」

「你說——」鍾大先生毫不猶疑。

「與我一起賣解的那個小子一直都以爲我是他的父親，其實不是，他其實是一個棄嬰，有關他的身世，我懷中有一封他生母寫下的血書，勞煩你替我拿給他，也好讓他有一個清楚明白。」

「這是小事。」

南偷欲言又止，伸手入懷中要取那封血書，才伸到一半身子便一下抽搐，然後頭一仰，眼一閉，所有的動作同時停頓。

鍾大先生回劍入鞘，感慨的歎了一口氣。「即使這不是誤會，我的劍亦應該留有餘地，你放心，那封信我一定替你送到那個小子手上。」

他移步上前，俯身伸手，方要探進南偷懷中，南偷突然又張開眼睛，雙手雙脚齊出！

鍾大先生知道上當，驚呼方出口，雙臂穴道已被南偷封住，雙膝亦被南偷雙脚踢中穴道，一下酸軟。

他到底內力深厚，刹那內力遊竄全身，雙臂一拋；再借助腰力，一個身子橫飛了出去。

南偷沒有追擊，一聲高呼，一溜烟也似落荒而逃。

鍾大先生身形落下，雙脚一個踉蹌，內力迅速貫注在右臂上，只聽三下異响，已將被封的穴道衝開，反腕接拔劍，然後再以劍柄敲開了左臂被封的穴道，看那邊，南偷已消失在樹叢中。

「好一個老小子，再讓我遇上，有你好受的。」鍾大先生沒有追，他雙膝酸軟的感覺尤未全消，輕功自然難以發揮至盡，如何追得上一溜烟般的南偷。

然後他留意到地上留下大小兩個破皮囊，血尤自破口流出，他當然明白劍方才是刺在那個大皮囊上，南偷吐出來的血其實是載在藏在口裏的那個小皮囊內。

那當然不是眞的血，鍾大先生不用細嗅也已知道那不過是蘇木水，他也是老江湖的了，竟然還上這種當，不由得苦笑起來。

對這個老小子他更感興趣了。

× × ×

南偷是跑回客棧，也不走正門，從小巷翻過圍牆，再穿窗而入。

小子懶洋洋的臥在床上，眼望屋頂，也不知道在想什麼，聽到聲响，明知道師父回來，並沒有理會。

到南偷一個身子撞在桌上，不住的喘息，才發覺不妙，目光一轉，看見南偷那個狼狽樣子，不由嚇一跳，急從床上躍下來，上前去扶住。

南偷立即嚷起來：「你是存心要師父老命，一上來便觸動師父的傷口？」

「傷口？」小子給南偷這一嚷，忙將手鬆開，也這才發現南偷右脅下衣服一條裂縫，露出來的肌膚上一個小血口。

「是什麼傷的？」小子接口。

「劍！」南偷伸手又封了傷口附近兩處穴道。

「幸好傷得並不深。」小子細看之下，鬆了一口氣。

「這還不够啊，再深一點兒，你要收

屍了。」南偷惡狠狠的瞪了小子一眼，盤膝坐下來調息運氣。

小子總算明白。「用劍的那個人內力非常深厚?」

「崑崙派的鍾大先生，你說他的內力怎樣?」

小子一怔。「師父要做天下第一高手，所以去挑戰崑崙派的掌門人?」

「胡說!」南偷怒罵：「你這個小子還說風涼話?」

「那到底又是爲了什麼?」

「還不是今天的事?」

「鍾大先生誤會了師父是那種人?」

小子笑了。

「虧你還笑得出來，你以爲鍾大先生是偶然路過?看不出這是一個陷阱?」

「誰安排的陷阱?」小子抓着亂髮。

「我們那來的仇家?是師父早年的仇家算舊賬來了?」

南偷只是問：「我們近日眞的沒有跟別人結怨啊?」

「是那個女人?」小子立時省起來。

「這還是你惹來的麻煩，收着你這個徒弟，算我倒了八輩子的霉是了。」南偷大大的歎了一口氣。「看你以後還敢不敢胡亂尋開心?」

小子苦笑。「天知道竟然會弄出一個崑崙派的掌門人來。」

「其實這個掌門人也不是胡亂跑出來的。」南偷恨得牙痕痕地，又是一句：「好厲害的女人。」

小子打量着南偷。「師父，昨夜溜出去……」

「是師父好管閒事怎樣?」南偷用力的搖頭。「南宮世家怎會這樣子，簡直是一塌胡塗。」

「師父昨夜是跑到南宮世家去了?」

「這家人實在不簡單，連崑崙派的掌門人也竟然會變成他們的打手。」南偷大皺眉頭。

「師父現在後悔了。」小子竟然還笑得出來。

「就是後悔也來不及了。」南偷冷冷的。「笑?我這個師父惹上麻煩，你這個徒弟也不見得舒服到那裏去。」

「這個師父你老人家大可以放心，你這個徒弟無論如何是不會見死不救，將你拋下不顧的。」小子很自然的往南偷身上拍一下，這一拍震動傷口，南偷立時痛得又大皺眉頭，差一點沒有嚷出來。

小子看出並不是裝模作樣，慌不迭搖手，南偷目光一轉。「這個只怕也不是安全的地方。」

「這種話不像是師父說的。」小子面色不由得凝重起來。「師父一向天不怕地不怕──!」

「有傷在身，怎能不怕，何況要找我算賬的人也不知有多少個，有多厲害。」南偷「嘿嘿」的一聲冷笑。「師父不是時常教導你，好漢不吃眼前虧?」

「我現在知道師父是好漢了。」

南偷手一揚，大紅葫蘆迎面撞去，小子轉身閃開，一面道：「事不宜遲，我們立即離開這裏。」

南偷尚未回答，一陣敲門聲便傳來，小子一個箭步竄過去。「那一個?」

「小三子──!」

小子鬆一口氣，小三子乃是客棧的小二，平日跟他頗也談得來。

門打開，小三子搖頭進來，怪神秘的。「小子，是一位小姑娘找你。」

「哦?」小子懷疑的看着小三子，看不出小三子是否在跟他說笑。

「很漂亮的小姑娘。」小三子怪親切的以手背在小子胸膛一拍。「看不出你有這個本領。」

南偷後面隨即道：「還不出去看看是那一個?」

小子還未答話，南偷話又已接上，道：「小心一些，莫教師父因此又再挨一下子。」

小子原是要回南偷幾句話，心念一動，突然省起了一個人，身子一閃而出，反手掩上房門，奔了出去。

× × ×

小子省起的是南宮明珠，來找他的也竟然就是南宮明珠，雖然已想到，那到底只是一種希望，所以看見南宮明珠的那剎那，小子仍然很意外，心情的興奮前所未有。

「是你?」小子的聲音在顫抖。

「你以爲是那一個?」明珠奇怪的反問。

「不會有那一個的了。」小子接問：「你怎會找到這兒來?」

「口在路邊，我又不是啞子。」

「你是要學那個八方鷄蛋?」小子隨又問：「那天晚上你怎麼不到山神廟?」

「更深夜靜，一個女孩子偷出家已經不方便，何況要到山神廟那種地方?」

「這也是。」小子抓着那一頭亂髮。「我是將你當作江湖人來看待了。」

明珠立即截道：「南宮世家的人不是江湖人啊。」

小子怔住，明珠不覺將事實說出來。「那天看你耍雜技，我們也是偷出來，可是回去便給老太君發現，挨了一頓罵。」

「其實是老太君不讓你出來?」

明珠頷首，小子接問：「這一次你其實也是偷出來的，到底有什麼事?」

「當然不是要學那個八方鷄蛋。」

「應該不是的。」小子歎了一口氣。「我也早就說過那是跑江湖用的。」

「我其實是來告訴你一件事。」

小子立即想到南偷的受傷，明珠凝目看着他，接道：「你若是將我當作朋友，答應我一件事。」

你將我當作朋友?」小子興奮得嚷起來。「你要我答應你什麼事?」

「離開你那個師父!」明珠一本正經的。

「什麼。」小子一怔，脫口問：「爲什麼?」

「他不是好人。」

小子又是一怔，明珠羞紅着臉接道：「六嬸說他最愛調戲良家婦女，連五嬸也險些……聽說她們要找鍾大先生出面，主持公道，好好的教訓教訓他一頓。」

「已經教訓了。」小子想了想，忽然笑起來。

「你笑什麼?」明珠瞪着小子。

小子收起笑臉。「如果說我師父喜歡

喝酒或者什麼我絕對同意，但調戲良家婦女，哈哈，我看是絕沒有可能。」

「哦?」明珠很奇怪小子說得那麼肯定。

「知師父當眞是莫若徒弟。」南偷也就在這個時候由房間走出來。

明珠看見南偷，不由自主倒退一步，南偷再上前一步才停下，歎了一口氣。「小姑娘，你看我年紀已經這麼一大把，還會做那種無聊事情。」

「天知道會不會。」明珠冷笑。

南偷再問：「我若是一個那樣的人，你以爲會不會有一個小子這樣值得你信賴的徒弟?」

明珠不由得怔在那裏，南偷笑接道：「再說，我們師徒若是有做過這種事，如何能夠穿州過縣賣藝?」

小子亦道：「我們留在京城也已有不少日子了。」

明珠看看南偷，看看小子，沒有作聲，南偷隨又道：「是非究竟，總會有一個水落石出，我這個老頭兒原也不在乎別人怎樣誤會，只是這種誤會想來總是不舒服，我這個老頭兒平生最討厭的也就是這種人。」

「做這種人的徒弟也不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小子目光落在明珠面上。「我師父眞的不是這種人，他其實是被別人陷害。」

「被什麼人?」明珠追問。

小子看看南偷，沉吟着道：「暫時還不清楚。」一頓輕歎一聲：「你一定要相信我們。」

明珠咬咬嘴唇，終於點頭，小子接道：「師父現在受了傷，此地不宜久留，我們必須立即遷出，找到了適當的藏身地方我再找機會通知你。」

明珠早已從南偷身上的血跡看出南偷已受傷，却只看不出那其實大都是蘇木水，本來不想理會，這時候越看南偷越不像一個壞人，忍不住道：「你師父傷得這樣重，應該先去找一個大夫……」

小子搖頭道：「要是我師父也治不好自己，沒有什麼大夫能夠治好他的了。你是偷出來，也該早回去……」

「記着，你們到什麼地方去，給我消息。」明珠說得非常認眞。

「一定的。」小子的態度也是。

「那我先走了。」明珠走了幾步，回頭望一眼，才放步疾奔了出去。

南偷看着笑了笑。「想不到我這樣的一個徒弟也居然會有女孩子垂青。」

小子這一次居然沒有回話，甚至一些反應也沒有，怔怔的，望着明珠離開的方向。

南偷等了一會才輕喝一聲：「還不離開等什麼?」

小子如夢初覺，尷尬的笑了笑。

× × ×

長街，今夜既無星，也無月，所以那二十多盞青色的燈籠突然亮起來，小子南偷都有一種耀目的感覺。

掌燈的都是青色勁裝疾服的女人，一個個面罩寒霜，前後截住了小子南偷的去路。

「青燈殺手!」南偷目光一寒。

「什麼青燈殺手?」小子追問。

「活得過今夜才跟你說也不遲。」南偷舉起大紅葫蘆，仰首狠狠的喝了幾口。

那羣青燈殺手隨即拔劍出鞘，都是柳葉劍，狹長尖銳，迎風抖動，「颼颼」作響。

南偷看在眼內，又吩咐：「對付這些人切不可留情，下手定要狠。」

語聲甫落，那羣青燈殺手便手掌燈籠衝前，燈籠分神，柳葉劍乘機刺向要害。

小子搶在南偷前面，拳腳展開，才擊倒兩個青燈殺手，已經被其他青燈殺手包圍起來。

那些青燈殺手將小子與南偷隔開，攻勢更猛烈，雖然是女人，出手的狠辣，不在北盜那種殺手之下，而且悍不畏死，只要仍然有半分氣力，都用在攻擊方面。

小子拳腳稍爲留上分寸，險些便反被刺傷，算算他閃避得快，也不再留情，拳脚都擊向致命部位。

南偷比小子狠狽得多了，一動便牽動傷口，奇痛徹骨，難免影响身形，他居然還兼顧小子，還笑得出來。「師父的話你若是不聽，一定會後悔。」

「徒弟怎敢不聽師父的指示?」小子應聲半空翻身，閃過刺來兩柄柳葉劍，同時踢出一脚，正踢在那個青燈殺手的咽喉上。

骨碎聲暴响，那個青燈殺手倒摔出去，南偷看在眼內，大喝一聲：「好──!」

這一聲方出口，他便感覺一股森寒的劍氣從身後襲來，急忙閃避，若是他沒有受傷，應該很容易閃避開去，就因爲受傷，身形沒有那麼敏捷，後背仍然被那一柄柳葉劍劃開了一條血溝。

只感覺這劍氣，他已經知道又來了强敵，雖然那些青燈殺手劍燈齊展，對他多少也有些影响，但能夠穩抓住那剎那的空隙向他襲擊的，無論如何都應該有幾下子，而他居然閃避不開這一劍，若說不是高手，實在難以相信。

他轉身同時，已看見那個暗算他的人，那也是一個青色勁裝疾服的女人，他衣服料子顯然不同，所用的劍也顯然名貴得多。

她的樣子很嬌俏，可是一雙眼睛却有如毒蛇一樣，令人不寒而慄，南偷也有這種感覺，心念一動，脫口一聲：「青燈使者?」

「不錯──」那個女人笑了笑。「老頭兒，你今後認命好了。」

她的劍隨又毒蛇一般襲至，南偷要退，後面已經三支柳葉劍襲來，正好截斷了他的後路，他的身形却仍然有變化，冲天拔起。

兩個青燈殺手同時拔起身子，揮劍攻向南偷雙臂，那個青燈使者比他們更快，劍與人飛躍半空，目光與劍光緊接射向南偷的眉心。

南偷忍痛再翻身，避開這三劍，已痛得額上冷汗直冒，他的身形變化已盡，終於落下來，三柄劍立即刺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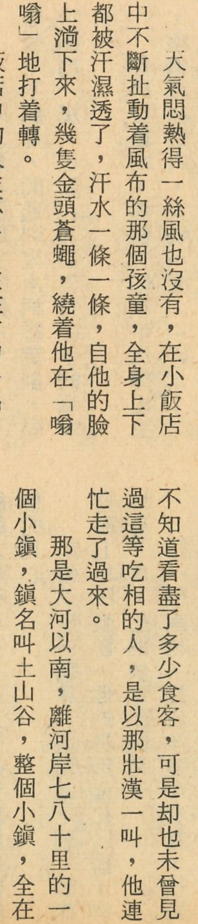
好一個南偷，雙脚半空中交替，橫跨一步，一脚正好踏在一柄柳葉劍的劍脊上，借力使力，身形又往上拔起。

（未完・十一）

俠情倫理中篇連載

金戈·文
可飛·圖

酒·色·財·氣(一)



身世難明白

天氣悶熱得一絲風也沒有，在小飯店中不斷扯動着風布的那個孩童，全身上下都被汗濕透了，汗水一條一條，自他的臉上淌下來，幾隻金頭蒼蠅，繞着他在「嗡嗡」地打着轉。

飯店中的人並不多，在左首的一隅，有一個身形長大的壯漢，正在據案大嚼，那漢子身上的一件布褂，早已給汗水濕透了，緊貼在他的身上，現出他一身盤虬起伏的肌肉來，在他的面前，放滿了菜餚，只見他雙手齊出，運筷如飛，一面還抓起酒壺，大口吞着，時不時抓起酒壺，向口中灌着酒，滿頭大汗，忙得不可開交，看他那副吃相，像是他吃了這一餐之後，此生此世，再也沒有機會吃第二頓一樣，倒將其餘幾個食客，看得呆了。

在另一角，一個漢子，正伏在桌上，「呼呼」大睡，那麼熱的天，難為他睡得着，那人是抱着一隻老大的葫蘆，將臉貼在葫蘆上在沉睡的，自他身邊走過的人，都不禁要皺皺眉，因為自那人的身上，發出一股酒氣來，倒像是伏在那裏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罎酒。

那壯漢風捲殘葉一般，剎那之間，將桌上的菜餚，吃了個乾乾淨淨，他將一大塊饅頭塞進了口中，還不曾吞了下去，便抹着嘴，嚷道：「小二，看賬！」

他口中含着一塊饅頭，叫起來也含糊不清，店小二一直在看那壯漢，那店小二已有五十上下年紀，做了三十年堂倌，也

何來小女娃

不知道看盡了多少食客，可是卻也未曾見過這等吃相的人，是以那壯漢一叫，他連忙走了過來。

那是大河以南，離河岸七八十里的一個小鎮，鎮名叫土山谷，整個小鎮，全在一個土崗子上，鎮上的街道，雖然全都鋪上了石板，但是在石板縫中，細小的黃土粒，還是不斷地冒出來。

從飯店的門口向外看去，只見田野上一片青綠，多少減少了一點暑氣，但是那一條直通向大河渡口的官道，卻是黃土飛揚，像是毒辣辣的日頭下，籠着一重黃色的烟霧一般。

那壯漢不等店小二走向前來，便摸出塊碎銀，「叭」地放在石桌上，拿起桌上的頭笠，起身就走，走得急了些，一腳踏下，恰好踏在一張長板櫈上，「咔嚓」一聲，將那張長板櫈齊中踏斷，那壯漢一呆，這才使勁吞下了口中的饅頭，想要說話，店小二從來也未曾看到過那麼心急的人，又看到那塊碎銀，足有六七錢，夠會賬有餘，是以忙道：「不要緊，客官有急事，只管趕路！」

就在這時，只聽得一陣馬蹄聲，陡地傳到。

那一陣馬蹄聲，來得急驟無比，一直到了飯店之前，才停了下來，引得飯店中的人，全都向外看去，只見一匹駿馬奔到，馬上騎着兩個人。

那兩個人，一個是衣飾極其華麗的中

年人，可是他身上的衣服雖然華麗，卻已破了好幾處，看來像是被甚麼兵刃尖端刺破了的一樣，神情也着實狼狽。另一個，被那中年人抱在懷中的，卻只是一個小女孩。

那小女孩約莫六歲上下年紀，天氣熱，小女孩只不過圍着一件鮮紅色的肚兜，手腕上戴着一隻玉鐲，一對滾圓的眼睛，骨碌碌地轉動着，想是她在日頭下晒得久了，是以滿臉通紅，益發顯得她粉妝玉琢，可愛之極。

那中年人一下馬，一手抱着小女孩，一手提着一柄劍，可是那柄劍，卻已齊中斷折，走進飯店來。

那壯漢本來已在大踏步向外跨去，但一見到那中年人和那小女孩，他便呆了一呆，目光注定在他們的身上，從那壯漢臉上的神情看來，可以看得出，他的心中，正有說不出來的好奇。

而事實上，那樣的一個中年人，抱着一個小女孩，也着實顯得突兀。

那中年人的神情，極其惶急，豆大的汗珠，順着他的額頭，向下直淌，他一步踏進店堂，四面一看，看到了伏在葫蘆上沉睡的那人，神情像是寬了一寬，大聲叫道：「譚大俠！」

那中年人一叫，飯店中人，又不禁一呆，他們絕未想到，伏在葫蘆上睡覺的那個醉鬼，會是一個「大俠」，眾人之中，神情最驚異的，自然便是那壯漢，他也不急着向外走去了，拖過了一張長櫈，便坐了下來。

獨有那個醉漢，像是未曾聽到那一下叫喚一樣，依然一動也不動，中年人大踏步向那醉漢走了過去，放下了手中的小女孩，雙膝一跪，竟然撲地跪倒，跪在那醉漢的面前！

這一來，眾人更是呆住了，因為那中年人雖然神情惶急，但是看來，依然氣宇軒昂，他騎來的那匹駿馬，還在飯店門外，揚起鐵蹄，分明是一匹一等一的好馬，那也證明這中年人是一個極有身份的人，而那醉漢，卻是一身布衣，毫不起眼，那中年人卻突然向他下跪！

那中年人一下跪，便道：「譚大俠，我一路前來，就在找譚大俠，天幸叫我找到了你，譚大俠，這件事，你不管也得管了！」

那中年人說着，醉漢仍然恍若未聞，中年人話一說完，突然揚起斷劍，向自己的咽喉便刺！

自那中年人出現之後，所發生的一切事，都可以說來得突兀之極，可是不論別人怎樣想，卻再也想不到，那中年人竟會忽然之間，揚劍自刺！

當那中年人以手中的斷劍，向他自己的咽喉刺出之際，只聽得那壯漢，陡地一聲大喝，道：「不可！」

那中年人陡地一呆，斷劍的劍鋒，離他的咽喉，已只不過半寸許，他停了手，轉過頭便向那壯漢望了一眼，凄然笑道：「朋友，多謝你一番好意，但如果我不死，譚大俠也不肯應我所請！」

那壯漢一張口，剛想說話，可是醉漢卻在這時，「哈哈」一笑，一躍而起，一把抓起了那隻葫蘆，道：「你就算死了，我也不來管你閒事！」

他一面說着，轉過身向外便走，那中年人急忙叫道：「譚大俠，你念在這個孩子——」

他一句話未曾講完，那壯漢卻已滿面怒容，翻手一掌，拍在桌子上，店小二還來不及將桌子上的杯碗菜盞收去，給他一拍，碗兒碟兒，一齊向上，跳了起來，枱上碗碟，盡皆碎裂，只聽得那壯漢，扯直了喉嚨罵道：「你那醉鬼，人家有事求求你，看得起你，何以你不理不睬，他奶奶的，光棍眼中，不揉沙子，你顧大爺眼中，最瞧不得這等人！」

醉漢本來已經快要走出飯店了，一聽得那壯漢忽然之間破口大罵，他站定身子，轉過身來，揉了揉眼，向壯漢望了一眼，笑道：「閣下自稱顧大爺，想來定是江湖上赫赫有名，人稱義無反顧，顧不全顧朋友了？」

壯漢一挺胸道：「正是我。」

醉漢「呵呵」笑着，向仍然跪在地上的中年人道：「你這蠢豬，放着最愛管閒事，打不平的義無反顧顧大爺在，不去求他，卻來找我這醉而不俠的傢伙，卻會有什麼結果？」

顧不全一聽得「醉而不俠」四字，也是一呆，需知「醉而不俠」四字，除非是一個全然不會武功，從來也未曾在江湖上走動的人，不然，可以說一定知道醉而不俠譚盡的大名的。江湖上愛喝酒的好漢多，越喝意氣越豪，以好酒著名的人，大都是豪俠中人，唯獨這個譚盡，卻是好酒如命，但絕沒有豪俠之擧，偏偏他又嗜酒如命，是以武林中人，便贈了他一個「醉而不俠」的稱號，他也不以為忤，反倒津津樂道。

這時，那中年人一見譚盡要走，早已嘶聲叫道：「譚大俠莫走，求你千萬出手相助！」

那中年人一面聲嘶力竭地叫着，一面汗如雨下，已起身向外，撲了過去，可是顧不全卻也大踏步向前走出，一伸手，抓住了那中年人的手臂道：「朋友，你有什麼為難事，只管對我說，別去找這種空有一身武功，只顧灌迷魂湯的人！」

那中年人被顧不全抓住了手臂，一時之間，掙扎不脫，心中大急，叫道：「顧朋友，求求你放開我，我的事，你管不了的！」

那顧不全外號人稱「義無反顧」，實是一個最喜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人，他的性子又急，每每不分青紅皂白，一見人家有難，便要拔刀相助，也不去細究為難的什麼人，有好幾次，竟帮了幾夥匪人的大忙，本來，肯助人是好事，可是提起他來，人人都不禁皺眉頭，他本來的名字也不叫顧不全，可是他常對人家說，雖然義無反顧，但是天下的不平事太多，顧又顧不全，他說得數次多了，顧不全三字，反倒成了他的名字。

這時，顧不全右手抓住了那中年人的手臂，左手拍着自己的胸口，拍得發出「砰砰」的聲響來，倒像是他在拍着一塊石板一樣，可見得他的一身橫練的功力，也已到了極高的境界，他道：「有什麼事是我顧大爺管不了的，你且說來給咱聽！」

那中年人轉過頭去，看到醉而不俠譚盡，已經走出了飯店門外，他只急道：「譚大俠留步！」

他一面叫着，一面手中的斷劍，倏地揚起，「刷」地一劍，便刺向顧不全的面門，顧不全在突然之間，覺出眼前晶光閃耀，對方的兵刃，已經攻到，勢子勁疾，心中也不免大吃了一驚，急忙鬆開了拉住那中年人手臂上的手，向後陡地退出了一步。

他又退得急了些，「嘩啦」一聲，撞在桌子上，又將一桌子撞坍，而他才一鬆手，那中年人也立時收劍，不再進攻，反身向外，便奔了出去。

其時，飯店之中，因爲那一連串的意外，也已亂了起來，那和中年人一起來的小女娃，想是受了驚嚇，又哇哇大哭了起來，更是亂上加亂，顧不全一頓足怒道：「他奶奶的，我願帮你，你偏不要，像你這樣的人，眞是世間少見，快——」

他講到這裏，陡地住了口，而且，飯店中，也陡地靜了下來，只是那小女娃，還在不斷地哭着，因爲在那剎間，在飯店外發生的事，令得每一個人都呆住了，變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在飯店外，只見那中年人大踏步追了出去，醉而不俠譚盡，仍然自顧自向前走着，中年人追到了譚盡的背後，撕心裂肺，慘叫了一聲，道：「譚大俠，萬望你看在女娃子的份上，別袖手不顧！」

他一個「顧」字才出口，手一揚，毒辣辣的日頭之下，只見精光一閃，他手中的那柄斷劍，「撲」地一聲，已刺進了他自己的咽喉之中，接着，鮮血迸濺，他身子砰地一聲，仰天跌倒！

他的屍身，倒在被陽光晒得發白的石板街道上，令得自他咽喉處，汩汩流出來的鮮血，看來更是殷紅恐怖，他手中抽搐了一下，便已死去！

這一下變化，怎能不令得客店中人，人人爲之發呆？

而醉而不俠譚盡的舉動，却更是令人驚愕，只見他回頭看了一眼，全然無動於衷，「嘿」地一聲，道：「眞的死了！」

顧不全在飯店中，一見那中年人自戕斃命，已是全身血脈沸騰，再聽得譚盡講得如此輕描淡寫，他實在忍無可忍，怒發如狂，一聲狂吼，叫道：「他媽的，姓譚的畜牲，你別走！」

隨着那一聲狂吼，他整個人，已自飯店中，撲到了街上，身形「呼」地一聲，在那中年人的屍首之上掠過，身在半空，已然拔刀出鞘，「颼」地一刀，已向醉而不俠譚盡，當頭砍下！

那一刀去勢極猛，看來像是顧不全一刀不能將譚盡齊中削成兩半，便不能洩他心頭之恨一樣！

譚盡在那剎間，也怪叫一聲，罵道：「顧不全，你是個瘋子？」

他一面說，一面揚起手中的葫蘆來，便向顧不全的單刀，迎了上去，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錚」地一聲響，顧不全的一刀，正砍在那葫蘆上，那葫蘆竟是鐵鑄的，一刀砍了下去，顧不全的單刀，被震得向上，疾揚了起來，他龐大的身軀，也騰騰騰向後連退了三步！

譚盡瞪目怒叱道：「我操你祖奶奶，你可是像瘋狗，見人就咬？這像伙自己活夠了，可關我什麼事？」

顧不全在退出了三步之後，拿樁站定，瞪大了眼，反倒一句話也講不出來了，本來，他也知道醉而不俠譚盡的武功極高，可是却未曾料到，竟高到這等地步！旁的不說，他手中那隻大葫蘆，若是鐵鑄的，怕不有七八十斤重，看他提在手中，那種毫不在乎的神氣，單是這份神力已足以叫人咋舌了！

譚盡臭罵了顧不全一頓，顧不全才算是緩過了氣來，若是他從此不管閒事，那麼他也不叫「義無反顧」了，他立時又大踏步向前走去，說道：「你還是別走，這位朋友，雖然不是你下手殺死的，但是你若答應了他的所求，他何以會自己抹了頸子？」

譚盡怒道：「與你這種癲狗，也講不明白，我問你，你可知道，那死的是什麼人？」

顧不全一怔道：「我怎知道？」

譚盡又破口大罵：「你奶奶的熊，你不知他是什麼人，却來起什麼鬨？」

顧不全仍然不肯放過，也不理會譚盡，一開口就罵道：「那麼你說，他是什麼人？」

譚盡道：「我才不和你這樣的癲狗多說話，你將他的衣服翻開來看看，就明白了，他奶奶的，約好了和人喝酒，却被你這癲狗，掃了酒興！」

他說着，轉過身，大踏步向前走去。

顧不全當街站着，向前追出一步，又退了回來，看他的樣子，像是不知道是該去追譚盡好，還是該先去弄明白那死者的身份好。

而譚盡的身法極快，轉眼之間，便已走出了鎮口，只見他人過處，黃土揚了起來，連他的人也看不清楚，黃塵滾滾，轉眼間便走遠了，顧不全明知追不上，而且，追上去也不是譚盡的敵手，只得恨恨地一跺脚，轉過身來。

這時，飯店中人，和鎮上別的店舖中人，在屋簷下歇足的途人，也一起圍了過來，七咀八舌，吵個不已，顧不全推開衆人，大踏步來到了死人的面前，俯身拉開了死者的衣襟。

只見在死者的腰帶上，繫着一塊長方形，約有一寸寬三寸長的金牌，顧不全一伸手，將那塊金牌摘了下來，托在手中。

他向手中那塊金牌，才看了一眼，面色便自大變，臉上的汗，下得更急，只見他在面色大變之後，抬起了頭來，又推開了人叢，匆匆走進了客店之中。

這時，客店中的人，全都到街上去看熱鬧去了，只有那個扯風布的小童，和那小女娃在逗着玩，那小童不住扮着鬼臉，引得那小女娃雖然還滿面淚痕，但是却已經破涕爲笑了。

顧不全一走了進來，便將那小女娃抱了起來，那小女娃向顧不全望着，顧不全忙道：「你是什麼人？」可是小女娃却又「哇」地一聲，哭了起來。

那小女娃不但哭着，而且掙扎着，像是不肯給顧不全抱在手中，顧不全却也不停留，抱着小女娃，大踏步從飯店中走了

出來，一縱身，已上了那匹駿馬。

這時，那飯店掌櫃的趕了過來急叫道：「客官莫走，官府的公人來了，好替我們作個見證！」

顧不全騎在馬上，神色十分爲難道：「我倒是想留下來帮你這個忙，可是……可是這件事，却又急得很，唉，天下要顧的事太多，顧也顧不全！」

他心一急，又說了一句口頭禪，飯店掌櫃急得滿頭是汗，拉住了馬韁繩，不肯讓顧不全走，顧不全嘆了一聲道：「這人是自己抹頸子死的，人人都瞧見，公人來了，你也不必怕什麼。」

掌櫃的急得幾乎要哭了出來，道：「客官你有所不知，公門中人，無事也要擾你三分，何況這人，只一出飯店，就死在當街的？」

顧不全道：「我明白了！」

他一伸手，自腰際掏出了一包銀子來，遞給了掌櫃的，道：「這裏有七八十両紋銀，就算做公的與你爲難，我看也足夠打點的了！」

掌櫃的接過銀子，心中歡喜不盡，顧不全抱着小女娃，抖動韁繩，蹄聲得得，已向前疾馳而出，馬蹄揚起的塵土，飛得甚高，那小女娃一面揉着眼，一面仍然在哭着，顧不全心中越來越焦躁，他一口氣馳出了十來里，來到了一條河邊上，停了下來。

他將那小女娃放在河邊上，用手掬了水，先大喝了幾口，又替那小女娃抹了抹臉，抹去了她臉上的眼淚鼻涕，那小女娃一扁嘴，又想哭，顧不全急道：「你再哭，我就將你拋到河中去餵王八！」

小女娃睜大了眼，像是心中害怕，這樣一個粉妝玉琢的小女娃，實是人見人愛的，顧不全心中不忍，忙道：「我剛才是騙你的，王八不吃人，我也捨不得將你拋到河中去！」

小女娃仍然吸着氣，顧不全又說道：「你叫什麼名字，那帶你來的，是你什麼人？」

小女娃道：「我叫白棗兒，那人我不認識。」

她至多只有六歲上下，但是一開口，却是口齒伶俐，將話說得清清楚楚，那樣小的小女孩，可能他父母還未爲她取正式的名字，那「白棗兒」，自然是她的小名，想是因爲她又白又胖，胖嘟嘟地，就像是一顆白蒲棗兒一樣，所以才得了這樣一個有趣的小名。

顧不全又掬了一捧河水，讓白棗兒就着他的手喝了，然後問道：「白棗兒，你不認識那人，如何會讓那人，抱着你在趕路。」

白棗兒眨着眼道：「我不也不認識你麼？你不也抱着我在趕路？」

顧不全一呆，他反倒給白棗兒問得啞了口，他一呆之後，又道：「白棗兒，你父母呢？」

這一次，白棗兒却只是搖了搖頭，答不上話來。顧不全抱住了她，道：「你得告訴我，你的大人在哪裏，你是什麼人，如何會在龍門帮的副帮主手上，這副帮主要求的是什麼事？」

顧不全剛才一看到那中年人腰際上的金牌，便面上變色，也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爲在那塊金牌之上，一面雕着「龍門」兩字，另一面，則雕着「副帮主丘」四個字。

那龍門帮乃是大河上下，第一大帮，帮衆衆多，龍門帮主，兇殘無比，黑白兩道，一提起「龍門帮」三字來，便大感頭痛，那中年人的腰際，既然繫着那樣一塊金牌，那麼，他自然是龍門帮主，安泰寶的得力助手，龍門帮三個副帮主之一，神劍手丘飛了，顧不全在一知道死者的身份之後，自然也可以知道，事情是如何怪異突兀，面色安得不變？

這時，他實在急於知道事實的眞相，要知道龍門帮名頭太大，勢力也雄厚，如果眞是事情和龍門帮有極大的干係，顧不全只怕也得考慮考慮，憑自己的力量，是不是敢插手管龍門帮的閒事！

可是他想來想去，又實在想不出，像龍門帮那樣的武林大帮，如何會與一個小女孩子，有什麼糾葛，是以他非得問清楚不可，可是他問來問去，白棗兒却只是搖頭，什麼也說不上來。

顧不全無法可施，只得嘆了一聲，又抱起白棗兒來，他心中想，這事情，還是非得找到醉而不俠譚盡才好。因爲看神劍手丘飛，抱着白棗兒，前來求譚盡相助時的情形，譚盡對這件事的來龍去脈，一定是深知其詳的！

顧不全抱着白棗兒，上了馬，要找醉而不俠譚盡，倒也不是什麼難事，顧不全知道，離土山谷不遠，就是紅樹坡，紅樹坡有一家村店，賣的却是一等一的好酒，譚盡來到了有好酒的地方，不會輕易離去，就算一時找不到他，等在紅樹坡，也必然可以等到他的。

顧不全想到了這一點，雙腿一夾，馬兒便向前，疾馳了出去。

馬兒一奔得快了，白棗兒像是害怕，緊緊摟住了顧不全的頸子，將一張小臉，貼在顧不全的臉上。顧不全乃是平生闖蕩江湖的粗漢，幾時曾和一個小女孩子那樣親熱過？這時，他被白棗兒緊摟着，心中有一股異樣的溫暖之感，登時發覺自己和這個可愛的小女孩之間，親近了不少，他一手提着馬韁，一手在白棗兒的背上輕輕拍着，道：「別怕，別怕！」

他講了兩聲「別怕」，連他自己，也不禁爲之一怔，他平時講話，何等粗聲大氣，未曾開口，便先要操人的祖奶奶，可是此際，却是不由自主，軟聲軟氣。如果是在遇到白棗兒之前，有人告訴他，他會用那樣的聲音說話，那麼，殺他的頭，他也不會相信！

他自己也覺得好笑，向白棗兒望了望，白棗兒也睜着骨碌碌，烏黑漆亮的眼睛在望着他，顧不全咧着嘴，笑了起來，他催着馬，不一會兒便見到前面路邊，幾株筆直的紅松樹旁，挑出一支酒旗兒來。

顧不全策着馬，直來到了那酒家之前，未到門口，一股酒香，已撲鼻而來，那酒家只是一間寬大的平房，門口懸着一塊牌匾，寫着「聞香下馬」四字。

顧不全拴好了馬，大踏步走向前去，酒保迎了上來，看到一個長大漢子，滿頭大汗，手中却抱着一個玉雪可愛的小女娃

子，他也不禁呆了一呆，忙道：「客官，您是來喝酒的？」

顧不全笑道：「你倒機伶，我不是來喝酒，是來找一個人的！」

他一面說，一面抬頭，向店堂之中張望着，店堂中酒客不少，可是却沒有譚盡在內。

顧不全轉回頭來道：「我找的那人，腰際繫着一隻老大的葫蘆，衣衫破爛，可是酒量極好，看他的樣子，却又極其猥瑣的！」

顧不全才一講完，酒保便巳笑了起來道：「客官所說的，一定是譚大爺了！」

顧不全喜道：「正是他，他有沒有來此？」

酒保道：「他昨天沽了三大罈好酒去，這上下只怕巳喝完了，只要他葫蘆中沒有了酒，他不到小店來，却到何處去才有這樣的好酒？」

顧不全道：「好，我等他！」

顧不全在一張桌上坐了下來，放下了白棗兒，白棗兒吮着手指，道：「我肚餓了！」

顧不全扭着白棗兒面頰道：「你想吃什麼？」

白棗兒道：「我要吃燕窩銀耳羹！」

顧不全一聽，不禁呆了一呆，那燕窩銀耳羹，乃是極其名貴的食物，就算在大地方的酒樓中，也不一定做得出來，這小小紅樹坡的酒家，如何會有這種東西？顧不全搔着頭道：「白棗兒，換一樣吧！」

白棗兒側着頭道：「奶酪冰糖鴿蛋也好。」

顧不全又是呆了一呆，自白棗兒口中說出來的食品，都不是普通的東西，他忍不住問道：「白棗兒，你平時總吃這些的麼？」

白棗兒道：「是啊，我愛吃這些。」

顧不全心中知道，白棗兒定是出生在大富大貴之家的孩子，不然，豈能夠日常都有那樣貴重的食物吃？因此看來，事情更是突兀了，何以一個出生在富貴之家的孩子，會和龍門帮的副帮主在一起？

顧不全想了片刻，才道：「這裏也不見得有鴿蛋，我叫他們煮幾個鷄子兒你吃好麼？」

白棗兒倒也乖，說道：「好，我眞餓了。」

顧不全吩咐下去，不一會，煮好的鷄蛋端了上來，顧不全小心地替白棗兒剝着殼，他那一雙手，叫他掄刀掄槍倒行，剝起鷄蛋殼來可不那麼應手，等他剝完了蛋殼，鷄蛋也剩下一半了，可是他看到白棗兒吃得津津有味，心中十分高興，他自己也切了三塊牛肉，大口吞着，和着美酒，一剎時，盤子便向了天。

這時，日頭巳漸漸西沉，不像正午時份那樣暑氣蒸人了，道上的來往車馬也多了起來，可是老不見譚盡前來，顧不全心中，着實焦躁，而白棗兒却巳伏在桌上，沉沉地睡着了。

顧不全望着白棗兒，看着她長長的睫毛，汗珠自她小小的鼻尖上沁出來，只覺得十分有趣。

眼看時間一點點過去，紅日巳快西沉了，顧不全才看到了譚盡。

只見譚盡，仰天八叉，躺在一輛牛車上，那牛車拉着一大車麥稈，譚盡躺在麥稈上，看來怡然自得，顧不全是一個心急漢子，一看到了譚盡，手一伸，便抄起了白棗兒來，待要追了出去。

可是就在這時，只見牛車來到了酒家近前，譚盡的身子一側，自牛車上滾了下來，一挺身，便巳站直，他一隻手，握着一隻狗腿，想是才烤熟了不久，汁水還在向下直流，一隻手，拍着腰際的葫蘆，搖搖幌幌，巳然向酒家，走了過來。

顧不全看到譚盡向酒家走來，他便不走出去，只是站着，白棗兒被他抱了起來，自然也醒了，揉着眼，叫道：「雪娘！雪娘！」

她叫了兩聲，睜大了眼，看到了抱着自己的是顧不全，便住口不叫，顧不全呆了一呆，道：「白棗兒，你叫的雪娘，是什麼人？」

白棗兒扁了扁嘴，像是想哭，她道：「雪娘對我最好，陪我玩陪我睡，弄好吃的東西給我吃！」

顧不全知道，那一定是白棗兒的乳娘之類的人物，他看到白棗兒扁嘴，心中不忍，說道：「你別難過，我對你和雪娘一樣！」

白棗兒一聽，却「哈哈」笑了起來。

顧不全還想問出白棗兒笑什麼，譚盡巳然走進了酒家，將葫蘆一揚道：「裝滿它，再替我來兩下，我就在這兒睡，唉，我巳走出了八十來里，他奶奶的，還是捨不得這裏的好酒。」

掌櫃的笑道：「譚大爺，像你那樣，才是眞正的好酒之人。」

譚盡像是十分高興聽到別人那樣說他，搖頭幌腦吟道：「自古聖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

他一面吟着詩，一面轉過身來，就着手上的狗腿，啃了一大口，啃得汁水順着他的口角，直往下流，可是，他還未曾將那一大塊狗肉吞下去，一抬頭，便巳看到了抱着白棗兒站在店堂中的顧不全。

他陡然一呆，緊接着，「呸」地一聲，將一大口狗肉，吐了出來，瞪着眼睛，道：「原來是你這條癲狗，你怎麼也在這裏？」

顧不全大踏步向前走來道：「我在這裏，巳經等了你大半天了！」

譚盡的手在自己的額上，鑿了一下，道：「我這是酒蒙住了心，鬼按住了頭，才會又回到這裏來，酒保，葫蘆裝滿了沒有，快，快，我要走了。」

他一面叫着，轉身便走，顧不全連忙趕上，右手五指箕張，向着他的肩頭，便抓了下去，喝道：「你別走，我有話要問你。」

顧不全的那一抓之勢，也去得極快，可是譚盡的出手更快，倏地伸指，向後一彈，「拍」地一響，正彈在顧不全的手腕之上。

那一彈的力道，還着實不輕，彈得顧不全的一條膀子，登時麻木了起來。

譚盡却連頭也不回，一伸手，抄起櫃上的酒葫蘆，掌櫃的忙叫道：「還未曾打酒！」

譚盡大聲道：「不要了」

顧不全心知，譚盡可以連酒都不要了，那事情實在是嚴重到了極點，他忙又叫道：「譚朋友，我不是要你出手相助，只不過問你幾句話！」

譚盡站住了身子，轉過頭來，道：「我是醉而不俠，一向不理人閒事，你是義無反顧，你自己要理人家的事，只管去理個夠，何必來煩我？」

顧不全怒氣往上沖，罵道：「我操你奶奶，我連白棗兒的來歷什麼都不知道，又何從理起？我就是來問你這些事的。」

譚盡奇道：「什麼白棗兒，誰是白棗兒？」

顧不全正將白棗兒抱在胸前，他握住了白棗兒的小拳頭，道：「她就是！」

譚盡向白棗兒望來，笑道：「白棗兒，這名字倒有趣，嗯，小女娃長得好討人喜歡。」

顧不全道：「白棗兒，叫譚伯伯。」

白棗兒望着譚盡，道：「譚伯伯。」

她兒音清脆，叫來極其好聽，叫得譚盡笑了起來，瞇着一雙酒眼，道：「乖！乖！」

顧不全道：「譚朋友，白棗兒究竟是什麼來歷？她大人在何處？我想將她送回去，她又何以會和神劍手丘飛在一起，丘飛想求你什麼？」

顧不全的心也眞急，譚盡根本一個問題也未曾回答他，他倒巳連問了七八個問題。

譚盡像是未曾聽到顧不全的話一樣，他轉身向前走來，將葫蘆鈎在腹際，伸出手來，道：「白棗兒，讓我抱一抱，嘿嘿，譚伯伯什麼都試過，就是未曾抱過小孩子。」

顧不全忙叱道：「走開些，你這酒鬼，一身酒氣，別惹怒了小孩子。」

譚盡怒道：「我一身酒氣，總比你一身臭汗好得多，孩子又不是你的，我抱抱爲甚麼不行？」

譚不全雖然性急，可是倒也粗中有細，這時，他心中陡地一動，暗忖譚盡要抱抱孩子，可是他心中和自己一樣，看到了白棗兒，心中也十分歡喜，自己索性將白棗兒交到他的手上，立時一走了之，那麼，白棗兒的事，他可不能不管了！

一想到「一走了之」，顧不全不禁又有點捨不得，可是一轉念間，他又有了主意。

顧不全想到的新主意，他可以在一走之後，又溜了回來，在暗中監視着譚盡，看譚盡怎麼辦，如果譚盡要人相助，他再出手不遲。

顧不全打定了主意，還裝出一副委屈的樣子來，道：「好，我恰好便急了，就讓你抱一會，白棗兒，譚伯伯是好人，讓他抱你一會。」

白棗兒點着頭，小手巳向譚盡，伸了過去。

醉而不俠譚盡，爲人怪僻，雖然武功極高，可是也沒有什麼朋友，旁人也不敢與他親近，終日只是與酒爲伍，在他人看來，他是遊戲人間的世外高人，但是每當他清醒之後，那種難堪的寂寞，也着實不足爲外人道。

這時，他看到了白棗兒粉團也似的小手，向他伸了過來，心中起了一股異樣的感覺，只覺得心頭發熱，一面不由自主，呵呵地笑着，一面雙眼的眼角，却不免有點潤濕，這種感覺，可以說是和顧不全是一樣的。

譚盡和顧不全一樣，都是在江湖上闖蕩的人，手中不知傷過多少人，也得時時刻刻，提防人家傷害他，幾時曾和那樣玉潔可愛的小女孩在一起過，又幾時曾有絲毫也不用提防的時候？

所以，他一面笑着，一面只覺得心頭，暖烘烘的，連忙在衣服上擦了擦雙手，將白棗兒抱過來，高高地舉着，白棗兒叫道：「我害怕，我害怕！」

譚盡笑道：「不怕，有譚伯伯在，什麼也不怕！」他抱着白棗兒，最好讓酒店中每一個人都看到，他的口中也在不由自主唱着歌兒，抱了一會，又將白棗兒放在肩頭上，身子一聳一聳，讓白棗兒將他當馬騎，逗得白棗兒手舞足蹈，格格亂笑。

譚盡心中高興，連顧不全是什麼時候走的，他都不知道，過了許久，他才將白棗兒從肩頭上抱了下來，放在膝上，抬頭一看，只見天色巳黑了下來，他不禁吃了一驚，道：「現在什麼時候了？」

酒保笑道：「巳是酉末戌初了。」

譚盡呆了一呆道：「顧不全呢？他這一去，怎地去了那麼久？難道跌進茅坑去了，快去瞧瞧！」

酒保笑道：「那位客官早走了！」

譚盡一聽，心頭陡地一震，直跳了起來，道：「什——！」

他本來是想喝問「什麼」的，可是白棗兒坐在他的膝頭上，他人霍地站了起來，白棗兒再也坐不穩，整個人直震了起來，譚盡的勢子又强，震得白棗兒向一張桌子撞去，眼看腦袋非撞在桌子角上不可！

譚盡的武功極高，一生之中，不知經過多少刀光劍影的大陣仗，應變也極快，可是如今這樣的情形，他却再也未曾經歷過。

他一看到白棗兒的頭，向桌面上疾撞了過去，白棗兒正在驚呼，他連忙一翻手，便向白棗兒的足踝之上抓去！

以他的武功而論，那一抓，自然可以抓中白棗兒的足踝，將白棗兒活生生抓了開來的。

可是，就在那五指一緊，快要抓中白棗兒足踝之際，他陡地想起，自己的出手，力道何等之大，白棗兒細小柔軟的足踝，如何經得起自己這一抓？一抓下去，怕不是骨折筋裂，更加糟糕！

是以，百忙之中，他忙又縮回手來，可是那時，白棗兒的頭，離桌角巳不過幾寸，譚盡左手一翻，一掌拍出，「呼」地一股掌風，將那張桌子，撞得向外，疾飛了出去，他身形一側，連忙着地便滾到了白棗兒的身下，雙手伸出，這才將白棗兒托住！

醉而不俠譚盡的武功，在方今武林之中，可以說是數一數二的高手，可是，爲了使白棗兒不致受傷，他却鬧了一個手忙腳亂！

這時，他雖然伸手托了白棗兒，可是白棗兒却巳驚得哇哇大哭了起來。

聽到了白棗兒的哭聲，譚盡的心中，

只覺得說不出的難過，他忙一骨碌翻身站起，抱着白棗兒，道：「別哭，別哭，是譚伯伯不好！」

他連連勸着，白棗兒哭聲，自然不止，譚盡的武功高，可是哄孩子却不在行，除了「別哭」兩字之外，也講不出什麼別的話來，他抬頭來，想叫別人帮他一下。

可是當他抬起頭來時，他又不禁陡地一呆。

只見在門口，站着一個身形瘦削，面色蒼白的中年人，那中年人的一隻手，正托着一張桌子，這時正在緩慢地將桌子放了下來。

譚盡一腦心思，全放在白棗兒的身上，也不知道剛才他自己那一掌拍出之力有多大。他剛才那一掌，將那張桌子，拍得向前直飛了出去，飛向門外，而那中年人，却又恰在此際，走進門來。

這一剎間，看得酒店中人，個個都替那中年人揑了一把汗，那麼重的一張桌子，若是被砸個正着，只怕不死，也得調養上半年六個月。

可是，那中年人却身形一側，陡地伸手，將那張桌子托住，接着，望了譚盡一眼，便緩緩放了下來。

譚盡望着那中年人，只見那中年人，一身衣服，簡直華麗得驚人，紅樹坡乃是小地方，幾時曾見過衣飾如此華麗的人？他身上的衣服，全是金綫綉成的圖案，在燈光之下，熠熠生光，腰際圍着，碧也似綠的一條玉帶，在玉帶之上，扣着一柄短劍。

那短劍的柄上，鑲着四顆手指甲大小，光華四射，青白色的寶石，那酒家中人，沒有一個認得出這種寶石是什麼來。只有譚盡，雖然衣服破爛，但畢竟是武林高手，見過世面的人物，一看就認出，那四顆光華四射的，乃是極西之域所出，寶貴無匹的金鋼石！

譚盡見多識廣，雖然他還是第一次見到那中年人，但是一看那人，心中一動，立時便想起了一個人來，他心中不禁暗道：「奇怪，這人來到這裏作甚？」

譚盡在剎那間想到的那人，乃是武林中的一大奇人，叫着金不嫌多多益善。這人武功奇特，生平最好的便是金銀珠寶。他金不嫌多多益善七字，連在一起，有的人說他姓金，名不嫌，外號人稱多多益善。也有人說，他外號人稱金不嫌多，姓多，名益善，但究竟如何，却也沒有人知道底細。

這金不嫌多多益善，輕功堪稱天下獨步，他曾三度潛入皇宮，去偷大內的珍藏，大內高手，也對他無可奈何，他的家財，已不知有多少，可是看到一個小錢，眼兒還是睜得老大的，眞是金不嫌多多益善了！

譚盡素知這人，只要有人肯出錢，便無所不為，常有人貪他的武功高，送上金銀，命他去對付仇家，他也必定欣然承諾，但是他在找到人家之後，必定不先動手，先看對方能拿出多少金銀來，若是對方拿出的金銀，比托他行事的人還多，那麼托他行事的人，就大大遭殃了！這人可說從來不知仁義為何物，曾有人打賭，說只消給他一千兩金子，叫他殺了自己父母，他也肯幹的！

如果只是譚盡一人，雖然在紅樹坡這樣的小地方，見到了金不嫌多多益善那樣的人物，他也不會感到吃驚，不過覺得很突兀而已。

但是，現在的情形，却是不同，譚盡的手中，抱着白棗兒，白棗兒的來歷，白棗兒如何會在龍門帮副帮主神劍手丘飛手中一事，他早幾日曾在丘飛的口中聽說過，是以心中了然，此際看到了金不嫌多多益善，猜不準對方的來意，心中自然難免驚疑！

只見金不嫌多多益善，放下了桌子後，緩緩向前走了過來，在一張桌前坐下。

金不嫌多多益在向前走來之際，一雙骨碌碌轉動的眼睛，只在譚盡身上打轉，譚盡凝立不動，白棗兒仍然在哭着，酒店的人，不知道來的是何方神聖，但是那一身衣服，已然駭人，是以全都靜了下來，無人出聲。

金不嫌坐了下來之後，一雙眼仍然定在譚盡身上，揚聲道：「酒來，肉來！」

酒保忙答應着，金不嫌向譚盡一招手道：「譚朋友，等會，請來共飲一杯！」

譚盡也是江湖上成了名的人物，他一看到金不嫌，就認了出來，金不嫌自然也認得出他是什麼人來，譚盡心頭又打了一個突，他笑笑地道：「不必破費了！」

金不嫌却呵呵笑着，道：「譚朋友，小錢不出，大錢不入，在下有一樁買賣，要和譚朋友談，自然先得破費幾文，請譚朋友喝一杯！」

譚盡的心中一懍，心想果然是白棗兒的事發作了，這時，他心中大罵顧不全不是東西，將白棗兒留了給他，可是，白棗兒這時，已然不哭了，仰着臉，整着衣，譚盡看到了那張滿是淚，令人憐愛的小臉，心中一動，立時道：「有什麼話，不妨就這樣說！」他一面說，一面身子向後退了一步，右脚抬起，踏在一張長板櫈上，那隻鐵葫蘆，就放在櫈旁的桌上。

他一手仍然抱着白棗兒，但是只消他一伸手，就可以將鐵葫蘆抓在手上。

金不嫌巳抓住了酒保送來的酒壺，就着壺嘴，喝了一口酒，道：「譚朋友，有人送了我赤金五千両，托我做一件事！」

譚盡「哼」地一聲，道：「你自顧自見錢眼開，干我鳥事。」

金不嫌挾了一塊牛肉，往口內送，含糊不清地道：「倒是有一點小關係，人家就是希望我將你懷中的小女娃兒，要了回去！」

譚盡早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可是他聽得金不嫌講了出來，心中也不禁苦笑了一下，如果這時，白棗兒是在顧不全的懷中，金不嫌在問顧不全要人。那麼，他 是自顧自喝酒，便是蒙頭大睡，再也不管。

他本就是出了名的醉而不俠，可是這時，他抱住了白棗兒，他只覺自己和白棗兒之間，全不可分，是以金不嫌的要求，便變得荒謬之極，他立時沉聲道：「好啊，除非我醉死了！」

金不嫌的臉色上，現出了十分驚異的神情來，道：「閣下不是醉而不俠麼？」

一聽得譚盡講出這樣的話來，金不嫌立即懷疑對方究竟是不是醉而不俠，倒也是大有理由的。因為譚盡為人，雖然不致於如金不嫌那樣不堪，但却也是五十歲和百歲之間，一個有了金錢，無事不可為，一個是有酒，也那管什麼仁義道德！

可是如今，聽譚盡的口氣，却要以死來保衛這小女孩，這當眞是不可思議之極了，金不嫌那裏又想得到，譚盡抱了白棗兒不到一個時辰，已被這小女孩，逗起了他做人的本性，和白棗兒有了極深厚的感情！

這種事，別說金不嫌想不到，就是譚盡自己，在事先也是想不到的！

譚盡一瞪眼，說道：「我正是醉而不俠。」

金不嫌仍然望着譚盡，笑道：「我受了人家五千両黃金，譚朋友，想來你也知道規矩？」

譚盡本來，很不願意因為白棗兒的事，而去淌什麼渾水的，神劍手丘飛死在他的面前，也無動於衷，一見了顧不全就走，都是為了這個緣故。

可是此際，他的想法，已然不同，他巳經變得非管這件事不可了！他冷笑一聲，說道：「出手可闊綽得很呀，五千両黃金！」

他一個「金」字才出口，陡地拔起了身邊的鐵葫蘆來，就勢一盪，「呼」地一股勁風，鐵葫蘆巳向着金不嫌，疾砸了下去！

金不嫌的身法也十分快，剛才還看他坐着在斟酒的，鐵葫蘆一盪了起來，他便霍地起身，向後退去。這兩個人，幾乎是同時動作，只聽得「拍」一聲響，鐵葫蘆砸在桌子上，唏哩嘩啦，將一張桌子打成了粉碎！

譚盡的武功，也眞是了得，鐵葫蘆下砸之際，何等之猛，可是他一擊不中，手背一振，一提起，立時收住了鐵葫蘆下擊之勢，又向上盪了起來，撞向金不嫌的胸口。

他出手快絕，左臂彎中，還抱着白棗兒，白棗兒嚇得瞪大了眼睛，緊緊地摟住了譚盡的頸子。

譚盡的鐵葫蘆盪了出去，金不嫌的身子，又向後退了出去，只聽得「拍」地一聲巨響，鐵葫蘆重重地撞在一根柱子上，撞得那根柱子齊中斷裂，整座酒店，都發出「格格」聲響來，像是就要倒塌一樣，嚇得酒保、掌櫃、酒客，齊聲發喊，奪門而出。金不嫌怒道：「酒鬼，你敬酒不吃吃罰酒？」

譚盡厲聲道：「我是酒鬼，什麼酒都喝！」

他一面說一面又大踏步的向金不嫌逼了過去。

金不嫌一看到譚盡逼了過去，身子一躬，「呼」地一聲，身形便巳倒穿而出，背部撞在窗櫺之上，整個人巳到了酒店，大聲叫道：「你敢出來，與我動手。」

譚盡雖然一天十二個時辰，倒有十個時辰，是在酒鄉之中，可是一到如臨大敵之際，他却着實機靈得很，一聽得金不嫌如此叫法，他便知道，金不嫌可能不是一個人前來，在外面另有埋伏！

如果只是他一個人，外面的埋伏再多，譚盡也未必放在心上，但這時他手中抱着白棗兒，多少有點不便之處，是以他大聲叫道：「你等着別走，我來了！」

他那樣叫法，聽來好像是他也要從門口穿了出去一樣，可是事實上，他一面叫，一面身形一閃，早巳從酒店的後面，掠了出去。

他一掠出酒店，便到了店後的一個院子，那院子有一圈矮矮的土牆圍着，譚盡直奔到了土墻之前，看見有一隻大竹簍在，他忙道：「白棗兒，有人要捉你，你千萬不可出聲。」

白棗兒眨着眼，說道：「為什麼有人要捉我啊？」譚盡忙道：「你——」他只說了一個字，只聽得土牆上有人呼喝道：「姓譚的在這裏！」

譚盡本來是想，先在那個大竹簍之下，躲上一躲再說的，是以吩咐白棗兒別出聲，可是此際，他的行藏，已被人發現，再要躲也躲不過了，連忙抬頭看去，他這裏一抬頭，便聽得「叭叭叭」三下弓弦响，三顆鐵彈子，巳向他疾射了過來。

譚盡忙盪起了鐵葫蘆，向前擋去，只「錚錚錚」三下响，鐵彈子在鐵葫蘆上，發出了三顆火星，在黑暗中看來，極其奪目。

接着，便見三條人影，自土牆上飛掠而下，來到了院子之中，三個人，全是一身勁裝，手中提着鐵胎弓，腰際扣着雪亮的匕首。

譚盡認得出，那是張家神彈三兄弟，他厲聲道：「金不嫌得了人家的金子却叫你們來送死麼？」

張家三兄弟齊聲喝着道：「放你娘的屁！」

他們三人，身形一閃開，一個掣出匕首，一股精虹，巳向譚盡的腰際刺到，譚盡身子一縮，等對方的匕首刺到時，飛起一脚，便踢在對方的手腕之上。

這一下險招，若不是高手，可不敢用，但是譚盡用來，却是俐落之極！

譚盡一脚踢落了匕首，另外兩人，見勢不妙，又是「叭叭」兩聲响，兩顆鐵彈子，又激射而出，一顆向譚盡射來，另外一顆却直奔白棗兒的頭部！

譚盡一看到這種情形，心中又驚又怒，兩顆鐵彈子相距甚遠，他護得了白棗兒，便顧不了自己，是以只得大喝一聲，向後疾退而出。

也就在他疾退而出之際，只見黑暗之中，斜刺裏突然穿出了另一個大漢來。

那大漢才一竄出，鋼刀幌動，「錚錚」兩聲响，便巳將兩顆鐵彈震飛，緊接着，就地一滾，一刀砍翻了張家三兄弟的一個，立時又一躍而起，刀舞如風，向另外兩個，砍了出去！

譚盡本來，還不知道是來了什麼人，及至那大漢一躍而起，又將三兄弟中的兩人逼退時，他才看出，那人不是別人，正是義無反顧顧不全，他不禁破口喝道：「顧不全你這個王八蛋，可是淹死在糞堆中了？」

顧不全一連三刀，將張家三兄弟中的兩人，逼得手忙脚亂，手中的鐵胎弓也丟了，顧不全也不再進逼，擰頭便奔到譚盡的身邊道：「快走，金不嫌還約了幾個帮手在外！」

（未完・一）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白玉仙和蕭寒月、向中天商量如何對敵白衣人，發覺他們是行屍走肉，如殭屍一樣的緩緩前行，但如將他們刺傷出血，就慓悍異常，朱盈盈用「銀月飛霜」的飛刀取去他們的人頭，血如泉湧，依然撲過來，因此改用擊傷不出血的辦法，先以木棒、瓶罐將他們擊傷，第一個停下來不動，其他跟着魚貫站住，此舉奏效，忽然樂聲傳來，白衣人轉身而去，消失不見，跟着二先生又傳來話聲，十二紅衣少女出現，蕭寒月出來應戰，她們一言不發圍攏過來，後門又衝進太行雙惡之一的人追殺常九和陳抱山，雖然向中天將他們殺掉，衆人仍在被困中……

紅衣殺手施劍陣　寒月殺招破圍困

向中天道：「常兄受了傷，先請療息，不用担心……」

常九接道：「在下不要緊，祗是陳兄傷得很重，要先行救治才行……」

向中天點點頭，蹲下身子，伸手一探陳抱山的鼻息，幸好氣還未絕，正待施救，兩個黑衣人已疾如飄風般撲了進來。

但聞一聲嬌叱，一道明亮的光華，形如滿月一般，旋飛而至。

當先一個黑衣人，感覺到冷風近身，人頭已被切下，第二個黑衣人舉劍一擋，劍被旋飛的光亮削斷，一條右手也同時被斬了下來。

這正是朱姑娘所發出的「銀月飛霜」。

一擊斃敵，好霸道的兵刄。

原來，她缺乏對敵經驗，雖然見了常九處境危險，却不知如何相救，直待向中天擊斃了那灰衣人，才算醒悟過來。

朱盈盈見兩個黑衣人正要飛撲進來，才及時出手一擊。

這「銀月飛霜」名雖兵刄，但是却有暗器的用途，而且，由人操縱，可以在中途折轉傷人。

但最厲害之處，還是它的鋒利，切金斷玉，削鐵如泥，再加上它的旋飛出手，力道極强，的確是很難對付的。

常九轉頭一看朱盈盈，竟然笑了一笑，道：「好！好……」突然，伸手按住胸前傷處，無法再說下去。

朱盈盈行了過來，低聲道：「常叔，快些坐下調息。」

白玉仙也行了過來，神情肅然的取出兩粒丹丸，給常九和陳抱山分別服下，道：「朱姑娘，妳那位蕭大哥陷入了劍陣圍困之中，妳去瞧瞧，能不能助他一臂之力？」



朱盈盈道：「可是，蕭大哥要我守在大廳中啊？」

白玉仙道：「他如被殺了，妳守在大廳中又有什麼用？」

她發覺，朱姑娘手中兵刄兇厲，如能借它之力，削去了一些紅衣少女的兵力，也許可以使蕭寒月突出困境，故而出言相激。

果然，朱盈盈急了起來，道：「對……妳照顧常叔傷勢，我去帮他，要死，我們也得要死在一起……」

白玉仙微微一怔，道：「朱姑娘，怎會有此想法？」

朱盈盈微微一笑，道：「妳覺着不吉利麼？可是，我說的是實話，他如死了，我那裏還能活得下去。」

常九道：「放心，放心，蕭寒月有九條命的，絕死不了。」

只聽一個冷冷的聲音，說道：「那可不一定……」

白玉仙抬頭看去，只見一枯瘦老人，不知何時，已然站在廳中。

霍然站起身子，白玉仙冷冷的說道：「聞百奇？」

「正是老夫，如非我攔住他們，至少已經有九十個人衝進來了……」聞百奇神情平靜的說道：「白姑娘過去氣指頤使的，使老朽俯首聽命，想不到啊，現在，咱們竟然成了敵對情形……」

白玉仙長長吁一口氣，使激動的心情，頓時平復了下來，冷冷笑道：「聞老，對小妹你心中一直是不太服氣了？」

聞百奇哈哈一笑，道：「老夫年過古稀，妳不過二十來歲，竟對老夫呼來喝去的，叫老夫如何能够忍受，只是受命於二先生，老夫無可奈何罷了……」

目光一掠向中天，接道：「老向，我想不明白，你怎麼會跟白玉仙這個丫頭一樣，竟然背叛了二先生，還甘願受她的指使……」

向中天冷冷道：「良禽擇木而棲，老夫覺得二先生所作所爲都是爲害江湖的事……」

「住口……」聞百奇神情冷肅的說道：「我已在二先生面前，替你討下人情，只要你肯回過頭來，二先生說過，既往不究。」

向中天道：「別說二先生的話不可信任，就算他言出至誠，老夫也不會再回頭助紂爲虐了……」

聞百奇道：「老向，咱們相交了數十年，我不願看到你老景落得一個慘死的局面……」

向中天冷冷接道：「咱們都已經年過古稀，死而何憾？」

聞百奇道：「不錯，咱們的年紀很老了，但內功精湛，雖未脫胎換骨，至少已達伐毛洗髓的境界，稍爲注意一些，再活個三五十年，也不是什麼難事……」

向中天歎口氣，道：「老聞，咱們如若活得毫無意義，就算再多活幾十年，也是沒味道得很。」

聞百奇怒道：「老向，你眞是老糊塗，咱們活的那裏不好，吃的山珍海味，相陪有美女，你這樣固執，莫不是你想學閑雲那樣出家作和尚去？」

向中天道：「說起閑雲，咱們就更慚愧了，他靜修六十餘年，不理會人間是非，這一次，竟然重入紅塵，爲江湖上正義而効力，咱們兩個老不死的，在江湖上打滾了一甲子以上歲月，本也可搏得一些虛名，受人敬重，但却老德不修，是非不分的投効在二先生的門下，白玉仙本是亦正亦邪的人物，都知過能改，棄暗投明，老聞，你難道……」

「老向……」聞百奇冷冷的說：「念在交

往數十年份上，我才苦口婆心的勸你，而且阻止了對你的追殺……」

向中天接說道：「道不同不相爲謀，姓聞的，咱們這一甲子以上歲月的朋友，算是白交了，從此劃地絕交，你也不用再担心我的安危了。」

目光一掠白玉仙，聞百奇冷然說道：「老向，你是個老糊塗，自不量力，笨的連猪都不如……」

向中天怒道：「君子絕交，不出惡言，你怎麼開口罵人？」

聞百奇道：「你自己不想想，人家白姑娘如花似玉，你只是一個糟老頭子，同樣是罪無可赦，但二先生並無意追究白姑娘，却下了處死你的令諭，你現在還能和老夫談話，是我在替你抗着，老實說，追魂取命的殺手，就在門外，二先生的感覺是，白玉仙可以不殺，蕭寒月也可以讓他離開，但你却非死不可。」

向中天哈哈一笑，道：「老聞，這是一面鏡子，我向某人就是你的榜樣，有一天，你也會被二先生下令追殺……」

聞百奇微微一怔，沉吟不語。

向中天道：「你想想看，咱們追隨他十幾年了，替他立了多少汗馬功勞，當得上是創業大將，白姑娘到這裏還不到半年，但白姑娘可以成爲咱們的頂頭上司，你可知道這原因何在嗎？」



聞百奇冷笑一聲，道：「白姑娘，哼！咱們怎麼能跟白姑娘比，人家年輕貌美，武功又高……」

向中天接道：「你罵我老糊塗，我看眞正糊塗的是你，咱們帮助他創出了一番局面，現在，二先生手下有了更多的人手，我們這般人又日漸老邁，那些苦練的大批殺手，也逐漸有成，老實說，咱們已經無足輕重了，但他絕不會放了咱們，不爲他效命至死，也一樣不得善終……」

聞百奇接道：「就算是一定要死，晚死一點也該好些。」

向中天搖搖頭，道：「聞兄，我的話已經說完了，再無法談下去了，你如是還不覺悟，那就劃下道來，我接下來就是了。」

白玉仙突然開口，道：「聞前輩，我和二先生相識不過一年，受他利用不過半載，但我這個女流之輩，就能幡然悔悟，明辨是非，把生死置於度外，聞前輩閱歷精練，難道還有看不明白麼？」

聞百奇歎一口氣，道：「就算我看的明白，又能如何？」



向中天道：「除死無大事，你如不怕死，爲什麼不能起而反抗？」

聞百奇沉吟不語。

白玉仙本來打算和向中天聯手合擊，一舉間殺死聞百奇，但眼看說服有效，聞百奇頗有棄暗投明之意，立刻改變主意，低聲道：「向前輩，你們兩位是幾十年的老朋友了，再多談談，友誼可貫，能不動手最好就別動手了。」

向中天點點頭。

白玉仙最關心的正是蕭寒月的勝負、安危，轉頭一看，只見那些紅衣少女，劍光交織，有如一個轉動的刀輪一般綿綿而至。

但蕭寒月一劍在手，不停轉動、推出，阻擋着向前滾動的劍輪，無法越雷池一步。

這是最吃力的打法，劍法之外，還需要强大的內功，才能阻止那些向前滾動形如輪轉的劍勢，但蕭寒月竟然能應付下來，不見疲累。

原來，他任、督二脈被七針過穴之法勾通，內力源源不絕，縱有很大損耗，亦能支持下去。

那十二個紅衣姑娘，用二十四支寶劍結成的劍輪光幕，把二十四柄劍的旋轉之力合於一處，在聯手合搏之術而言，實在已到了極高的境界，白玉仙越看越覺震駭，任何人在這十二人劍合如輪的攻勢中，早就死於對方劍下，如是換了她白玉仙，絕對支持不了十個以上的回合。

但蕭寒月竟然作到了，而且竟把强敵攻勢阻攔於大門之外。白玉仙很想出手助蕭寒月一臂之力，但被十二位紅衣少女完全的籠罩在一團劍光之中，竟然沒有辦法下手。

無法下手帮忙，只好高聲說道：「蕭兄，你一人接下她們十二個人的聯手劍招，只怕很難長久的支持下去……」

蕭寒月居然還能開口答話，道：「我不忍下毒手傷害她們……」

「什麼……」白玉仙說：「你能傷得了她們？」

「經過這一陣搏殺，在下已瞧出了她們的劍陣中有些破綻，不過，在下不忍下手……」

「爲什麼？」白玉仙苦笑一下，道：「人家要你的命，你難道還心存仁慈？」

蕭寒月道：「她們合手的劍陣威力太大，非下毒手無法破解，可是在下怕收手不住，那就要一口氣，殺死很多的人了。」

白玉仙笑一笑，道：「蕭兄，這是搏命的時刻，就算你手下留情，她們也不會感激，老實說，她們可能是在一種藥物的控制之下，無法自己作主的。」

蕭寒月說道：「姑娘的意思是可以下毒手了！」

「對！要下手，就要一下擊潰她們的聯手劍陣，小妹的看法是，我們這羣人中，除你之外，只怕很難再有人能接下她們的攻勢了。」

蕭寒月吁一口氣，高聲說道：「諸位姑娘，在下已存心相讓，不忍傷害到妳們，但諸位却聯合搶攻，區區再提醒諸位一聲，再不停手，休怪我下手無情了。」

但見劍陣轉動更急，十二個少女不但沒有慢下來，攻勢反而更見凌厲。

蕭寒月殺機陡生，大喝一聲，忽然振臂一劍，刺入了劍幕之中。

但聞一陣金鐵交鳴之聲，快如輪轉的劍陣，突然停了下來。

就是這一綏功夫，蕭寒月長劍已刺出了兩次。

每一次，都刺中一個紅衣少女的心臟要害，立刻斃命。

蕭寒月一連刺死了兩個人，他心中甚覺憫然。

兩個人驟然傷亡倒地，整座劍陣也因爲失去靈動，攻勢緩慢下來。

蕭寒月道：「諸位還要執迷不悟麼？」

手中長劍一緊，又刺出兩劍。

又有兩個紅衣少女，應手倒了下去。

白玉仙道：「蕭兄，一舉擊潰，免得他們再爲所用？」

蕭寒月一咬牙，長劍接着連連刺出。

劍陣已亂，防護無力，蕭寒月劍如閃電，每招都不落空。

但他仍然手下留情，劍勢不再刺向要害，用心是在逼她們失去戰鬥力。



忽然間，响起了一陣召退紅衣女殺手的樂聲。

可惜，晚了一步，十二個女殺手，四個傷重要害倒地死亡，四個被刺中了運劍的右手關節，恐已無法運劍再克敵。

全身而退的只有四人而已。

「好劍法，好劍法……」二先生的聲音又遙遙傳來，道：「她們都正值花樣年華，聰明、美貌，蕭兄竟是毫無憐香惜玉之心，而殺了她們。」

蕭寒月說道：「在下早已說過，你二先生如果還有點男子氣概，就請親身和蕭某決一死戰……」

「不用替區區担憂，本門已訓練完成了不少特異的殺手，各具取敵、奪命的絕技，蕭兄請稍事休息一下，立刻會有高手領教。」

蕭寒月高聲說道：「你用什麼方法控制了他們，我想他們一旦清醒過來，首先會找你算賬！」

白玉仙行近蕭寒月，柔聲說道：「蕭兄，累不累，小妹和朱姑娘聯手拒敵，你借機休息一會吧！」

蕭寒月道：「不用了，在下氣力充沛，毫無疲累之感，姑娘請主持大局，看看廳中的情形如何？」



事實上，白玉仙對廳中之事，也十分掛念，轉身步入大廳。

向中天果然已說動了聞百奇棄暗投明，兩人正在低聲交談，不知再說些什麼。

白玉仙沒有打擾兩人，悄然行近常九，低聲道：「常兄，傷勢如何？」

她相信聞百奇、向中天如若聯手拒敵，足可獨當一面阻止敵人攻勢，心中暗暗高興，本是處在九死一生的局面，現在，實力却逐漸增强，看樣子，二先生如果不出動鐵甲武士，想攻下荷花樓，也不是容易的事了。

只聽常九歎息一聲，道：「在下傷勢不重，再休息片刻，就可以出手對敵了，只不知陳兄的傷勢如何？」

白玉仙道：「常兄放心，陳兄和唐兄的傷勢雖然都很重，但小妹的靈丹神奇，現在，他們都正在復元，調息之中。」

常九睜眼望望陳抱山，見傷處已經包紮，正在盤坐調息，唐明也盤坐在廳中一角，朱盈盈手執「銀刀飛霜」守在唐明的身側。心中忖道：陳抱山傷勢嚴重，就算白玉仙靈丹續命，但也不是短時間內可以行動，情勢上又不能棄他離去，看來，今日局面，只有硬挺下去，結果如何，實難預料，想到煩惱之處，這位深具潛踪逸形之能的高手，索性一閉雙目，全力調息起來，準備盡量爭取時間，恢復體能，一旦情勢惡化，也只有拚命一拚了。身處危境，情勢變化難測，每個人對局勢的看法不同，感受也不一樣。





但聽向中天高聲說道：「好！咱們就這麼決定了，聞兄去說說看……」

聞百奇苦笑一下，道：「老向，別存太大的希望，說服他們的機會不大……」

向中天接道：「試試看吧！他們如是不肯罷手，只有放手一拚。」聞百奇點點頭，轉身向外行去。

白玉仙目光轉動，只見一個全身黑衣，黑巾蒙面的人，出現在樓梯門口，心中一震，這才想到，只顧到防守前、後兩門，却忽略了樓頂的防守。

這座荷花樓雖有三丈多高，且都是巨石堆砌而成，但却難不住江湖高手。

白玉仙臨危不亂，低聲道：「向兄注意後門，小妹到樓上看看……」

突然飛身而起，直向樓梯口衝了過去。

一道寒芒，隨着她向前飛動的身子，射向那出現在樓梯口處的黑衣人。

黑衣人手臂揚起，長劍飛出，封住了白玉仙攻勢，道：「貧道墨非子。」

常九突然站起，道：「道兄，你們終於來了。」

白玉仙吁一口氣，道：「原來，眞有援手在後。」心中一寬，飛身躍下樓梯。

墨非子扯去面巾，脫下黑袍，露出一身靑色道袍，道：「貧道和閑雲到了不少時候了，遲遲未和諸位相見的原因是，守在樓頂，替諸位抵擋敵人的攻勢，總算幸未辱命，逐退了强敵的三波攻勢。」

（未完．四十五）



崑崙三劍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　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崆峒山主派了左護法段伯陽來請岳少俊上山一敍，其實想阻止仲飛瓊等人回去雪山，經過「請」不動，又無法將岳少俊制服，只好賣了個人情讓他們走。仲飛瓊掛念爺爺，想起大覺大師的說話，恐防爺爺有難，便分兩撥人馬進行，防止有人再截馬車，便先和岳少俊改乘駿馬趕上雪山，見到了護谷的司徒翼，知道姬山主來過，還留下伺候過火靈聖母的黎嫂爲爺爺護法，看守爺爺坐關。仲飛瓊知道有點不妙，連忙和岳少俊去找黎嫂，又見崆峒四皓在內，攔住他們的去路，不讓他們去找老神仙玄靈叟，還說二人回雪山想盜取千年玉實……

崆峒派毒計

右首老人緩緩跨出一步，哼聲道：「小丫頭，老夫看妳還是棄劍受縛吧！」

仲飛瓊聽得氣往上衝，叱道：「皓首四夫，你們果然是有企圖來的……」

右首老人雙目乍然一睜，射出兩道森冷的目光，直注仲飛瓊，喝道：「小丫頭，妳敢對老夫無禮？」

岳少俊雖不知崆峒四皓來歷，但看出這兩個綠衣老人修爲甚深，一身功力不可輕估，忙道：「瓊姊姊，妳且退下來，讓小弟接他們幾招試試。」

黎嫂嬌嗆一聲道：「小白臉，你這是鷄蛋碰石頭，太不自量力了。」

岳少俊瞋目道：「只怕未必。」

右首老人看了他一眼，嘿然道：「小伙子，老夫只要一個指頭，就可以叫你連翻幾個觔斗。」

岳少俊朗笑道：「那你就試試看。」

仲飛瓊道：「俊弟，崆峒四皓，還是姬山主的師叔，功力高不可測，你可得小心！」

玄靈叟昏迷

岳少俊笑道：「有高深武功的人，必須胸懷正直，才能功臻上乘，出手無敵，如若心術不正之人，縱然武功蓋世，何足懼哉？」

右首老人怒笑道：「好小子，你口氣倒是不小啊！」

右手抬處，果然伸出一根指頭，凌空點來！

岳少俊看他隨手出指，最多也只用了三成功力，但指風嘶然，依然甚是勁急，直奔自己肩頭。對方說過，要叫自己連翻幾個觔斗，出手自然不會太重，他練的「逆天玄功」，不懼穴道，因此故作從容，微笑道：「老丈年紀不小了，火氣却大得很。」

口中說着，並未閃避。

右首老人還當自己指風發得太快，對方閃避不及，但聽「噗」的一聲，指風不偏不倚，擊中岳少俊的左肩肩窩。

岳少俊不但沒有中指飛出，連翻幾個觔斗，居然臉含笑容，站在那裏，紋風不動！

這下，直把右首老人看得神情一呆，他自然想不到憑他這一指的力道，一般江湖高手，都未必接得下來！

這年輕人不過弱冠年紀，竟能不動聲色，硬接自己一指，他雙目之中，暴射出兩道懾人的綠光，扁嘴鼓動，發出呵呵笑聲，說道：「年輕人，你敢再接老夫一掌麼？」

岳少俊知道今日之事絕難善了，自己也毋須和他們客氣，這就朗笑一聲道：「老丈既有賜教之意，別說一掌，就是三掌，岳某也只有接的了。」

左首老人看了他一眼，頷首道：「這小子好像有些來歷！」

右首老人洪笑道：「就算有來歷，兄弟也劈定他了。」

接着目光一抬，喝道：「年輕人，你小心了！」

右手抬處，一隻巨靈般的手掌，凌空朝岳少俊拍了過來！

他人瘦得只剩下一把骨頭，穿着綠袍，有如青竹竿一般，手掌也沒有肉了，瘦枯爪，但總是比常人要大得多。

即此一點，可見他在掌上必然下過很大的功夫。

岳少俊暗運功力，凝聚右掌，目注對方，站立不動，直等對方掌力湧到，右手才迎擊出去。

左首老人一直注視岳少俊，這一瞬間，他突然發覺這年輕人身形凝立，有如淵停嶽峙，一身功力，幾乎不在自己兄弟之下！

雙方掌力，很快就接上了，但聽砰地輕響，右首老人和岳少俊，各自震退了一步。

正因兩人都被震退了一步，右首老人一張臉上神色爲之大變，他這一掌，已用上了七八成力道。

這年輕人居然只被震退一步，自己居然也被震退了一步！

這不是說他和自己功力悉敵？右首老人當然心有不甘，冷冷一聲哼道：「年輕人，你敢再接老夫一掌麼？」

崆峒四皓輩高齒尊，他講過一掌，故而第二掌，必須徵求岳少俊的同意。

岳少俊朗笑道：「在下說過，老丈就是三掌，在下也只有接的了，老丈只管請發掌好了。」

右首老人目中隱泛兇光，沉笑一聲道：「好，那你就接着了。」

這回他不再客氣，話聲中，突然躍上，雙掌如開山巨斧，接連劈出兩掌。

這兩掌不但快，而且重，但內勁却蘊在掌心，蓄而不發，不到四掌擊實，聽不到一點風聲，也沒有一絲內勁外洩！

這是崆峒派的「摧枯掌」，震力內勁，只要接觸到他的手掌，內勁可以摧入內腑。

岳少俊可沒聽說過「摧枯掌」之名，雖有準備，也只是氣運百穴，遍佈全身，然後雙手提胸，出掌封解，迎擊而出。

但聽兩下「蓬」「蓬」輕震，兩人的衣裳吹得獵獵作響，但兩人都釘立原地，秋色平分，誰也沒被震退半步。

右首老人不由得十分懍楞，幾乎不敢

相信這是事實，自己使出的「摧枯掌」震力，對方居然接得下來！

但他焉知岳少俊「逆天玄功」已練到順逆由心之境，「摧枯掌」的震力，已難傷得了他。

更何況他體內另有大覺大師的「接引神功」，專引各種外內震力，自可極輕鬆的把「摧枯掌」力接了下來。

左首老人嘿然道：「老四，你退下來，讓我來試試他。」

隨着話聲緩步走上，從大袖中取出一支其黑如墨的通天尺，緩緩地說道：「年輕人，你兵刃呢？老夫要在兵刃上試你一試。」

岳少俊微微笑道：「很好，老丈有意在兵刃上賜教，在下自當奉陪，不過在下之意，二位在此現身，自然不可能善罷甘休，倒不如兩位一起上的好。」

左首老人臉色一沉，「咄」了一聲，道：「年輕人，你太狂了！」

岳少俊朗笑一聲，道：「二位老丈大概不屑聯手賜教了？但在下不妨告訴二位，除非二老即時退出長春洞去，否則不想和在下動手，只怕辦不到呢！」

他明知不可能善罷甘休，口氣也就越來越狂！

右首老人怒哼道：「好小子，你敢對老夫兄弟這般說話？」

左首老人手中墨玉尺一擺，緩緩說道：「年輕人，老夫一出手，你還有幾分生機，若是老夫兄弟聯手，你連一絲生機都斷絕了。老夫看你年紀輕輕，能有此修為，大是不易，故而有放你一條生路之念，激怒老夫，對你並無好處。」

岳少俊抱了抱拳，道：「多謝老丈好意，在下也有一言相勸，在下在武林中，只是一個末學後進，並不知道崆峒四皓的來歷，但方才聽瓊姊姊說，二位還是崆峒派姬山主的師叔，輩份甚尊，武功甚高。崆峒四皓既有如此崇高的身份，盛名得來不易，據在下所知，雪山和崆峒聯手合作，老神仙的大孫女，還和崆峒聯了姻，雙方既有如此密切關係，二位無故侵佔長春洞府，豈非有傷兩家和氣，故而依在下相勸，二老還是退出洞府去的好。」

黎嫂插口道：「你少顛倒是非，二老是山主請來替老神仙護法的。」

仲飛瓊柳眉倒豎，寒英劍一指，叱道：「賊婆娘，妳再敢胡說八道，我先劈了妳。」

身形一幌，縱身朝石門中撲去。

右首老人大袖一展，拂出一股勁氣，加以攔阻！

岳少俊喝道：「瓊姊姊只管去把她拏下，這兩位老丈，自有小弟應付。」

話聲甫出，右腕抬處，嗆然劍鳴，寒光迸射，朝右首老人揮出的大袖揮去。

左首老人怒聲道：「小子，你眞是太不識好歹了！」

墨玉尺隨着朝岳少俊劍尖點出。

這下，四人發動雖稍有先後，但也是指顧間的事。

右首老人大袖先發，一股勁氣堪堪湧出，岳少俊的劍光也同時掃到，但聽一聲裂帛似的清响，劍光掃過，一角衣袖，立被截斷。

但左首老人的墨玉尺，也在此時快要點上岳少俊的劍尖。（岳少俊手中軟劍並無劍尖，所謂點上劍尖，其實只是劍端而已。）

這時仲飛瓊早已身形一閃，撲入了石門。

好個岳少俊他一下截斷右首老人袖角，劍勢忽然一折，「叮」的一聲，反而點上了左首老人的玉尺！

這一下出手之快，劍勢之奇，連左首老人都不禁為之一怔！

他玉尺本來是去攔截岳少俊劍勢的，不但沒有截住，（截住了，他老四的大袖就不會被切下一角來。）反而被岳少俊劍尖點上，他豈非比人家慢了一步？

這對他來說，已是十分難堪之事，何況劍、尺這一接觸，雙方自然勢均力敵，岳少俊居然接下了這一尺，沒有被逼退。

「叮」聲甫發，劍、尺已然一觸即分，岳少俊依然站在原處，連他掌中長劍都已收了回去，不見影子。

左首老人驚異的看了岳少俊一眼，問道：「你會是無量劍派門下？」

「他當然不相信無量劍派會有這麼一個年輕高手！」

岳少俊微笑道：「在下不是無量劍派的人。」

右首老人一記衣袖，沒有攔住仲飛瓊，反而被岳少俊一劍破了他貫注大袖上的眞氣，連衣袖都被截下了一角。

心頭不覺大怒，扁嘴鼓起，怒聲道：「老二，不用和他多說，今天非劈了這小子不可！」

右手一探，同樣取出一支墨玉通天尺，一襲綠袍，胸前漸漸鼓了起來，眼中射出森森殺氣的光芒，厲喝道：「小子，你死定了！」

一步步朝前逼來。

岳少俊心中暗道：「原來他們是崆峒四皓中的老二、老四。」

一面暗暗運功戒備，口中却大笑一聲道：「在下早就說過，二位還是一起上的好……」

他話聲還未說完，右首老人突然身子離地數寸，快如流雲，一閃而至，趁他說話之際，墨玉通天尺當胸點到！

左首老人方才和岳少俊接過一招，深知眼前這年輕人功力之深出人意外，因此在右首老人舉步逼去之際，左足跨前了一步。

他雖然未出手，但三人却頓成鼎足之勢。

岳少俊在右首老人逼來之時，早已錚然發劍，橫胸凝立，此時玉尺尚未點到，但一股酷寒之氣，已經先尺湧了過來。

心知以自己所學的劍法，絕難是兩個人的對手，因此沒待他玉尺點到，軟劍一折，斜揮出去。

這正是金鐵口代師傳授的第一劍法。（第一招劍法，該有一個曲折，他使出來的只是一招，那就是只使了前半招）。

金鐵口在他傷愈之後，又敎了他第二招劍法，這一路上，也早就練熟了。

他雖然只使了第一招的前半招，而且揮劍出手，看出只是隨手揮出，但劍勢如迅雷忽發，勢道極為强勁！

右首老人究非等閑之輩，他這一發覺不對，面色一變，急待收尺，已是不及，但聽「叮」的一聲，劍尺交擊，右首老人一支墨玉尺竟被直盪開去，急忙向旁躍開七八尺遠。

左首老人目光厲芒閃動，沉聲道：「老四！此子似已練成劍氣功夫！」

右首老人面色獰厲，哼道：「所以非把他除去不可！」

崆峒四皓平時自視甚高，對付一個後生小輩，豈肯聯手？但這一回就可不再客氣！

左首老人口中「唔」了一聲，右首老人已然身如飛隼，一閃即至。

左首老人「唔」聲方出，兩人已同時攻上，兩支墨玉通天尺，化作兩道烏光，分從左右攻到。

勁風激旋，酷寒之氣登時大盛，聲勢極為駭人！

岳少俊沒有作聲，手中軟劍只是劍尖向前擺動，作了一個曲折之勢。

試想，劍尖向前作個曲折模樣，擺動的幅度當然不會很大，更談不上大開大闔，但是他這一擺動，劍上眞氣，就突然暴漲！

說也奇怪，左右兩個老人的墨玉尺，就像是自己湊上去的一般，又是「叮」「叮」兩聲。

先左後右，兩支墨玉尺，同時撞上軟劍，居然一下就拆解了對方兩人的攻勢！

不！兩支墨玉尺又被直盪開去，左右二老也同時被逼得後退了兩步。

三人攻守之間，一合即分。

崆峒二皓本以為聯手合攻之下，最低限度也總該把岳少俊迫得招架不迭，那知這聯手一擊，竟然毫無結果。

而且岳少俊只不過使了一記簡單的劍式，就把他們逼退出去，不禁暗暗感到凜駭！

岳少俊這一招，看去劍尖擺動，十分輕鬆，就把對方兩柄玉尺蕩開，其實他這一條右臂也被震得感到一陣酸痲，幾乎握不住軟劍，心頭同樣暗暗震驚不止。

三人靜默了一回，左首老人看了他一眼，徐徐說道：「年輕人，你能架開老夫兄弟合擊一劍，放眼江湖，已是寥寥無幾，你究竟是何人門下？」

岳少俊依然手抱軟劍，昂然說道：「在下的師門，說出來了，二位前輩也未必知道。」

右首老人不耐道：「老二，你還和他嚕嗦則甚？」

墨玉通天尺一指，疾然欺進，一道如虹烏光，隨着他手臂揮舞，左右飛旋，也看不出他發出來的招數。

轉瞬之間，化作了一片網罟，緩慢的朝岳少俊面前推來！

左首老人微咦一聲道：「這是你自己找死，就怪不得老夫了。」

同樣舞動墨玉尺，揮起一片網罟，緩緩推動，和他老四的網罟，漸漸合攏。

兩面墨玉尺交織的網罟，愈合愈近，岳少俊屹立在兩人之間，只覺酷寒之氣，愈來愈烈，全身血液，好像凍得快要凝結了！

但兩方面交織的網罟，來勢極為緩慢，在對方還未到某一距離之際，他劍招自然不好出手。

因此只是凝立不動，暗暗運起玄功，抵抗酷寒之氣，依然覺得奇寒澈骨，忍不住連上下齒都冷得打起戰來！

左右二老看在眼裏，暗暗冷笑，兩柄墨尺揮舞得更加快速，陣陣酷寒之氣也隨着加强。

這不過是瞬間的事，左右兩片網罟，此時距離合攏之勢，也隨着愈近！

岳少俊自然看得出對方兩人一路揮動玉尺，緩緩推進，無非是憑仗揮舞之勢增加他們的威力。

這兩個網罟，當然極難對付，因此也運起了全力，軟劍一曲一折之間，幅度加大，朝左右揮去。

他這一招劍身上佈滿的罡氣，劍勢出手，劍風錚然有聲，青光大盛！

正因兩面玉尺交織的網罟，來勢極緩，故而壓力奇重，他揮出的軟劍，劍光雖强，只能把左右兩面網罟撐住，再也無法把兩個人逼退一步。

岳少俊心頭一急，手腕一振，劍尖左右搖動，再次使出天山傳授的第一招劍法來！

他因金鐵口說過，第二招劍法，威力極强，如非萬不得已，不可妄使，是以依然不曾展露。

這接着兩招，連續使出，果然立見顏色，劍光一閃，把兩片網罟推得一陣波動，但却仍然未能把網罟逼退。

右首老人看得大笑道：「老二，這小子只會這一招！」

左首老人咦然道：「就是只此一招，也够神奇的了，可惜……」

兩個網罟眼看就要合攏，這一合攏，立可把岳少俊擊成粉末！

就在這電光石火之間，但見岳少俊身形一幌，一道青影，像淡烟幻影一閃即逝，從兩片網罟中閃了出去。

他使的自然是「避劍身法」了，但左右二老却看得不禁神情一震！

在兩面墨玉尺交織的網罟，要合未合之際，中間較寬，兩面上邊，空隙已僅餘一綫，要從這一綫空隙中逃出去，可說絕無僅有。

但這年輕人畢竟趁這一絲空隙，飛了出去。

二老雖然心頭震動，但既已出手，豈容他漏網？

右首老人心中大喝一聲，急如飄風，緊迫岳少俊身後，手腕一翻，把玉尺交織成的一片網罟，倏然帶轉，像舞大旗一般，貼地疾捲過去。

左首老人在老四追出去的同時，雙足一點，一個人登時凌空飛起，手中玉尺揮舞，同樣把交織成的一網罟，朝岳少俊當頭罩下。

這兩片網罟，每面足有八尺方圓，方才是左右合攏，如今却變成上下交合。

左右合攏之時，是緩緩推來，勢道較慢，這回變成上下交合，一個貼地席捲，一個當頭罩落，來勢就像迅雷驚霆，快速無匹！

岳少俊從兩片網罟中閃身而出，身形還未站穩，陡覺身後寒氣潮湧過來，一片

網罟橫向脚下掃來，一片網罟當頭罩落！

如果左右夾擊，自己學的天山劍法還可撑一下，但如今他們來勢變成一上一下，自己劍尖，曲折如何使法？

他心念迅速一轉，權衡輕重，立即決定先對付上面罩落的一片網罟，心念方動，人已吸一口氣上騰，軟劍一曲再伸，朝上揮去。

這回臨危保身，迫得他不得不使出第二招劍法來。

劍勢才出，果然矯若夭龍，一道曲曲折折的劍光，向空展開，緊接着就响起一陣密如連珠的「叮」、「叮」暴响，劍風迫盪，銀光飛洒！

左首老人墨玉尺組成的烏光網罟，本待緊緊收束，往下壓去，在一陣叮叮聲中，玉尺脫手，光網倏然消失，一個人頭下脚上，垂直跌下！

這時右首老人的一片網罟，正好橫掃過來，看到岳少俊縱身上騰，手腕再次翻動，帶轉一片網罟，正待朝上兜去。

瞥見老二一個觔斗摔了下來，心頭猛然一驚，匆忙之間，急急撤招，硬行把正待往上兜去的網罟及時收回，口中急着問道：「老二，你怎麼了？」

左首老人身上受了幾處劍傷，但傷勢不算很重，落到地上，勉强站住，慘然道：「老四，這是老夫第一次敗在人家的劍下……」

數十年來，第一次落敗，自然十分痛苦！

岳少俊對第一招劍法，使用過多次，已是運用成熟，但對這第二招劍法，雖已練熟，但從未使過，只是依樣葫蘆，照式揮出。

他身在半空，只知破了左首老人罩下的網罟，並不知道他這一劍的威力到底如何？左首老人摔下之時，他也相繼落到地上。

右首老人沒待老二說完，眼看岳少俊落到右首，相距極近，口中嘿的一聲，掄起墨玉通天尺，猛向岳少俊背後砸去。

岳少俊堪堪落到地上，突覺一股寒氣。朝身後襲來，心頭不覺大怒，身形疾轉軟劍曲折揮出。

這下他含憤出手，使的雖然只是第一招，但却使了十成力道。

他方才連續使出第一招劍法，那是對付兩個老人的兩支玉尺，這回却只是對付右首老人一個，又使了全力，威力自然極强。

但聽到「噹」的一聲狂鳴，右首老人一柄墨尺立被直盪開去，一點寒光，如飛星入戶，一下點在右首老人咽喉之上！

右首老人幾乎連他劍招都未看清，森寒劍尖已經直點咽喉，要待閃避，那來不及。

岳少俊點到爲止，就把軟劍收了回去，冷然的說道：「在下不想傷人，二位請吧！」

右首老人幾乎氣瘋了心，瞪着雙目，半晌說不出話來，氣憤塡胸，切齒的道：「好，小子，記着，崆峒四皓會向你討還這筆賬的。」

岳少俊俊目閃光，道：「老丈最好也記住了，岳某今日若非看在你年事已高，劍下留情，只怕你走不出這長春洞府！」

左首老人從地上拾起墨玉尺，黯然道：「老四，咱們技不如人，一切都不用說了。」

轉身往洞外行去。

右首老人跟着走去，回頭道：「總有一天，你會知道崆峒四皓的厲害。」

岳少俊惦念瓊姊姊安危，無暇和他多說，右手執着軟劍，轉身往洞內走入。

× × ×

仲飛瓊恨透了黎嫂，當然也關切着爺爺的安危，因此有岳少俊替他擋住了崆峒四皓，她就雙足一點，身如穿簾之燕，「嗖」的一聲，朝洞門中竄去。

黎嫂迅快後退，口中嬌笑道：「二小姐，妳這是做什麼？」

在她後退之際，手腕一抖，但見十來縷非金絲的繩索，長短錯落，向仲飛瓊當頭撒來。

這石門之內，是一條長廊，相當寬闊，壁間每隔一丈，點着一盞琉璃燈，故而雖在山窟之內，光綫依然十分明亮。

仲飛瓊目光一注，但是這十幾條繩索上，還附着藍光閃閃的小鈎，分明鈎上有毒，這就抬腕斷劍，揚起寒英劍，往那繩上削去。

黎嫂嬌笑道：「我的二小姐，寒英劍可以斬金折鐵，但未必削得斷我的十二錦索。」

他雖然在和人敵對，依然軟語如珠，又嬌又脆。

仲飛瓊冷嘿一聲，劍光如練，依然橫削過去。

黎嫂口中雖然說寒英劍削不斷她的十二錦索，但說歸說，雙手還是疾然翻起，改直撒爲橫掃，攔腰捲來。

他雙手各控制着十二根錦索，長短不同，粗細各異，使出一招來，長的鈎人，短的防身，粗的攻敵，細的爲輔。

在一招之間，可以四面八方，同時打到，同時有的收回，有的才攻出去，有攻有守，參差不齊，却毫無破綻。

仲飛瓊連發了七八劍，劍光連閃，却連人家一根錦索都沒削到。

不，但聽「嗤」的一聲，自己左手衣袖，竟被一根錦索的鈎鈎住，撕破了一塊，心中不禁又驚又怒！

乘對方一招使老，六根攻出的索子正待收回，另外六根守護的索子已蓄勢將發之際，突然施展雪山「天衣身法」，身如縷青烟，從十二根錦索縫隙閃入，一點劍光，直指他胸口，叱道：「再不撒手，我就要妳嚐嚐一劍穿心的滋味！」

黎嫂這十二根錦索，都有八尺來長，一旦被人欺近了身，就再也使不出花樣來了。此時眼看仲飛瓊業已欺到身前，森寒劍光離自己胸脯不過三寸，心頭發慌，口中驚「啊」一聲，急忙雙手一抖，放棄錦索，一個鯉魚倒竄波，往後倒躍出去。

仲飛瓊一招得手，豈肯容她後躍躲閃，一個人如影隨形，飄飛跟進，寒英劍劍鋒指着她胸口依然不過三寸距離。

但就當她追上黎嫂之時，眼前銀光一閃，耳中聽到「噹」的一聲，同時感覺手上一震，寒英劍居然被盪了開去。

黎嫂又退後一步，笑吟吟的站在那裏，她手上已多了一柄寒光閃閃的銀鈎。

寒英劍是爺爺用寒鐵精鑄，功能斬金斷鐵，居然沒有削斷她的銀鈎，而且一招之間，能把自己長劍盪開，足見她腕上功力不在自己之下了。

突然間，仲飛瓊想起一個人，她姓黎，莫要是姬山主二個侍姬的黎姬！

不錯，她化名黎嫂，一定是黎姬無疑了！而她手上所使的準是姬山主的吳鈎劍了！

心念轉動，目光一注，冷峻的道：「妳是黎姬？」

黎姬笑了笑，露出一口潔白的牙齒，嬌聲道：「妳隨便叫咯！」

仲飛瓊切齒道：「我爺爺和姬山主無怨無仇，你們處心積慮要計算我爺爺，是何居心？」

黎姬嫣然輕笑，道：「二小姐，妳這話可不對了，我是奉山主之命，來照顧老神仙的呀！」

仲飛瓊說道：「好了，爺爺和姬山主相交數十年，我不想多說，妳還是給我走吧！」

「走？」黎姬道：「那可沒這麼簡單，我這一走，妳叫我如何向山主交代？」

仲飛瓊長劍一指，凜然道：「妳不肯走，那可別怪我仲飛瓊出手無情。」

黎姬笑笑，道：「咱們方才不是已經交過手了麼？妳二小姐的能耐，我領教過啦！」

仲飛瓊滿臉憤怒，清叱一聲，拔身一縱，寒劍飛處，一縷雪亮的光華，逕向黎姬刺去。

黎姬嬌笑道：「對了，咱們誰勝誰負，正該從兵刄上分個高下才是！」

銀鈎一拂，「噹」的一聲架開了仲飛瓊的長劍，鈎影一探，反削過來。

仲飛瓊不待對方攻到，寒英劍光華閃處，連發兩劍，一劍封解斜削銀鈎，一劍疾刺對方小腹，左掌隨着劍鋒刺出之勢，也倏然劈出。

黎姬右手吳鈎劍使了一記「撥草尋蛇」，左手朝前一推，硬接仲飛瓊一掌。

但聽「啪」的一聲，雙掌接實，黎姬趁着這一掌的掌力，一個人忽然斜飛而起，綠衣飄曳，往長廊逸去。

仲飛瓊冷笑一聲，追踪撲去。

她飛撲過去的人還沒有落地，但見綠影一閃，飛起一道銀光，向空截到。

仲飛瓊身在半空，柳腰一扭，寒英劍反手揮出，兩人在空中硬接一招，雙雙落到地上。

仲飛瓊運劍如飛，鳳翔隼刺，到處劍花飛洒，攻勢不定。

黎姬也自了得，一柄吳鈎劍，鎖、削、劈、掃，同時使得快如靈蛇，上下閃動，一絲不懈！

兩人再度交鋒，大家都不敢輕敵，一個展出雪山絕技，劍勢如飛鳳展翅，如青鸞迴翔，一個使出崆峒秘傳，吳鈎劍如龍蛇飛舞，匹練盤旋。

兩柄長劍，霍霍展開，劍風激盪，把一條寬闊的長廊上，登時被飛捲的寒光封住，隱隱可聞風雷之聲。

就在此時，走廊上忽然從外面走進一個人來，這人青衫飄忽，走得十分輕快，轉眼之間，已筆直走入劍光鈎影的範圍之內。

試想此刻兩人各展所學，劍光如電，這人既能走入一片光幕之中，一身功力，豈是等閒？

黎姬、仲飛瓊棋逢敵手，拚搏正酣，雖覺有人逼近，但誰也不敢分心，回頭看去。

適時但聽一個清朗的聲音說道：「瓊姊姊，還是讓小弟來吧！」

仲飛瓊運劍如飛，出盡奇招，兀自勝不了黎姬，心頭正感焦急，突然聽到岳少俊的聲音，心頭不覺一喜！

岳少俊正在洞口獨立對付崆峒二皓，如果他不能勝過二皓，如何會闖到裏面來呢？

她喜，黎姬自然大吃一驚。

要知黎姬不但一身所學，盡得姬山主眞傳，她心思也同樣機警，耳中聽到岳少俊的聲音，沒待仲飛瓊開口，搶着嬌笑一聲：「小白臉，你來得正好！」

突然捨了仲飛瓊，身若飄風，一個輕旋，吳鈎劍倏地化作一道匹練，直取岳少俊！

這眞的是說時遲，那時快，吳鈎劍精芒耀目，電射而至，這一劍不但快，而且威力十足，鈎影一閃，已經到了岳少俊身前！

仲飛瓊發覺她捨了自己，直取俊弟弟，心中方自一驚，嬌叱一聲，道：「妳這妖婦……」

寒英劍一指，直朝黎姬的身後追撲過來。

她還未撲到，黎姬電射過去的一鈎，已然落空！

她這一劍明明射到岳少俊身前，但不知岳少俊如何一閃，竟會落空。（岳少俊使的當然是避劍身法。）

但就她一劍落空之際，突覺右腕一緊，眼前人影復現，自己手腕已被人家緊緊扣住，分毫掙動不得！

仲飛瓊飛撲過去的人，眼看黎姬已被俊弟弟拏住，劍尖一顫，點了她背後三處穴道，伸手奪下吳鈎劍，再從她腰間摘下劍鞘，遞了過去，說道：「俊弟，此劍是姬山主之物，你暫時收着。」

岳少俊伸手接過。

仲飛瓊掠掠鬢髮，問道：「崆峒二皓怎麼了？」

岳少俊道：「他們已經走了。」

仲飛瓊含情脈脈的問道：「你勝了他們？」

岳少俊微笑着點頭，說道：「勝得很險。」

黎姬道：「你們也放我呀！」

仲飛瓊臉色一寒，冷聲道：「你不能走，隨我到裏面去。」

仲手推着黎姬，走在前面，岳少俊跟在她們身後而行。

走廊盡頭，是一間相當寬敞的石室，就像客廳一般，中間放着一張青石大圓桌，和幾把青石太師椅，雕刻的技巧相當精細。

石室四週，一共有五道門戶，都是用青石做的門，石門都是緊閉着。

仲飛瓊五指連彈，又點了黎姬三處穴

道，長劍一指，冷冷的道：「我爺爺如果沒事，自會放妳回去，若是我爺爺有個三長兩短，我就拿妳祭劍，殺盡妳們崆峒派，鷄犬不留！」

說罷，舉步向中間一道石門走去，伸手推門而入。

岳少俊也跟着走入，但見這間石室呈長方形，窟頂利用倒垂的石鐘乳，點上一盞油燈，就像水晶燈一般，居然把整座石室照得通明！

石室北首，是一張黃玉雕成的石榻，榻上靜靜的坐着一個銀髮披肩，銀髯垂胸的老人。

雙目微闔，兩道雪白的長眉，從眼角兩邊垂下來，足有一寸多長！

這人不用說，自然是武林中人尊爲老神仙的雪山玄靈叟了。

仲飛瓊看到爺爺，急忙飛撲了過去，站在榻邊，低低的叫道：「爺爺，我回來了。」

玄靈叟敢情聽到了，闔着的眼睛，緩緩的睜了開來。

岳少俊跟在仲飛瓊身後走入，這一瞬間，他發現老神仙清癯的面容，看去似乎很憔悴，很疲倦，尤其這一睜目，目光更有着說不出的呆滯。

岳少俊心頭暗暗一怔，雪山老神仙的神情怎會如此呆滯？不知瓊姊姊看出來了沒有？

仲飛瓊探着頭，和他爺爺的臉很接近，當然沒有岳少俊看得清楚，她看到爺爺睜開眼來，只當爺爺運功清醒，故而沒有開口，這就又低低的叫了聲：「爺爺，你老人家好吧？」

老神仙看到他的孫女，嘴唇動了動，他好像要說什麼話，但却沒有發出一點聲音來。

岳少俊看出情形不對，急忙叫道：「瓊姊姊，老神仙的情形有些不對！」

仲飛瓊一怔，回頭問道：「爺爺那裏不對了？」

岳少俊道：「老神仙看到妳，好像要和妳說話，但却說不出話來。」

「會有這等事？」

仲飛瓊心頭驀然一沉，急忙回過身，望着爺爺，急忙叫道：「爺爺，爺爺，你怎麼了？」

這回她看清楚了，爺爺果然目光呆滯，望着自己，嘴唇又動了動，果然想和自己說話，但說不出聲音來，他清癯而憔悴的臉上，有着焦急和憤慨之色！

仲飛瓊心頭一急，抱着爺爺，幾乎要哭出聲來，口中只是叫道：「爺爺，你怎麼會……」

突然她雙手一鬆，放開爺爺的肩膀，迅快轉過身來，臉上在這一瞬間，就佈滿了殺機，說道：「姓黎的賤人，我非殺了妳不可！」

突然，石門被人推開，一個嬌脆的聲音哼道：「妳居然要殺人滅口！」

這人一身梅紅衣袴，頭上包一方梅紅紗巾，脚上穿一雙梅紅弓鞋，手上拿一柄寒光四射的寶劍。

眉兒挑，眼兒瞪，一副嬌滴滴，兇霸霸的模樣，看她年齡，最多也不過十七八歲。

仲飛瓊一眼看到紅衣女郎，喜道：「三妹，妳來得正好。」

岳少俊早巳聽仲飛瓊說過，她們姐妹，號稱雪山三英，大姐叫孟飛鸞，嫁給崆峒門下的祝天俊爲妻，三妹叫做季飛燕，如今這紅衣女郎，仲飛瓊叫她「三妹」，那自然是季飛燕了。

只聽季飛燕哼道：「我自然來的正好，不然的話，豈非讓妳陰謀得逞了？」

仲飛瓊聽得一呆，說道：「三妹，妳說什麼？」

季飛燕冷笑道：「我說什麼，妳心裏有數……」

說到這裏，抬目之間，看到爺爺木然坐在石榻上，不禁目中殺機盈盈，切齒道：「幸虧我及時趕來，妳……果然喪心病狂，連爺爺都害了……」

突然寒光飛射，挺劍朝仲飛瓊就刺！

仲飛瓊急忙閃身避開，叫道：「三妹，妳這是做什麼？」

季飛燕雙頰似火，叱道：「不要叫我三妹！」

喝聲中，劍光飛洒，玉腕連揮，寒英劍接連刺出。

仲飛燕身形連閃，但她們姐妹從小一起長大，練的劍法、身法，彼此自然十分熟悉，因此妳閃到那裏，她就刺到那裏。

仲飛瓊空着雙手，幾次都差點被她刺中，一邊閃避，一邊叫道：「三妹，妳瘋了！」

「我瘋？」

季飛燕劍發如風，冷聲道：「妳不識羞恥，勾結外人，前來盜取爺爺的千年玉實，妳才瘋了。」

仲飛瓊在她三妹的一輪急攻之下，只好抬手掣劍，一招「飛雲出岫」，「鏘」一聲，壓住了季飛燕的長劍，怒聲道：「住手，妳這話是聽誰說的？」

季飛燕長劍倏然抽回，冷笑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妳管我是聽誰說的？耳聞是虛，眼見是實，妳喪心病狂給爺爺服下了什麼迷神藥物，還不快把解藥拿出來！」

仲飛瓊聽得又氣又怒，說道：「好，妳等一等，我去叫黎姬進來，妳問問她好了。」

季飛燕長劍一擺，攔在門口，冷冷笑道：「不用問她，妳想把她滅口，還當我不知道麼？告訴妳，我巳經替她解了穴道，她巳經把妳闖來雪山的陰謀，全告訴我了。」

正在此時，但聽「砰」然一聲，石門大開，黃影一閃，飛躍進入一個黃衫駝背老人，一聲洪喝道：「好哇，二丫頭，我還當妳眞的回來探望老神仙的，原來妳竟然是個心懷叵測的人……」

巨目掄動，看到岳少俊，就揮手一掌，迎面劈來，喝道：「好小子，二丫頭胆大妄爲，都是你攛掇的吧，老夫當眞把你看走眼了。」

他，正是一掌開天司徒翼，試想他一掌可以開天，這一掌迎面劈來，該有何等威力。

岳少俊發現他只是個粗人，掌力之强，不在崆峒二皓之下，可能還在二皓之上，這就斜退半步，舉掌斜封，一面大聲道：「司徒前輩，最好先把事情弄清楚。」

司徒翼拍來一掌，自然很快就和岳少俊封住的手掌觸上了！

這一掌居然毫無砰然震响，居然悄無聲息的化解於無形，岳少俊只是身軀受到輕微的顫動，往後退出了一步。

一掌開天司徒翼，不知岳少俊體內有大覺大師三成功力，未曾收回，大覺大師修練的是佛門「接引神功」。

他一掌開天的掌力是陽剛之勁，「接引神功」是一種因勢利導的功夫，以柔爲主。

如水之柔，故能載舟，他的掌力，自然被無形化解了，司徒翼幾乎不敢相信面前這年輕人，會有這麼高的功力，目光凝逼，咧嘴大笑道：「好小子，你果然要得，再接老夫一掌。」

正待舉掌推出。

「鏘！」一聲震耳欲聾的金鐵交鳴，仲飛瓊一劍壓住了季飛燕的寶劍，一臉鐵青，沉喝道：「你們都給我住手。」

司徒翼欲發掌勢，只得留住，大聲道：「二丫頭，你還有什麼話說？」

仲飛瓊臉寒似冰，冷冷的說道：「你們一個是看着我長大的父執，一個是和我同胞妹妹，我要問你們一句，你們是相信我的話，還是相信一個心懷叵測的外人讒言？」

司徒翼道：「你是說黎嫂？」

仲飛瓊道：「妳們知道她眞正的身份麼？」

司徒翼聽得一呆，問道：「妳說她不是黎嫂？」

仲飛瓊哼道：「她是崆峒山姬靈運二個侍姬之一的黎姬！」

司徒翼似乎有些不信，點一點頭，道：「唔，她是姬山主送來的，那是侍候老神仙的，姬山主和老神仙數十年交情，豈會……」

仲飛瓊伸手一指爺爺，垂淚道：「爺爺中了妖婦的暗算，你跟隨爺爺多年，江湖經驗豐富，你看爺爺怎麼了？」

司徒翼身軀猛然一震，說道：「老神仙不是在練功麼？」

身形一幌，快如閃電，一下掠到榻前，仔細一看，老神仙果然神情呆滯，定着目光，似有說不出的憤慨！

這一下直看得一掌開天司徒翼一件黃衫拂拂自動，驚顫的道：「老神仙功參造化，怎會……」

猛地一個轉身，氣呼呼的道：「老夫去把黎姬抓來，老神仙怎會如此，她一定知道。」

「是她一手害了爺爺，她自然知道。」仲飛瓊道：「但巳經遲了，黎姬身份巳露，豈會再躭在這裏？」

司徒翼道：「這賤人……老夫非把她抓回來不可！」

身形如風，一下往石門外衝了出去。

季飛燕收起寶劍，低垂粉頸，紅着臉道：「二姊，是小妹錯怪了妳。」

仲飛瓊笑道：「我們是姊妹，說過就算，只是我要問三妹一句，妳怎麼也會趕回雪山來的？」

季飛燕說道：「是火靈聖母說的，二姊……」

她偷偷看了岳少俊一眼，粉臉驟紅了起來，附着仲飛瓊的耳朵，低低的說了一陣。

仲飛瓊聽了她的話，臉色同樣起了一片紅暈，叱道：「這老妖婆居然造謠生事，血口噴人，如此誣衊着我，哼，我非找她算賬不可。」

接着就伸手招招岳少俊，朝兩人介紹道：「這是我三妹季飛燕，他是我義弟岳少俊，俊弟，三妹今年才十八歲，你就叫她一聲妹子吧。」

一面朝季飛燕道：「三妹，俊弟是天山門下，武功高着呢，妳就叫他岳大哥好了。」

季飛燕眨着一雙清澈照人的美眸，含羞叫了聲：「岳大哥。」

岳少俊也只好叫了她一聲「妹子。」叫是叫出來了，但覺得十分碍口，俊臉也不禁隨着一紅。

仲飛燕隨着就把大覺大師要自己儘快趕回雪山，自己和岳少俊一路受到崆峒派人的阻撓，以及回到雪山之後的事，簡扼地說了一遍。

季飛燕怒形於色，憤憤的道：「姬山主和爺爺數十年交情，他這麼做，究竟有什麼企圖呢？」

石門開處，一掌開天司徒翼回了進來，他沒把黎姬押着進來，顯然沒追上黎姬了！

季飛燕急着問道：「司徒伯伯，你沒有追上黎姬麼？」

司徒翼面有慚色，憤憤的道：「唉，老夫該死，老夫活了一大把年紀，竟會相信這妖婦之言，老夫眞愧對老神仙……」

仲飛瓊道：「司徒伯伯，妖婦雖然逃了，但逃了和尚逃不了廟，咱們可以找崆峒派算賬，目前該是先救人要緊，你看爺爺會是中了妖婦什麼暗算？」

司徒翼沉吟道：「老神仙一身武功，功參造化，要想暗算老神仙，並非易事，那只有一種可能……」

季飛燕道：「那是什麼呢？」

「用毒。」

司徒翼緩緩吐了口氣，說道：「但要想在老神仙身上下毒，也並非易事……」

季飛燕道：「是啊，爺爺內功精純，只要一旦發現了劇毒，他老人家自可把劇毒逼聚一處，再把它逼出體外。」

司徒翼道：「所以只有用長期性的慢性毒藥，才會使老神仙毫無防範，等毒性蔓延內腑，再想運功逼毒，那時候就巳經遲了。」

仲飛瓊道：「司徒伯伯說得有理，妖婦有三個月時光足可在爺爺身上暗施慢性毒藥了。」

季飛燕怒聲道：「黎姬這妖婦再給我遇上，一定把她一劍誅絕，碎屍萬段！」

司徒翼道：「三姑娘，現在不是發怒的時候，咱們想想如何方可解去老神仙身中的劇毒，才是道理。」

季飛燕道：「是的，但咱們該如何着手呢？」

仲飛瓊道：「要解爺爺身中之毒，必須先查明爺爺所中的究竟是何種劇毒，方可着手調治。」

「不錯。」

（未完・廿九）

中篇俠義奇情故事

虬龍倚馬錄

龍乘風‧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岳小玉拜別了父親飛天大盜之後，在路上被一錦衣少年凌辱，幸旁邊少女穆盈盈解救，沒好氣的只好走開，又遇到了神醫公孫咳，二人肚裏很餓，身上分文沒有，來到興雲鎭夫人帮的分舵——南開鏢局，想偸些銀両，見園中一老婦正指點一對少年男女，原來是錦衣少年和穆盈盈，此時又來了灰衣老人豹子刀雷金錢帶領一批黑衣大漢闖入，向白衣老婦索取玉山羊，雙方發生爭論，一個說有一個說無，園中又出現了一批白衣漢子，一片混亂，公孫咳和岳小玉被雙方發現，岳小玉走過去和穆盈盈說：是來協助拒敵，公孫咳見是雷金錢當場楞住……

協助夫人帮　擊退神通敎

這時候，神通敎已和夫人帮斷殺得十分激烈。

白衣老婦與雷金錢展開惡戰，初時她手裏並無兵刃，但後來却又有一支軟劍從她衣袖裏抖射出來。



雷金錢叱喝揮刀，一刀比一刀急，一刀比一刀狠，下手絕不留情。

岳小玉看得十分緊張，心想：「老子若練成了絕世武功，你這個老虱子就第一個要遭殃！」但這只是夢想，他現在連一個第八流的武士也打不過。

但他最担心的還是穆盈盈。

穆盈盈年紀細小，雖然劍法不弱，但畢竟虧在力氣不足，和那些兇神惡煞般的殺手相比下來，就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了。

至於那個錦衣少年，岳小玉却一點也不担心，因爲他對這少年可說是絕無半點好感的。

公孫咳本也身陷重圍之下，但他身形刁鑽，出手怪異，無論是誰想傷害他和岳小玉，都是不大容易。

公孫咳不禁大是得意，微笑着對岳小玉道：「你的玩藝兒還不算壞罷？」

岳小玉道：「不才的玩藝兒是好是壞，小岳子一概不管，但總之，你千萬不可讓穆姊姊受傷。」

公孫咳哈哈一笑，道：「你放心好了，我一定會爲你護住這位穆姊姊的！」

那錦衣少年倏地怒道：「誰要你來保護我的師妹！」

就是這一罵稍爲分神，他腿上立時就給人劃了一刀，雖然傷的不算嚴重，却也流了不少血。

穆盈盈吃了一驚，急忙叫道：「師哥，你怎麼啦？」

錦衣少年咬牙冷哼一聲道：「我沒事，妳千萬不要理睬這兩個無賴！」

公孫咳笑道：「我們是無賴，你又是甚麼東西？」

錦衣少年沒理他，只是拚命揮劍，向砍了自己一刀的黑衣漢子反攻。

那黑衣漢子見他年紀輕輕，又給自己砍了一刀，自然沒有把他放在眼內，誰知錦衣少年劍招極是陰險，一經全力反攻，那黑衣漢子就爲之手忙脚亂起來。

終於，錦衣少年一劍刺入了黑衣漢子的心臟！

那黑衣漢子驚駭極了，他兩眼充滿着絕望的神情瞧着錦衣少年。

錦衣少年冷酷地一笑，道：「你是第一個死在我劍下的人！」

穆盈盈却臉色發白地說：「你……你眞的殺了他？」

錦衣少年冷冷一笑，道：「現在是甚麼形勢了，而且咱們學劍，本來就是要用來殺人的。」

岳小玉忍不住冷冷一笑，道：「殺你祖宗個春秋大夢！」

錦衣少年大怒：「你再不閉嘴，我連你也一併殺了！」

穆盈盈吃了一驚，忙道：「不要殺人！不要殺人！」

岳小玉冷笑道：「妳這個師哥很殘酷嗜殺，將來一定是個冷血狂魔！」

錦衣少年大怒，正要向岳小玉動手，但却給穆盈盈拉了開去。

惡戰至此，白衣老婦已佔了上風。

雷金錢的刀法雖然霸道，但却一直傷不了白衣老婦，反而漸漸給白衣老婦的軟劍逼聚過來。

白衣老婦冷笑一聲，道：「老虱子，你這一手刀法，還是打不過公孫我劍的。」說着，又有八九劍攻了出去。

雷金錢還了幾刀，怒道：「老虔婆，只怕妳也兇不到甚麼地方去！」

白衣老婦哈哈一笑，道：「太兇是沒有用的，只要贏得了你這個老虱子，那就夠了。」

雷金錢知道這一戰再也難以討好得去，突然抽身急退，喝道：「老虔婆，雷某今天不想打架，改天再來領敎高招！」

白衣老婦冷冷道：「老虱子，只要你敢再來，我隨時奉陪到底！」看來，她也沒有咄咄逼人，趕盡殺絕之意。

雷金錢臉色鐵青，再也不說甚麼，帶着所有黑衣漢子撤退開去。

錦衣少年哈哈一笑，道：「甚麼神通敎，原來也是不外如是！」

白衣老婦臉色一沉，喝道：「業兒，勝不驕敗不餒，你怎可如此放肆！」

岳小玉連忙道：「這位前輩說得甚是，晚輩以後一定會牢牢記住了。」

白衣老婦望了他一眼，道：「我敎訓自己的師侄，怎麼却會由你來答口？」

岳小玉道：「前輩這些金石良言，是每一個人都應該記住的，晚輩僥倖在旁聽見，自然也是得益不淺。」

錦衣少年越聽越是光火，忍不住怒罵道：「你少拍馬屁！」

白衣老婦怒道：「業兒，你在說些甚麼？」

錦衣少年忙道：「這小子言出無狀，所以——！」

「你才是言出無狀！」白衣老婦喝道：「你若有人家一半那麼懂事，也不會經常闖禍了。」

岳小玉見錦衣少年捱罵，不禁心中暗暗高興，但隨即却又想道：「若說到闖禍，小岳子也可算第一流的人材，若非如此，如今也不會來到這個活見鬼的地方。」

那白衣老婦又盯着岳小玉，道：「你叫甚麼名字？」

「岳小玉。」岳小玉據實回答，不敢耍半點花樣。

白衣老婦眉頭一皺，道：「這名字似乎有點娘娘腔。」

岳小玉道：「不是有點，而是娘娘腔之又娘娘腔，簡直就沒有半點男子漢的味兒。」

白衣老婦「唔」的一聲，道：「那麼，你老老實實回答，你是否很討厭這個名字？」

岳小玉心想：「這莫不是考究小岳子來了？」心念電轉之餘，接着答道：「晚輩很喜歡這個名字。」

白衣老婦奇道：「這個名字，有甚麼好？」

岳小玉道：「却也沒有甚麼不好。」

白衣老婦道：「但這名字充滿了娘兒們的味道，若只看名字，準以爲會是個女人。」

岳小玉道：「但無論怎樣，這始終是父母命名下來的，做兒子的又怎可以說不喜歡？」

白衣老婦展顏一笑，道：「如此說來，你倒算頗有孝思。」

岳小玉說道：「爲人子者，理當是如此。」

白衣老婦道：「你可知道這是甚麼所在？」

岳小玉道：「不大清楚。」

白衣老婦道：「既不清楚，何以却會鑽了進來？」

岳小玉道：「就是因爲不清不楚，所以才想一窮個中奧秘。」

白衣老婦臉色一寒，道：「你好大的胆子！」

公孫咳忽然嘻嘻哈哈一笑，道：「大胆的，還有不才！」

白衣老婦瞪着他，道：「你就是公孫我劍的寶貝兒子？」

公孫咳道：「兒子的確是兒子，但却並不怎麼寶貝。」

白衣老婦冷冷道：「擅闖本帮禁地，爾等可知該當何罪？」

公孫咳嘻嘻笑道：「罪大惡極，應判死刑！」

白衣老婦搖搖頭，道：「死有何難？爾等潛入本帮禁地，罪該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公孫咳笑了一笑，道：「生也等閑，死亦毋足論，但不才却有點不服。」

白衣老婦道：「你有何不服之處？」

公孫咳道：「今夜擅闖此地者，絕不只有咱們兩人，況且咱們到此，只不過是順道一遊，可謂全無半點惡意，那又何必視爲大敵？」

白衣老婦冷冷一笑，道：「雷金錢之事，日後自有分解，不勞閣下費心。」

岳小玉嘆道：「莫非人多勢衆即可保無恙，而咱們勢孤力弱者，却要飽受刑罸之摧殘？」

白衣老婦道：「江湖之事，原本就是如此。」

岳小玉嘆道：「這未免是太不公平的事啦。」

白衣老婦道：「話雖如此，但却有一事，能使兩位可以安然離去。」

岳小玉奇道：「這又是甚麼事了？」

白衣老婦道：「你我有緣。」

岳小玉更奇：「緣在何處？」

白衣老婦道：「我姓尤，名字也叫小玉。」

「尤小玉？」岳小玉衝口而出，然後不禁爲之失笑。

無論怎樣看，尤小玉這名字都和白衣老婦並不相稱。

但岳小玉細心一想，却又覺得沒有甚麼不對之處。

尤小玉就是尤小玉，她一出世就是這個名字，難道老了就該叫尤老玉不成？

白衣老婦悠悠一笑，道：「我現在老啦，這名字已很久很久沒有向任地人提起過，就連盈盈和業兒，他倆還是現在才知道師伯眞正的名字。」

岳小玉吸一口氣，道：「未知前輩如今應該如何稱呼？」

白衣老婦說道：「你就叫我尤婆婆好了。」

岳小玉立時叫道：「尤婆婆前輩。」

白衣老婦笑了笑，道：「只叫我尤婆婆已很足夠，不必再加前輩這兩個字。」

岳小玉又再叫一聲：「尤婆婆！」

尤婆婆哈哈一笑，說道：「岳小玉，這總算是一場造化，你可以和公孫先生走了。」

公孫咳望住她，道：「妳眞的要放咱們走？」

尤婆婆道：「今晚的事，就此算了，我不想節外生枝，省得以後再跟你的老子嘔氣。」

岳小玉這才恍然，暗道：「說穿了，原來尤婆婆畢竟對公孫我劍大有顧忌，如此看來，今晚咱們可以全身而退，倒不是岳小玉這個名字的功勞啦！」

公孫咳嘻嘻的一笑，說道：「能不嘔氣，當然是不嘔氣的好，不才就此告辭可也。」

岳小玉道：「眞的就此告辭了？」

公孫咳神秘地一笑，道：「難道你還想弄點便宜才肯離去不成？」

岳小玉嘆道：「豈敢！豈敢！」

公孫咳又是怪笑了一下，再向尤婆婆說了一聲「告辭」，然後拉着岳小玉就走了。

岳小玉臨走前，忍不住又向穆盈盈偷偷的看了一眼。

這一看，使他看得連心跳都加快起來了，因爲他看見，穆盈盈也是這樣地望住了他。

× × ×

公孫咳帶着岳小玉遠遠離開了鏢局，這才吁一口氣，道：「好險！」

岳小玉怔怔地瞧着他，道：「眞的好險？」

公孫咳道：「你可知道那個尤婆婆是甚麼人？」

岳小玉道：「高手也。」

公孫咳道：「她自然是個高手，但更厲害的，還是她的一個師弟！」

岳小玉道：「尤婆婆的師弟，那豈不是穆姊姊的師父了？」

公孫咳道：「正是。」

岳小玉問道：「穆姊姊的師父到底是誰？」

公孫咳皺了皺眉，道：「你還是不要再問啦。」

岳小玉道：「爲甚麼不能問？」

公孫咳嘆了口氣，半晌才道：「你眞的很喜歡那個小妮子？」

岳小玉說道：「她笑起來的時候很好看。」

公孫咳道：「她甚麼時候笑過了？」

岳小玉道：「她看見我就笑。」

公孫咳道：「怎麼我看不見？」

岳小玉道：「因爲她只是在心裏笑，所以你是看不出來的。」

公孫咳奇道：「你又是怎樣看見她心裏笑的？」

岳小玉道：「當然也是用心來看。」

公孫咳捏斷了好幾根鬍子，才喃喃地笑道：「用心來看，用心來看，哈哈，此法果然高妙，不才活到這把年紀，直到現在才明白過來，哈哈，哈哈……」

岳小玉却苦着臉，道：「可是，如今肚子却大大的不妙了。」

公孫咳道：「不用發愁，天空海闊，總不會餓死了咱們。」

岳小玉道：「你有甚麼辦法？」

公孫咳眉頭一皺，忽然連鼻子皺了起來，叫道：「好香！」

岳小玉目光一亮，道：「一定有人在附近烤鷄煮鴨。」

公孫咳「唔」一聲，道：「這香氣是從北方傳來的，咱們且走一遭看看。」

岳小玉自然贊成，兩人立刻加快脚步望北而去。

越往北走，香氣也就越是凜冽，令人爲之垂涎三尺。

岳小玉忽然想起了「酒王之子」諸葛酒尊，這個中原奇丐的烤鷄功夫，的確是第一流的。

未幾，兩人已來到了一座山丘之下，只見山丘下或蹲或坐的，居然有二十幾個叫化子圍在一堆火焰旁邊。

火焰之上，架着一頭已經燒得一片火紅之色的野豬，在「必必剝剝」火焰燃燒聲中，這頭野豬看來更是誘人。

尤其是對飢餓中的人來說，這份誘惑也就更是厲害。

岳小玉用手肘輕輕碰了公孫咳一下，道：「你有沒有法子，可以讓咱們分一杯羹？」

公孫咳搖搖頭，道：「一點法子也沒有。」

岳小玉面上立時露出了失望的神情，道：「他們已經是一羣叫化子，咱們總不成向叫化子討吃食物罷？」

公孫咳笑了笑，道：「那當然不成，但這些叫化子若邀請咱們去嚐試一下這頭燒野豬的滋味，咱們却是不必客氣。」

岳小玉一楞，道：「這些叫化子會邀請咱們吃野豬？」

公孫咳道：「那又有甚麼稀奇，且跟我走好了。」

果然，公孫咳才現身，那些叫化子就已高興地呼叫起來。

「公孫先生來了……」

「公孫神醫，久違啦！」

「嗯，這位小哥兒，是不是公孫先生的兒子？」

一聽見這句話，公孫咳連忙大聲道：「不才尚未娶妻，又何來兒子？各位千萬不要弄錯了。」

岳小玉暗道：「原來公孫神醫跟這一夥叫化子十分相熟，難怪他胸有成竹，知道等一會兒咱們一定可以大快朵頤了。」

却聽一人突然冷笑道：「縱未娶妻，說不定生了一個小雜種出來，那也不是甚麼奇事。」

岳小玉臉色倏地一怔，他不必看那人是誰，已認出了他的聲音。

公孫咳却是暗自納罕，循聲望去，只見一個蓬頭垢面的中年叫化子，正用一種古怪的目光盯着岳小玉。

公孫咳乾笑一聲，上前抱拳道：「不才公孫咳，未知閣下怎樣稱呼？」

那中年叫化子冷冷一笑，道：「無名小卒，區區賤號，又怎値得公孫先生這等世外高人記掛在心上？」

岳小玉心中有氣，便對公孫咳說：「這位兄台叫百里怒，外號人稱惡乞。」

公孫咳這才「噢」的一聲，微笑說道：「原來是百里兄，久仰！久仰！」

百里怒冷冷一笑，道：「公孫先生乃武林世家子弟，怎麼居然會跟咱們這一羣叫化子混在一塊兒？」

公孫咳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何況貴帮之內，有不少奇男子大丈夫，不才自然樂於結識。」

百里怒冷冷道：「聽說公孫先生醫術高明，有武林華陀之譽。」

公孫咳道：「不敢。」

百里怒道：「以公孫先生之醫術，再加上諸葛酒尊之武功，兩位大概可以席捲中原，所向披靡了。」

公孫咳一怔，半晌才道：「百里兄何出此言？不才又怎會有此狼子野心？」

百里怒冷哼一聲，說道：「正是人心隔肚皮，又有誰知道你心裏打着些甚麼主意？」

岳小玉道：「公孫先生不是壞人，你不要誣陷他。」

百里怒臉色一沉：「你知道個屁！」

岳小玉道：「我雖然所知不多，但却知道公孫先生决不會做出傷天害理的事情來。」

百里怒冷哼一聲，道：「我也沒有說他要做甚麼壞事，但他爲甚麼不勸一勸諸葛酒尊那個老混蛋？」

岳小玉一怔，說道：「勸諸葛前輩甚麼？」

百里怒道：「我知道，公孫咳曾經見過諸葛酒尊。」

岳小玉道：「是呀，那又怎樣？」

百里怒道：「諸葛酒尊武功才智兩皆出衆，但却老是只顧自己風流快活，還算甚麼英雄好漢？」

岳小玉奇道：「即使諸葛前輩風流快活，又跟公孫先生有甚麼相干？」

百里怒道：「就算跟他沒有相干，最少也跟他的老子大大的有相干！」

岳小玉越聽越奇，道：「小岳子眞是莫名其妙了，怎麼越扯越遠啦？」

百里怒冷冷一笑，道：「你年紀輕輕，江湖經驗淺薄，自然甚麼都不懂。」

公孫咳乾咳兩聲，道：「很對不住，不才年紀不小了，而且江湖經驗也可算是十分豐富，怎麼你的說話，我還是同樣一點也聽不懂？」

百里怒冷冷道：「你懂也好，不懂也好，我沒有必要一定說得清清楚楚。」

公孫咳嘆了口氣，道：「這豈不是蹩死不才了嗎？」

百里怒兩眼一瞪，道：「蹩死了就蹩死了，干我鳥事！」

岳小玉暗罵道：「此人冥頑不靈，兇得要命，果然是個不折不扣的惡乞！」

公孫咳望着百里怒，呆呆地怔了許久，才說：「這裏是甚麼地方？」

百里怒道：「荒山野嶺。」

公孫咳道：「在此處，是否以百里兄地位最高？」

百里怒道：「我只不過是丐帮的六袋弟子，地位一點也不算高。」

公孫咳道：「然則，這裏還有七袋以至八袋的長老高手嗎？」

百里怒說道：「那可沒有，除了我之外，其餘的，都只是一袋以至四五袋的弟子。」

公孫咳嘆了口氣，道：「罷了，就算是不才時運不濟好了。」

百里怒不禁一怔，道：「這又是甚麼意思？」

公孫咳搖頭道：「這沒有甚麼意思，

沒有甚麼意思，眞的是，連一點意思也沒有……」

岳小玉有點冒火，道：「意思是有的，只不過你不好意思說出來而巳。」

百里怒道：「他不說，你說。」

岳小玉昂着臉，冷笑道：「我爲甚麼要說？」

百里怒道：「是不是連你也感到不好意思了？」

岳小玉道：「我有甚麼好意思不好意思的，我不說，那是因爲不高興說。」

百里怒呆了一呆，道：「你怎會不高興？」

岳小玉道：「因爲我看見了你，所以就不高興了。」

百里怒道：「我對你可不壞呀。」

岳小玉道：「你對我好與壞，那還是次要之事，但你對公孫先生不敬，我就忍受不住了。」

百里怒雙眉一蹙：「你以爲我是個壞人？」

岳小玉道：「你不壞，最少我就比你還壞得多。」

百里怒哼一聲，道：「你年紀小小，怎可以學這種無賴的說話？」

岳小玉道：「那麼，我是否要學做一個謙謙君子？」

百里怒道：「如此當然最好。」

岳小玉冷笑道：「但我却認爲如此簡直是放屁，若要小岳子去做君子，倒不如去做個呆子還更容易得多。」

百里怒給他氣得兩眉倒豎，公孫咳也立時叱道：「小岳子，你說話不要太過份了！」

岳小玉冷冷道：「好，我不說，咱們走！」

公孫咳嘆了一口氣，道：「走就走，正是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

其餘叫化子見公孫咳說要走，面上的神情都顯得有點難過。

「不！公孫先生留下來！」一個老叫化忽然大聲叫道：「若不是公孫先生，我這條腿早巳廢掉了，他是武林華陀，仁心仁術，也是咱們丐帮永遠的朋友！」

這老叫化叫莊耀，是丐帮的五袋弟子，他雖然自幼練武，但成就一直十分平庸，他現在能夠成爲丐帮中的五袋弟子，其實還不是因爲武功和才幹能夠担當得上，而只是因爲他加入丐帮巳有四十餘年，所以才會揹着五個布袋而巳。

莊耀是丐帮中的五袋弟子，若論身份，固然是比百里怒差了一籌，但若論聲望，百里怒却是遠不如他。

以是莊耀這麼一說，其餘叫化子也就立刻響應起來，紛紛呼叫，要請公孫咳留下來。

百里怒見羣情洶湧，不禁面色鐵青，岳小玉故意嘻嘻一笑，道：「你是不是肚子不舒服？所以面色變得這麼難看？」

百里怒不由大是憤怒，突然暴喝一聲，道：「莊耀，你好大的胆子！」

莊耀冷冷一笑，說道：「我不是胆子大，而是年紀老了，早巳把生死置諸度外，常言道：『不平則鳴』，我這個只揹着五個布袋子的老叫化，可不能任由你這種囂狂跋扈的傢伙，來趕走咱們丐帮的好朋友！」

百里怒怒道：「你懂個屁！」

莊耀哈哈一笑，道：「你說對了，我眞的懂個屁，因爲你這種人就是個屁！」

百里怒陡地呆了一呆，面上出現了古怪的神情。

莊耀又大聲道：「千古艱難唯一死，我如今就算是以下犯上，違背了帮規，大不了給刑堂長老處以極刑而巳，你若要趕跑本帮衆多弟兄的大恩人，首先就要把我這個不中用的老傢伙幹掉！」

衆叫化子聽到這裏，都是爲之熱血沸騰，齊聲附和莊耀的說話。

百里怒的臉色變得更難看了，他突然咬了咬牙，道：「好！你說得好！但我也不稀罕做這個六袋弟子，從此以後，丐帮是丐帮，百里怒是百里怒，彼此再也扯不上半點關係！」

莊耀一怔，公孫咳却連忙叫道：「百里兄，何苦爲了這點芝蔴綠豆般的小事而嘔氣？坐下來，有甚麼事咱們慢慢再談好了。」

「談你媽個鳥！」百里怒吼叫着說：「現在甚麼都不必談，總之他奶奶個熊咱們走着瞧好了！」

岳小玉說道：「你若是走，咱們就不走。」

百里怒跺了跺脚，也不再逗留掉頭便走。

岳小玉撫掌大笑，道：「氣走惡乞，誠屬人生一大快事也！」

公孫咳嘆一口氣，道：「你眞的感到很高興嗎？」

岳小玉想了一想，接着却搖頭道：「小岳子並不是眞的很高興。」

「爲甚麼？」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

「你是個很聰明的孩子，只要再用心想一想，一定可以想出其中端倪。」

「我若眞的想不出呢？」

「那麼，你就不配叫岳小玉了。」

岳小玉苦笑了一下，道：「你似乎也是一個莫名其妙的人。」

公孫咳道：「你若認爲我這個人莫名其妙，那麼以後就不要再接近我了。」

「不，」岳小玉道：「和你在一塊兒，是一件很舒暢的事。」

公孫咳搖頭道：「跟着我又有甚麼舒暢可言了，倘若有朝一日，你能夠和那小妮子相處在一起，那才是人生最大的快事呢。」

他生性怪異而豪邁，只要心裏想說甚麼，就會照說可也，絕不理會身邊還有着些甚麼人。

以是丐帮衆弟子聽見他最後兩句話，無不失聲笑了出來。

岳小玉雖然人小胆大面皮厚，但驟然間給公孫咳這麼說了兩句，也不禁爲之耳根發熱，只好訕訕一笑，含糊兩句混過就算。

公孫咳接着却又問：「你是不是認爲百里怒很可惡？」

岳小玉搖搖頭，道：「不，他並不是一個眞正可惡的人，最少，他曾經爲了救我而跟萬絕頭陀拚命。」

公孫咳說道：「你知道這一點，那就

好了。」

岳小玉道：「小岳子最想不通的，就是他和諸葛前輩有甚麼糾葛。」

公孫咳嘆道：「江湖人的種種恩怨，往往是連自己也永遠弄不清楚的，又何況是咱們局外人？」

這時候，莊耀巳割下了一大塊烤得香極了的野豬肉，遞給公孫咳。

公孫咳也不客氣，大嚼一口之後，又把這塊野豬肉遞給岳小玉。

岳小玉早巳飢腸轆轆，差點沒有連公孫咳的手指也一併咬掉。

除了野豬肉，這裏還有酒。

公孫咳喝了兩口，就讚個不停：「這是不是狀元紅？好極了，旣香且醇，就算喝多一點也不會醉！」

岳小玉於是也喝了，而且越喝越多。

但奇怪的是，公孫咳居然比岳小玉還更早一點醉掉！

× × ×

旣香且醇的狀元紅，倘若只是多喝一點，那的確是不會醉的。

但公孫咳却不是多喝了一點，而是多喝了很多很多。

所以，他醉了，而且醉得很厲害。

他並不是個酒量很好的人。

幸而莊耀沒有醉，他現在的頭腦很清醒，甚至連公孫咳臉上有幾隻蚊子，他都看得很清楚。

莊耀是全心全力照顧着公孫咳的，可是，他却忽略了岳小玉。

岳小玉也喝了不少酒，雖然總算比公孫咳清醒一點，但走路的時候也是搖風擺柳似的，一點也不穩定。

當他要向左邊的一座樹林走過去的時候，莊耀也曾問了一聲，道：「你往哪兒去？」

岳小玉答道：「尿急。」

莊耀聽見他這麼說，也就沒有去理會他。

但過了很久很久，岳小玉還是沒有回來，莊耀這才感到有點不妙，連忙派人去找他回來。

可是，岳小玉眞的不見了，連消息最靈通的丐帮弟子，也無法找尋得到他的下落。

這一次，「急」得要命的人不再是岳小玉，而是莊耀。

岳小玉是和公孫咳一起來的，現在，岳小玉不見了，等到公孫咳醒過來的時候，那該怎辦？

但儘管這老丐莊耀急如鍋上螞蟻，但岳小玉不見了就是不見了，那又有甚麼辦法？

岳小玉說的說話，向來都並不怎麼老實。

但這一次，他可沒有說謊，他的確是去撒尿。

撒了一泡尿之後，岳小玉輕鬆多了，忽然興之所至，唱起兩三句山歌來。

他才唱了幾句，就巳聽見林子裏有人輕輕鼓掌，同時又有一個神秘的聲音說道：「唱得好！唱得眞是萬二分的好！

若是別人聽見這種讚美之辭，一定會很是高興，但岳小玉却反而冷冷一笑，道：「誰在亂拍老子的馬屁？」

那神秘的聲音哈哈一笑，道：「我是李大玉，的確是在存心拍你的馬屁，那又怎樣？」

「李大玉？」岳小玉心中有氣，心想：「老子叫岳小玉，你偏叫甚麼李大玉，分明是衝着老子而來的。」

只聽見那神秘的聲音又說：「你今年幾歲啦？」

岳小玉道：「還沒有五十歲。」

那神秘的聲音似是一笑，道：「你猜猜我又幾歲了？」

岳小玉道：「最少也有五歲。」

那神秘的聲音又笑道：「答得好，像你這樣回答，一輩子也不會出錯。」

岳小玉說：「錯與不錯，那是無關重要的，就算我現在答錯了，難道你會吃了我不成嗎？

那神秘的聲音呵呵一笑，道：「小伙子，你怕不怕鬼？」

岳小玉說道：「我不怕鬼，只怕一個人。」

那神秘的聲音奇怪地問道：「你害怕誰？」

岳小玉道：「我自己。」

「你自己？」那神秘的聲音沉寂了好一會，終於笑了笑說：「不錯，有時候，我也會這麼想的。」

岳小玉道：「你能夠這麼想，也就可以證明，你並不是個鬼，而是一個人。」

那神秘的聲音忽然長長地嘆了口氣，道：「但有時候，我却寧願自己是一個鬼，那樣反而會更逍遙自在得多。」

岳小玉道：「你的名字眞的叫李大玉嗎？

那神秘的聲音笑一笑道：「當然是假的。」

岳小玉道：「你故意杜撰出這個名字，是不是故意要蓋過我的姓名？」

那神秘的聲音道：「你誤解了，我用這個名字，並不是存心要蓋過或者是欺負你。」

岳小玉道：「我不明白，那又是甚麼意思？」

那神秘的聲音道：「你叫小玉，我若叫大玉，那豈不是親切得多了。」

岳小玉道：「你是你，我是我，我們爲甚麼要親切起來？」

那神秘的聲音嘆了口氣，道：「不爲甚麼，也許只是因爲我太疲倦了。」

岳小玉越聽越奇，道：「你疲倦跟我小岳子又有甚麼關係？」

那神秘的聲音道：「本來的確是完全沒有半點關係的，但忽然間却又變得大有關係了。」

岳小玉皺了皺眉，道：「你怎會知道我的名字？」

那神秘的聲音笑了笑，道：「難道你不知道，自己在江湖上巳經是一個很有名氣的人嗎？」

岳小玉一怔，說道：「你在開甚麼玩笑？」

那神秘的聲音道：「絕不是開玩笑，你不妨仔細地想一想，連諸葛酒尊那樣的臭叫化也經常提起你的名字，那就足見岳小玉這三個字實在是絕不等閑了。」

（未完・八）

齊雲飛傳奇　故事之三

毒神仙（二）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齊雲飛和柳擷紅一齊到洛陽滿堂賓酒樓應約，樓上已坐了六個人，武當派的黃松道長，華山派掌門顧華章的妻子康宜靜，梅園主人梅北山、江北神捕顧雲生，崆峒派掌門的胞弟舒燕北，震遠鏢局總鏢頭司空拔山，梅北山爲衆人一一介紹認識，齊雲飛心裏對他們的用意猜不出，以爲是查問自己有關相國寺的事情，原來他們邀請他來的另有原因，都是疑難問題解決不了，請他協助。首先由梅北山提出溫七娘橫死，其次是康宜靜丈夫失踪，司空拔山鏢局副鏢頭于懷玉遇害、最後是舒燕北的七情六慾離奇怪誕的事情，衆人都靜心細聽……

找尋毒神仙　攔路惡乞丐

羣豪心頭都是一沉，暗暗替舒燕北担心，顧雲生道：「令兄一至，他一定要查明朱珏自殺的眞相！」

「不錯，家兄一回山便問我了，我跟他在書房內傾談，將事情的始末全部告訴他！」

唐宜靜問道：「也將你與令嫂的事說了？」

顧雲生則道：「令兄相信你麼？」

舒燕北道：「我愧對家兄，說話時一直低着頭，看不到他的表情，但聽聲音，他心中顯然十分激動，問道：『這是眞的麼？』」

柳擷紅担心地說道：「令兄是不相信你？」

舒燕北自顧自說下去。「我答說是眞的，家兄道：『我是說有人下毒的事！』當時心中之感受，實在說不出來，我呆了半晌才問道：『大哥，你不相信我是被人暗算的？』

「大哥過了半晌才道：『我相信你不是那種人，可是誰有暗算的可能？須知，這幾天並無外人上山！再說，飯是一起吃的，爲何別人無事，偏你有事？』我聽了這話之後，登時手足冰冷，半晌說不出話來……」

齊雲飛道：「貴派是一齊吃飯的？」

舒燕北道：「不，一般弟子一齊吃，但我跟家小和徒弟及大哥一家一齊吃！」

顧雲飛長長吐了一口氣，道：「我本來也懷疑，有人在飯菜中下春藥，但聽你大哥的話後，也……咳咳，這也難怪令兄生疑！」

梅北山說道：「舒二俠還是再說下去吧！」

「我當時答不出話來，家兄道：『你叫你大嫂進來吧！』舒某沒辦法，只好硬着頭皮，請大嫂到書房，家兄囑我將房門上，問咱們準備如何處理這件事，大嫂反問他的意見。

「大哥道：『辦法不是沒有，那就是請二弟離開本派！』我立即道：『小弟願意！』大嫂却道：「這樣不好，只怕二弟今生再無快樂的日子過！』大哥想了很久才道：『你老實說，你到底對二弟有沒有好感？』

「當時我與大嫂實在驚詫得說不出話來，半晌大嫂才道：『他是你的弟弟，我也一向視他如親胞弟，我不知道你口中的好感，是指那一方面！』我也忙道：『大哥，你千萬莫寃枉大嫂，小弟一向敬重她，我是你們養大的，您該知道！』

「大哥嘆了一口氣：『我不是寃枉你們，愚兄也相信你們沒有私情……就這樣吧，你帶你大嫂走吧！』」

羣豪都聽得心頭一沉，柳擷紅道：「令兄還是不相信你！」

舒燕北痛苦地道：「也難怪他，他們伉儷情深，這……在這種打擊下，他不罵我，我已感激得很！當下我道：『大哥，你這樣做，可叫小弟不能做人了！』大哥苦惱地道：『那好吧，這件事就一筆揭過，便當沒發生過！』」

羣豪聽到此又鬆了一口氣：「他們兄弟的手足情，果然十分深！」

「我道：『大哥，小弟做出了那種事，如今又害了珏兒一條命，我實在無臉偷生……』大哥罵我：『你也想自盡？你自盡了，豈不是白費了以前我養你的心血和時間？』我痛苦地問他：『那小弟以後怎辦？』大哥道：『先把那個害你的人揪出來吧！』」

羣豪聽至此都覺得舒燕南頗爲明理，當然心中怒憤，但仍能爲弟弟着想，不愧是一派之掌門，於是仍屛息而聽。

「我回去跟拙荊說了，拙荊却認爲大哥說得也有道理，她勸我假如抓不出那個害人精，便建議我下山走走，否則只怕會瘋了！有她這句話，我心頭頗覺安慰，便準備逐一向弟子查問，然後再去灶房調查。可是一出門，便遠遠見到大嫂在樹後向我招手，我心頭十分詫異，便走了過去：『大嫂，你找我？』

「大嫂雙眼紅腫，嗚咽地對我道：『二弟，你要好好保重，千萬不可有自盡的念頭，無論如何，你都得將那個暗害咱們的人揪出來，這才能還你我的清白！』我咬牙道：『小弟若不將那人揪出來，死也不能瞑目！』

「大嫂驚喜地道：『二弟，你現在已不想自盡了？』我道：『有大嫂這幾句話，使小弟大爲安慰，决心將這人揪出來……』大嫂緊問一句：『不論多困難，也不論需花多大的心血和時間？』

「我道：『是的，無論如何我都要爲你我洗脫寃情，還你我的清白來！』大嫂緊問一句：『找到了那人之後呢？』

「我呆住了，喃喃地道：『現在支持小弟活下去的，全靠這點，以後我也不知道……』大嫂道：『還是要活下去，你不爲自己着想，也該爲自己的妻兒着想……燕南說得好，你還是帶着家小到遠處去吧，免得異日孩子們長大，聽到什麼風言風語，你跟弟婦都難受！記住，愚嫂想跟你說的便是這些了，總之，無論如何你不能死！別人不瞭解你，但是大嫂知道你的爲人！』

「當時舒某實是感動得說不出話來，半晌才道：『大嫂放心，小弟答應你，勇敢地活下去！』大嫂忽然垂下淚來，轉身道：『弟婦那裏我不去了……你告訴她，說愚嫂相信你的爲人，免得她難安……』

「當時我實在糊塗，完全忖測不出她的心意，便道：『多謝大嫂，小弟今生都忘不了你跟大哥待我的恩情！』大嫂匆匆而去，但只走了幾步又回來：『二弟，你最好暗中調查，免得還未抓到人便讓下面的人都知道了！』

「我又答應了她，然後去灶堂調查，不料大嫂在那夜便在房內懸樑了，直至三更，大哥從書房回寢室才知道……已是回魂乏術！」舒燕北說至此又哭了起來。

羣豪剛才聽舒燕南的妻子說的話，已隱隱覺得不妙。但此際由舒燕北口中證實了心中所慮，都替他難過起來。

良久，黃松道長才嘆息道：「舒二俠，事情已成過去，毋庸傷心，如今唯一的辦法是儘早找到那個下藥的人來，以慰令嫂靈魂！」

「你們說，我是不是糊塗！我竟然聽不出大嫂已有自盡之意！」舒燕北聲音都哭沙了。「她臨死前尚掛慮我會自盡，苦苦相勸，我竟然……我實在對不起她，我不是人！」說着竟像女人一般，搥胸頓足而哭。

羣豪默默喝着酒，心中都如鉛塊般重。顧雲生問道：「舒二俠的遭遇，咱們十分同情，咳咳，未知你如今查到些蛛絲馬跡沒有？」

康宜靜却問：「舒二俠，尊夫人與令郎令媛仍在崆峒山上？」

舒燕北哭了一陣，又喝了兩杯酒方道

：「大嫂死後，我立即對大哥說，無顏留在山上，希望他照顧我的妻兒。但大哥不答應，他要我在山上調查，待查不出來才再作打算！我查了半個月，實在無顏再呆下去，便留下一封信，表示三年內若能找到下藥的兇手，便再上山，否則便無顏偷生……」

柳擷紅道：「舒二俠下山多久了，令兄有否挽留你？」

「舒某下山已一年零四個月，當時我是半夜下山的，下山之後又故意改名換姓，到名山大川去遊蕩，這是爲了避免遇到朋友，也希望能寄情山水，待心情平復後，好能仔細分析，孰料這年多來，我根本沒法使心情平復，雖在名山大川中，不覺其美，只覺其醜，日日都似生活在暗無天日的地獄中！我知道假如還找不到兇手，莫說三年，就算三個月的時間舒某也捱不住了！」

柳擷紅忙道：「舒二俠，你千萬莫自殺！」

「我既然答應大嫂不自殺，自然不會這樣做！但我實在恐怕自己會受不住內心的痛苦和精神的折磨而發瘋！」

顧雲生道：「舒二俠請莫急，有些兇手十分狡猾，可不是三天兩日便能查得出來的！」

康宜靜道：「趁這神捕跟齊少俠在此，舒二俠何不跟他們商量商量？」

「舒某已把事情眞相說得一清二楚，希望諸位能助舒某脫離苦海！」

齊雲飛道：「在下以前雖然不認識舒二俠，也不知你的爲人，但今日見舒二俠的神態，便跟令嫂一樣，相信你是被人害的！」

舒燕北臉上露出一絲笑容，道：「舒某得諸位體諒，實在感激之至，且讓舒某敬你們一杯！」

羣豪與他敬了一杯之後，顧雲生隨即問道：「舒二俠，你一向與家人及徒弟一齊吃飯？」

「是的，咱們有一座廳子，可以放兩張大桌，平日舒某與妻子及徒弟坐一席，大哥則跟大嫂侄兒及他徒弟坐一席，通常都如此，只有少數例外！」

「什麼事例外？」

「比喻有客人上山探訪，咱們師兄弟自然要陪伴左右，再不是，便是生病或有事下山！」

顧雲山道：「那兩次出事也如此？」

舒燕北想也不想便道：「是的，也是與他們同席吃飯！」

顧雲生眉頭深鎖，道：「這樣說來，兇手可不是在飯菜中下藥了！」

「事實上在下也問過灶堂的弟子，那兩天都沒外人進灶房，而他們都讓我暗中查過，灶堂內及寢室都沒有藥！」

「這個可不能證明下藥的不是他們，因爲那些藥可能極小，很容易收藏，二來也可能用罄了！」

舒燕北苦笑一聲：「如此舒某可再也想不出誰有嫌疑了！」

司空拔山道：「司空某是走南闖北，去過不少地方，知道苗疆有一種放蠱的伎倆，被下蠱之人，平日一切如常，但當被蠱者唸起咒語時，那人便爲其所驅策，做出一些不願意做的事，而事後又一切如常了！」

柳擷紅道：「姪女還以爲這是途聽道說之事。」

司空拔山正色道：「不，某家親眼見過兩宗，如今想起當時的情景，仍覺心中發毛！」

舒燕北說道：「舒某平生從未去過苗疆！」

梅北山道：「這邪術雖在苗疆盛行，但不能說中原便無人能施，更可能是施蠱者遠來中原施虐！」

舒燕北說道：「舒某也未有與苗人來往過，而仇家之中，也沒聽人說過能放蠱的！」

顧雲生道：「顧某懷疑，舒二俠中的是藥，不是蠱！」

康宜靜道：「但舒二俠已說過，一同吃飯的人有好幾個，爲何他們都沒事，偏只他有問題？」

舒燕北緊張地問道：「是極，神捕有以教我？」

「據顧某所知，下藥的方法有十數種，而利用暗器和食物將藥送進體內，是最下等的伎倆，高明者都不屑爲……」

舒燕北又問：「神捕可知有什麼高明的方法？」

「剛才說過那是低等的，中級的是『烟放』、『風放』、『水放』和『火放』，最高明的莫如『物放』，更有一種叫做『苦肉計』的，更令人防不勝防！」

康宜靜問道：「什麼是『苦肉計』呢？」

顧雲生得意地道：「咱們吃公飯的，不但人面要廣，而且什麼新鮮事兒都要知道一點！諸位且聽我道來！所謂『烟放』便是備烟散毒，這並非那種『五更迷魂烟』，而是將藥下在草中，以火燃之，借烟散毒，使聞者中而倒，『風放』便是利用風力風向，藥散在空中，隔遠吹至要下手的人，使之聞後而倒！以此類推，『水放』和『火放』也無須再說了，『物放』便是將藥洒在衣服上，或日用品上，使接觸者遇害，而『苦肉計』則是施毒者先服了藥，這藥有毒藥還有解藥……」

柳擷紅忍不住，問道：「這是什麼意思？」

「姑娘莫急！」顧雲生清一清喉嚨才續道：「施毒者在自己的身上，一般是額上，鼻端，手腕塗上毒藥，他本身另服一種藥，使人望之是病或呈中毒的現象，其要害之人，一般都是熱心腸的，見他病倒，少不免摸其額，探其鼻息，揣其腕脈，於是便中其毒計矣！」

羣豪一聽，臉上都變了顏色，深覺不可思議，若這種人多幾個，豈不天大亂？

舒燕北道：「眞有這種人？」

黃松道長嘆息道：「幸好武林中自『百毒老人』死後，不聞其後，否則吾輩慘矣！」他這樣說，無疑承認有其事！

舒燕北臉色連變，喃喃地道：「如此說來，舒某莫非是中了此等人的毒手？神捕，請問武林中有那些人具此本領的？」

顧雲生道：「武林中有此本領的人不少，不過他們不會輕易示人，而受害者又往往在懵然不知中被其毒斃，因此所知的

人便更少了！」

舒燕北再問：「要學這種工夫，是否要很長的時間？」

「這就不一定，看他們學的是什麼方法伎倆，如『水放』、『烟放』、「風放』等法，並不太難！」

舒燕北道：「想不到直至如今，舒某才抓到一點丁的頭緒！」他又連盡兩杯酒。「齊少俠，你高人雅量，可否讓舒某花費你些時光，助舒某找尋兇手？」

柳擷紅向齊雲飛送去一個眼色，那是讚成的目光，齊雲飛心思玲瓏，怎會不知，他本人也有意助舒燕北脫苦海，不過却道：「在下若碰巧撞及，必爲舒二俠代勞，只怕在下無此機緣有能力矣，舒二俠請另找高明！」他一邊說，一邊伸手過去，在柳擷紅的手掌捏了一下，柳擷紅雖然奇怪，但也沒問。

康宜靜道：「齊少俠，助人爲快樂之本，何不勉力爲之？」

齊雲飛含笑道：「有神捕在此，舒二俠再問個詳細，他對下藥的方法既然知之甚詳，必可指使你一條明路！」

舒燕北道：「眞是一言驚醒夢中人，請問神捕可否指點舒某一下？異日洗脫污名，草木皆春，定當有厚報！」

顧雲生笑道：「顧某也不太清楚，此乃聽人轉述的！不過在下聞說中條山五老峯上有位號稱『毒神仙』的異人，此人也許可以助舒二俠洗刷污名！」

「毒神仙？他什麼樣子的人？五老峯偌大的地方，神捕可知詳細地址？」

羣豪都覺得此事頗爲新鮮，齊轉頭望着顧雲生，顧雲生道：「不是顧某不說，實在我也不太清楚，只知道有錢，便可以向其買到毒藥，並求施毒之法，不過也並非有求必應！」

「要多少錢才買得到？」

「這個顧某也不知道，估計價錢必不菲！」

梅北山道：「此人可是『百毒老人』之後？」

「據說去買藥時，必須全身穿黑袍，以布覆面，只露出一對眼睛，而『毒神仙』也是如此，是以無人見着！」

司空拔山道：「武林中好事之人雖多，怎沒人去扯下他的蒙面巾？」

顧雲生道：「那人一身是毒，常人根本近不得其身前一丈！曾有人不相信，貿貿然闖進禁區，便無聲無息地死了！」

梅北山道：「好厲害的一個毒物！」

「還有，買者須說出買藥的原因，並要爲他解答幾個問題，才可進行交易！」

舒燕北說道：「神捕尚未說到尋他之法！」

「到五老峯最高之處，燒一堆馬糞，然後坐在那裏等待他來，有時候不過兩三盞茶的工夫，他便出現，但也有等三四天，或者，他甚至不出現的，這可要靠運氣了！」

舒燕北道：「莫說是三四天，就算是三四個月，舒某也等得！」

齊雲飛道：「奇怪的是去求他的人，爲何他也要蒙面及穿黑衣？」

顧雲生笑道：「齊兄難道不明白這是一記妙着？一來可以消除求毒者的恐懼心理，因爲通常去買那種藥，用意都不太好，自然不希望讓人知道！二來，也有個標誌，免得有人在山上無意中放火放烟，毒神仙巴巴地出現，令人生疑！」

柳擷紅道：「此人倒聰明得很！」

顧雲生續道：「有人在五老峯遍找其居所，但都找不到！」

柳擷紅道：「只要他們有心找他，只需在見面後，暗暗跟踪，豈不簡單？」

顧雲生笑道：「姑娘既然剛才讚他聰明，爲何現在又當作呆子？他既然周身是毒，臨走之時，不會洒一把毒粉，然後告訴求毒者，須在多久之後才能離開麼？」

柳擷紅粉臉發熱，深覺自己問得幼稚！舒燕北則道：「多謝神捕指點，容後再報！」

「些少之事，舒二俠何須掛齒？」顧雲生側頭問道：「道長先說，還是由晚輩先說？」

黃松道長捋鬚呵呵笑道：「神捕先貧道而至，自然由你先說！」

顧雲生乾咳一聲，說道：「顧某要述之事，關係及朝庭社稷，再請諸位保密是荷！」

梅北山道：「這個自然！」

齊雲飛却道：「既然如此重要，神捕還是緘口爲上！」

顧雲生一愕，道：「你們既然作此保證，而顧某又相信得你們，說說何妨？」

「須防隔牆有耳，是關關係及萬千蒼生也！」齊雲飛道：「況且連神捕也辦不了的事，相信在座諸位，也愛莫能助！」

康宜靜道：「少俠說得甚有道理，我亦讚成神捕緘口！」

顧雲生見別人都不作聲，便打了個哈哈，道：「既然如此，顧某便恭敬不如從命了！嗯，道長，輪到你了！」

黃松道長臉上閃過一絲難言的複雜神色，咳了幾聲，才道：「無量壽佛，貧道已打消請求少俠幫助的意思，因爲說了，少俠也不會爲本派効力！」

羣豪一聽，臉色却是一變，忖道：「這牛鼻子好生奸狡，他聽了咱們的秘密，自己却又不說！」當下梅北山道：「道長說說又何妨，也許齊少俠肯爲貴派効勞也未定！少俠，你說是不是？」

齊雲飛道：「在下十九會推却，因爲自知無此能耐！」

司空拔山道：「也許咱們也可以提供一些意見，就像舒二俠那樣，說了之後，神捕不是提供了不少寶貴的意見？」

黃松道長正感爲難，忽聞「蓬」的一聲巨响，轉頭一望，却原來是舒燕北已經酩酊大醉，如推金山倒玉柱般，跌倒在地上！

黃松道：「哎呀，不知舒二俠跌倒了沒有，快將他扶起來！」

羣豪扶他起來，但舒燕北再也沒法坐穩，嘴上迷迷糊糊地道：「大嫂，大哥，小弟對你們不起……我一定要將那個……」說着又再推倒。

齊雲飛說道：「待在下送他回到客棧去！」

梅北山道：「夜深了，咱們也散了吧，明早再見面！」羣豪都同意，梅北山便呼小二算帳！

齊雲飛道：「咱們先走一步，諸位慢來！」說着扶起舒燕北。

黃松道長忽問道：「不知少俠住在那間客棧？」

齊雲飛略一沉吟，道：「就住在隆泰客棧！」說着與柳擷紅扶舒燕北下樓。

到了街上，柳擷紅見黃松道人等並不跟着來，便悄聲問道：「齊大哥，你爲何不肯助舒二俠調查？他怪可憐的！」

齊雲飛道：「別人的事咱們都推開，若只答應帮助舒二俠，他們會感沒趣！」

「照你說來，你倒是想帮他的？」

齊雲飛四顧無人，輕聲道：「舒二俠必去五老峯，找那毒神仙，咱們悄悄跟着他便是！」

柳擷紅忍不住讚了聲妙，回到隆泰客棧，齊雲飛扶舒燕北進自己的房，柳擷紅則住在隣室，舒燕北一坐在床上，便嘔吐起來，待齊雲飛服伺了他，已是三更時分，他吹熄了燈，寬衣上床休息。

剛闔上眼不久，齊雲飛忽被一陣輕微的脚步聲驚醒，脚步聲來自屋頂，他立即輕輕跳下床，將佩劍抓在手中，以防敵人偷襲！

窗櫺忽被敲响，齊雲飛低聲，道：「誰？」

外面傳來一個蒼老的聲音：「少俠睡着了沒有？是貧道！」

齊雲飛認得是黃松的聲音，心中詫異之至，正在忖測其來意，黃松又道：「貧道進來一下，方便否？」

齊雲飛道：「得道長夤夜光臨，在下榮幸之至，請進！」說着走前要開窗。

不料話音剛落，窗櫺已被震開，黃松如一頭狸貓，由外面跳了進來，隨即又回身將窗子關上，齊雲飛忍不住問道：「道長如此緊張，到底是因何事？」

黃松道長道：「舒二俠可有醒來？」

「他仍在醉鄉之中！」

黃松咳了一聲，道：「剛才在酒樓上，不願就誤別人的時光，所以貧道須將故事講與你聽！」

齊雲飛心中暗道：「這牛鼻子好厲害的心思！」嘴上却道：「道長若願說的，在下也有做聽衆的雅量！」

黃松乾笑一聲：「少俠莫怪，貧道另有苦衷！」

「道長請坐！」

黃松道長坐在椅上，道：「貧道是來求助少俠的……」

齊雲飛道：「道長剛才爲何不說？」

「不是貧道……咳咳，實是此事非同小可，因爲關係到本派的存亡，故不得不小心從事！」

齊雲飛吃了一驚，道：「是誰派來了强敵？」

「非也……咳咳，請少俠輕聲一點！」黃松道長壓低聲音道：「少林的傳位信物是綠玉如意，少俠諒必知道？」他見齊雲飛點頭，便說下去：「而敝派的掌門信物，是張三豐祖師的一柄七星劍……」

齊雲飛心頭一跳，脫口問道：「莫非是此劍出現問題？」

「正是！」黃松道長憂慮地道：「敝派歷代傳言，劍在位在，劍亡位失，如今不見了此劍，怎教敝派不焦慮，是以貧道師兄弟紛紛下山暗查！」

齊雲飛又道：「且慢，假如找不到七星劍，貴派也不會就此灰飛烟滅吧？」

「這個……自然不會，但敝師兄將失去掌門職位！」

齊雲飛截口笑道：「如此便由道長接替，相信貴派依然鼎盛興隆！」

黃松道長臉色一沉，道：「貧道可不是跟你說笑……咳咳，問題是敝派近來出現一些不和的現象，假如敝師兄失劍之事傳將出去，後果實在堪慮！」

「好吧，道長大概也是要在下替貴派尋劍？」

「是的，請少俠念在同爲武林一脈，鼎力相助，敝派上下沒齒難忘！」

「貴派與少林同尊爲武林北斗，在下若力所能及，自然不會袖手旁觀，只是貴派既然找尋不獲，在下又豈有此力量？」

「少俠聰穎過人，不可過謙，貧道深信你有此能力！」

「人貴自知，在下實在毫無把握，假如道長信得過在下的爲人，且先將詳情說一說！」

黃松道長沉吟了一下才道：「這是三個月前的事，有一天早上，敝師兄到練功房靜坐，無意中發現掛在牆上的七星劍劍柄有疑，忍不住抽出來觀看，這才知道該劍已被人用魚目換珠的辦法掉了包！」

「那天有沒有外人上山？」

「問題是敝師兄連那柄劍是何時被人掉包的都不知道！」

齊雲飛又問：「那麼他是如何認出該劍有異？須知劍既然有鞘，可不容易認得出！」

「七星劍是三豐祖師四十歲之前使用的，那時他武功尚未大成，因此與一般武人一樣，須借用利器尅敵！那柄劍是用海底玄鐵所製的，乍看平平無奇，但却鋒利之至，而且不會生銹，而贗品外表雖相似，日久生銹，便露出破綻！」

齊雲飛頷首道：「令師兄由劍柄上的銹斑看出疑點來？」

「不錯！少俠果然聰明！」

「練功房外人可進否？」

「不但外人不能進，就算貧道要進去也要事先徵求過師兄的同意！」黃松道長道：「那座練功房十分隱閉，可稱是一座密室，鑰匙也只敝師兄一人所掌！」

「練功房爲何這般嚴密？」

「說是練功房，實際上也是敝派的重地，因爲有關本派歷代掌門的遺物以及武功秘笈，都放在裏面！」

「原來如此！」齊雲飛恍然大悟：「令師兄是否天天到裏面練功？」

「起初幾乎天天到練功房去看秘笈，但近十年來，則數日才一進，平時都在他自己的寢室中練氣！」黃松道長道：「困難便在此了，那柄七星劍到底是在何處失掉的，也沒法推敲！」

「令師兄可曾失去鑰匙？」

黃松道長嘆了一口氣，「若曾失去鑰匙的，便一早已經會發覺！」

「練功房的門鎖……」

「也一切完好，因此敝派推斷盜竊者是開鎖的大行家！」

「這便好辦了，武林中此道好手，不

外十多人而已，逐一查之，不難查到！」

「唉！問題是敝派乃名門正派，很多辦法不便使用，以免傳出去，影响聲譽，而那十多人又矢口不認，咱們奈之不何！所以才請少俠帮忙。」

齊雲飛道：「貴派既然有不和的現象，說不定是家賊！」

「若是敝派弟子所爲，此刻他們早已迫使敝師讓位！因此十九是外人所爲！」黃松道長忽道：「嗯，貧道記起了，貧道曾聽一位開鎖大行家講，武林中以開鎖著名的人雖不多，但在民間都極多，他們那十多人，起碼八成是學自民間異人的，因此也有可能是由這般人下手的！」

「他們既非武林中人，要那柄劍有何用……咦，道長的意思是認爲有人僱請他們上山開鎖？」

「不錯！不過這人又有一個問題，本派紫霄殿十分森嚴，除非來人武功十分高强，否則絕難進去！因此，這人又可能是位一流高手，而且暗中習了開鎖的各種方法！」

「一流高手？嗯，這一年來有多少，這等人到貴派造訪，如此也有個範圍！」

黃松長嘆道：「一來，去年到敝派的各門派高手，有數十位之多，二來，咱們也不便去問他們，生怕此事傳出去，徒增笑柄！而暗訪又有許多限制和顧忌！」

齊雲飛想了一陣，道：「貴派除了失劍之外，尚有他物不見否？」

「事後敝師兄立即翻查，只失去一本『紫氣神照』的手抄本！」

「這是貴派秘傳的內家氣功？」

「不錯，練成這種內家氣功的人，當他運功時，臉上便呈現紫色之氣，紫氣越盛，功力越深！」黃松道人越說越快。「由于那是本派最高內家心法，因此眞本另藏他處，密室內中書框裏所放的只是手抄本！敝師兄翻查時才發現放該書的地方被人換上一本三字經！」

「此人還頗爲惡作劇！」

「神照還不太重要，但那柄七星劍可是敝派的命根子！」黃松道人道：「少俠，貧道言盡于此，你意下如何？」

齊雲飛沉吟道：「在下雖然好管閑事，但這件掉包案，無頭公案，單憑貧道所說，根本無從下手！」

黃松道人道：「假如少俠肯答應替敝派找尋的，貧道願再提供一些資料和帶少俠到敝派走走！」

「道長指的是那一方面的資料？」

「比如由去年至今春到敝派造訪的高手的名單，開鎖大行家的住址等等！」

齊雲飛道：「此事也許不是發生在去年！」

「因爲去年六月，祖師忌辰，須自示七星劍，那時尚是眞品！」

「那麼這年六月令祖師忌辰，貴派弟子是否已發現出示的七星劍是贗品？」

「幸而無人發現！」黃松苦笑一聲：「此亦拜該劍假冒得十分成功之賜！」

齊雲飛沉吟了一下，道：「有一件事道長可以放心的，此事在下絕不會洩露出去！」

黃松聽他語氣就知道他無意相助，便嘆了一口氣，道：「貧道深感失望……」

齊雲飛忙說道：「不過假如在下適逢其會，有了什麼綫索，必會去貴派通知道長！」

黃松道：「短期之內，貧道也不會上山，會在中原一帶留連……也許你有事便來本城的紫竹觀找慈雲道長，或者到許昌的清風觀找一木道長，他們會知道貧道的去處！夤夜打擾深覺不安，後會有期！少俠勿送，免人見了生疑！」

「如此在下便恭敬不如從命了！」

齊雲飛關好窗子，正要上床，不料房門又被敲响，他心頭一跳，心念電轉，忖道：「莫非是顧雲生？」他悄悄下床，走至門後問道：「可是顧神捕？」

只聽外面有人道：「正是，請齊兄開門！」

齊雲飛將門拉開，便見顧雲生閃了進來，笑道：「齊兄已料定小弟會來？」

齊雲飛微微一笑，他又問：「可是因爲有了黃松道長的經驗？顧某早料到他會來，果然不出所料！」

齊雲飛道：「神捕來此也是要講故事了？」

顧雲生噓了一口氣道：「這件事別人雖聽不得，但我却極望你聽！」

齊雲飛一愣，笑道：「顧兄何如此看得起在下？」

「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你不聽教小弟去那裏找尋知音人？」

齊雲飛暗道：「這人自負得緊！」嘴上却道：「在下實在無法與顧兄相比！」

「齊兄何必客氣？」顧雲生拉了一張椅子坐下。「舒燕北醉了？」

「沉醉不醒，顧兄但說無妨！」

「此事說來，甚爲簡單，三殿下失踪了！」

齊雲飛哈哈一驚，問道：「是在大內失踪的？」

「不是，今年夏天出來玩耍時被人搶走！」

「何人如此大胆？難道當時沒有人保護？」

「有是有，保護三殿下的是一位老臣……咳咳，姑諱其名！」顧雲生說話甚快。「還有兩位大內侍衛，他們是便服出去的，在花市中，人來人往，那老臣本來一直拉着三殿下的手，忽然被人戮住痲穴，三殿下就這樣讓人搶走了！」

「當時那兩位侍衛在何處？」

「侍衛就在旁邊，其中一位也遭人制住了痲穴，顯然來人是位一流高手！另一位侍衛發覺，立即追趕，但一來現場人多，二來那人也許有人接應，眨眼間便失去踪跡！事後聖上調動御林軍在京師中搜查，幾乎掘地三尺，但都找不到三殿下，只知道有人到光記車行買馬車，估計在封城之前，來人已帶三殿下出城……」

齊雲飛道：「如此顧兄大可以到車行查問買車人的面貌！」

「查過了，一來那人面貌無甚特徵，咱們照樣畫了圖，依圖索驥，都找不到要找的人，而且顧某更懷疑那人是戴着人皮面具的！」

「三殿下失踪，對朝庭的關係並不太大……」

「是誰說的，皇上準備要立他爲太子

的！」

「如今已事隔幾個月，可知那人擄刦三殿下的用意麼？」

顧雲生嘆了一口氣，道：「完全不知道，起初咱們以爲他無非要錢而已，但至今仍不見動靜，教人猜測不透！」

齊雲飛也覺奇怪，道：「莫非三殿下因性子固執，已遭殺害！」

「顧某也是如此想，但聖上後來將調查的任務交與小弟，聖意找不到三殿下，也要找到屍首，找不到屍首，也要將那人繩之于法！限令三個月，小弟沒法完成任務，只得求恩准延期三個月！」

齊雲飛道：「以神捕綫眼如此之廣，尚且束手無策，在下又有何辦法？」

顧雲生道：「小弟若有辦法也不會求你！三殿下人雖小，但秉性淳厚而聰明，乃聖上及朝內元老希望所寄……齊兄，你雖不吃公飯，但也希望我中華有位賢明的皇帝吧？此亦百姓之福！」

齊雲飛道：「在下不敢答應你……」

顧雲生道：「這件事非同小可，小弟並不敢奢望齊兄替小弟辦事，不過若你足跡所到，發覺綫索，請即與小弟聯絡！」

「這個在下倒可以辦得到，但不知屆時如何與你聯繫？」

顧雲生自懷中取出一張紙來，上面寫得密密麻麻。「這是小弟在各處的聯絡點，你將消息告訴他們，他們便會用信鴿與小弟聯繫，小弟得到消息將立即趕去！」

「還有，三殿下的年紀和特徵……」

顧雲生又將資料向齊雲飛仔細說了一遍，然後告辭。此刻已是五更天，齊雲飛索性不睡，坐在床上打坐調息。

舒燕北直睡至巳時才醒來，他睜開雙眼便見到齊雲飛，不由一怔，道：「舒某怎會在此？」

「昨夜舒二俠醉倒，在下斗胆扶你來此！」

「多謝……」舒燕北臉上又現出那股令人心碎的沮喪神色，默默下床穿鞋。

齊雲飛道：「在下已爲舒二俠準備了洗臉水！」

舒燕北又謝了一聲，洗了臉便道：「齊少俠，後會有期！」

齊雲飛忙問道：「舒二俠，準備去那裏？」

「回客棧取回包袱及銀子！」

「之後呢？」

「去五老峯找『毒神仙』！」

齊雲飛道：「咱們也想去見識一下，不知舒二俠准否同行？」

舒燕北一愕，隨即喜道：「固所願也，不敢請矣！」

齊雲飛道：「舒二俠先行，咱們在西城外相候！」

舒燕北道：「少俠雅意，舒某感激之至，一切由少俠作主！」

他前脚剛走，柳擷紅便進來了，笑道：「你昨夜客人倒不少！」

齊雲飛也笑道：「原來你沒睡！」

「小妹因舒二俠的事而睡不着，你今早跟他說些什麼？」

「我約他在西城外相候！」

柳擷紅道：「如此咱們收拾一下便上道吧！」

齊雲飛見她不再提昨夜的事，甚感安慰：「她眞是個可人兒！」

× × ×

齊雲飛與柳擷紅牽馬在西城外等候，不久便見舒燕北乘馬而來，三人結伴而行，齊雲飛道：「這一段河面水流較緩，咱們先過河吧！」

舒燕北果然沒有意見，三人便北行。到了黃河岸邊乘舟過河。舒燕北道：「兩位不如在前路等我！」

柳擷紅訝然道：「舒二俠不與咱們同行？」

舒燕北道：「顧神捕謂，見那毒神仙要錢，舒某身上的銀子不多！」

齊雲飛道：「在下跟柳姑娘身上也有銀子，咱們先見他一次再說，若數量不足，屆時再作打算！」

「如此也好！」舒燕北忽然長長一嘆，道：「希望他肯接見咱們！」

柳擷紅安慰他：「舒二俠不須担心，到中條山下，咱們多買些乾糧上山等他就是！」

齊雲飛忽然輕咦一聲：「奇怪，今日路上的乞丐爲何這般多？」

柳擷紅向周圍一望，果見叫化子聯羣結隊而行，有老有幼，有高興的，也有沮喪的，有的背上只有一隻布袋，有的却有五六隻之多！

舒燕北輕聲道：「他們都是丐帮弟子，也許要開什麼會！」他怕被熟人認出，連忙低着頭，到了沒人處，他便跳下馬，抓了一團泥塗在臉上，齊雲飛與柳擷紅都瞭解其心情，也不再問。

這天他們由於急於趕路，錯過宿頭，便在一座樹林裏歇宿，可是不久之後，那些乞丐也紛紛入林，見到拴在樹上的馬匹，便道：「舵主，有人在林內！」

齊雲飛自樹上跳了下來，抱拳道：「諸位若要使用此林商量大事的，在下等可以到別處去！」

一個老丐排衆而出，道：「本帮弟子，路經此處，欲在此歇宿，若閣下認爲咱們髒的，便請便吧！」

齊雲飛一怔，忙說道：「在下絕無此意！」

另一個年青的，側着頭道：「看你白衣白褲，十足是個花花公子，怎不會嫌咱們髒！」

齊雲飛道：「在下並無此念，亦非花花公子！」

一個中年乞丐哈哈大笑。「兄台，你莫謙虛，俺見過你幾次到烟市花巷！」

齊雲飛怒道：「閣下故意出口傷人是何意？」

「你看咱們不順眼，咱們看到你也不自在！」

「你們可是丐帮弟子？」

「不是丐帮弟子，難道是强盜！」

齊雲飛冷笑一聲，道：「素聞丐帮乃忠義之帮，可惜今日一見，却有浪得虛名之感！」

那老丐是丐帮一名分舵主，聞言怒道：「難道咱們有什麼行徑不忠不義的？」

齊雲飛一時間想不到反駁的話，半晌才道：「據在下所知，丐帮弟子可不是無理取鬧之輩！」

那分舵主道：「誰無理取鬧？無理取鬧的是你！」

柳擷紅見齊雲飛與人鬥口，便自樹上跳了下來，道：「雲飛，算啦，咱們到別處去吧！」

剛才那個中年乞丐，笑嘻嘻地道：「原來有佳人在旁，難道這小子要在美人兒面前逞威風，可惜他們找錯了對象！」

柳擷紅粉臉一沉，道：「閣下最好自尊一點！」

那乞丐邪笑一聲：「咱若不自尊，便不叫你美人兒，叫你醜八怪了！」

柳擷紅怒道：「閣下已甚過份，再出口不遜，可莫怪姑娘不客氣！」

那乞丐哈哈大笑，說道：「不客氣又怎地？難道俺客氣一點，你便會看上我不成？」

齊雲飛忍無可忍，雙眉一聳，身子如離弦之箭般射去，手臂一抬，右掌向其臉上摑去，那乞丐反應也快，雖然來不及後退，但仍在間不容髮之際，縮腰側頭閃避過！

齊雲飛冷笑一聲，左掌早已等着他，只聽「啪」的一聲，那乞丐的右頰已着了一掌，只打得他一個踉蹌，半張臉腫得老高！

那分舵主見狀，大喝一聲，十指箕張，向齊雲飛抓去，但齊雲飛急忙閃避，立即抽身後退，分舵主那招落空，立即喝道：「將他們圍住！」

齊雲飛道：「慢！你們意欲何爲？」

「你打了人，難道還想善了！」

另一個喝道：「難道你以爲咱們丐帮是好欺侮的！」

那中年乞丐往地上吐了一口血水，罵道：「俺操你們這對狗男女的奶奶！」

齊雲飛怒道：「單憑你這句話，便值得再送『五百兩銀子』給你！」

柳擷紅道：「咱們可不是怕你們，只是打起來，拳頭無眼，有什麼損傷，傷了大家的和氣！」

那些乞丐又叫罵起來：「先宰了他們那三匹馬，再跟這對狗男女玩玩！」

忽聽樹上有人道：「雷帮主平日是如何教導你們的？」

分舵主抬頭問道：「你是什麼人？」

舒燕北冷哼一聲，道：「就算雷鈞在此，他也不敢用這種口氣跟我談話！先報上名來！」

分舵主聽他的口氣這般大，臉色微微一變，說道：「俺是丐帮襄陽分舵舵主盧七！」

「你們給我滾吧，有事便叫你們帮主找我！」

那個中年乞丐捂着右頰，厲聲道：「閣下口氣大得很，却不敢將姓名見告，算得什麼！」

另一個道：「你拿雷帮主來壓咱們，呸，咱們才不吃這一套！」

「這人躲在上面，分明不是好人！哼，叫雷帮主找他，這豈不是一句廢話！」

舒燕北「颼」的一聲，自樹上跳下來，冷冷地道：「你們連雷帮主也敢不敬，莫非是丐帮的叛徒？」

盧七「呸」了一聲：「誰不知雷帮主已經仙逝！」

舒燕北一怔，道：「眞有其事？」

「這種事還有假的？」

「這是什麼時候發生的事？」

「已經兩個多月了！」

「你們現在要去何處？」

那中年乞丐道：「咱們爲什麼要告訴你！」

舒燕北怒道：「你再如此無禮，某家便也要教訓你！」

那中年乞丐見他雙眼神光烱烱，心頭一寒，不由退了一步，盧七道：「閣下罵了人，打了人便想這樣一走了之？」

舒燕北指着齊雲飛道：「你們可知他是誰麼？」

盧七冷冷地說道：「誰認得這花花公子！」

「雷鈞帮主若在世，對他也不敢有絲毫的不敬！告訴你們他便是新近名震武林的『銀劍白龍』齊雲飛！他在武林中的輩份不比雷帮主低！」

盧七轉頭問道：「齊雲飛這三個字，你們可曾聽過？」

羣丐一齊哄叫道：「咱們不認得這小子！」

舒燕北冷冷地道：「不管你們是不是眞的未聽過，現在都得讓開！」

盧七又轉頭問道：「兄弟們，這位大爺叫咱們讓開，你們讓不讓？」

那些乞丐一齊叫道：「除非他露幾手給咱們瞧瞧！」

齊雲飛知道舒燕北不方便出手，便道：「便由在下出手如何？」

那中年乞丐道：「咱們二十個打一個試試！」

柳擷紅道：「虧你還是丐帮弟子，怎會說出這種話來？」

「有什麼不對！咱們二十個人的財產加起來，還不如他一個呢，這便宜倒讓他佔了！」

齊雲飛哈哈一笑，將身上的銀子全部取了出來，交與柳擷紅，笑道：「如今在下比你們還窮，是不是一個對一個！」

那中年乞丐臉色一變，登時說不出話來，盧七道：「除非你也跟他一樣，將衣服扯破！」

齊雲飛壓住胸中怒火，道：「這個衣服值得多少錢？抵一條命吧，那也只能兩個打我一個而已！」

「不行，你那件衣服光鮮得很，起碼值十條人命！」

齊雲飛忍不住譏笑道：「原來丐帮弟子的生命，這般低賤！」

盧七臉色一紅，老羞成怒地道：「不要跟他們廢話，大龍帶幾個人圍上去！」

那中年乞丐轟應一聲，抽出打狗棒，點了幾個乞丐將齊雲飛團團圍住，齊雲飛抽出劍來，冷冷地間道：「是不是死傷不計？」

大龍呆了一呆，道：「這個咱們可作不得主！」

柳擷紅忍不住道：「雲飛，他們無禮在先，你就算出手稍重，也不為過！」

大龍喝道：「兄弟們上！」他喊得震天價响，但自己却站在最後面！

八月十二的月亮已頗圓大，銀光洒在林中，斑斑駁駁，但這光綫對齊雲飛來說，已甚為足夠，那幾根打狗棒先後遞過來，都被他一一擋開！

大龍又道：「點子厲害，弟兄手緊一點！」

齊雲飛喝道：「你有種的為何不自己過來！」他霍地迫開三個丐帮弟子，標前兩步，一劍向大龍刺去！

大龍提棒胡亂一擋，便立即退後，齊雲飛要想追前，已讓其他乞丐攔住，他怒哼一聲：「你們不知進退，可勿怪我！」左掌一翻，抓住一根打狗棒，用力往懷內一扯，那乞丐敵不住他的氣力，踏前兩步，齊雲飛左腿一踹，把他踢開，差幸讓他同伴接住，否則非要跌個狗吃屎不可！

那幾個丐帮弟子見狀圍得更緊，旁邊的乞帮都在吶喊助威，齊雲飛心想不施殺手，怕無法脫身，是故一邊招擋，一邊找機會。

背後風聲一响，兩根打狗棒自左右掃至，齊雲飛聽出左邊那一根風聲特別响，心頭微微一懍，他反手一劍將兩根打狗棒格住，微轉頭後望，只見右邊那個叫化子，臉上生滿了大小不一的疙瘩，十分恐怖，一眼之間，看不出其年紀，刹那間又有三根打狗棒掃過來，他雙脚倏地一頓，拔空起來！

盧七叫道：「等他下來再打他！」

話音未落，但見齊雲飛左臂輕舒，抓住樹上一根樹枝，借力輕輕一盪，斜飛丈餘，落了地之後，那些乞丐才來得及圍上來！

說時遲，那時快，齊雲飛長劍一抖，泛起幾朶劍花，白光過處，已有兩個乞丐大叫一聲，倒在地上！

大龍一見，臉色大變，叫道：「這小子殺了咱們兄弟，咱們一齊上吧！」

齊雲飛道：「他倆只是被我的劍制住暈穴而已！」

「放屁，為何有血！」

「因為在下以劍刺穴的功力還未爐火純青，所以刺破了表皮！」

那些丐帮弟子那裏肯聽，又嚷着圍上來。

齊雲飛心頭十分煩厭，趁他們尚未佈陣，又再刺倒一人！此刻十人只剩六個，叫化子欺善怕惡，都有點猶疑不前，齊雲飛大喝一聲，連出三劍，再撂倒一人，踢飛一個，那四個乞丐立即散開。

齊雲飛喝道：「還打不打？」

盧七轉頭望了一下，如今尚有三十多個手下，便冷笑一聲：「朋友，你乖乖的便自盡吧，否則逃過了今天，也逃不過明天，誰跟咱們丐帮過不去，誰便沒有好下場！」

舒燕北道：「咱們走吧，別理他！」

盧七說道：「你們還想跑？兄弟們快上！」

舒燕北怒道：「想不到雷鈞一死，他的手下便無法無天，好吧，就讓我看看你們有多大的能耐！」他話音未落，身子已向盧七射去！

盧七將打狗棒舞得風雨不透，舒燕北連發七招，將他迫退五步，柳擷紅與齊雲飛見他出來，也不客氣，抽劍再與丐帮弟子鬥在一起！

大龍忽然退了出去，走至馬匹旁邊，用打狗棒痛擊馬匹的脚關節，那三匹馬骨折之後，悲嘶不已！

齊雲飛長嘯一聲，他心頭之怒火已無法抑制，長劍左劃右挑，只見兩個丐帮弟子抱腕而退！

柳擷紅與他貼背抵抗，兩人都沒了後顧之慮，出劍更無顧忌，那些丐帮人雖多，但平日顯然甚少受合擊的訓練，一哄而上，反而碍手碍脚，被他倆在十多個照面，便傷了四五個！

盧七根本不是舒燕北的敵手，他的幾個親信，立即圍上來助陣，被舒燕北覷得眞切，飛起一脚，踢得一個乞丐，口吐鮮血！

盧七色厲內荏地道：「相好的，你們跟丐帮結下大仇了，自今之後，天涯海角無你們安身之所！」

舒燕北怒道：「你們這些惡丐，不受些教訓，只怕更加囂張，你放心，今日你們都休想離開，殺了你們，沒人知道是誰幹的！」他一口氣說畢，已攻了十七招，只聞「砰」的一聲，一個乞丐被他一拳擊在脅下，肋骨已斷了兩條，倒在地上慘號不已！

就在此刻，忽聞遠處有人高唱蓮花落，盧七大喜立即接唱一段，只聽有人道：「前面林裏的可是本帮的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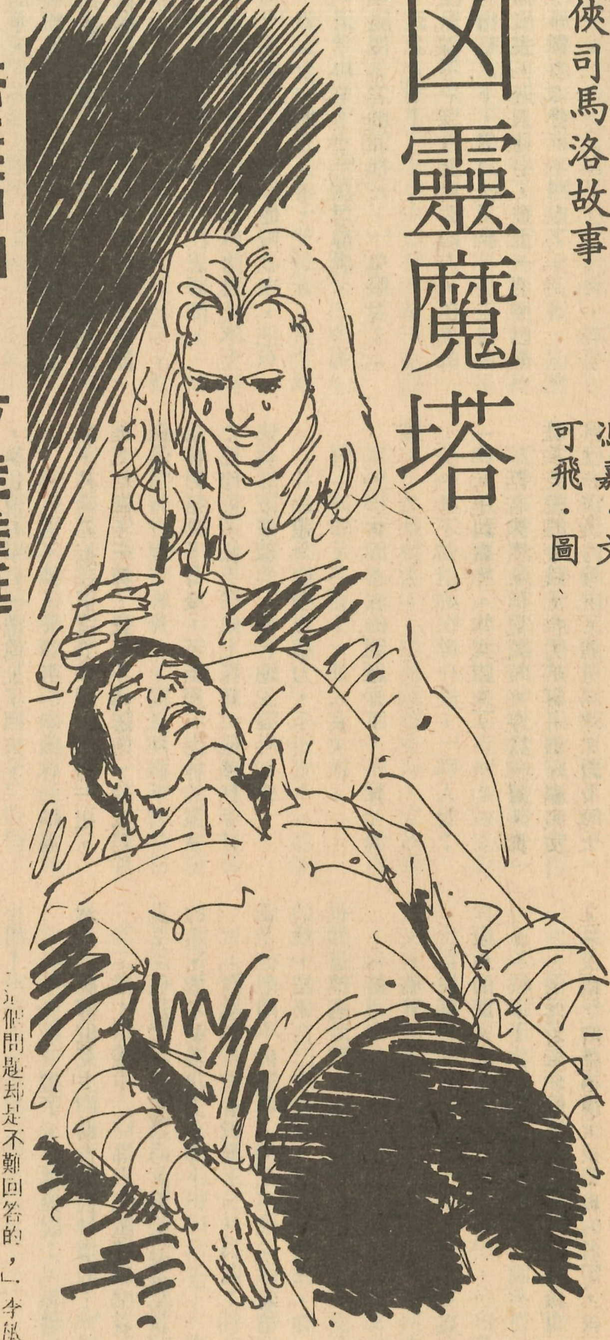
那聲音十分宏亮，顯示言者內功深厚，齊雲飛暗道：「不好，這如何脫身？」

（未完・二）

奇俠司馬洛故事

凶靈魔塔

馮嘉・文　可飛・圖



塔底石油　歹徒垂涎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和約翰牛決鬥的時間到了，施米夫那邊由油田的工人簇擁着約翰牛出場，他的皮袖護腕上鑲了金屬圓粒，藏有機簧發射毒針，必要時向對方發射，這邊由酋長和他的兒子戈拔押陣，簇擁着司馬洛出場，戈拔事前警告不能用暗器，二人開始決鬥，互有輸贏，司馬洛被打暈，看似死了，戈拔以為約翰牛放毒針要檢查他的皮護腕，約翰牛逃走被戈拔當場開鎗格殺，雙方將死的人各自搬走，酋長準備為司馬洛下葬，並向施米夫發出警告，施米夫見除了一個勁敵，心中暗自高興，想將林鈴暗害，却未得手，還設計誘江思靜回來參加葬禮……

江思靜頹喪地點點頭。

司馬洛的葬禮在晚間舉行，這一次的儀式比上一次他們所參觀的更為隆重，那是因為司馬洛是一個酋長所尊敬的人。經過了一番複雜的儀式之後，司馬洛的屍體便給抬進了靈屍塔中，後來，塔底那塊巨石又給推回了原位。

葬禮完成了，江思靜不勝唏噓，看着那座塔，還是感到難捨難離。李敏又拉着他在附近漫步，那些祭司們又繞着塔在燒香禱告。

李敏說：「你說我拍一封電報給你，什麼電報？」

江思靜把一封電報取出來給她看：「就是這個。」

李敏皺眉：「但是我沒有拍過這個電報呀！」

「這上面是寫着你的名字的。」江思靜說。

「這並不就表示這電報是我拍出去的，」李敏說：「拍電報用不着簽名，祇要你肯付錢就行了！」

「那麼這是冒充的了？」江思靜說。

「應該是的，」李敏說：「這件事情，林鈴亦不知道，難道司馬洛自己拍電報給你嗎？」

「是誰會這樣做呢？」江思靜表示莫名其妙。

「這個問題却是不難回答的，」李敏說：「除了施米夫之外還有別人嗎？」

「為什麼他要這樣做呢？」江思靜已緊皺着眉頭說道：「施米夫是不想我回來的。他拍這個電報，不是等於叫我再回來嗎？」

「我看，這又不像是一個生事的藉口，」李敏說：「目前的跡象顯示施米夫是正在極力避免生事。假如他是要找麻煩的話，目前的形勢亦是對他很不利。不過，他這樣做，必然是有詭計在其中的，我看你還是不要在這裏逗留太久了。他把你弄回來，一定是一個詭計，你離開了，他的詭計就無法得售了。」

「我——我不想走！」江思靜黯然地說。

「人已經下葬了，」李敏說：「你還留在這裏幹什麼？我明白你的感覺，但現在是以大局為重，就是司馬洛在這裏，他還也是勸你不要留下來的。」

「好吧，」江思靜無可奈何，祇好答應：「我不過是在想，妳在這裏祇有一個人，似乎太過勢孤力薄了。」

「以你的本領，」李敏說：「你就是留下來，亦是帮不了什麼忙的，反而要我分心保護你，這對事情更加不會有帮助了，我看，你現在馬上就走更好！」

「好吧！」江思靜無可奈何，祇好給李敏推回他開來的那部直升機那裏，然後他就駕着直升機飛走了。

李敏則在那裏走來走去，獨自一人散着步，仍在尋思着，奇怪施米夫正在進行的乃是一個什麼詭計。

這天晚上事情發生得很多。

當江思靜的直升機飛回他在距離這個地方不遠處租下來的那座住宅的時候，已經有一個人在等着他了。

江思靜要回到城市中去，也是只得在這座住宅停一停的，因爲直升機是停放在這裏。而且，他的直升飛機是飛不了這麼遠的路，不能够一下子就把他送回城市那邊去的。

這個正在罵着他的人就是鬼眼。

他進入屋子，鬼眼就坐在沙發上，拿着一把手槍指着他。

「你——」江思靜冷冷地看着他，「是施米夫叫你來殺我的？」

「假如是，」鬼眼說：「你已經死掉了，還有機會問我這個問題嗎？」

「那麼你是誰？」江思靜問：「誰叫你來的？」

「猜得不錯而問得錯了！」鬼眼說道：「我並沒有否認，是施米夫先生叫我來的，我祇是說，他不是叫我來殺死你的罷了！」

「那麼你來幹什麼？」江思靜問。

「施米夫先生認爲你目前的處境不大安全，」鬼眼說：「所以他叫我來，把你帶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去！」

「這是綁票了！」江思靜說。

「隨便你怎麼說都好，」鬼眼說：「總之，跟我走吧！」

江思靜不是那種會用武的人，在鬼眼的槍的指嚇之下，他無法反抗。於是鬼眼把他押出去，進入林中，登上一部早巳準備好在那裏的吉普車，開走了。

× × ×

另一方面，在城市之中，林鈴仍在繼續她的追查工作，她不回來帮助李敏，那是因爲她必須查出這件事情的幕後，查出施米夫是正在進行一個怎樣的詭計，對施米夫知道得多一些，對事情是絕對有帮助的。

她正在黑暗中蛇行着，挨着陰影，到了一間小屋子的前門，用肩在門上一撞，門就開了，裏面一個形容猥瑣的人正在據案飲酒，一見她進來就馬上伸手到腰間拔出一把刀子。

但是巳經太遲了，林鈴的動作太快，而且，那把刀子對付林鈴，並不是一件如何有效的武器，林鈴一跳到了他的面前，腿一彈，就把刀子踢得飛走了。

那人連忙轉身逃走，林鈴又迅速追上，執住他的手臂，把他扯了回來。

那人逃不掉，便順勢一拳向林鈴撞過來，林鈴亦接住了這隻拳頭，順勢一扭，那人的身子一轉，發覺不知怎的，他又巳經是用背脊對着林鈴了，而且兩條手臂都給林鈴扭到了背後，不能用。而林鈴還極力把他這兩條手臂向上提起，他感到手臂快要斷下來似的，痛苦地尖聲叫起來。

林鈴還是繼續施壓力。

「不……不要！」那人哀求道。

「那你回答我的問題好了！」林鈴說道。

「我不知道妳在幹什麼，」那人說：「我又不認識妳，妳找錯人了！」

那人當然是在說謊的。作爲一個外表溫柔美麗的女孩子，就是有這個好處，當自己一出現的時候，就可以試出對手的反應。

當林鈴一出現的時候，那人的第一反應就是逃走，這就是一個破綻，因爲他是一個男人，一個男人見到這樣一個溫柔美麗的女郎，不應該有驚懼的反應，也是要打過了之後才知道是打不贏的，除非他早巳知道這個女人是誰，亦知道這個女人是多麼厲害，自己是不會打贏的。

林鈴說：「你認得我，所以別浪費時間了，告訴我，我是誰？要不要我先替你把一條手臂脫下來？」

那人果然感到肩膊痛得特別厲害，似乎那邊的一條手臂隨時要斷下來似的，他又哀鳴道：「不要！我講！我講！我……我不認得你，我沒有見過你，不過我聽過你的名字了！我知道妳就是……林鈴……小姐！」

「這樣好一點了，」林鈴說：「你當然是從你那位死去的朋友那裏知道的！」

「是——是——」那人又繼續哀鳴着說：「他是對我提起過的，但是這不關我的事，妳不要殺我！求妳！」

「我也不是有意殺他，」林鈴說：「祇是他想用車撞死我，撞我不成又拿着槍追我，結果自己跌死了，看他死的法，你也知道經過的情形是如何的。」

「妳——妳現在究竟想怎樣呢？」那人又哀鳴着問道。

「我就是想你招供！」林鈴說：「爲什麼你的朋友要殺我？」

「我——我不知道呀！」那人說。

「他死了是你的運氣不好，」林鈴說：「我從他的記事簿上找到你的名字，我沒有機會問他的問題就要來問你，而你也要負責回答我了！」

「我不知道那許多！」那人說。

「試一試吧，」林鈴說：「江老先生是與一位朋友到南美洲去，江老先生死了，這位朋友回來了，似乎得到了一筆錢，也許是做了一件見不得光的事情而得到的酬勞。他醉酒之後死去了，有一位醫生來看過了之後簽發了死亡證，他的屍體巳經給火葬，究竟是怎麼死法的，不易驗出來了，不過我現在查出了這簽發死亡證的醫生根本是冒牌的，並不存在，那就是說他一定不是如醫生的死亡證上所說的那樣，是醉後血管爆裂，中風而死的。那是怎麼死的呢？他死時，有你那位企圖撞我的朋友在場，而那個所謂醫生亦是他找回來的，假如我沒有猜錯，是這位所謂醫生在他醉後把他殺掉滅口的，我猜得對嗎？」

「這件事跟我沒有什麼關係，」那人說：「祇是因爲是我的朋友幹的，我就有罪嗎？」

「假如你能够證明你是淸白無辜，而且帶我找到這個冒充的醫生，」林鈴說道：「那我不但可以放過你，而且有一筆奬金！」

「多少？」那人問。

林鈴放了他的一隻手，而把一疊鈔票遞到他的臉前。那人眼睛一亮，說：「我們何不坐下來，好好地談談呢？」

對於有些人，金錢的魔力眞是非常之大的。

× × ×

另一方面，在那樹林之中，正在散步

思索中的李敏忽然醒了過來似的，停了下來。一陣奇妙的預感使她汗毛直豎，她醒起她是離開珍美太久了，而且珍美目前的精神狀態，是不適宜太長時間沒有人伴着她的身邊的。

於是李敏馬上急步向珍美的屋子跑回去。

果然，李敏所恐懼的事情是正在發生了。珍美找到一把手槍，哭泣着，慢慢地把槍擧起來，對着自己的額。

李敏好像一隻炮彈似的從窗口飛了進來，一手執着珍美的手肘，猛的一扯，槍嘴離開了珍美的額，槍砰的一聲響了，槍彈射進了屋頂。

李敏把珍美的手一扭，槍便脫了出來，落在李敏的手中。

珍美哭着極力掙扎，叫道：「讓我死！讓我死！」

「妳別這樣傻！」李敏把她擁抱着。

「把槍還我！」珍美發狂了似的叫道：「還我！」

幸而珍美不是一個孔武有力的人，而李敏則相反地是有着很強大的氣力的，所以她能够無困難地控制着珍美。

接着，戈拔也趕到了，他是聽到了槍聲而趕來的，他担心地問道：「發生了什麼？」

戈拔出現，珍美反而軟了下來了，她極力保持着鎭靜，說道：「沒有發生什麼，祇是不小心，槍走了火罷了。」

戈拔却不是一個那麼笨的人，他一看就巳猜到是怎麼回事了。他看着李敏。

李敏向他打了一個眼色，說：「這裏的事情，我們自己是能够解決的了。」

戈拔也留意地點點頭，也許他亦明白這件事情，還是女人與女人之間談談好一些，他身爲男人，反而是不方便參加意見的。

於是他說：「槍械這種東西，安放和處理都是必須很小心的，稍一不愼，就會闖下大禍了！」

「我們都明白的，」李敏說：「我相信這種事情是不會再發生了。」

戈拔走了之後，李敏沒好氣地看着那軟軟地倒在床上的珍美，說道：「爲什麼要幹這種傻事呢？幸而我及時回來，現在，你沒有死去，妳就覺得這是一種很傻氣的行爲了，對不對？妳後悔了？」

通常企圖自殺的人的心理都是如此的，一時衝動，事情做了出來，便又後悔了，慶幸自己並沒有成功，而自己並沒有死去。但是珍美却不是這樣。她搖搖頭說：「我並不後悔，我還是會這樣做的！」

「老天！」李敏說：「妳怎可以這樣？假如司馬洛知道了——」

「我到了他的身邊，他不是可以自己告訴我了嗎？」珍美說：「當我死了之後，我的屍體是也會葬進靈屍塔內的，那時，我就是在他的身邊了，這不是最好的安排嗎？」

「這個——這個——」李敏也給她弄得爲之氣結，不知道說什麼好。

「我總之是一定要這樣做的了，」珍美說：「你是制止不了我的，難道妳日夜看守着我嗎？」

李敏張大着嘴巴看着她。她與珍美認識的日子雖然不算長，但是一直都是在一起，而且是正在帮助珍美渡過一個危機，正是所謂患難見眞情，她對珍美的性格，也是相當了解的，她知道這事情，珍美是說得出做得到的。

事實上，假如剛才她不是及時趕回來，珍美就巳經做了出來了，珍美做過了之後仍並無悔意，那麼，她的確是極可能再做一次的。

李敏不由得在心裏暗對司馬洛咒罵起來，司馬洛這個人，風流是一件事，對珍美這樣，却簡直是近乎利用和欺騙了，他怎麼可以這樣？在司馬洛死了之後這段時間之內，珍美內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珍美說：「我是一個不祥的人，我碰到的事，都是沒有好的結果的，所以我覺得，我的人生也應該到此爲止了。」

「既然如此，」李敏說：「我就祇好告訴妳了。司馬洛講過，在必要的時候就要把眞相告訴妳的！司馬洛根本沒有死，他祇是假死！他在塔裏會醒過來的。」

「什麼？」珍美呆呆地看着她。

「司馬洛回到城市時就是帶回來了一種藥，」李敏說：「服下了之後心脈就會停頓下來，好像死去了似的，約翰牛實在沒有殺死他。」

「妳——妳在騙我！」珍美說：「爲什麼他要這樣做？」

「因爲祇有這個辦法，他才能够進入靈屍塔！」李敏說。

「爲什麼他要進去？」珍美問。

李敏祇好也告訴她。

× × ×

大約差不多時候，司馬洛果然也在塔內醒過來了。

他首先注意到的就是幾雙在黑暗中發光的眼睛，以及聽到「啐啐」的聲音。

那是幾鼠巨大的老隻，正在向他小心地爬過來。

司馬洛大爲恐怖，他注意到他身邊的其他的屍體都巳經沒有了眼睛，是給老鼠吃去了的，這些屍體全身都塗上了藥油，老鼠不能吃，但是眼睛却沒有，就成爲老鼠的食物，而他的眼睛就是最新鮮的食物，現在，這些巨大的老鼠就是要來吃他的眼睛，而他却是還被縛着，未能掙脫的！

一隻大老鼠忽然一跳跳到了司馬洛的胸膛上，就要向司馬洛的眼睛咬噬。

司馬洛大叫：「呀——」

這却不是恐懼的叫，而是恐嚇的叫他的手脚都無法動彈，不能够把那些老鼠趕走，他便祇好用聲音把牠們嚇走了。果然，那隻大老鼠大吃一驚，又連忙跳開，與其他的老鼠一起縮進了旁邊的黑暗中，窺伺着他。

這個地方並不是完全黑色，而是有着詭異的光綫的。光綫的來源就是塔頂的那個開口，外面的天上有月亮，月亮的光斜斜照進來，反射又反射，就使這個地方仍然略可見物。

假如這是一個無月之夜的話，這裏面就會是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的了。

這塔裏面原來並不是中空的，塔內有一座山似的石頭及泥土結集成的土堆，比塔身略小，而形狀與塔大同小異，亦是上大下方，而屍體就是沿着這塔內之塔的邊

沿上開鑿的一條成爲螺旋形的通路，蜿蜒着伸到塔頂上去，這條路有些地方與塔的外壳連接，有些地方則不連接，因此就形成了許多空洞及岩穴。

司馬洛奇怪這些老鼠在這裏面幹什麼。屍體牠們又吃不掉，祇是間中吃到一雙眼睛，那是不足以支持牠們活命的。

而外面村中及樹林中可吃的東西多着，不過，也許這祇是牠們的一個藏身之所吧，牠們肚子餓就出外覓食，吃飽了就回這裏來藏身和繁殖，這裏雖然是人類死後葬身的地方，却無可否認亦是牠們最佳的生存之地，因爲這裏沒有天然的敵人。

別的生物不易進來，而牠們老鼠則最擅長鑽洞，要鑽進來是並不困難的。有人葬進來，眼睛就是美食。

司馬洛同時亦嗅到一陣奇異的氣味。並不是那些屍體腐壞的氣味，亦不是那些因爲製屍的草藥的氣味，而是一種——一種礦物或者化學物品的氣味。

也許這也正是爲什麼屍體放在這裏面能够不腐化了，這裏面有些天然的化學成份能够殺菌，這種情形，也往往就是製造出迷信觀念來的主要原因，土人們不懂科學，就認爲這個地方是靈異的了。

那些老鼠又開始接近過來了，司馬洛一面極力掙扎，他雖然知道他並無困難，一定可以掙脫那些綑綁的（由於這些綑綁本來就不是爲了把人困住而設），但是他却担心不够時間，有時事情眞是人算不如天算，假如他就這樣給那些老鼠們噬去了眼睛，那就實在寃枉了！

他祇好也做出飢餓的樣子，一面伸出舌頭來舐着嘴唇，好像他也視那些老鼠們爲美味，很希望牠們能到他的身邊來，以便給他吃掉。

一時之間，那些老鼠們果然給牠嚇着了，又不敢近前。

但是老鼠却是聰明而狡猾的東西，牠們很快就看透了司馬洛此舉不過是虛張聲勢，假如司馬洛是眞愛吃牠們的，爲什麼又不撲過來呢？

於是，牠們便試探地一步一步逼近。司馬洛大叫，牠們停一停。司馬洛的叫聲證實是不足懼了，牠們便又繼續前進。

司馬洛一面掙扎着，一面破口大罵起來，老鼠是他最痛恨的動物之一，而現在他尤其更痛恨了。

那些老鼠終於斷定了司馬洛沒有抵抗能力的，便成羣開始湧過來。

就在這個時候，忽然傳來一聲慘厲的尖叫。這一聲叫却使那些老鼠像遇到了尅星似的，四散奔逃，一轉眼間就逃得無影無踪了。

這一聲尖叫，同時亦把司馬洛嚇得三魂失去七魄，幾乎眞的死去了，因爲他看見了發出尖叫的那個「人」。

這應該是一個男人，因爲有鬚，不過頭髮則是比女人還要長的，而身上穿着的衣服破破爛爛的，而身上的皮膚一片片的脫落，有些地方還是潰爛了，流着血。「他」一隻手巳經執住了一隻老鼠。

司馬洛雖然是一向都不相信鬼神之說，但是這一趟却是難免給嚇得魂飛天外了，這裏是一座墓塲，應該不可能有人在的。但是，假如這不是一個人，那又是什麼呢？

那人的眼睛是深陷的，眼珠並無光澤，他在凝視着司馬洛的時候，司馬洛覺得他似乎是沒有眼睛的。

「呀！」那人說：「一個活着的人！一個活着的屍體！」他是用英語說，而他的英語有着濃厚的蘇格蘭口音，不論這人是從何而來的，總之他是一個蘇格蘭人。

「我——呃——」司馬洛也用英語說：「究竟發生了什麼？爲什麼我會在這裏的？」

司馬洛因爲不能够肯定這是怎麼一回事，亦不能肯定這個是什麼人，所以他祇好講得含糊一些了，必要時，他可以說他其實並沒有死去，別人誤以爲他是死去了而把他埋葬在這裏罷了，他自己又沒有說自己是死掉了，他大可以不負這個責任。

那人哈哈大笑起來，舉起兩隻長了又尖又長的指甲的手，叫道：「你，你巳經死了！你是給葬在這裏的！」

「我——我沒有死！」司馬洛說：「我看這大概是一個誤會。但是，你又是誰呢？」

「我，我巳經死了！」那人又哈哈地笑起來，「我是在天堂與地獄之間，我不能够升上天堂，亦不能降到地獄去，我現在是在一個人間地獄裏！」

「喂，朋友，」司馬洛由衷地說：「你何不帮帮忙，把我解開；讓我們談一談吧！」

那人對這個提議並沒有作答，亦不感興趣。事實上，他忽然之間又對司馬洛完全失去了興趣了。他一轉身便走開了，不再理會司馬洛。

司馬洛看見他鑽進了一個岩洞裏，動手剝吃那隻老鼠，看來這人在這裏就是靠捕吃老鼠爲活的，怪不得他的叫聲一響，那些老鼠就要忙不迭地逃走了，司馬洛小心地掙扎着，決定先行脫身之後再跟這人講話，因爲看這人的樣子，不論他是爲什麼原因而在這裏的，總之神經都是不大正常的了。

那些束縛司馬洛的東西巳經給掙得鬆了一部份，現在再來一番掙扎，便從司馬洛的身上脫了下來。

司馬洛第一件事就是悄悄打開身邊縛着的一隻箱子，這隻箱子是陪葬之物，是李敏爲他準備的，一個人死了，他平時心愛的東西放在一隻箱子裏，給一起送進墳墓中，這是一件合乎人情道理的事情，酋長自然並沒有拒絕。

這隻箱子裏，實則並不是放着司馬洛心愛的東西那麼簡單，而是放着一些司馬洛進來了之後用得着的用具，而這其中包括一把手槍。他悄悄把手槍取出，塞到腰間的衣服下面，然後站了起身，向那人走過去。

那人巳經把隻老鼠吃完了。

他抬頭看着司馬洛，司馬洛再走了兩步，他就跳起身說：「不！不要過來！」

「朋友，」司馬洛說：「我不過是想跟你談談罷了。」

「你！」那人一面退却着，一面說：「你是進來偵察我的！你是進來殺我的！我——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你却來掠奪我的財產。」

「不是這樣的，」司馬洛說：「我祇是想跟你談談。」

「你是一個窮人，」那人說：「你不配跟我談。」

「我知道我是一個窮人，」司馬洛說：「我沒有錢，也沒有能力，我想離開這裏，祇有你這樣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才可以帮我！你得救我！我想離開這裏！」他很小心說話，因爲他知道這個神秘的人的確是半瘋狂的，因而小心說話，而與瘋狂的人講話就必須很小心，必須要有高度的技巧。

「離開這裏？」那人嚴肅地搖搖頭：「沒有人能够離開這裏的！」

「我猜這裏就是靈屍塔的內部吧？」司馬洛問。

「對了，」那人說：「這裏就是，這裏是一個死人的國度！」

「這是一個錯誤，」司馬洛說：「他以爲我是死了，把我葬進來，其實我沒有死，我現在明白了！」

他知道他首先得與這個人爲友，至於如何能把江思靜先父的屍體運出去，那則是以後的事情了。

那人的心是瞬息萬變的，剛剛還是嚴肅，現在又哈哈大笑起來了。他說：「出去？沒有人能够出去的！你出去，他們就把你殺掉，再送進來！」

「我看未必會如此吧。」司馬洛說。

那人聳聳肩：「你不相信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的話，那就算了，我不想再跟你談話。」

司馬洛上前兩步，他就退後兩步，司馬洛快步上前，他又退得更快，距離更遠了。司馬洛祇好停下來。

他又對那人說：「你究竟是誰呢？你怎會在這裏的？」

「我就是在這裏！」那人說。

「難道你不出去嗎？」司馬洛說：「我們合作，也許我們是可以出去的！」

「你？」那人忽然懷疑地看着司馬洛，「我現在明白，你果然是進來偵察我的，你是殺手，是他派你進來殺我的！」

司馬洛心裏一陣納罕，問道：「你說的這個他，究竟是誰呢？」

「哈！」那人又冷笑起來：「還用得着講明嗎？你知道，我也知道。」

「我看你是有點誤會了，」司馬洛說：「我是說，你們有錢的人，往往不瞭解我們窮人的苦處！」

「我了解你，」那人又嚴肅地說：「你以爲我是一個傻瓜嗎？我既然成爲了世上富有的人，那我自然就是變成了一個聰明人了。」

司馬洛爲之氣結，一個神經有問題的人，腦筋的走動難以預料，要順他之意而講話，可也並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他說：「我的確有很多問題要請敎你的！」

「我知道你要幹什麼，」那人說：「但是我要告訴你的最重要一件事：你上當了！你進得這裏來，你就是出不去，你以爲他會讓你出去嗎？殺手！你上當了！這一次，你是把自己殺掉了！」

「唔，」司馬洛祇好又附和道：「看來的確是上當了，但是，以你的聰明，你可以救救我嗎？」

「看！」那人說：「你現在承認你是來殺我的了！對着一個聰明的人，你就是不容易說謊，我一試就試出來了！」

「呃——我——」司馬洛吶吶着，一時也爲之語塞，不知道應該繼續承認好抑或是否認好。

「你是天下最笨的人！」那人說：「你眞以爲進了這裏，就能够出去？」

「我猜是難一點了，」司馬洛說道：「不過，聰明如你，你又是不是能够出去呢？」

「我用不着出去，」那人說：「我在這裏有一切，我活得那麼好，我爲什麼要出去？外面的世界是那麼醜惡！」

「我——呃——我却是什麼都沒有的，」司馬洛說：「所以我非出去不可！你能帮我嗎？你能救我嗎？」

「呀，」那人說：「這就是一個微妙的問題了！假如你能出去，你就會殺我了，因爲這是你的任務！你自知出不去時，自然就不想實行這個任務，但是假如我指導了你出去的方法，那你就必須殺死我！不然的話，你怎麼向他交代？所以我不能救你，而事實上亦根本沒有可能出去！」

「我看你所講的這個他就是施米夫那個混蛋了？」司馬洛問道。

「呀！」那人又格格地笑着說：「你看，現在你也承認了！」

「朋友！」司馬洛也沉不住氣，叫道：「我不是施米夫派來的！我也不是要殺你！我給送進這裏來有一個很大的苦衷，讓我們好好地談一談吧，我告訴你一些秘密。」

「哼，笨人！」那人說：「你想引誘我接近你？你以爲我猜不到嗎？但是，我是不會上當的！」

「好吧，」司馬洛說：「我不接近你，你不要再走，隔遠也是可以講的。」

「我不要和你談！」那人說。

「談談又有什麼關係？」司馬洛說：「你又不會有損失的！」

「你眞是有誠意的嗎？」那人問。

「是的，」司馬洛說：「我是有誠意的！」

「你願意表明你的誠意嗎？」那人又問。

「你要我怎樣證明呢？」司馬洛問。

「很容易，」那人又怪笑起來，「你把你的槍支交給我就行了。」

司馬洛吃了一驚：「什麼槍？」

「你身上有一把槍，」那人說：「別以爲我看不出來！我也是一個高手，假如一個人的身上是懷着一把槍的，我一眼就可以看出來了！」

「呃——」司馬洛知道他不能否認這一點，而他亦很後悔他把槍拿出來帶在身上了，不過要他把槍交到一個狂人的手中，那是無論如何不行的，因此他嚴加拒絕，說：「不行！」

「你看，」那人說：「你還是在使用詭計，這算是什麼誠意？」

「你聽我講！」司馬洛說。

「有甚麼好聽的？」

「假如我是要殺你的，我早巳開槍了，你以爲我射不中你嗎？」

「你一下打死我又不行的，」那人說

：「你還要向我問一些話，假如把我打死了，我就不能回答你的問題，你的任務就不能完成了！」

司馬洛眞是給他氣得七孔生烟。在那人的哈哈笑聲中，他說：「這樣好了，我把槍給你，但是我把槍彈都除下來，這樣，我拿着槍彈而沒有槍，是沒有用處的，而你拿着槍而沒有槍彈，也是沒有用處的，這樣公平了吧？」

「不行！」那人還是說。

「你究竟想怎樣呢？」司馬洛沒好氣地，叫道：「我不想殺你，難道你要殺我嗎？」

「你有誠意的話，」那人說：「你就把槍連同槍彈丟過來，我不信任施米夫派來的走狗！」

司馬洛亦是並不信任他，那人要他把槍連同槍彈也交出，就祇有一個作用，那就是把司馬洛殺死，司馬洛是不能够依他這一點的。

司馬洛說：「你不同意就算了！」

「哼！你還是想殺我！」那人叫道。這一次他一面叫，聲音一面遠去，司馬洛知道他要走了。

司馬洛叫道：「唏！等一等！等一等我！」

那人沒有應，祇有司馬洛的叫聲在迴響着。

「喂！」司馬洛一面沿着那些岩洞鑽來鑽去，一面找尋着：「朋友！出來，讓我們好好地談！」

那人却沒有應。這使司馬洛很頭痛。這個人爲甚麼在這裏，他已經開始有一個概念了，他相信必然是與施米夫有關的。而這個人在這裏必定已有不少日子，對於這裏面的洞內的形勢一定很熟悉，司馬洛却是初到貴境，玩這個捉迷藏的遊戲，是一定贏不了那人的。

司馬洛想了一想，覺得不妙，便回頭走到自己安放的地方，拿回了那隻箱子，因爲這箱子是十分重要的，給那人偸去了就不妙了。

他可以看到，在他的位置旁邊不遠的就是江思靜的父親的屍體，還是完好的，祇是眼睛沒有了，他暫時沒有去碰這具屍體。

雖然他進這裏來的目的就是把這屍體運出去，但是，他却必須先解決他與這個神秘怪人的關係，否則，這個人是可能給他很大的障碍的，而且，時機也還未成熟，他有的是時間。

於是他提着箱子，一面向上走，一面叫喊着：「喂！朋友！出來呀，我們談談，這對你是有好處的！」

但是那人就是不睬他。

司馬洛沿着那螺旋形的斜路，經過那些排列着的屍體，漸漸接近塔頂，一路上，他都覺得這裏面的氣味很難聞，的確是有某種化學物品從泥土中發散出來，瀰漫各處，所以那些屍體才不會腐爛的，也許這裏實在是一座睡火山之類嗎？

他終於到了塔頂，這裏，氣味是更加强烈了，司馬洛可以看到，氣味就是從塔頂那個洞裏升出來的，這就是那個無底洞，移到塔頂的屍體，就會給投進這個洞裏，以便繼後而來的屍體有空位放置。

他也可以從這裏的開口望出去，望向塔下，看見那些祭司們此時又正在列着隊，燒着香，一面禱告着一面繞塔而行，他們是善意的，他們是在希望塔內的死者得到安息，却不知道原來塔內是有活人在着，而且正在有一個如此詭詐的計劃在進行着。

司馬洛對他們感到很抱歉，因爲他是冒犯了他們的宗教信仰了，不過，這件事情他却是非做不可的，而且他亦是有他的充份理由。

他再走到那個洞的面前看看。

那個洞當然是有底的，不過一定很深，起碼深到塔底，就已經是够深了，因爲這塔總有一般普通的樓宇二十層那麼高，而且，這個底也一定不止是在塔底而已，一定比塔底更深，說不定眞是一個睡火山口……

忽然，一陣奇異的預感使司馬洛全身的汗毛直豎，他就連忙向旁邊一撲，伏在地上，果然是那個怪人不知道從甚麼地方跳出來了，兩手伸在前面，尖叫着要乘司馬洛下望的時候把他一推推下去，現在司馬洛這樣一閃，他便推了一個空，而自己仆進了那個洞中。

司馬洛趕忙一手向他抓去，但是祇抓到了他的一塊衣服，而這塊衣服的布料是早已霉腐得很的了，一扯就撕了下來，救不了那人，那人就一直尖叫着跌了下去。

司馬洛聽不到這人跌到底的聲音，祇是一直聽到他尖叫，直至已經太遠了，叫聲傳不上來，而叫聲的迴響漸漸散去。

司馬洛一額是汗呆在那裏，這個洞果然是非常之深，簡直是無底洞似的！

而這個神秘的人，還沒有機會講清楚，就已經死去了，看來這人實在亦不是好人，雖然說，他是一個狂人，但一個人即使是神經失常，仍是有若干本性存在的，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這個人非但不肯信任司馬洛，而且還要動殺機，要把司馬洛殺掉，殺人者死，這也是一個合理的下場的。

不過，這件事情却也增加了司馬洛的担心，這個人明顯地是與施米夫有關的，而他自己亦承認了，但是，爲甚麼這個人會存在於這個地方呢？

爲甚麼他認爲司馬洛是施米夫派來殺死他的呢？

這些都是很微妙的問題，施米夫一定是有一個陰謀存在着，而這個陰謀，現在一定是仍然在繼續着的，那是怎樣的一個陰謀呢？

司馬洛離開了那個洞，小心地在塔內觀察起來，找尋這個人留下來的東西，以便求證一下，看看這個人到底是爲甚麼會在這裏，以及是甚麼人。

他帶來的那隻箱子裏是有一隻電筒的，在這個黑暗的地方，一隻電筒是必備的東西了，他就開亮了這隻電筒，向周圍照射着，一面，另一隻手中則是握着那把手槍，他是不敢大意的，因爲既然有這樣一個怪人跑了出來，難保不會再有另一個。

他並沒有發現另一個，却在一個岩洞裏找到一件肯定不是屬於這裏的土人的東西，那就是一副小型無綫電通話器。

已經失效了，很舊，而且破了。

失效是必然的了，因爲假如這無綫電是屬於那個怪人的話，看那怪人的樣子就知道，他在這裏的日子是已經不短了，這個地方是沒有電力供應的，無綫電通話器必須仰仗電池的電力，而電池的電力當然早已用完了。

看來，這個人是有一段時間曾經與外面用這無綫電通話的，是與誰通話呢？而這無綫電的破爛，並不是因爲放得日子久了而破掉，看樣子是打破的。

爲甚麼打破呢？司馬洛細細察看，相信是用斧頭或鎚子和用脚踢而破掉了，是因爲這個人發狂而打破了？抑或是因爲電池用完了，無法再與外間通話，因而發狂，打破了？這之中似乎以後一種的可能性爲高。

司馬洛看完了那副無綫電之後，又到其他的地方去觀察一下，不久之後，他又在另一個岩洞發現了另一些儀器！這却不是無綫電儀器，而是另外一副複雜的儀器，亦是有一部份打破了。司馬洛雖然也頗有科學知識，但他到底並不是一位全能的科學家，因此他亦是要細細研究，才能猜到這是一副甚麼用途的儀器。

× × ×

另一方面，在珍美的屋子裏，珍美則已經變成不是傷心。而是非常緊張和恐懼了，李敏要用另外一種方式去安慰她才行，而她發覺這也是不容易的，司馬洛留下來的眞是苦差。

珍美說：「你們怎麼這樣做？那麼危險的事情，你們怎麼可以鼓勵他去做？」

「我們並沒有鼓勵他，」李敏說：「事實上我們也是不贊成這樣冒險，但是這是司馬洛想出來的辦法。司馬洛這個人，他一定要這樣做，沒有人能够制止他！」

「甚麼他不先跟我商量？」珍美說。

「難道妳就有更好的辦法把屍體弄出來嗎？」李敏問。

「沒有，」珍美不能不承認：「不過爲了這件事情而冒險，這是值得的嗎？」

「他這個人，越是冒險的事情就越喜歡做，」李敏說：「事實上，他知道假如告訴江思靜的話，江思靜也是不會贊成這樣做的，所以他就連江思靜也瞞住了！」

「假如他不醒過來呢？」珍美問。

「他是會醒過來的，」李敏說：「這種藥很可靠，其實，假如是在外面的文明世界裏，一位醫生就可以檢驗出他並不是眞正死去的了，但是這裏沒有醫生！」

珍美嘆一口氣：「也許這就是爲甚麼我那麼喜歡他，他就像我以前的未婚夫也是有這樣一股傻勁，喜歡跟死神開玩笑的，但我的未婚夫輸了，他已經死掉了！」

「司馬洛是不會死的！」李敏說。

「但他是不可能出來的呀！」珍美說：「那個地方，進去了就不能够出來！」

「司馬洛認爲難的是進去，」李敏說：「出來却是容易的，你看，那塔頂有一個開口，而塔外是斜的，要爬上去要花很長的時間，但是下來則祇要用一根繩子，把屍體吊着放下來，跟着他也拉着繩子滑下來就行了，這不需要很長時間，與爬上去時不同！」

珍美說：「這些細節，司馬洛都已經從我的口中探問得很詳細了。」

「所以，他才這樣大胆呀。」李敏說。她慶幸珍美並沒有反感地表示，她乃是受到了司馬洛的利用的。

「那麼他也應該知道，」珍美說：「這裏是整夜都有人在巡邏着的，那些祭司們，他下來，很容易被人看到！」

「夜間，那些祭司們是每隔一段時間就巡邏一次的，」李敏說：「司馬洛從塔頂上望下來可以望見。他可以在他們巡完了一次之後就馬上動身，這樣，就可以趕得及他們巡第二次之前完成工作了。」

「但是仍然有可能給別人看到的。」珍美說。

「所以，」李敏說：「就是要等一個風雨之夜呀，風雨之夜，沒有人出來，而且就是看也看不到的。」

「而我們就去接應他？」珍美問。

「我們？」李敏說：「妳的意思是，你也願意帮忙嗎？」

「難道你不是要我帮忙嗎？」珍美說道。

「我們不想妳負這許多責任，」李敏說：「不論事情發展得如何，你都祇是被利用罷了。」

「不，」珍美說：「這件事情我是已經牽涉得很深了，我是決不能够就這樣的袖手旁觀的！而且，我對這裏的情形，比你們每一個人都熟，你們是必須得到我的帮助的！」

「這樣當然是最好了，」李敏說：「不過，我仍然是盡量要使你不做冒險的事情！」

「我明白了，」珍美說：「但是，假如風雨的日子久久都不來臨呢？」

「這裏是多雨的地方，」李敏說：「而且雨季也開始了。」

「這幾天都沒有下雨，」珍美說：「假如再接連幾天都不下雨呢？」

「等下去好了，」李敏說：「天總是要下雨的，司馬洛是一個胆大的人，雖然他是給困在那樣一個地方，他是不會害怕的。」

「我也相信這一點，」珍美說：「但我的意思是，人是要吃東西才能活下去的，但是那裏面却沒有可以吃的東西！」

「這個妳用不着担心，」李敏說：「他那隻箱子裏是有可吃的東西的！」

「那樣小的一隻箱子？」珍美詫異地看着她。

「是的，」李敏說：「他那箱子裏有些營養藥丸，妳知道的，太空人也是靠這些東西爲活的了，雖然並不好吃，但他是可以活下去一段時間的！」

「你們眞有辦法！」珍美嘆口氣道。

「假如我們不是有辦法，」李敏說：「江思靜也不會託我們做這件事了。」

「但——」珍美說：「假如酋長知道了這件事情，司馬洛是一定沒命的！」

「酋長是不會知道的，」李敏說：「司馬洛已經死了，當然就不會再出現在酋長的面前了。他做好了這件工作之後，實在也不必再與酋長見面，他這個人算是已經死了，不存在了，所以除非給酋長捉到，酋長却是不會捉到他的。」

「我却不敢肯定，」珍美說：「有施米夫這個人在做古做怪，事情可能會發展

得很可怕！」

「我也是正担心施米夫，」李敏說：「不過，這也是沒有辦法的，只好隨機應變了。本來，在施米夫的內敵未曾弄清楚之前，是不適宜實行這個計劃的，但是另一方面，司馬洛却要利用施米夫，才能夠如此順利地死去，和給葬進這座靈屍塔中的！」

就在這個時候，李敏腕上的錶發出「必必」的電波聲音，李敏對珍美招招手：「來吧，讓我們與司馬洛通話！這就是司馬洛的無綫電訊號在召喚我！」

珍美大爲高興，便跟着李敏，匆匆趕回李敏的屋子去。她們把門窗都關好了，然後李敏從行李中取出一隻化粧箱子，原來這箱子的底下就是收藏着無綫電通話的儀器，她就用這儀器與司馬洛聯絡上了。

她也馬上告訴了司馬洛，珍美已經知道了這件事情，以及珍美是如何知道的。

「珍美！」司馬洛說：「妳令我很失望，妳怎麼會想到去做這樣的事情呢？」

珍美流着淚說：「我不會再這樣做了！不過，我實在很爲你担心！」

司馬洛說：「珍美，妳是不必担心我的，我是一個會照顧自己的人，不然的話，我怎能活得那麼久呢？不過，即使李敏不把眞相告訴妳，我也反正是要叫她通知你的了，因爲，我在這裏遭遇到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也許只有妳能夠提供一些綫索！」

他把他與那個神經有問題的怪人的遭遇講了出來。

「那個？」珍美說：「那個只可能是麥他維殊，你說他是蘇格蘭口音的嗎？身裁很高大的？」

「對了，」司馬洛說：「但是，麥他維殊是誰？」

「麥他維殊是一個北海油田工人，」珍美說：「他是給施米夫從英國的北海請來的，麥他維殊在那邊犯了謀殺罪，逃了出國，施米夫就請了他——這是我聽他們講的，總之，施米夫就是專喜歡聘用這種不三不四的人的。」

「唔，」司馬洛說：「應該是他了，但是他又怎會跑進這塔裏來的呢？」

「他死掉了給葬進來的。」珍美說。

「唔，很有道理，」司馬洛說：「怪不得了！」

「但是他已經死了呀！」珍美說。

「我也是已經死了而給葬了進來的，」司馬洛說：「但是我現在不是正在跟妳講話嗎？」

「你的意思是——」珍美說。

「麥他維殊怎樣死的？」司馬洛問。

「他是爲了救拉沙的命而死的，」珍美說：「他與拉沙去打獵，有一條毒蛇襲擊拉沙，他把毒蛇及時拉開，毒蛇沒有咬着拉沙，却咬着他，來不及救治，就死掉了，他救了酋長的兒子，所以酋長就把他葬進靈屍塔裏。」

「他死亡的事情有很多人看見嗎？」司馬洛問。

「沒有，」珍美說：「那件事情發生的時候，就只有他與拉沙兩個人罷了，是拉沙把屍體運回來的。」

「那即是說除了拉沙之外，就沒有人知道他是怎樣死的了，」司馬洛說：「而拉沙乃是施米夫的走狗！」

「你的意思是——」珍美又問。

「我的意思就是，」司馬洛說：「我對施米夫的估計太低了，我絞盡腦汁想出來的好計劃，原來施米夫早已應用。他就是用一個同樣的計劃把麥他維殊弄進來，麥他維殊顯然得到了施米夫的保證會把他再弄出來，然而施米夫却沒有履行這個諾言，因爲他其實是沒有辦法把麥他維殊弄出來，而且他大概認爲麥他維殊的利用價值是已經完了的。麥他維殊給困在那裏，施米夫以爲他是死定的，料不到他還活着，但是麥他維殊亦無法出來，即使酋長打開墓門再把人葬進去時，他仍是不敢現身，因爲他知道假如他出來的話，他就必然會給殺掉，他困在那裏變成瘋狂了，無綫電的電池用完了之後，他無法再與施米夫通話，就生氣得連那無綫電也打破了！」

「但是，」珍美說：「施米夫爲什麼要把麥他維殊弄進那裏面去呢？」

「爲了石油，」司馬洛說：「麥他維殊帶進去的儀器就是用來做科學化驗的，但其實也用不着如何化驗了，只要在這裏面用鼻子嗅嗅就知道，塔頂那個洞透出來的是石油礦散發出來的氣味，這就是爲什麼塔內的屍體不會腐爛，這塔底的地方，就是一座蘊藏豐富的油田！施米夫左鑽右鑽都鑽不出石油來，原來這座塔下面就是石油田。我相信他的科學研究地質也猜出來了，他只是把麥他維殊帶來求證。」

「老天！」珍美說：「怪不得他千方百計想把這個地區弄到手！原來他想把靈屍塔拆掉，把這裏開發爲油田！」

「看來情形正是如此！」司馬洛說。

「那麼，」珍美說：「我們現在該怎辦？」

「他要得到石油，那是他的事情，」司馬洛說：「我的事情，我當然還是要按照計劃進行的！」

× × ×

在施米夫那座華麗的油田住宅裏，施米夫正在與他的手下鬼眼相對無言，施米夫在吸着雪茄，鬼眼則是躲在一個最黑暗的角落裏，鬼眼的習慣就是不願意見光，即使在夜間，他還是喜歡躲在暗處。

管家白朗來了。廳門是沒有關上的，但是白朗還是伸手在門上敲敲，乾咳一聲。施米夫不耐煩地說：「哎，媽的，進來吧！」

有時，他眞是給白朗的禮貌弄得爲之氣結，不過也只有一切講規矩的人才會是一位好管家。

白朗進來了，說：「我是進來報告的，關於那件事情！」

「關於哪一件事情？」施米夫不耐煩地問。

「你是吩咐我去調查一下，總工程師賓納對那些工人們講了一些什麼的。」白朗說。

「呀，對了，那個，」施米夫說：「他對他們講了一些什麼呢？」

「我不知道。」白朗說。

「你這個笨蛋！」施米夫說：「你的報告就是不知道，這怎麼算得是一個報告呢？」

「你不明白，施米夫先生，」白朗說：「他們知道我是接近你的人，他們都不願意對我講什麼！」

「呀！」施米夫說：「這就算得是一個報告了。你的意思就是，他們對我是有了不滿的情緒了！」

「是的，」白朗說：「其實，他們之中，也多數都是正當的工人，祗是有約翰牛在影響，使他們放任起來罷了。現在約翰牛已經死掉了——他們之中也有不少人是有正義感的，因此他們也有權和有能力對一些事情反感——」

「媽的！」施米夫吼道：「你究竟是幫我還是反我的？」

「對不起，施米夫先生！」白朗說。

「總之，」施米夫說：「你就是查出了他們對我有不滿的情緒！」

「是的。」白朗說。

「爲什麼呢？」施米夫問：「他們不肯告訴你，但你猜得到嗎？」

「我猜，」白朗說：「也許是爲了約翰牛的事情吧，約翰牛給人槍殺了，而你沒有爲他採取什麼報復的行動！」

「我却不相信這是爲了約翰牛，」施米夫說：「正如你所講，沒有了約翰牛在影響煽動他們——」

「還有約翰牛的幾個老友呀。」白朗說。

「不，」施米夫搖頭：「我不相信這是爲了約翰牛這件事情。我猜是總工程師賓納對他們講了一些什麼！」

「這個——」白朗聳聳肩，「這個我就不很清楚了，不過我是可以繼續爲你留意一下的，這是初步的報告罷了！」

「很好，」施米夫說：「你繼續爲我留意好了。」他揮揮手，白朗便又退出去了，又只剩下了施米夫和鬼眼兩個人在那裏，施米夫恨恨地咬牙切齒着：「哼，對我反感！對我反感！」

「我看賓納的確是講了不對的話，」鬼眼說：「不過，奇怪的倒是，你要勞動到白朗去調查，往日跟着約翰牛鬧事那三個傢伙怎樣了？有什麼不滿情緒，似乎應該是要他們來向你告密的。」

施米夫嘆一口氣說：「有些時候，計劃是不能夠兩全的，他們忠於約翰牛，然而約翰牛死了，我却不爲約翰牛實行報復手段，首先就是他們會有不滿情緒，他們會覺得，爲我工作實在也沒有什麼價值的，很可能到頭來他們會像約翰牛一樣下場，利用價值完了之後就不顧了，到底他們幾個本來也是眞正的油田工人，並不是像約翰牛那樣，是負有特殊任務的。」

「讓我打聽一下更好了。」鬼眼說。

「他們更不會對你講什麼了，」施米夫說：「他們連白朗都不信任。」

鬼眼微笑：「我的打聽方法是不同的，我不會問他們，事實上他們不會知道我已經來了，只是在他們談話的時候躲在附近偷聽一下，那就更容易聽到眞相了！」

「唔，」施米夫說：「這倒也是一個好辦法！」

「另一方面，」鬼眼說：「你也得禁止這些工人們暫時別再到村子裏去，假如他們聽到的是我們懷疑的，那傳到村中人的嘴巴裏就很不妙了！」（未完・四）

十君子傳奇故事

抓五爺施刑　井天難逃命

白羽．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紅柳莊」內，艾老人顯得十分喜愛雷嘯天和仇如海，知道艾曉梅已和他們結金盟之後，甚爲高興，並要兒子艾天齊也與他倆結爲兄弟，於是四人重焚香燭，共叩天地：…艾老人帶雷嘯天、仇如海到白樓，裏面是武廳，艾老人要看仇如海的武功，拐三爺下場和仇如海比武，最後仇如海贏了，而拐三爺也因仇如海的一句話而變得心服口服，倒使在場各人莫名其妙……艾老人想請雷、仇兩人去蘇州，建立蘇州分店，並主持分店事務，雷、仇考慮之後，決定答應艾老人的要求……

雷嘯天相詢，仇如海慨然道：「小弟反正無事，答應下來也似無不妥。」

雷嘯天頷首接着說道：「愚兄也有此意。」

仇如海道：「那就通知伯父去吧！」

雷嘯天搖搖頭，說道：「不忙，晚一點好！」

仇四海不解道：「那爲什麼？」

雷嘯天長嘆一聲道：「說出來二弟必將不以爲然！」

仇如海越法不解，忙問道：「這怎會呢？」

雷嘯天道：「權術！二弟贊成嗎？」

果然，仇如海不以爲然的搖搖頭道：「小弟生平不喜歡『權術』二字！」

雷嘯天道：「二弟，你看愚兄可是個喜用權術的人？」

仇如海再次搖頭道：「大哥是個爽直坦誠的英雄。」

雷嘯天道：「英雄二字是不敢當的，但愚兄決非權術小子是眞，但此事卻非用點權術不可，並且還要加些條件！」

仇如海皺眉道：「小弟不明所以，願大哥指教！」

雷嘯天道：「二弟淡薄名利，仁厚忠誠待人，愚兄也不是勢利小人，熱中之輩，但這些他人卻並不明白……」

仇如海道：「何必要他人明白呢？」

雷嘯天道：「二弟你看，伯父爲人如何？」

仇如海道：「不失仁德。」

雷嘯天點點頭道：「愚兄也這樣認爲，但到底怎樣，卻不知道，因之愚兄必須特別小心，仍以常理來應付此事。」

仇如海說道：「那也談不到要用權術呀？」

雷嘯天道：「愚兄說個比方，二弟就能明白了，我們現在假定伯父是王莽一流人物，一切謙恭下士，皆有目的，若不幸被愚兄料中，則此次約聘你我，可能存了試探之心，一口答應，豈不使他疑心你我兄弟？」

仇如海恍然大悟，點頭道：「大哥所見甚是！」

雷嘯天道：「設若伯父並非那種人，對我們所用權術及所提條件，必會認爲是年輕人好名之求，似無大過！」

仇如海說道：「對，對！小弟實在愚笨！」

雷嘯天搖頭道：「二弟是天性仁厚，並非無謀，再說『權術』二字，殺人不見血腥，英雄沾則亡，小人得則殃，不祥物也！」

仇如海一笑，道：「誰說大哥粗魯，出口皆是文章！」

雷嘯天也一笑，道：「近朱者赤，受二弟感染也！」

兄弟二人，談笑一陣，商妥條件，雙雙前往白樓。

白樓中的父子，卻也恰正商妥了一件大事！

× × ×

艾天齊隨老人身後，到達白樓之中，父子對坐，老人故意久不開口，天齊忍耐不得，首先說道：「爹，蘇州不讓孩兒去了？」

老人搖頭道：「去，今夜走！」

天齊道：「孩兒有話，不吐不快！」

老人嗯了一聲，道：「說吧！」

天齊道：「爹一生行事謹愼，適才令諭，使孩兒不安！」

老人故作不解，道：「什麼令諭？」

天齊說道：「遣雷、仇二人爲監督之事！」

老人故意怒聲道：「那是你大、二盟兄，如親足一般！」

天齊道：「孩兒自知生性與羣不合，但仁厚不下他人，既結金蘭，應守『弟恭』之訓，不過……孩子心有所疑！」

老人道：「疑些什麼？」

天齊道：「仇如海名不見傳，年紀如

此之輕，卻身懷一招而敗三叔的功力，可疑！雷嘯天竟會三言兩句，與仇如海結成生死兄弟，令人不解，同投杭州分店，有內情，這些實在令孩兒疑心！」

老人道：「這些你不明白，爲父卻瞭如指掌，雷嘯天沒什麼，普通高手耳，仇如海乃十奇中顚僧弟子，功力自然極高，投身杭州分店，原因簡單，不是身懷大仇，就是要找某一個人，再不就想一搏成名，但爲父敢說一句狂言大話，他們與你我父子的基業，有利無害，逃不出爲父手掌心的！」

天齊道：「妹妹卻已死心……」

老人很快的接口道：「這是爲父所望盼之事，更是萬益無弊！」

天齊說道：「爹莫忘了，妹妹可不姓艾！」

老人驀地哈哈大笑起來，道：「此事祇有爲父知道，前年告訴了你，普天之下，明白此事的活人，除我們父子，再無他人，怕些什麼？」

天齊眉頭一皺道：「既然這些不是問題，還有成問題的事呢！」

老人道：「還有何事？」

天齊道：「他倆身爲監督之後，必將到遍各地分店，有些私事勢難再隱，若被發現而成仇，豈非養虎成患？」

老人微微一笑道：「難得你如此細心，這些事你還用焦急，爲父既這樣安排，當能沒有十分妥當的把握。」

天齊道：「萬一的時候呢？」

老人神色突然一正，道：「那就是你的責任了！」

天齊咬咬牙，道：「孩兒不推此責，但是……」

老人突然鄭重的接口道：「聽清楚孩子，爹剛才對他們的提議，旨在相試，若他倆一口答應，則必有所爲，爲父我要先下手了！設若不允，那就是說他倆對你我父子仍存疑心，爲父也會找個合適的機會，將他們除掉！」

天齊道：「仇如海不是好對付的，功力高過孩兒不少！」

老人道：「因此責任重大，聽着，你從現在起，要裝作虛心向他們親近，暗中仔細注意他們的一舉一動！今夜走後，趕到蘇州，追蹤雙魔之事，爲父已經交你刀二叔了，二叔已走了大半天啦，你的任務，是不要出面，追躡他倆之後，暗中留心，曉梅那裏，不能告訴她，免得弄巧成拙！」老人頓了一頓，又道：「當你發現，他倆在秘密探查我父子隱秘時，立以『金鷹』報信，候爲父指示，若指示要你下手，你的功力決非仇如海之敵，因此不能暗算，那時你可出面，他倆決無防備，不管用什麼方法，祇要先殺了仇如海，則雷嘯天隨時隨地能置其於死地，但要牢記，萬不能叫曉梅知曉！」

天齊神色現出無比的冷酷與陰狠，道：「這孩兒就放心了！」

老人又道：「但自今後，表面上連你都受仇如海調令，遇事不得違抗，越顯得順從越好，但卻不能操之過急！」

天齊道：「孩兒理會得！」

老人突又想起一事，道：「還有，沒得爲父令諭，要你下手時，你不得妄自非爲，否則爲父不留情，以家法處治！」

天齊答應了一聲，適時，雷嘯天和仇如海進了白樓！

白樓外，祇剩下了拐三爺一個人，啓門請雷、仇二人進去，向老人見過禮後，雷嘯天開口道：「小侄商量之下，感覺任艱事巨，不敢承諾！」

老人眉頭一皺道：「當眞這樣怕負責任？」

仇如海道：「小侄認爲負責不懼，對流言卻不得不防，尤其是對行事仁智，也怕與伯父或他人不盡相同！」

老人道：「我不是說過，賢侄兄弟有全權嗎？」

雷嘯天道：「全權應有劃分，否則勢必誤事！」

老人一笑，說道：「依賢侄兄弟之意呢？」

雷嘯天說道：「伯父大人不以轅驥材，而相提以萬里之程，小侄等本應雀躍才是，何敢有言，但恐誤事，不能不以吐所懼，首請伯父限明全權事務，然後折本信則不疑之道，使小侄等得展懷抱，則感永銘矣！」

老人哈哈大笑，道：「祇當什麼爲難，原來只是爲了這個，此事簡單，明晨老朽將分店清單備妥之後，會有指點！」

雷嘯天頷首，又道：「還有個問題，說來好笑，但卻必須提出！」

老人道：「說，說出來好！」

仇如海接話道：「小侄等本志乃遨遊山水，今既受命，當然以所司爲先，小侄家貧，雷大哥也非富有……」

老人這次卻正色插口道：「這是個大問題，老夫竟然忘懷了，老夫之意，自明日起，賢侄二人每月取紋銀百両應用，一切因公耗費，由公支付，如何？」

雷嘯天笑道：「多謝伯父，如此則小侄等就再無所懼了！」

他倆出此索取使費的妙計，使老人父子戒備之心頓減，自古至今，凡性喜魚貨者，罕見君子！此事，三言五語說定，雷、仇二人要起身告辭，老人早有決定，含笑對着雷嘯天說道：「雷賢侄可否先請回去，我和仇如海再談一會兒？」

雷嘯天說一聲「好」，告辭先行，老人示意天齊，天齊自然知道老父的用心，遂開口道：「孩兒也想到前面去了，順便陪大哥。」

老人頷首，天齊遂和雷嘯天辭出。

仇如海適時恭敬的問題：「伯父有何教示？」

「坐下來，我有件事和你談。」

仇如海謝坐，老人正色道：「這件事，你最好能不對雷賢侄說，因……」

仇如海卻接口道：「若事關個人之隱私，小侄以不知最好，否則無論什麼事情，小侄皆無隱瞞大哥之理！」

老人皺眉沉思多時，道：「隨你吧，我是要你看幾樣東西！」

仇如海心一動，道：「不知是些什麼物件？」

老人一笑沒有接話，卻起座親自將樓門由內扣死，由於老人這般愼重，仇如海不由暗覺奇怪！老人並未回座，緩踱到大廳正中，停步道：「賢侄是少林弟子……」

仇如海苦笑一聲，道：「小侄祇得神僧授技，並未收徒！」

老人嗯了一聲，道：「這和我要說的事，無大關係，賢侄要仔細的聽。」

仇如海道：「小侄遵命。」

老人道：「少林一派，是以十種絕技名壓天下各派，但十絕之中，當眞已成絕傳的，已有七種，因此可以說，少林威震天下的無敵功力，僅有三種！那是『拳』！『掌』！『杖』和『刀』！」

仇如海道：「少林一派用『刀』？」

老人一笑道：「少林最最狠辣的，就是『刀』法，不過老夫敢誇句大話，除了神僧之外，就是當代少林掌敎，也從沒有學過！」

仇如海道：「有這等事？」

老人沒有回答他，道：「武當，是以『三手劍笈』爲密學！太極的『陰陽八式』天下難敵！終南，『無影掌』獨步武林！峨嵋，劍、掌、刀、拳、並重，絕技却是『降魔指法』！總之，各派皆有一或多種，除本門宗師大家始會的奇技，方能保住該派在武林中的聲望和地位，這些絕奇之技，爲各派嚴守而不爲外人知者！」

仇如海道：「小侄也聽人說過，伯父如此說，這些——」

老人哈哈一笑，手指白樓四壁道：「賢侄，這些各派不傳之秘技，都在這白樓之內！」

此言出口，仇如海不由大驚，雖神色未動，但已怦怦心跳！

各派不傳秘技，老人狂言皆存於白樓之中，仇如海不僅怦然心跳，也有些不敢就此相信。

老人看出仇如海的心意，道：「我十分器重你賢侄，才對你說出這個消息，一旦洩露出去，老夫必將招致各派高手聯袂尋仇！」

仇如海皺眉道：「伯父就請說到這裏好了，免得……」

老人哈哈震聲狂笑了起來，然後道：「賢侄是仁厚之人，老夫不忍欺瞞，這消息早已洩露出去了，並且已經洩露出去有五年之久啦！」

仇如海一驚，道：「那各派掌門及高手……」

老人不待仇如海話罷，道：「五年來，太極掌門，峨嵋的『太空上人』、終南呂二先生、武當『天午眞人』及少林『一目』都來過！」

仇如海哦了一聲，老人却接着又道：「其餘各派高手，來到此樓之外，更是不計其數！」

仇如海悲天憫人的說道：「想象中，那必然是一場驚天動地的血戰，結果小侄因未目睹而不敢妄言，但死傷看來恐非少數！」

老人冷冷地說道：「賢侄爲何不問誰守此樓？」

仇如海道：「這一點不用問的，一定是刀二爺和拐三爺！」

老人心中一凜，道：「賢侄竟若親見，正是他們二人！」

仇如海嘆息一聲，道：「各派高手受了這次至重的考驗，打擊不小！」

老人道：「這又怎見得？」

仇如海道：「刀二爺和拐三爺，面目無傷，四肢亦無刀劍傷痕，昔日之一戰，自是各派高手慘敗！」

老人又是微微一凜，道：「果如賢侄所說，太極掌門斷臂，太空上人喪生，呂二老先生棄劍；天午眞人重傷，一目又失一耳！」

仇如海道：「還好，這樣以來，其餘高手自皆量力全身而退！」

老人嘆息一聲，道：「這次賢侄猜錯了！」

仇如海哦了一聲，但却沒有反問，因之老人也就沒有接說搏戰的下文，話鋒一轉，又說道：「自此之後，各派中人方始心死……」

仇如海搖頭道：「非心死也，力不足也，今後血戰恐將重演！」

老人一笑，說道：「不會了，老夫得知消息之後，出面邀集各派掌門，衆掌門都給我個面子，承諾將那些秘笈，永存此樓中？」

仇如海不動聲色的問道：「那各派掌門之人，恐怕不是十數年的一代了！」

老人沒有悟及仇四海此問，旨在對證那「黑石船令」上的掌門信符，因之毫不經心的答道：「那是當然，十數年前各派掌門早已星散！」

仇如海轉向正題，道：「伯父對小侄說及此事，因爲何故？」

老人道：「老夫物色奇才，準備將各派絕技授之，使成武林中未來的第一人物，可惜人才易得，奇才難求！」

仇如海道：「人定勝天，伯父總有如願之日。」

老人目注仇如海，緩緩道：「現在奇才已得，能否如願却仍在未知之天！」

仇如海微然嘆息一聲，說道：「若此人無牽無掛，上有兄，下有弟，心謀朱、郭之儀，有此等於可遇難求機緣，焉能却之！」

老人心中一動，道：「天下事難以料斷！」

仇如海搖頭道：「非天下事難以料也，心難測也！」

老人眉頭緊鎖道：「心難測也？莫非別具肝腸？」

仇如海道：「伯父可信宿命之說？」

老人道：「賢侄適才還曾說過『人定勝天』一語，怎又突作宿命之辭，老夫認爲這些是無稽之談！」

仇如海似是深有所感，道：「有萬貫豪富者，終生不捨用一文，至死不悔，何也？有貧無立錐之地者，却無肉不食，日日山珍，何也？有嬌妻美妾相擁，日處衆香之國，終而出家爲僧，何也？此無他，宿命耳！」

老人神色震動，道：「賢侄，顚和尚餘毒害人，你要當心！」

仇如海苦笑一聲，道：「日日營營，朝朝奔波，所爲者何？財有盡時，人生本不帶來，酒、色、財、氣，才是害人的東西！」

老人目露疑色，說道：「酒滌人性，色見人情，財現人義，氣發人省，此四物，皆利己利人者。賢侄怎說是害人的東西呢？」

仇四海震聲道：「酒亂性，釋愁添愁，忘憂增憂，色若是情，古人曾說『多情餘恨』！財，氣更等而下之了！」

老人着實有些不懂仇如海的性格了，沉思有頃，決定暫時將心中事壓上些日子，遂一笑道：「好了，老夫這大年紀，量宿命已難奈我何，賢侄少年有爲，也不會去當和尚，不談這些了。」

仇如海道：「其實和尚也是好好的人當的！」

老人暗暗搖頭道：「賢侄心中似有悲慨，今天不再多談了。」

仇如海聞言却一笑道：「小侄只是偶有所感，伯父若有囑咐，小侄恭聽。」

老人搖頭道：「沒事了，咱們明日清晨會吧！」

仇如海含笑而退，老人却怔而楞的目送他出了白樓，然後在大廳中遲疑不已，終於搖頭自語道：「若不是有心裝痴，那就是個怪人！」

老人自然是指着仇如海而言，實在，剛剛老人等於已經明白告訴仇如海，希望仇如海能得此良機，那知仇如海却不知心有何感，突然說出些不倫不類的話來，使老人祇好暫不提及此事！

× × ×

一白、一黑、一紅，三騎罕見的龍駒，以較電掣還快的速度，如蹄沾塵般，進了蘇州城！

雪白的白玉駒，是那英俊的仇如海，黑龍駒上是雷嘯天，那胭脂寶馬上，自然是老人的愛女，曉梅姑娘！

蘇州，是仇如海最熟悉的地方，但却同樣不識路！祖居於石湖旁的「紅樓」，十數年來就沒出過大門！

可是，他對於蘇州城內的每條路、巷，却都倍感親切，人就是這樣怪，好像必須有個能放落寂寞的故鄉！

當然，仇如海曾居蘇州石湖的事情，沒告訴別人，甚至對雷嘯天，也同樣的沒有說出過此事！

雷嘯天對蘇州，却像杭州一樣的熟悉，因此他成了識途的老馬，佇停馬蹄於西街「永安棧」。

三人要了個院落，嚴囑店家妥善照料馬匹，因馬而知人，自是小心的伺候這三位財神爺。

進了院落，點了酒菜，時近初更，正是店中最熱鬧的時候，往來客人不絕，「永安棧」好生意！

他們雖然是武林中人，但皆知決無仇人寃家，是故並沒有一般武林人的防人機警，竟連院落的門都沒關！

仇如海是根本不懂這些，曉梅是作夢也沒想到這些，雷嘯天熟知這些，却沒有注意這些！

「永安棧」在蘇州城內，算不得一等一的店房，但却是一等一的熱鬧，因地居繁華之區，傍臨風月之地！

初更起，前面的數十間單房，有一小半召來歌妓，二三朋友，聽曲猜拳，呼呼喝喝不停！

後面四個院落，也只有他們三人住的清靜，淺飲低談，其餘院中，歡笑聲，鼓掌聲、琴曲聲，不絕傳來！

仇如海看了雷嘯天一眼，道：「大哥找這家店，好熱鬧！」

其實雷嘯天在進店之後，就後悔了，「永安棧」是雷嘯天昔日住過的店房，因之一脚就邁上了這家。

等他想起此行還有四妹的時候，已經定了局，如今聽仇如海這樣說，不由難爲情的說道：「別說了二弟，愚兄忘記有四妹隨行，只顧人熟路熟，糊里糊塗來了，咱們將就一夜，明天搬！」

曉梅姑娘適時突然驚咦一聲，仇如海不由問道：「什麼事小妹？」

曉梅大眼睛一霎，道：「沒什麼，有蚊子。」

仇如海一笑，雷嘯天也沒放在心上，曉梅却暗中自忖：「奇怪，這人明明是哥哥，他怎麼也來了蘇州？既來了，又住到此店，並在門口探頭張望，怎麼又不進來呢？」

他們一路疾馳，已經勞累，飯後各自安睡，曉梅却爲適才發現天齊的事情，久未成眠！

三更時，「永安棧」寂靜下來了，曉梅姑娘也恰正矇矓欲睡，突然一陣夜行風聲，驚走了她的睡意！

這院落共有三間房，一明兩暗，左暗間房內，雷嘯天和仇如海讓給了曉梅，右暗間住着他們哥兒倆個。

左暗間的邊窗，緊靠着店牆，中開只有三尺的過道，他們這個院落，是「永安棧」最靠左邊的一個。

店牆爲防宵小，尚有二丈，本是十分嚴緊安穩，但曉梅姑娘却聽得清楚，這夜行風聲就是由高牆傳來！

曉梅正在思索，這人會不會是天齊，突然一聲，又一聲，接二連三有四個夜行人物，自高牆越過她的房頭而去！

曉梅突動疑念，悄然而起，自枕下取出寶劍，背於身後，披上她那藍色英雄氅，輕啓後窗飄身而出！

她飛身牆頭，注目適才那幾個夜行人的去處，尚見人影閃移，她一時好奇，未加思索，疾縱飛射而下。

約行一盞茶轉涼的時候，前面的人影一閃無踪，曉梅加上兩分功力，幾縱也到了黑影失蹤的地方！

別看她毫無江湖經驗，但却心細如髮，機警聰慧至極，停步之後，發覺那是一座豪華大巨宅，沒有立即進入！

她首先左右探看一週，知道這座巨宅佔了半條長巷，適才那幾個夜行人物，是投進巨宅而不會有錯。

因此她方始由左邊飛身而進，很小心的往前面探索，她雖無實地的江湖經驗，却因家世和所見，並不外行。

夜也深，宅廣大，她找有燈光的房子，很容易的發現了它，那是建築在一個奇特地方的奇特樓宇！

說地方奇特，因爲那是這座廣宇莊園的荷花池，其實，應該說它是荷塘才對，雖是圓形，佔地却有半畝！

那樓宇，就建在荷塘中央，四面是水，岸距樓宇，四邊都是六丈，若無一躍六丈以上的功力，休想過去！

樓宇之怪，是怪在不大不小而奇高，下面僅有一根巨柱爲基，兩丈高處分爲三叉，四丈高處才是樓宇正門！

樓宇不大，約三丈見方，並不是樓，但因爲建築奇特，自水面算起屋頂，高正十丈，故名之爲樓。

曉梅姑娘隱在暗處，注意這怪屋很久，若是換了別人，早已知難而退，或返召同伴，但是，此刻曉梅却根本沒有想到危險。

不過她却十分謹愼，在隱伏注目看清無他人時，身形騰起，如疾箭般投射而過，如柳絮輕輕飄落！

接着，她湧身而起，翻上了那座怪屋，緊貼在後窗之下，以小指澆香唾，濕破窗紙右下一小角，窺探內情！

她胡碰亂碰，却碰上了最理想的窺探地方，恰是空處，對室內一切人物的舉動，一覽無遺。

當她第一眼看到兩個人時，心頭不由怦怦而跳，原來那兩個人，竟是「刀二爺」和「她的哥哥天齊！」

其餘六名勁裝武林人物，個個一雙太陽穴凸出，呈現紫紅色，一望即知，無一不是內功修爲頂尖的高手！

曉梅深覺奇怪，以目下這種情形來說，這座廣大宅第，絕非租借或他有，必然是自己父親的產業。

自己雖說始終不願意聞問父親產業，但却知道有些什麼房屋，在什麼地方，蘇州這座廣宅，却沒聽說過。

何況像今夜這種鬼鬼祟祟的聚會，更令人不安，曉梅姑娘決心要看哥哥和「刀二爺」到底要幹些什麼！

適時恰好聽到天齊的話聲，道：「消息如何？」

曉梅對那六名勁裝高手，只認識兩名，是那「計家兄弟」，此時天齊發問，就由計老大計萬全答道：「說來眞巧，老鬼們就住在隔巷後面！」

曉梅知道說的是誰，暗中點頭，「刀二爺」却道：「我要知道詳情！」

計萬全道：「老鬼有謀而來，第一天便去過『石湖』，『石湖』旁有片被焚甚久的坍樓，兩人徘徊甚久。」

艾天齊劍眉一挑，大喝道：「說有用的事！」

「刀二爺」搖頭道：「這很要緊，公子別攔他！」

天齊果然不再阻止，計萬全接着道：「看上去，那座坍樓，昔日似是住有什麼高手，或藏有什麼東西，兩老鬼更仔細搜索多時，方始進城！」

「刀二爺」嗯了一聲，道：「很好，這消息稟告主人後，保有重賞！」

計萬全一笑，又道：「老鬼們好像早有安排，進城就到了『醉月樓』，下樓時，已經有十數名歸隱江湖已多年的巨盜陪伴！」

天齊冷哼一聲，道：「都是誰？」

計老二萬安接口道：「太湖二龍、錢塘醜叟、敗血掌任化、惡丐車雙行、獨目道人飛霜、鬼見愁莫駝子等，都是罕見的好手！」

「刀二爺」挑挑眉毛，道：「也沒什麼不得了的人物！」

計萬全正色道：老鬼一行，到了後面巷內的第三家，二爺您猜，出來迎接這兩個老鬼的，是什麼人？」

天齊叱道：「說話沒有分寸，你叫那一個猜？」

計萬全不敢回嘴，立刻道：「屬下錯了，那迎接老鬼們的人竟是刁二姑娘！」

天齊沒聽說過這位姑娘，只是冷哼一聲，「刀二爺」却眉頭緊鎖，神色鄭重的說道：「既然刁丫頭到了，那『安九姑』也準來啦！」

計萬全搶先接話道：「二爺聖明，這兩個死不要臉妖精，都在！」

「刀二爺」點點頭，看了計家兄弟一眼道：「你們記住，設若和她兩個對了面，不准動手，能避則避，實在躲不開，可以代老夫訂約相會！」

計家兄弟連忙答應，天齊看了「刀二爺」一眼，似欲有言，「刀二爺」却已開口說道：「關於這兩個賤老婆的事，稍待向公子說！」

天齊點點頭，「刀二爺」又問道：「對方到今天止，共來了多少人？」

計萬全道：「三十人以上！」

「刀二爺」轉對另一個勁裝人物，道：「傳令下去，限對時以內，調集蘇州所有在册高手，明夜此時報到聽命，不得有誤！」

這名勁裝人物恭應一聲，立欲告退，天齊却道：「井天慢着，你另外那件事情，打聽的如何了？」

井天恭敬而答，道：「人在『永安棧』，住的是院落。」

天齊一笑，道：「第四個院落，緊邊的一個，對嗎？」

井天神色微微一變，道：「什麼事也瞞不過小爺去。」

天齊這才揮手道：「你去吧，一切小心。」

井天告退而去，走門戶，飛身渡過了荷塘，一連三縱，在暗處隱身片刻，回顧身後一眼，向後方疾射而下！

曉梅暗中一鎖眉黛，她似乎看出井天別有企圖，略以沉思，認爲此間既知是自家人所居，不致有何問題，遂決心追躡井天之後，看他到底要上什麼地方，念頭轉過，井天業已去遠，曉梅不再猶豫，立即追上！

井天疾如夜鳥般向後方疾馳，竟繞了個大圈子，又向回路而行，在一處房脊上微停，隨即投落！

曉梅起步雖晚，但功力却高過井天太多，再加上井天故意繞了個遠，因此她等緊隨井天，飛落這戶人家。

曉梅藝高胆大，閃身旁窗，仍將窗紙點破，窺探動靜，一眼就看到了兩個人，心中恍然而悟！

那兩個人正是「人寰雙魔」「大頭魔王」，和「長竿魔王」，另外有二、三十名男女。

井天時正向「大頭魔王」施禮，「大頭魔王」把手一揮，上下一打量井天嘿嘿地一笑，道：「怎麼樣？」

井天道：「一切沒出魔王所料，『刀二爺』在召集高手！」

「長竿」大眼一轉，問道：「誰傳此令！」

井天得意的一笑，道：「是我！」

「大頭」也樂了，轉對「長竿」道：

「服不服『長竿子』？」

「長竿」翻翻眼皮，道：「現在說這個還早！」

「大頭」哼了一聲，說道：「還早什麼？」

「長竿」道：「你敢保險，『刀老二』沒發現井天的來路？」

「大頭」笑了，說道：「這不是廢話嗎，要發覺井天是咱們的人，以『老二』的性子來說，井天脖子上早見了那口快刀了！」

「長竿」搖了搖頭道：「不一定，當年的『刀老二』，可能是這樣冒失，如今的『刀老二』，恐怕不會再那樣沉不住氣了！」

「大頭」哼了一聲，道：「你是死也不會認錯，說正經的吧。」

話鋒一轉，對井天道：「你去傳你的令，不過要多添一句，限二更到，走『長德巷』，今後沒有重大的事，別來！」

井天嗯了一聲，道：「回魔王，此處已被『刀老二』發現，不……」

他話還沒有說完，「大頭」已接口道：「計老大來時，老夫已經知道，這是故意叫他發現的，使『刀老二』不疑有他，你放心去吧。」

井天答應一聲，施禮而退，曉梅姑娘先井天一步而行，她要看井天怎樣替「刀二爺」傳命！

井天飛縱迅疾，直奔南城，在大街上的一家「水果行」前停步，顧盼四外無人，騰身越牆而入！

曉梅繼之進去，井天已經到了房中，房中燈光點起，燭火閃擺，聽到一蒼老的聲音道：「有什麼事井天！」

井天答話似是也很恭敬，道：「少爺和『刀二爺』要我傳令……」

蒼老的聲音接口問道：「信物帶來了嗎？」

井天道：「少爺要我來，大概就因爲日間帶我見過您老的關係，所以臨走的時候，沒交我什麼信物！」

蒼老的聲音哦了一聲，道：「你說吧，什麼事？」

井天道：「限對時內，在『馬府』調集蘇州所有高手，但要明夜二更到，走『馬府』右前面的『長德巷』！」

蒼老的聲音說道：「這些話你沒有聽錯！」

井天道：「錯不了！」

蒼老的聲音道：「是二更要到，經『長德巷』？」

井天道：「就是這幾句話，沒錯。」

蒼老的聲音道：「限對時報到是誰說的？」

井天道：「是『刀二爺』！」

蒼老的聲音嗯了一下，道：「但要二更就去，走『長彼巷』，又是誰說的？」

井天道：「是『小爺』說的。」

蒼老的聲音轉爲溫和道：「好，老夫會把事辦妥，井天，你和誰一道來的？」

外面的曉梅姑娘，這次並沒有濕破窗紙窺探，因爲她在聽到那蒼老的話聲時，已知道那老者是誰。

如今突聞老者這樣發問，曉梅姑娘雖早知老者功力絕頂，但也不由衷心的佩服，立即得計，在外面接話道：「我來了，開門吧！」

室內的老者驚慌，井天却嚇得心胆俱是一跳，老者問他和誰來的，他正要回答祇有自己，那知外面果然有人！

井天急忙說道：「我是一個人來的，外面這人……」

老者却冷冷地說道：「外面這位更是自己人，你今夜這令算是傳着了，有幸正碰上這位來此，見個面吧，這位比小爺還要緊。」一說着，室門打開，曉梅姑娘坦然而進。

老者一見曉梅，立即一禮道：「老奴給姑娘請安！」

井天却怔楞的說道：「老人家，小爺叫我監視過這位姑娘，她住在……」

老者揮手道：「少廢話，先給姑娘見禮！」

井天因爲日間曾隨來過，天齊曾再三囑咐他，要對這老者恭而敬之，並說此老身份，不低於刀二爺！

所以他不敢不從，立即施禮，豈料曉梅姑娘揮手道：「你的禮我不受，我有話問你！」

井天答應一聲，肅立於旁。

曉梅姑娘却沒有接着問話，竟突然對老者道：「五叔您好。」

老者身量高大的怕人，貌相更是威武，紅臉，灰髮白髯，望之而直而威猛，令人畏服！

老人聞言苦笑了一聲，道：「姑娘怎又喊老奴五叔，當年……」

曉梅姑娘一笑插口道：「您是爹的五盟弟，不喊您五叔喊什麼？」

老者道：「那是老主人的恩遇，在老奴與刀、拐兩個老小子心中，却沒承認它，你怎麼也來了。」

曉梅姑娘沒答此話，却道：「我哥哥白天來過？」

老者這才恍有所悟，道：「來過，姑娘，您怎麼知道老奴在……」

曉梅姑娘又插口道：「五叔，你那『雷霆一抓』沒忘記吧？」

老者又是一聲苦笑道：「怎敢忘記，老奴就仗着它混飯吃呢！」

曉梅一笑，倏地轉對井天道：「井天，你可知道我是誰？」

井天恭敬之極的答道：「先前不知，現在知道了。」

曉梅姑娘冷笑一聲，道：「你很聰明，可知道這位老人家是誰？」

井天道：「屬下日間隨小爺來，祇知道老人家姓『莊』！」

曉梅姑娘又是一聲冷笑，道：「你跟我哥哥多少年了？」

井天道：「不到一年，但蒙小爺提進，深覺……」

曉梅叱道：「無用的話少說，現在我可以好好向你介紹一下，此老不姓『莊』，你聽錯了，那是個『抓』字！」

井天道：「沒聽說這個姓，眞……」

曉梅姑娘寒着臉道：「你可曾聽說過過姓『刀』姓『拐』的來？」

井天搖頭道：「也沒聽說。」

曉梅道：「那就是了，說來你應該知道，當年武林有『六絕』，那是劍，刀、

拐、筆、抓、鈎、代表六位奇俠，刀二爺你見過了，現在這一位，就是抓五爺！」

井天被曉梅刀、劍、筆、拐的說糊塗了，根本就沒聽出內中一句不妥當的話來，仍然裝作恭順的的樣子。

曉梅這回却又轉對「抓五爺」說道：「五叔準備您那『雷霆一抓』，可別誤事了！」

「抓五爺」一笑道：「姑娘要變什麼戲法？」

曉梅姑娘道：「五叔等着瞧吧！」話鋒一頓，轉向井天，曉梅首先冷笑一聲，然後道：「誰叫你今夜傳令的？」

井天道：「是小爺和『刀二爺』！」

曉梅哼了一聲，道：「你認識『大頭魔王』和『長竿魔主』？」

井天一驚，道：「見過，是計家兄弟暗中指點的，叫屬下認明之後，設若有什麼事情，也好不致於……」

曉梅說道：「也好不致於認錯人，對嗎？」

井天道：「對對對！」

曉梅道：「我看你可能認錯！」

井天道：「那決不會，屬下見人一面，永不會忘，何況那兩個老魔的貌相奇特，走在什麼地方都認得出來。」

曉梅道：「當眞？」

井天道：「屬下不敢謊言，保證不會認錯了人！」

曉梅姑娘突然冷冷地問道：「那你今夜還親自去見他們幹嗎？」

井天神色陡變，此人身手極高，機警得很，倏忽出手，抓到曉梅的肩頭，那知這次可看走了眼，曉梅姑娘冷笑了一聲，玉腕輕抬，五指斜彈，口中叱道：「垂下去！」

井天雖想疾收左手，已不能夠，手背立被曉梅五指彈中，一聲裂骨碎響之下，手骨立斷，果然無力垂下。

「抓五爺」哈哈一笑，井天怎敢猶豫，右掌倏地震破窗櫺，疾射而逃，那眞是似漏網之魚般快！

怎知「抓五爺」那會再讓他逃出手去，就在井天業已縱出窗外的刹那，「抓五爺」一聲怒喝道：「有門不走，你毀我的窗戶，滾回來。」

「滾」字剛剛傳入井天耳中，他已突覺全身猛地一緊，竟然無法前進，「回來」兩字聽清的當兒，後吸力大增，掙了兩掙沒能掙動，反而迅疾倒回，比逃還快，砰地一聲摔臥倒於屋中地上！接着四股俱感一麻，動不能動，也開口不得！

曉梅這才將所知告訴了「抓五爺」，並說隨「抓五爺」高興，愛怎麼辦這件事，就怎麼去辦！不過曉梅，却再三囑咐，叫「抓五爺」別說出自己今夜的行動，並請「抓五爺」天亮後去一趟「永安棧」。

「抓五爺」答應着，道：「姑娘請回吧，這小子老奴要仔細的擠擠他，多擠出點東西來，對我們百利而無一害。」

曉梅點頭道：「隨你了，見了我哥哥，問問他。怎會用上對頭的人，萬一生變，誰來負責！」

「抓五爺」道：「姑娘妳安心，老奴一定連那口刀也不輕饒！」

曉梅笑了，滿意的回轉「永安棧」。

「抓五爺」却順手一把抓起來井天，吹滅了燈，說道：「小子，老夫帶你去個好地方，那兒要什麼有什麼，你想吃什麼，老夫就給你什麼，酸甜苦辣俱全！」

話聲中，祗聽得一陣木板吱吱的聲響傳出來，然後就悄悄寂然無聲，也沒有了人影！

× × ×

井天穴道被封，不能言動，只覺燈滅之後，被「抓五爺」倒提着走，似是一步步向下！

突覺「抓五爺」鬆了手，接着已摔倒地上，地上不知放着什麼東西，口鼻恰和那個東西碰在一處，痛澈心肺！

燈又亮了，井天仔細注目，立即知道這是個地室，可能是個「水果窖」，黑黝黝的，沒窗也沒門！

「抓五爺」把吊在正中間燈點上，然後回身出手，拍了井天的穴道，嘿嘿冷笑兩聲道：「聽清楚，『抓五爺』向不說謊，你是死定了，不過死也有分別，有好死，也有惡死！」

井天穴道已開，口也能夠說話，但他故作十分痛苦的樣子，好像剛才那一抓和一摔，受傷甚重！

其實，他在暗以眞氣暢順各穴，提聚眞力，準備一次出乎「抓五爺」意料之外的突襲！

「抓五爺」適時接着又道：「我問一句，你要乖乖的答一句，所答都是實話，你落個好死，否則是你自找惡死，怪不得老夫！」

井天眞氣已然串行一週，知道一身上下，除左手掌背骨頭碎裂外，別無傷勢，暗自慶幸！

此時聞言答道：「反正總落個死的話，好死惡死沒有分別！」

「抓五爺」一笑道：「這個論調老夫聽多了，到頭來，却都自甘情願的改了話，千求萬求的要我給他們好死。」

井天有心要拖延時刻，說道：「我不信。」

「抓五爺」嘿嘿兩聲，道：「你小子這一套拖延時間的手段，少給老夫施，沒有一點用處。現在聽仔細，好死惡死的分別。」

井天暗提眞氣，將功力集於雙臂上，並已找到了門戶，是在窖的左方，距井天不足丈五的地方！

「抓五爺」已開始講那好死與惡死的話了，說道：「好死，老夫可讓他像入睡似的，絲毫不覺痛苦的死去，死後並有棺木，葬也和石碑！」

井天一笑說道：「人既已死，誰知他事！」

「抓五爺」不理他，自顧自的說道：「惡死可就不同了，他要整整哀嗥怨號三天三夜，死前受盡酷刑，體無完膚，血肉橫飛散碎！」

井天被「抓五爺」說的心頭直顫，「抓五爺」說到此處，神色一變，調整話鋒，又道：「老夫言出法隨，信不信在你，還有一件事情，老夫要先囑咐你，你要打算活着逃出去，那可是自找倒霉！」

井天心頭一凜，道：「這裏根本沒有門戶，往那兒逃？」

「抓五爺」說道：「小子，實話告訴你吧，『抓五爺』施剩下的那些零碎，也比你小子整個的心肝眼多，少他媽的裝胡羊！」

井天不再接話，決定伺機下手！

「抓五爺」却又說道：「這裏又不是葬你小子墳牆，怎會沒有門戶就能進來，告訴你，門戶在你左右方丈二之處，有胆子你儘管逃！」

井天暗暗叫苦，如今才知道，「抓五爺」難纏，但他依然打着逃走的主意，不過却小心了很多！

適時「抓五爺」變態一變，目射寒光，一步走向牆脚，拖過一個小櫃，櫃門背着井天，因此井天不知內藏何物。

「抓五爺」沉聲說道：「姓井的，咱們開始了，別忘記老夫曾經說過的話，你要認定這口『井』榨不乾的話，你就試上一試！」

井天故意把左手一抬，牽動下傷處，哎喲連聲，乾了的傷口，又流出鮮血，探囊取出汗巾包紮妥當。

在包紮時，故意瞥望了「抓五爺」一眼，見「抓五爺」並沒有注意，心中不由大喜！

「抓五爺」冷冷地問道：「姓井的，你覺得都準備好了？」

井天認爲「抓五爺」是問他包紮的事，答道：「好了！」

「抓五爺」哼了一聲，道：「你是『大頭』的人，還是『長竿』的人！」

井天道：「大頭！」

「抓五爺」道：「大頭不收徒弟，你到底和他什麼關係。」

井天道：「昔日的屬下！」

「抓五爺」道：「你眞姓井？」

井天道：「這沒有錯！」

「抓五爺」話鋒一變，道：「你投入少爺手下，是奉大頭之令了？」

井天道：「這倒不是，我投入小爺手下時，還不知道大頭又出江湖，後來是大頭找到了我，要我再替他作事？」

「抓五爺」皺眉道：「大頭怎知道你已投入小爺手下？」

井天道：「這我就不知道了。」

「抓五爺」怒聲喝道：「混蛋東西，你竟敢在老夫的面前施這種離間之計，說！你是否是奉大頭之命，才投入少爺手下的。」

井天回答道：「我說過了，不信便算了。」

「抓五爺」冷笑一聲，道：「老夫若是不信，你想算完可辦不到，說實話！」

「實話」二字出口，突地一條長影捲到，井天根本未防，因此沒法躱避，只覺左耳一陣奇痛，長影已電掣而回！

身前不遠，却多了一樑東西，竟是半隻鮮血淋漓的耳朶，井天此時方知，自己又少了點東西！

「抓五爺」却不算完，沉聲道：「老夫有個脾氣，在一件事沒得到圓滿答覆時，老夫不作第二件，姓井的，你說不說實話！」

井天咬牙忍着痛，恨「抓五爺」已然入骨，說道：「我本來就沒撒謊，你不信又有……」

話未說完，長影倏地又到，這次井天有防，但却仍然沒能躱過，右耳又一陣奇痛，也被打斷了一半。

雙耳殘傷，他却始終沒有發現，那長影是什麼東西，不由心胆俱寒，逃生之念油然又起。

「抓五爺」眞有些「殘酷而固執」，又問道：「怎麼說，是誰叫你投入小爺手下的？」

井天不能够再硬下去了，道：「是大頭！」

「抓五爺」一笑道：「這不得了嗎，早說些不可以保全兩隻耳朶，既便見了『閻老五』面子上總好看一點！」

話聲微頓，接着問道：「誰引介你見小爺的？」

井天暗呼一聲「不好！」這件事說不得，說出之後，自己固然難以活命，並將導致……

他沉思未完，「抓五爺」已接着說道：「告訴你，老夫問的是內情，當然另外還有個混蛋傻小子，拿你當成好朋友，引介給小爺，我不是問這個人！」

井天更不肯說了，並且小心提防長影，他準備在長影乍現的刹那，故作閃避而左縱，震碎門戶逃生！

果然，長影倏地出現，井天身形一縱而起，那知道這次長影竟是虛勢，寒光閃飛，井天慘吼一聲，摔了下來！

在他左大腹上，緊鈎着一柄小銀鈎，已入肉寸餘，井天才待忍痛取下，那知銀鈎電掣而回活撕下來一條長肉。

疼得井天殺豬般叫，「抓五爺」却神色自若道：「說不說！老夫這是第二遍問你！」

井天疼得一身是汗，正要回答，只見寒光又閃，嚇得他連連搖手，急忙連哭帶喊的說道：「慢慢！說！我說！」

「抓五爺」道：「要說就快說！」

井天道：「疼煞人，求你老讓我喘口氣！」

「抓五爺」沒開口，那是答應了井天的要求。

井天此時，業已相信了「抓五爺」所說的話，不會再叫他活，每有詢問若不實說，必然會零碎受苦！

於其早晚必死，還要零碎受苦的話，就不如試着逃一下再說，萬一僥天之倖，也許能出此龍潭虎穴！

再加上井天適才探囊取出汗巾的時候，早已順便把他威名天下的歹毒暗器，暗藏掌心，更覺值得一拚！

「抓五爺」沒開口，等於答應了他喘口氣的要求，這在井天來說，認爲是千載一時的良機，怎能錯過！

他不敢站起來，怕「抓五爺」又動疑心，暗中提聚眞力，表面故作忍痛喘息，準備業已妥當。

驀地，井天似是祈求的說道：「這麼辦可好，我把所知道的事，從頭至尾全說一遍，然後你要認爲某一處可疑，再發問如何？」

「抓五爺」道：「你滿聰明嘛，那幹麼非要平白多受些傷呢？這個主意很好，老夫洗耳恭聽，但願沒什麼可叫我再問的事！」

（未完・六）

新派長篇武俠故事

孤雁南飛

危中堅·文
可飛·圖



黃土埋芳骨　引咎祭孤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假極樂眞人和靈猴金果然互鬥，假極樂眞人一掌將金果然擊至重傷而死，而金果然手爪的藍蛛毒也將他抓傷毒發而亡，而靈猴腦中的靈珠，功效還在千年雪參和萬載玉精之上，引起溫魂過來搶奪她的屍體，馮瑩過來想將屍體搶回，却被溫魂捉着脅持極樂眞人和馬算子，雙方正在爭持不下，只見方敏跌跌撞撞的趕來，要求將婆婆溫魂釋放，馮瑩準備一死要除去溫魂，方敏亦準備一死來救馮瑩，讓溫魂離去，極樂眞人爲了救馮瑩，只好放走溫魂，幷讓方敏跟她離去，方敏目的跟溫魂去是想從旁勸她改邪歸正，但溫魂全無悔改之意……

方敏長吁短嘆了一陣，道：「婆婆，那崑崙聖書，聽葉映紅說，是紅掌祖師得了——」

才講到此處，溫魂已經面上變色，驚道：「啊！那還了得？」

方敏却苦笑一下，道：「可是紅掌祖師却是一點好處也沒有得到，他練崑崙聖書中所載，達摩尊者留下的絕頂內功之際，却因過去所練的血手印毒掌功夫，太是厲害，因此毒氣反襲，已經死去。」

溫魂「噢」地一聲，道：「這還好，若是叫他武功反勝過了我，我還用做人麼？那麼如今這崑崙聖書，一定是在葉映紅手中了，她在那裏？」

方敏苦笑一下，道：「我要是知道她在那裏就好了。」

溫魂看看他的神情，心中一動，暗忖這小子分明是聽了我的話之後，一顆心已經飛到了葉映紅的身旁，可知我無論怎樣辯解法，我在他的心目之中，總是一個邪惡之徒，和他的天性大不相合，若是在一起相處下去，處處碍事，總難避免反目，倒還不如趁早將他打發開的好。反正那崑崙聖書，得之反足以喪生，自己早年也曾練就幾門歹毒內功，雖然後來功力精湛，已經大部份棄而不用，但是說不定也會遭到和紅掌祖師同樣的命運，武當山上之仇，不能不報，但也不能再指望崑崙聖書，却是要另外再想辦法，才是道理。

想了一想，便柔聲說道：「孩子，你此際心中既然想見葉映紅，爲什麼不去找她？」

方敏嘆道：「婆婆，人海茫茫，我上那兒找她去啊？」溫魂笑道：「眞要找，還不容易？我怕葉映紅也未必會忘情着你，師她傳所居雪峯山天杉坪，地方隱蔽之極，若是她心中傷心，一定會回到那地方去，獨自一人，呆呆地住上許久的，你先去那裏找一找她，如果眞找不到，再四處尋訪，那怕化上兩三年的光陰，眞還能找不到麼？」

方敏一拍腿，道：「婆婆，你說得有理，我這就去，但是，婆婆，你——」

溫魂知道他的意思，笑了一下，道：「孩子，婆婆已活了那麼一大把年紀了，自己還不會做人麼？祇有婆婆記掛着你，那裏有婆婆反要你記掛的道理？」

方敏道：「婆婆，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你準備到那裏去，做一些什麼事情！」

溫魂本來早知方敏是這個意思，但還是不欲和他正面衝突，所以才詐作不知。如今聽得方敏如此說法，心中也不由得有了三分怒氣，道：「孩子，婆婆愛做什麼，便做什麼，愛到那裏去，便到那裏去，武當山上的奇耻大辱，我定要洗刷！不然死不瞑目，你難道連我這一點心情，都體會不出麼？」

兩人在互相知道了對方的本性之後，雖然竭力還想和以前一樣，如祖孫般地相處，但自古以來，正邪不能並存，因此講不幾句，又已說僵。

方敏聽她這麼說，怔了一怔，道：「婆婆，那話可不是這麼說法，以極樂眞人武功之高，並世之間，還有誰能够勝過他老人家的？」

要找一個能勝過極樂眞人的人，的確不是容易的事，溫魂本來就爲此事煩惱，但是一聽得此事爲方敏所提起，猛地想起一個人來，心中一亮，不由得大是高興，但是她一點也不露聲色，因爲她知道一露出聲色來，方敏一定會加以阻止！

方敏加以阻止，而自己又勢在必行，少不免要發生衝突，還是先令他安安心心地去尋找葉映紅，自己再獨自行事的好，因此，便嘆了一聲，說道：「是啊，看來武當山上所受的奇恥大辱，今生今世，已不容易洗脫了，我既得到了這柄碧螢神劍，還是回旋風島上去，化上幾年工夫，創出一套劍法來，再去尋極樂眞人鬥一鬥的好！」

方敏聽了，不禁將心放下，他此時武功，雖然還及不上溫魂，但是對武學的領悟境界，已經極高，深知極樂眞人武功之高，猶如大海之水，不能以斗衡量一樣，任故溫魂劍法練至如何出神入化的地步，結果總還不能勝過極樂眞人！

因此道：「婆婆，你眞的要回旋風島去？」

溫魂點了點頭，道：「不錯。」

方敏道：「婆婆，那你在旋風島上，等我一等，我少則半年，多則一載，找到了葉映紅，一起上旋風島來看你。」

溫魂强笑一下，道：「孩子，你的心思，雖然我和你大不相同，但我們之間，尚有情誼，天地之間，肯上旋風島來看我的，怕也祇有你一個人而已，別人怎麼會肯來？」

方敏一笑，道：「婆婆，你不要這麼說，若是我找到了葉映紅，我們兩人，就算成爲夫妻的話，也一定要到旋風島來，來和你住在一起的。」

溫魂道：「孩子，祇怕你肯，你媳婦兒不肯哩！」

方敏臉上一紅，道：「到那時候再說吧！婆婆，我要走了！」

溫魂點頭道：「你去吧，一路上小心些！」

方敏答應了一聲，在感情上而言，他的確不想和溫魂分手，因此依依不捨，又站了好一會，才轉身而去，但才走出丈許，便聽得身後溫魂又叫道：「孩子，你慢一慢走！」

方敏回過身來，道：「什麼事？」

溫魂伸手入懷，取出那七張圖樣來，道：「孩子，這七張圖樣，不知是什麼意思，本來我準備在武當山完事之後，和你一起去江湖上問個究竟的，但如今我要獨自一人，回旋風島去了，你收在身邊，隨意打聽一下罷！」

方敏此時，做夢也想不到那七張圖樣，會和自己的一生，有着莫大的關係，順手接過，揣在懷中，這才一提氣，一連幾個起伏，向前竄出了十餘丈，回頭看時，溫魂仍是停立不動，白髮偃身，望着自己，心中不由得一陣感嘆，心中暗叫：婆婆，你爲什麼要做事那樣不擇手段？但繼而想起，她可能從此便在旋風島上隱居不出，又感到自己已爲武林中，爲溫婆婆做了一件好事，心中又得到了幾分安慰，不再停留，一直向雪峯山而去。

一面趕路，一面只盼在半路上能够和葉映紅撞到，那就再好也沒有了。可是一路來到湖南境內，到處打探葉映紅的下落，尚自一點訊息也沒有。只得不再奢望，逕向雪峯山而去。

此時，正是仲秋季節，一來到雪峯山上，滿山楓葉，其紅如火，方敏在未到雪峯山前，已經打聽了那天杉坪的位置，雖然山景如畫，但也無心欣賞，一個勁兒地向山內走去。

那雪峯山位在湘西，近平原的幾個山頭之下，還有些獵戶農民居住，再往裏去，簡直全是苗倮傜人的世界。

方敏只走了一天，便有不少苗人，手執長矛，背跨大弓，在他面前巡弋而過，見了他全都滿含敵意似地瞪着眼睛，身法奇快，尚未待方敏出聲，便自一閃隱沒在山林之中不見。

方敏知道此間少有漢人的踪跡，因此他們便隱含敵意，自己雖是一身武功，但這些苗人，在深山大澤之中，獵獸爲生，雖然强悍好鬥，但却與世無爭，能够不去惹他們，還是不要惹他們的好。

因此，一連遇到了好幾起的苗人，有幾個還以大弓對住了他，他也只是一笑置之。

這一晚，行到天黑，仍未望見有紅杉冲天的山峯，知道尚未走到，雖然心急，路途不熟，却是不敢夜來趕路，只得找了一株老大楓樹，躍上了橫枝，以臂作枕，望着黑沉沉的天空，和起伏延綿，氣勢雄渾的山峯。

想着自己一連兩次，未曾接受葉映紅的解釋，即使在天杉坪上見到了她，不知道她是不是肯聽自己的話，和自己仍如以前一般地相愛？

他不禁想起和葉映紅在原野上馳騁的那一段日子來，這一段日子，是那麼的甜蜜，如果不是突然在大河之上，發現了金羅漢，曹不仁之流的屍體，又看出他們是中了藍蛛之毒，因而溯河而上，窮於追究的話，自己和葉映紅也不會分手，更不會因此鬧出許多誤會來，以致一對情人，相隔天涯，各自懷着斷腸相思，徹夜不寐，受那情愛煎熬之苦！

這一切，都像是上天註定的一般，雖然主要的過錯，完全在溫魂的身上，但因爲方敏懷念着六年撫育之恩，竟一點也未曾有責怪溫魂之心，只想她在旋風島上隱居，不再在江湖上生事。

而自己在武林之中，也已經沒有什麼事值得牽掛的了，只要找到了葉映紅，便可以一起到旋風島去，平平靜靜地過上一輩子，若是葉映紅嫌旋風島太以荒涼，現在的骷髏洲，風景如此秀麗……他本是平靜地憧憬着以後的日子，但是一想到了骷髏洲，不由得心中猛地一驚，彎腰坐了起來，心中暗叫道：「不好！溫婆婆手中，持着碧螢神劍，若是她到骷髏洲去，將山腹中那個巨人放了出來的話，却不是玩兒的！」

但繼而一想，自己雖曾對她講起過骷髏洲上那個巨人的一切，她未必記得那麼

清楚，更未必想得到這上面，還是不要瞎猜疑的好。

遂又將心放下，慢慢躺下。剛一挨着了樹枝，忽聽見山谷深處，傳出了一陣「嗚嗚嗚」的聲音來，方敏知道那是苗人在吹號角，也未曾注意，只是循聲略看了看，只見幾十個苗人，各自手執火把，從一個山坳處，緩緩地走了出來，每一個苗人手中，全都執着紙錢等物。

方敏心中不禁大奇，暗忖在這種深山大澤中的苗人，敢情也知道人死了之後，去燒錢給死人受用？

雖然心中疑惑，但仍然不想去看一看，但只見那三四十個苗人，却漸漸向自己棲身之處，走了過來，來到離那棵松樹丈許遠近時，全都站住，將火把向地上一插，筆也似直站定。

跟着，又是三四十人，各挺長矛，伴隨着那「嗚嗚」之聲，脚步整齊，面色緊繃，一起走了過來，爲首一個，滿頭茅草也似的亂髮，已然雪也似白，面上全是皺紋，少說也已有七八十歲年紀，等兩排苗人，全都站定了之後，從懷中取出兩塊石子來，用力敲打了三下，「嗚嗚」之聲，便已斷絕。

方敏心中大奇，暗忖那一夥苗人，既已來到自己棲身的樹旁，莫非是已經發現了自己的踪跡，因此前來加害麼？

可是看他們的情形，却是無一人抬頭上望，又大是不像，便決定不出聲，看個究竟再說。

只見那老年苗人，從地上拔起一個火把，在樹根上細細瞧了一遍，來到一處地方，猛然後退，口中「嘰哇」亂叫，其餘七八十個苗人，盡皆面上變色，向後退了一步，那老年苗人也向後退了開去，以火把點着了紙錢等物，燒了起來。

方敏就着火光，向下看時，只見剛才那老年苗人火把所照，驚呼之處，乃是樹上一排七個手指頭大的小洞，在那七個小洞附近，樹皮盡皆翻捲，木質也現出死灰之色。

方敏心想，難道他們是爲捕着什麼毒物而來？若眞是如此，自己隱身在樹上，倒是可以助他們一臂之力，悄沒聲地摘了幾枝小杉枝在手，捏在手中。

只見那老苗人退開了之後，面現悲痛之色，向衆人嘰哇了幾句，想是在講些什麼，方敏也聽不懂他，只見他突然一伸手，「嗤」地一聲，撕下了左臂上所披的獸皮，露出肌肉盤虬的一條手臂來，向那一排，每個相距寸許光景的樹洞，比了一比，眼中滴下淚來，將手臂向那樹洞靠了過去。

那老苗人的每一個動作，方敏都看得清清楚楚，一見他以手臂向樹洞靠攏，心中猛然想起，那老年苗人，是要以自己的手臂，去引樹洞中的物事。看他表情如此淒苦，那樹洞中的物事，一定是奇毒無比的東西，要不然他怎麼會這樣傷心？

他天生俠義心腸，一想及此，再也忍不住不出聲，「霍」地一下，就在樹枝之上，站了起來，朗聲道：「你們之間，可有通漢語的？」

那老年苗人，眼看要將手臂湊了上去，突然之間，聽到樹上有人的聲音，急忙一躍後退，手一揮，已然有七八枝長矛，帶起銳嘯之聲，一齊向方敏射到，方敏心中暗笑他們不知好歹，手中早有幾枝松枝在手，中指連彈，一齊發了出去。

那松枝只不過三寸長短，和長矛來比，不啻是小巫見大巫。但是苗人拋出長矛，全是憑一股蠻力，怎能和方敏內家貫力相比，每一枝樹枝，皆射在矛尖之上，只聽得「錚錚」之聲不絕，七八枝長矛，連樹枝也未捱着，便自在半空中轉了方向一直向外飛了出去，橫七豎八，跌落在草地之中。

七八十個苗人一起呆了一呆，又有八九人舉起長矛飛擲，却被那老年苗人，一個手勢止住，後退數步，仰頭向方敏看了半晌，道：「客官從何而來，我們就是拚死行事，心中難過已極，客官爲什麼還要尋我們的開心？」

方敏聽他出口便是極爲流利的漢語，心中一喜，足尖一點飛身而下，輕輕落在地上，道：「老丈莫誤會，我是迷路人，夜來在樹上息宿，爲你們吵醒，看你剛才情形，像是要以本身皮肉，去捕捉什麼毒物一樣，因此才現身相見，若是有什麼可以相助之處，當可効力一二。」

那老年苗人面露猶豫不信之色，向方敏上上下下打量了幾眼，道：「客官你還是不要過問的好，我們要在此捕捉『七星寒』，不是我親自下手誘捉，萬萬捉不到的，我們族中五位長老，已然因捕捉七星寒而死了四個，若是我今天再捉不到，我們全族，便沒有一個人可以活命的了！」

方敏聽得他談吐甚是文雅，看來不但會說流利漢語，還曾讀過漢書來，便說道：「那七星寒是什麼東西，爲什麼非捉牠不可？」

那老年苗人面突現驚恐之色，說道：「客官請不要再問下去了！」一面說，一面側耳細聽，像是怕什麼人突然來到一樣，接着又道：「客官請快點走吧！」他越是要叫方敏快些走，方敏便越是要問個究竟，心中暗忖，深山中的苗人，大都蠻不講理，這裏七八十個苗人，却自從自己一現身時，拋出七八支長矛之外，再也沒有不友好的動作，那老年苗人又不斷勸自己走開，可見他心腸極好，莫非是自己在雪峯山附近客店中歇宿時，聽人講起的藥王苗苗人麼？

聽說那藥王苗的苗人苗族之中最受人尊敬，因爲那一族苗人個個都擅配製各種土藥，還能識別一些珍貴藥材的出處，全族只不過三五百人，却由五個年高德劭長老統率，剛才那老年苗人說起「五個長老中已經死了四個」，可知不差了，忙道：「老丈，你們可是傳說中的藥王苗族？」

那老苗人嘆了一口氣，道：「客官，你怎麼還是那麼囉叨？我們今晚，已到了限期的最後一日，若是捉不到七星寒，我們全族全被殺死，還不打緊，藥王苗人死盡之後，雪峯山方圓數百里中，數萬各族苗人，若是爲毒蟲毒獸所傷，誰去醫治他們？我一人死何足惜，只求捉得那七星寒，便於願已足了！」

方敏聽得他談吐竟有大俠風範，不由得肅然起敬。

同時聽出，是有一個人在強迫他們捕捉那種毒物，那其餘四個長老，多半是因此而亡，不禁怒道：「豈有此理！老丈，是誰強迫你們，要捉那七星寒的，快講給我聽，由我去見他！」

那老年苗人搖了搖手，道：「客官莫去送死，那是天上神仙下凡的！那樣大的石頭——」

說到此處，用手比了一比，約有尺許方圓，續道：「——他用手一按，便成了碎塊，凡人那有這樣大的本事，也是我們刧數將臨，無法逃過的！」

方敏一聽，已知那人那裏是什麼神仙下凡，一定是武林中的高手，但如能以手按之力，將那麼大小的石頭按碎，其人的內力之深，一定不在自己之下，倒是要弄個仔細方好，便道：「老丈，世上那有什麼神仙，若能以手按碎石頭便是神仙，那我就是神仙了！」說着，走開幾步去，拾起一塊尺許見方的大石來，眞氣運轉，力達掌心，用力一壓，只聽得「格格」連聲，那塊大石在片刻之間，已經碎成了七八塊。

那七八十個苗人，呆了一呆，突然一齊叫道：「好神仙來了！好神仙來了！」一齊向方敏拜了下去。

方敏啼笑皆非，忙道：「老丈，那強迫你們來捉七星寒的人，是什麼樣的，你快說說！」

那老年苗人先向衆人一揮手，衆苗人仍是跪在地上，不站起來，道：「客官，你當眞不是神仙？」

方敏笑道：「我不是已經說過了麼？怎麼你還不相信，你快說說，是怎麼一個情形。」

那老年苗人道：「小可是藥王苗的五個長老之一，喚着國落。半個月前，來了一個一隻耳朵，身材瘦削高大的人，一到便將我們五人，一齊找到，伸手碎石，手在池塘邊一按，便有大股水柱，飛了起來，當時就打死了十條壯漢，他一定要我將天蛇蠱的製法，講給他聽。」

方敏忙問道：「那人可有自己報出姓名？」

國落搖了搖頭道：「不曾。他說自己是天上藥王神下凡，我們只得相信了。」

方敏叱道：「別聽他胡說，那天蛇蠱是什麼東西？」國落壓低了聲音，道：「客官，那天蛇蠱乃是天下蠱毒之中，最厲害的一種，連苗疆的苗人，也不會做，只有我們藥王苗，有世代相傳的秘方，但是却從來也不許製作，因爲那毒實在太厲害，製成之後，只要被沾上一點，毒性便鑽入皮膚，隨血脈而行，看中的毒多少，由一個對時到七天，非死不可，藥王苗祖代相傳，誰是要做了天蛇蠱，便要受天打雷劈！」

方敏聽了，暗暗點頭，心忖別人看苗人居住在深山大澤之中，與世無涉，但他們倒的確俱有仁義之心，若是他們也像武林人物一樣，日日夜夜，只想爭奪霸權，成爲天下第一的人物，則只要大量製了天蛇蠱，還怕不能在苗疆之中，稱王稱霸，橫行無忌麼？忙問道：「那你們怎樣回答這個人呢？」

國落道：「我們便照實告訴他，若是要什麼靈藥，那怕是數十年不見一次七色靈芝，我們也必然費盡心機，和他找了來，但如果要配製天蛇蠱，却萬難從命。怎知他面色一變，才一伸手，我們長老中便已有三人，成了石像也似，不能動彈！」

方敏心想那實在不出奇，祇不過是點穴手法而已，但一下子出手要點倒三人，此人武功，也已屬武林中一流高手，祇是想不起有那一個高手是一隻耳朵的，國落續道：「他又說，若是不將配製天蛇蠱的方子告訴他，他便將我們全族，男女老幼，四百三十餘人，齊皆變成石頭人。話才講完，一伸手間，三位長老，啊地一聲，又全能動彈了！我們見了他這樣本領，無法不依，祇得將天蛇蠱的配製方法，講給了他聽，怎知他又要我們爲他配齊。客官，那天蛇蠱共要用七七四十九種罕見的毒涎液，浸在一起，七七四十九天，才能成功！」

方敏駭然道：「如此說來，若是製成了之後，竟比藍蛛還毒了？」

國落祇懂得雪峯山內的各種藥材毒物，那藍蛛祇有滇南高黎貢山的一個絕壑之中，才有得出，國落當然不知道，瞪目不知所對，頓了一頓，才道：「當然要毒得多，我們化了半個多月工夫，已然爲他捉了四十八種毒蛇，祇有那最後一種，喚做七星寒的，却實在難捉，他祇當我們故意延宕，從四天前起，每一天，捉不到七星寒，便下手殺死我們一個長老，一連四天，四個長老盡皆死在他的手下，今日我若是捉不到，也難逃一死，而且闔族老少，盡皆要死在他的手下！」

方敏聽得義憤塡膺，怒道：「老丈你放心，這樣的歹毒人物，祇要被我遇上了，我就不能放過他，你快帶我去，將他除去，你們闔族上下，也可得保平安了！」

國落猶豫了半晌，向那樹根處一指，道：「客官，如今我已然發現了七星寒的藏身所在，祇要以臂湊了上去，等牠咬住了我的手臂，我雖不免被牠咬死，但是却可以將牠捉住，客官，你若是……」

方敏道：「老丈，你可是怕我打不過他？」

國落點了點頭，說道：「不錯，那天蛇蠱祇缺一味七星寒，就喚作地蛇蠱，一樣毒得厲害，我曾偸眼見他將毒汁灌在一隻有五個骷髏頭的物事之中，客官，你要是——」

他才講到此處，方敏心中便猛吃了一驚，道：「老丈，你說說那有五個骷髏頭的物事，是什麼形狀？」

國落道：「像是一串大珠，可以彎曲，共有五頭鋼鑄的骷髏！」

方敏道：「老丈，這個人我認識的，他叫着白骨神君，是一個極惡的惡人！」

國落也已看出了方敏神色的驚疑，囁嚅的道：「客官，你若是不一定打得過他的話——」

方敏道：「我以前曾和白骨神君動過手，確是打不過他，但如今，大約可以和他打一個平手。老丈，天杉坪離此處有多遠？」

國落道：「約莫三二十里。」

方敏道：「聽說天杉坪一到夜晚，山峯之下，便毒瘴迷漫，你們號稱藥王苗，何能通過？」

國落道：「可以的。」

方敏喜道：「那你快挑腿快的苗人，上天杉坪去，找一個姓葉的漢人姑娘，就說方敏和白骨神君，巳然動上了手，叫她快來相助，有她一來，那白骨神君便萬萬不是敵手了！」

國落答應一聲，連忙回頭，嘰哇亂叫，講了一通苗語，立即有三個人，挺身而出，拔起了地上的火把，轉身便走。

方敏道：「老丈，白骨神君住在何處，你帶我去，一到那處，你們便不要再向前去了！」

國落心中，七上八下，不知道方敏是不是能對付得了白骨神君。實在來說，不要說他心中担心，連方敏的心中，也是了無把握，尤其白骨神君的白骨鎖心鎚中，又添了一件那麼厲害的毒藥。

但這種事情，既然叫自己遇上了，絕無退縮之理，而且，祇要是葉映紅在天杉坪上的話，兩人合力，一定可以將白骨神君，就此除去，總比他配成天蛇蠱，出山害人好得多！

當下一行苗人，盡皆熄了火把，悄悄地散了開去，祇餘國落一人，帶着方敏，輕輕地向前走去，轉過了一個山角，便來到一個山坳之中，月光望去，祇見散散落落，有不少石頭房子，起在平地之上，但祇有一間最爲高大的，尚有燈火。

國落隔遠向那間有燈火的石屋一指，道：「他就住在那屋子裏，整天不是殺人，就是對着一張紙發楞！」方敏道：「行了，你就等在這裏，讓我先去看個究竟再說！」眞氣一提，身形展動，身如一縷輕烟，三個起伏，巳然趕出了十來丈遠。

這幾下，他是有心賣弄，好叫國落心中安定。國落見了他行走如飛，果然口瞪口呆，心中大叫一定是神仙下凡不止！

却說方敏悄悄地來到那石屋之旁，知道白骨神君能以身居宇內四邪之一，絕非等閒人物，自己祇要稍有一點聲響，便能爲他發覺，因此一到近前，便屏除了氣息，格外小心。祇聽得石屋之中，白骨神君「格」地一聲冷笑，自言自語道：「溫老魔，饒是你大難不死，待我天蛇蠱配成之後，看你可能逃得過去，哈哈！」

方敏心中一怔，暗道天幸叫我走來撞見，原來他逼着藥王苗人，配那天蛇蠱，原是爲了對付溫婆婆而用的，若是不知底細，豈非要遭他的暗算？便躡手躡腳，又掩近了些，從窗縫中湊近去看時，祇見白骨神君面帶奸笑，大模大樣地坐在一張竹椅之上，在他面前的一張桌子上，攤着一張白紙，紙上畫着不少莫明其妙的條紋。

方敏一見那紙，便是一怔，暗忖奇了，像他那樣的圖樣，自己身邊，正有七張之多，怎麼他也會有一張的？想要看個清楚，便又湊近了一步，怎知腳下一不小心，踩到了一塊鵝卵石，「拍」地一聲，石子掉了下去，立爲白骨神君發覺，祇見他手起一掌，擊熄了燈火，屋中立時漆黑，同時窗口「砰」地一聲打了開來，「嗤嗤嗤」十餘聲，十幾枚麒麟釘，巳然激射而出，才一射出，便四下裏散了開來，勢子之急，無出其右，方敏趕緊掩身，緊緊地靠住了牆壁，反手巳然抓住了七孔刀的刀柄。祇見十餘枚麒麟釘射出三丈開外，才紛紛落在草叢之中，接着人影一現，白骨神君巳然疾躍了出來。

一躍出之後，便是「呼呼呼」四掌，掌風排蕩，砂石亂飛！並還立即轉過身來，方敏想要躲避，巳然不及，白骨神君身形一凝，大喝道：「你是誰？」

方敏本來還想等那三個苗人，到天杉坪將葉映紅請下來之後，再和他動手，較有把握，但如今既巳被他發現，想要不動手，也是不行，打橫跨出一步，七孔刀斜斜揮出，雖是一下虛招，却也捲起了一陣厲嘯之聲，白骨神君一聽便認出是七孔刀的嘯聲，心中猛吃一驚，暗忖自己正準備神不知鬼不覺地配製天蛇蠱，去對付溫老魔，怎麼她的弟子，便在此處出現了？

身形不由自主，向後一退，方敏巳然看出他心中內怯，暗忖他一定不致於怕自己，怕的乃是溫婆婆，心中一動，暗忖葉映紅未到來之前，倒可以嚇他一嚇，便揚聲叫道：「婆婆，你且暫勿動手，看看我這一年來，武功進步，是否能打得他過再說！」

竟然擺下了「空城計」，白骨神君本來就心虛，一時之間，竟爾被他瞞過，「蹌踉踉」一聲，巳然將他仗以成名的兵刃，白骨鎖心鎚，取在手中，停了停神，冷道：「溫老魔，我正要找你們師徒兩人，一齊上，我又何懼？」

原來白骨神君祇當魔母溫魂，巳然被他在洞庭君山打死，心中着實高興了些日子。直到七大高手，聯名邀請天下武林人物，在武當山上聚會，是要緊的客人之一，便是魔母溫魂，白骨神君這才大吃一驚，知道在君山之時，竟然被溫魂瞞過。

一面頓足不巳，一面却怕溫魂趕來尋仇，自己萬萬不是敵手，連陝西軒轅墳中，也不敢居住，帶了白骨鎖心鎚，到處亂竄，想起正邪各派的高手之中，祇有紅掌祖師，昔年和自己交情不錯，後來又出手奪了自己的七隻鐵箱，是負了自己的情的，尋他去商量一下，兩人聯手，或者還可以對付。

因此才又到雪峯山來，怎知來到了雪峯山旁，聽得兩個販藥的客商，談起雪峯山藥王苗的一些事，問出藥王苗秘方的天蛇蠱，一沾皮膚，便能連對方限時而亡，心中大喜，便不再去尋紅掌祖師，逕自來到藥王苗的住處，那些苗人，幾曾見過這等身懷絕技的異人，在他兇威之下，絲毫也不敢反抗。

他眼看天蛇蠱即可配製而成，祇當自己在雪峯山中無人能知，做夢也料不到方敏爲了來尋找葉映紅，會和他湊巧遇上！

此時，他口中雖然還在發硬，心中却着實發虛。方敏等他發完了狂，冷笑一聲，道：「你是我師傅手下敗卒，我一個人應付你巳足，連她老人家都不必出手，若是兩人一起上，豈不是抬舉了你？久聞你自負白骨鎖心鎚有奪天地造化之妙，如今又多了天蛇蠱，怎麼還不快些使展出來，容我見識見識？」

白骨神君聽方敏一開口，便巳將他來此的秘密，全部揭穿，心中不由得更是吃驚，他爲人多疑多猜，暗忖一連數天，藥王苗人，均未捉到七星寒，莫非巳然被溫魂捷足先得，她倒巳然配成了天蛇蠱，所以才有恃無恐，祇令弟子出戰麼？

這樣一想，更是絲毫也不敢大意，白骨鎖心鎚略抖了一抖，「刷」地劃了一個圓圈，月色之下，幻出了星光閃閃，數十個骷髏之影，像是那數十個骷髏，載沉載浮，將他全身全都圍住了一般。

方敏見他小心從事，和以前幾次碰到他時，那種狂傲不可一世之態，大不相同，心中不禁暗自好笑，暗忖你要拖時間，眞是再好也沒有。

這時候，兩人相互呼喝之聲，何等響亮，早巳將數百個連日在愁雲慘霧中過日子的藥王苗人驚醒，紛紛走出來看視，國落也巳趕到，以苗語向衆人講明了情形，衆苗人一齊吶喊，向方敏助威，方敏微笑以應，更有三四十人，點起了火把，照得如同白晝一樣，白骨神君心中大怒，暗罵不知死活的東西，祇要我不死，看放着你們有好日子過？

四面一看，並未看到溫魂，知道溫魂爲人陰沉無比，一定是想在一旁乘機暗算，更是不敢大意，心想眼前唯一辦法，便是將這小子制住，則溫魂就算出現，自己也可有了要挾。

主意打定，身形展動，向前連跨三步，冷笑一聲，道：「諒你這等武藝低微之人，怎能識透我精博奧大，天下無雙的鎖心鎚法，但你如一定要在鎖心鎚下領死，你爺爺却也不會吝嗇！」

一個「嗇」字才出口，白骨鎖心鎚，便像是一點力道也沒有似地，揚了起來，那正是他十二招白骨鎖心鎚法中極是厲害，內蘊無窮變動的一招「人生幾何」。方敏見他來勢如此之怪，而且又知道他鎖心鎚的五個骷髏之中，均藏有極是厲害的暗器，而且所謂「師徒同在」，又只不過是空城計，在葉映紅未曾趕到之際，也確是不敢大意，一步退開，七孔刀微擺，身形疾轉，巳然還了一招「七星連環」。

白骨神君見七孔刀厲嘯聲中，方敏並不搶攻，只是取了個守勢，心中一動，跨步進身，手腕一抖，白骨鎖心鎚蕩起呼呼風聲，附近高舉的火把，有三四個首當其衝，竟然被那股勁風蕩熄，向方敏當頭壓下，巳然由虛無飄渺，輕若無力的一招「人生幾何」，而改招爲勢如奔雷，力可千鈞的「一將功成」！

那一招，由上而下，疾壓而下之勢，力道之大巳然是白骨神君畢生功力所聚，確是非同小可，方敏只覺得一股大力，自頂壓下，算來自己堪堪可以抗拒，連忙一壓身形，身子一側，先是「順手牽羊」，七孔刀「噓」地一拖，人巳順勢退後五尺，將那一招「一將功成」的來勢，消去了三分。

立即手腕一沉，七孔刀疾翹了起來，改招爲「空穴來風」，直向白骨神君鎖心鎚格去！方敏在一霎那間，連使兩招，將一套本巳玄妙絕倫的七孔刀法，更是使得精奧無比，他本是想藉手上的玄鐵七孔刀，將對方的白骨鎖心鎚折斷。

但是他却不知道，那白骨鎖心鎚中所藏的暗器，若是對方以兵器去格，當眞是一觸即發，白骨神君一見他七孔刀一翻，巳然格到，心中大喜，眞氣運轉，用力向下一沉，兩件兵刃俱都其勢若電，只聽得「錚」地一聲，電光火石之間，巳然相碰在一起。七孔刀的兩刃，正好削向第二個鋼骷髏，刀鋒過處，巳然將一隻半鋼骷髏，削出老遠，但同時也觸動了藏在第二隻鋼骷髏中的暗器：「鳳凰釘」。

只聽得漫空皆是暗器飛舞之聲，方敏既然能以七孔刀將白骨神君的鎖心鎚削去，當然相隔甚近，數十百枚鳳凰釘當頭罩下，方敏暗叫不妙，急忙手腕連翻，片刻之間，連使三招「七星連環」，週而復始，刀影如山，將他全身，盡皆罩住，同時眞氣下沉，腳下一滑，「颼」地向旁滑了開去。

但一任他身法快捷，見機得早，左肩之上，仍不免中了兩枚鳳凰釘！

方敏知道白骨神君的暗器之上，皆染有奇毒，肩頭一痛，心中不禁一慌，但立即想起，自己中了染有藍蛛之毒的鐵針之後，葉映紅所說，自己曾因服食千年雪參，百毒不侵的話來，連藍蛛之毒尚且不怕，何況其他，精神一振，舉手在肩頭上一拍，將兩枚鳳凰釘，震了出來，哈哈大笑道：「鬼魅伎倆，能奈我何？」跨步進身，由「七星連環」，倏地「一竅不通」，連人帶七孔刀，一齊向白骨神君撲去。

白骨神君在兩件兵刃相交之際，立即覺得手上一輕，白骨鎖心鎚竟然被對方的七孔刀削去了一小半，心中巳然大驚，尚幸鳳凰釘及時飛出，才給了他一個喘息的機會，本來，方敏中了鳳凰釘一事，連白骨神君在匆忙之中，也未曾看出。

但方敏自己出手，拍出了暗器，白骨神君却是看到了，一見方敏又挺刀來襲，心想這小子既巳中了毒藥暗器，定然沒有多久可以支持，怕只怕溫魂突然偷襲，却是不怕他。

心神略定，白骨鎖心鎚向下一沉，叱道：「小子，你師傅再不出場，看你還能接得我幾招！」一招「白骨纍纍」，使了出來，滿空皆是骷髏之影，巳然將方敏那招「一竅不通」化去。

方敏見他白骨鎖心鎚雖然被自己一擊削了一小半去，但使將起來，威力並未減少，剛才巳經中了兩枚鳳凰釘，尚幸不是要害，否則縱使不怕暗器上的劇毒，被打中了要害，一樣是麻煩，因此也不敢貪功太甚，後退一步，避開了他的一招。

兩人全是以快打快，一個展開七孔刀法，一個展開了鎖心鎚法，再加上此時方敏的功力，確是巳到了和白骨神君不相上下的地步，只見火光搖曳之中，兩條人影，一個捲起千重刀影，一個身邊，帶起千百個骷髏的影子，時分時合，根本分不清誰來，幌眼之間，便打了六十合。

那些藥王苗人，個個都看得呆了，人數雖多，但是却沒有一個出聲的，方敏見時間巳過去了不少，葉映紅還未來到，心中一懍，暗忖葉映紅莫非不在天杉坪上，正在如此想法，忽然見三個藥王苗苗人帶着七八個身材高大，全身皮膚，漆黑晶亮，手中各自挺着亮幌幌的尖矛異相苗人趕了過來，尚未趕到，便嘰嘰哇哇，大聲亂叫。

一直靜着觀戰的藥王苗人中，突然起了一陣騷動，方敏見那三個苗人巳然回來，但是却未曾見葉映紅同來，心中大是焦

急，「刷刷刷」向白骨神君連砍三刀，將白骨神君逼開一步，自己也趁機向後疾躍而出，大聲問道：「國落老丈，可是葉姑娘不在天杉坪上？」只見國落面色沉重，却並不回答，方敏心中更是焦急。

而白骨神君只是退開了一步，一看方敏向後退去，白骨鎖心鎚突然打横揮出，同時一按柄上的機括，第三隻鋼骷髏的暗器，和當年的苗疆惡人七指神魔石所使的迴風鏢，有異曲同工之妙的龜壳鈸，已然帶起一陣「嗚嗚」怪聲，看似緩慢，實則飆急已極地，向方敏的頭上沒頭沒腦地罩了下來。

方敏一見白骨神君連人帶暗器一齊攻到，心中便已暗叫不妙，他自知和白骨神君武功，只是相若，而以臨敵經驗而論，却還相去甚遠，當下因關切葉映紅，一個疏神，便被白骨神君全力以赴地攻了過來，急忙身形一展，向側搶出七八步去。

但是那龜壳鈸奇薄無比，他人一急驟展動，帶動氣流，龜壳鈸已然跟踪帶起，「嗚嗚嗚」的怪聲如一羣惡蜂也似，跟了過來。

方敏急挽七孔刀，護住了全身，百忙中只見那三個苗人率領前來的七八十個苗人，一窩蜂也似，向白骨神君湧到，又怕他們枉送了性命，大叫道：「你們別上去送死！」

可是他這裏話才出口，白骨神君手掌起處，「砰砰」兩聲，已有兩個苗人飛出去了老遠，一連壓倒了十幾個苗人，尚幸來的這夥，正是天杉坪上的鐵皮苗人，那鐵皮苗人從小起，便以身在杉樹上挨擦，一到十五六歲，皮膚便硬如鐵，滑溜無比，因此白骨神君兩掌力道雖大，一打了上去，便不免被溜滑的皮膚卸去了一半的力道，那兩個鐵皮苗人只是受傷，並未立即死去。

方敏的心中却大是不忍，七孔刀連揮，將一蓬龜壳鈸全都凌空削落，大叫道：白骨神君，你也是武林中成了名的人物，難道眞要以殺戮無知苗人爲樂麼？」兩臂一振，將圍在白骨神君附近的幾個苗人，一起推跌，七孔刀飛舞，衝了進去，白骨神君哈哈大笑，手探處，已經撮了幾枝長矛在手，一抖手，矛尖如山，便向方敏挑了過來。

方敏七孔刀向外一撩，「錚錚」兩聲，已將兩柄長矛，齊桿削斷，特意出手慢了一慢，明讓一柄長矛，刺向近前，左手疾探，已然抓住了矛桿，他這樣做，原是不讓白骨神君去害苗人，可是白骨神君一覺出矛被方敏抓住，並還有一股大力奪來，却並不和方敏爭奪，反倒用力向前一送，這一下，兩人臨敵經驗，便已然顯出了高下，方敏用力向後一奪，再加上白骨神君向前一送之力，人便跟蹌退出了三步，而鐵皮苗人，又已然一湧而上，將他和白骨神君隔了開來。

方敏心中不由得大急，正待開口喝阻時，忽然聽得國落大聲叫道：「方客官，天杉坪上的葉姑娘已然身死了。」

方敏本來在一退出之後，便準備挺刀再進，一聽得國落說葉映燕已然死去，那簡直是不可相信之事，宛若半天响起了焦雷，身形一轉，向國落問道：「老丈你說什麼？」國落道：「那三人回來說，鐵皮苗的酋長道，葉姑娘回到天杉坪後，便沒有講過一句話，三天之前，已然死了，臨死之前，還留下了墓碑？」

方敏這一下，一個字一個字地聽得清清楚楚，再也不容得他有懷疑的餘地，立時心神大震，失聲道：「好姑娘，你怎麼就這樣死了？」

刹那之間，心痛如絞，六神無主，五內如焚，連眼都直了，「嗆啷」一聲，五指一鬆，七孔刀竟然跌到了地上。

國落吃了一驚，忙道：「客官，你這是怎麼啦？」

方敏根本連什麼聲音都聽不到了，只覺得耳際嗡嗡地作響，像是有千百人，一齊在喃喃地道：「葉姑娘死了，葉姑娘死了！」

他忘了自己身在何處，忘了白骨神君正在側邊，祇是眼前發黑，心頭悶痛，天旋地轉，幾乎要昏了過去，直到聽到了數百十人，齊聲大喝，才將他從迷惘中驚醒過來，兀自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祇聽得國落高聲道：「哈！那壞蛋已給我們合力殺死了。」

方敏這才省起，自己剛才還和白骨神君在鏖戰，是因爲聽到了葉映紅的死訊，才突然之間，失魂落魄的，一聽說白骨神君已被苗人合力殺死，更是不信，一個轉頭看時，祇見白骨神君已然仰面躺在地上，一枝長矛，由他肩前面刺入，將他釘在地上，而祇見他面色蠟也似黃，分明已然氣絕！

方敏怔了一怔，他眞的不相信天下會有這樣的事，可是他揉了揉眼睛，再仔細一看，確是不錯，白骨神君躺在地上。

他仗以成名的暗器，白骨鎖心鎚，也遠遠地抛在另一邊，離他身子約有丈許遠近。

方敏此時，心中倒寧願白骨神君已死一事，不是事實，因爲白骨神君已死，既是事實的話，便可以證明自己神智清醒，那麼，當然也不曾錯聽國落的話，換句話說，葉映紅也確是死了。

方敏呆呆地站了半晌，總有點不信一個天下馳名的武林高手，會死在一羣祇憑蠻力的苗人之手，抬頭一看，祇見所有苗人，無論是鐵皮苗也好，藥王苗也好，全都高擧火把，高聲呼叫唱歌跳舞，那神情是高興了極點。方敏的心中，却是亂到了不能再亂，一個轉身，祇見國落正定睛瞧着自己，忙叫道：「老丈！」

國落會意似地點了點頭，道：「客官，那位已經死了的葉姑娘，是你的心上人，是也不是？」

方敏祇是傻傻地點了點頭，道：「老丈，你講得不錯，她死了，好姑娘，你怎麼不等我表明我的心情啊！」一步竄了過去，道：「老丈，相煩你帶我到天杉坪去走一遭！」

國落向正在歌舞中的鐵皮苗人一指，道：「那頭上紥着一塊紅布的，便是鐵皮苗酋長吉紅，你叫他帶路去天杉坪吧！」

說着，便高聲叫了幾下，那頭紥紅巾的鐵皮苗人，便應聲走過來，國落對他講了一大串苗語，方敏一句也聽不懂，吉紅却不斷點着頭，突然撮唇長嘯，祇見七八

十個鐵皮苗人，一齊停止了歌舞，排成一行，吉紅向方敏招了招手，先帶着那隊人，走了開去。

方敏略怔了一怔，便跟在吉紅後面，一直向前走去，約莫走了有一個時辰左右，東方已然隱現魚肚白色，在微弱的晨曦之中，祇見迎面出現了屏風也似的一個山峯，其高插雲，峯上全是參天古杉。

一來到山峯脚下，吉紅又是一聲呼嘯，那一班苗人，便全都呼嘯散去，而吉紅則從懷中取出兩條濕漉漉的黑布來，一條交給方敏，一條自己幪住了口鼻，方敏知道陽光未出，瘴氣未散，那濕布一定是苗人用來防瘴之用的，接了過來一聞，祇覺得奇腥無比，祇得閉住了氣，也照樣紥了起來。

吉紅向他看了一眼，點了點頭，講了兩句苗語，方敏趁機問道：「吉酋長，葉姑娘是怎麼死的？」那吉紅却並不回答，祇是搖了搖頭，眼中射出難過的神色來，方敏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不懂漢語，祇得跟着他向山峯上走去。來了半山腰上，天色已然漸明，到陽光透過雲層，照在參天古杉上的時候，方敏和吉紅已然來到了一個四面俱爲古杉圍繞的石坪之上。

方敏知道自己已經到了天杉坪，祇見靠山的一面，有三間茅屋，門戶緊掩，景象荒凉，就在那三間茅屋旁邊，一株粗可兩人合抱，斜斜而生的巨杉之下，有一個新築的石墳！

方敏一眼瞥見了那個石墳，早已痴了，呆了一呆，也顧不得提氣縱躍，發足便奔了過去，剛好陽光照在墳前的石碑之上，方敏定睛看了一看，祇見碑上端端正正地刻着八個大字，乃是「傷心人葉映紅之墓」！

方敏抹了抹眼睛，又看了一遍，心頭不禁一陣劇痛，猛地撲向前去，緊緊地抱住了石碑，祇覺得天旋地轉，大叫一聲：「葉姑娘！」心頭猛地一痛，「哇」地噴出一口鮮血來，便自昏了過去。

待到醒轉，天色已是大明，祇見自己仍是抱住了石碑，將頭靠在石碑之上，方敏禁不住兩眼淚如泉湧，哭道：「好姑娘，是我害了你，是我害了你，我不該不信你的話，不該不相信你的話！令得你傷心欲絕，紅顏薄命，是我害了你！」

這時，方敏自然已經知道了葉映紅的愛他，是全心全意，毫無欺騙的了，但是，又有什麼用處呢？他所對着的，已不是容顏如花，語音如鶯的葉映紅了，而祇是幾塊冷冰冰的石頭，和一塊墓碑。

那幾塊冷冰冰的石頭，是那樣地無情，埋葬了一個那麼美麗，那麼多情的好姑娘！方敏哭了半晌，呆呆地站了起來，瞪着那些石塊，他心中痛恨自己，不信葉映紅的話，以致令得葉映紅抑鬱而死，同時，他更痛恨那些石塊，恨石頭埋葬了葉映紅，驀地裏，他用盡了生平之力，大叫一聲，便飛身向石墓撲了過去，他要將整個石墳掀了開來，再看一看葉映紅，可是，等他撲到了墓上，一接觸到冷冰冰的石塊時，他全身無力地軟了下來，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即使將石墓掀了開來，又有什麼用處呢？墓中的葉映紅，已然不會再對他笑，不會再講話，不會再……葉映紅死了！好姑娘死了！生前既是那樣地對不起她，難道她已經死了，還不讓她安安靜靜地躺在墓中？

方敏痛苦地以手指抓着石塊，發出「格格」地聲音，抓下了不少石屑來。

這一天，整整地一天，他就是伏在葉映紅的墳上，一步也沒有離開過。一會兒哭，一會兒笑，一會兒又喃喃自語，直到天黑。

他對葉映紅的情愛，是那樣地深切，而葉映紅的死，他雖然未知道眞正確切的原因，但也可以想到是爲了自己。對情人的懷念，內疚。當眞令得他痛不欲生，直到月亮升起，他才矇矓似睡非睡，似昏非昏地靜下來，在矇矓中，他彷彿又聽到了葉映紅的聲音，看到了葉映紅的倩影，他驟然驚醒，但眼前祇是如水月華，和一座新墳，墓碑上刻着：「傷心人葉映紅之墓」八個大字。

一連三天，方敏不飲不食，祇是呆呆地守在墳前，他一生之中，從來也沒有感到過那樣地傷心，那樣地難過，他心中空空洞洞，已不知去想什麼，或者去回憶什麼，他幾乎祇是記憶得一句話，僅僅的一句話，那便是：「好姑娘死了！」

在他一見到葉映紅的墓碑，便傷心咯血之際，實則上已然因爲悲傷過度，鬱結在心，而受了內傷，可是三日三夜來，他根本已然忘了自己，到第三天夜晚，以內傷越來越重，實在支持不住，又昏倒在石墳上面。

這一次，昏迷的時間來得久些，等他重悠悠醒轉的時候，祇覺得躺在一張竹榻之上，睜開眼睛來，定睛一看，祇見一個披着用樹皮織成的衣服的老年鐵皮苗人，膚色如鐵，冷冷地望着他，見他醒了過來，便冷冷地道：「客官你醒來了？」

方敏聽得那苗人會講漢語，便掙扎着撑了起來，問道：「你叫什麼名字，葉姑娘死的時候，你可在旁邊？」那老年苗人道：「我叫安拜，鐵皮苗人中，祇有我一個人會講漢語，葉姑娘便在這竹榻上死去的，是我服伺到她嚥下最後一口氣的！」

方敏雙眼一閉，又痛苦地吸了一口氣，喃喃地問道：「他臨死之前，沒有說什麼話？」

那安拜冷冷地道：「葉姑娘臨死之際，祇是翻來覆去地講着一句話！」

方敏猛地掙起身來，瞪大了眼睛，道：「她講的是什麼？」

安拜仍然是緊繃着臉，道：「葉姑娘祇是講：『敏哥！我沒有騙你！敏哥，我沒有騙你！』」方敏聽到一半，眼淚重又奪眶而出。「英雄有淚不輕彈，祇因未到傷心處」，這時候，方敏怎麼還能忍得住不流淚？他喃喃地道：「好姑娘，我知道你沒有騙我！」

那安拜在一旁冷冷地插言道：「可惜葉姑娘已然死了，她聽不到。」

方敏又長長嘆了一口氣，問道：「她眞的什麼也沒有說麼？」

安拜道：「到她臨死之前，曾和我說，說是她死了之後，如果有一個年輕男子，前來找她，發現她已然死去，而在墳頭



上傷心欲絕的話，就可以將一件東西交給他，要不然，就囑咐我將那東西，擲在天杉坪後的一個毒泥沼中！」

方敏聽說葉映紅還有遺物留下，忙道：「什麼東西，快拿來給我！」

安拜轉身走了出來，不一會又走了進來，手中捧着一隻玉盒，方敏接過來一看，玉盒之上，鐫着四個古篆，還缺了一角。那四個字，正是「崑崙聖書」，方敏想起就是為了這崑崙聖書，自己才和葉映紅生了兩次誤會，心中不禁一陣難過，緊緊地抱住了那崑崙聖書，兩眼從窗中望出去，却又恰好望見那座石塊，方敏心中一動，道：「安拜，葉姑娘雖然死了，但我却仍要一生一世陪着她，一步也不離開，你和吉紅酋長去說一說，我就在天杉坪上住下了！」

安拜點了點頭，走了出去。方敏既已決定此生此世，永伴墓中的傷心人，心神便定了許多，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覺得自己所受內傷，着實不輕，便略一運氣，療起傷來。半個月後，傷勢已然痊癒，日日祇在墳頭上徘徊，低吟憑吊。

閒來，就翻閱那崑崙聖書，祇覺得其中所載的武功，奇妙無窮，他本來已然心如死灰槁木，根本也不想再學什麼武功，也不想再回到世間去，祇想在天杉坪上，陪伴着葉映紅的墳墓，了此殘生，但他既是愛武如命之人，一看到那樣奇妙的功夫，仍禁不住要學來消磨時間。

就這樣，方敏便在天杉坪上，住了下來，清風冷月，幽草孤墳，能和他交談幾句的，就是安拜一人而已！

花開兩頭，筆祇一枝，如今暫且擱下天杉坪上傷心欲絕的方敏不表，却說當日馮瑩偷下了武當山，決定跟踪方敏和溫魂，以便溫魂若是對方敏突然翻臉，至不濟也可以在旁，助一臂之力。

一下了武當山，她却不知向那裏走才好，呆了一呆，暗忖溫魂此人，雖然絕不甘心就此罷休，但一時之間，她却也難以捲土重來，這一去，定是回旋風島去了，因此便向北疾馳而去。

路上晝夜不停，跑了兩天，沿途打聽，却又不見有兩人的訊息。

馮瑩心中大是出奇，暗忖這倒怪了，難道他們兩人，還不到旋風島去不成？繼而一想，不由得恍然大悟，暗罵自己糊塗，原來她想到了方敏身受重傷，當然走不甚快，自己沒命也似趕路，祇怕早已趕過了頭，因此又折了回去。

可是溫魂和方敏所走的，本來就不是大路，她如果一個勁兒地向前跑去，或許還可以有碰見的希望。

她一走回頭路，却剛好和兩人錯過，等到她幾乎折回到了武當山下，仍然不見溫魂和方敏的踪跡時，再向前追去時，溫魂早已和方敏分手了。

但馮瑩却是不知道這個情形，一直向前趕了過去，不一日，已然來到了黃河附近，沿途不斷打聽，問到了一個擺渡的船家，說是有那麼一個白髮老婆婆，拿着一個長形包裹，昨天才擺渡過去，但是和她在一起的，却不是什麼年輕小伙子，而是一個形容古怪的老頭兒，和一個美貌姑娘。馮瑩聽那船家形容那老頭兒的形狀，倒有幾分像是西崆峒揮雲老怪，但是却想不起那美貌的年輕姑娘，又是什麼人。

她所關心的，祇是方敏一人，但是又偏偏不見了方敏，心中不禁大是焦切，連忙趕着渡過了黃河，她一生之中，來回黃河，已然有好幾次，每一次，均禁不住對着滾滾河水，豪意驟生。

但此際她心事重重，却是無心欣賞，一過了黃河，便又向前趕路，當晚，她來到了一個小鎮之上，祇聽得身後馬鈴亂響，兩個鏢師打扮的武師，策騎走了過來，其中一個大聲道：「老二，天下美貌女子雖多，但像今天日間碰到的那個這樣美貌的，你可曾見到過？」

另一個搖頭道：「不要說你我，祇怕三宮六院，七十二妃的皇帝老兒，也未曾見過啦？」

馮瑩本來沒在意，祇是聽他們講得輕浮，瞪了他們一眼，但兩人却毫不在意，仍是大聲交談，一個道：「老二，那姑娘眞美貌，但我們也只好看看，你可曾認出她身邊那兩個人是誰？」

另一個吐了吐舌頭，道：「當然認得出，還是不要說的好！」那一個道：「對，弄得不好，要是叫他們聽見了，還有命麼？」

馮瑩見兩人說得那麼嚴重，心中不由得一動，回過頭來，又望了他們一眼。那兩人也早已注意到有一個年輕姑娘，老在看着他們，相顧一笑，一個低聲道：「老二，這姑娘也長得不錯啊，而且又沒有魔母溫魂與揮雲老怪在一旁！」

（未完・廿八）

常服

紫金丹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